

天寶圖

繡像繪圖——通俗小說





裴三豹

蘇子見

曹天佑



天寶圖目錄

回數	回目	頁數
第一回	妬賢嫉能權奸謀寶軸	一
第二回	難女賣身拋頭露面	三
第三回	李代桃僵有心設陷阱	六
第四回	羣小語會大打出手	九
第五回	夤夜入花園春香報德	一二
第六回	理曲詞窮兄遭妹打	一五
第七回	施姑娘當堂伏雌虎	一七
第八回	好漢逞威奮身救胞妹	二〇
第九回	奉母命雙美締良緣	二二
第十回	李三保渡江遇劫賊	二五
第十一回	佳人求贈中途遇騙	二八
第十二回	趙教師軟索縛鸞妓	三一
第十三回	李三保奮勇救難女	三三
第十四回	意合情投三豪傑結義	三六
第十五回	仗父勢孫官保搶親	三九
第十六回	眾奸黨石宅同畢命	四一
第十七回	秉公判罪小霸王發配	四四
第十八回	李公子山寨遇英雄	四七
第十九回	趙知府假意接欵差	四九
第二十回	總鎮府李勇獻神通	五一
第二十一回	舉千鈞鼎天齊顯威	五四
第二十二回	報宿仇錯打青雲嶽	五七
	背鄉離井母子走天涯	一
	公子急難仗義疏財	三
	勢孤力弱無計脫牢籠	六
	英雄濟困險遭飛災	九
	靈丹治毒棍翠娥解危	一二
	尋根究柢婢受主刑	一五
	華小姐月夜會善人	一七
	奸賊喪胆失足落廁房	二〇
	遵師言單身走陌路	二二
	蘇子見臥病宿涼亭	二五
	奸徒好色當場吃虧	二八
	蘇子見求援會李泰	三一
	金湘子設計害善人	三三
	別兄省親小英雄還鄉	三六
	激義憤爺三保救嫂	三九
	李三保當堂獻神通	四一
	慕名訪友賽孟嘗離鄉	四四
	湯巡按長江遭盜賊	四七
	金湘子喬裝刺巡按	四九
	青雲樓薛斗詭宿怨	五一
	逞一朝忿石鐵頭遭打	五四
	尋由頭大鬧桂花廳	五七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 第三十六回
- 第三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
- 第四十回
- 第四十一回
- 第四十二回
- 第四十三回
- 第四十四回
- 第四十五回
- 第四十六回

奪青雲樓裝賊喪胆
 薛總鎮居間作冰人
 青雲樓作法救徒兒
 賣拳棒巧遇二英雄
 金湘子冒名作刺客
 奉按院命探訪李泰
 李勇被誘蘭花院陶情
 救難女打死二大監
 吳鳳姑朱府受牢籠
 雷必豹武場奪魁名
 衆強賊聽汗謀劫駕
 放袖箭殺敗衆奸黨
 蘇子見奉旨訪罪魁
 李三保一打祝家寨
 蘇小姐華府罹陷罪
 李好漢二次救佳人
 入土井蘇皇姑避災
 張荷花土牢救英雄
 馬三保實夜盜印劍
 醜婦宣淫爲刀頭鬼
 姚都堂設計誣陷
 飛毛腿設法救善人
 何公亮祝家寨破法
 衆英雄掃蕩祝家寨

踐舉鼎約蓋府聯姻.....六〇
 元武宗開科考武舉.....六二
 金家鎮喬裝訪夫主.....六四
 趕考場約會五兄弟.....六七
 公孫成無意救欽差.....六九
 往招商店巧遇雷王.....七二
 夢神托兆吳鳳姑接客.....七五
 敵衆兵強搶一姣娃.....七七
 薛公子旅邸問音信.....八〇
 元武宗山東了心願.....八三
 二兄妹奉神命解圍.....八五
 紀大功勅封並肩王.....八七
 吳鳳姑半途遇強賊.....九〇
 蘇鸞蛟臥病裘大房.....九二
 李三保旅邸問根由.....九五
 華國舅滿城搜俠客.....九七
 中詭計伴駕王受難.....一〇〇
 蘇子見窮途遇豪傑.....一〇二
 蔣驛花旅店訪皇姑.....一〇五
 公子通難作階下囚.....一〇七
 李公子屈打承招.....一〇七
 鐵石星古廟遇母舅.....一一二
 李三保桃花山降妖.....一一五
 祝長安回轉五台山.....一一五

-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八回
- 第四十九回
- 第五十回
- 第五十一回
- 第五十二回
- 第五十三回
- 第五十四回
- 第五十五回
- 第五十六回

二王奉旨下東昌
 突重圍君臣失散
 愛育黎窮途賣馬
 馬全設計陷害幼主
 尋幫手巧遇二弟兄
 彭發女花鼓誰奸賊
 馬老太求救姚都堂
 焦家寨兄妹受封
 孝三保遊玩集賢館
 蘇王爺執法斬李勇

嘗賊逞強困幼主
 戰荒郊兄妹相逢
 梅秀英妓院識真
 賴何盜銀會見二王
 設奸謀蒙倒三豪傑
 蘆飛天定計救小主
 人隱手路劫皇幼主
 淮安城衆將聚會
 湯友成解釋天寶圖
 姚都堂嚴刑訊王田

一 二〇
 一 二三
 一 二五
 一 二八
 一 三〇
 一 三三
 一 三五
 一 三七
 一 四〇
 一 四二

天寶圖

第一回 妬賢嫉能權奸謀寶軸 背鄉離井母子走天涯



常言道：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列。自古未有權奸當國，而志良得以安然無事者，這便是歷史上的一個常例。無可諱言，元朝成宗皇帝自即位以來，正是四海昇平，萬民樂業，九州萬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好一番承平景象。其時朝中有一大臣，姓華名登雲，揚州人氏，為人奸險異常，買官鬻爵，無所不為，但是深得成宗寵愛，所以官封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之職。其時安南國進貢一幅天寶神圖，滿朝文武俱皆不識，內中有一大臣，姓蘇名定國，號治平，官封鎮國將軍，觀城侯之職，是山東曹州府觀城縣人氏。夫人李氏所生一男一女，子名蘇子見，乃上界武曲星臨凡，女名蘇鸞姣，乃上方美人星降世。蘇大人在朝保駕，家眷住在山東觀城。蘇定國一見天寶圖，曉得乃是一件寶物，遂即上殿奏道：「此物名天寶圖，乃是天宮靈霄寶殿，南天門棋枰上兩面大圖，左名天寶圖，右名地寶圖。上按日月星辰九宮八卦二十八宿方位，普天羣星列宿，按十萬八千星斗。天上星宿臨凡，凡圖上背面現有硃砂天文篆字，應下界何人分注明白。此圖落在凡間，應上界羣宿轉劫下凡，將來保主社稷，定出忠義俠烈之士，成宗聞奏大喜，旨下將天寶圖賜與蘇大人帶回府第，以為傳家之寶。誰知華登雲此時聽得蘇定國說出原因，心中十分覬覦，遂定下計策，端奏一本，說蘇定國私通外國，居心叵測，皇上一時被其蒙蔽，將蘇定國全家斬首抄沒財寶。天寶圖遂落華賊之手，他又奏明聖上，差官到山東觀城拿獲蘇定國全家，問罪思量斬草除根。多虧朝中御總兵施鴻章差人暗通消息，遂逃走了蘇子見、蘇鸞姣兄妹二人。李氏夫人盡節歸天，欽差抄沒家產，回京復旨。聖上旨下天下捉拿兄妹二人，按下不表。說起施鴻章在朝，見華登雲掌握朝綱，專權誤國，非親勿用，非財勿取，朝中許多忠直大臣俱皆辭朝告老，隱跡林泉。施大人也上了一道告退的表章，辭官歸里。皇上準了本章，施大人遂帶領全家老幼，離得燕山，只奔家鄉而來。這一日到了山東濱海州家內，住下一家歡聚，好不欣喜。施鴻章的夫人洪氏，乃是兩廣都堂洪茂春之妹，膝下有一男一女，子名施天圖，生得身高丈外，膀闊三停，腰大數圍，面如鍋底黑，而發光，而發亮，豹目濃眉，尖嘴縮腮，形似雷公下界，膂力絕倫。按上界巨靈星降世，女名施碧雲，生就如花似玉之貌，長成傾國傾城之容，女工針黹，無所不精，琴棋書畫，無所不曉，更兼精通翰墨，出口成章。若論武藝，馬上馬下，件件精通。煉就一身輕工，能手取空中飛鳥。故時人代他兄妹，起了個美號，天圖號五雷公，碧雲號鑿燕手。山東各處聞名，老大人在家教訓一對兒女，以娛晚年之樂。不意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施大人偶得一病，臥牀不起，請醫服藥，俱皆無效。不到三月，就一命嗚呼了。老夫人十分痛

癸兄妹二人，量過幾次，只得備辦衣表棺柩，請入祖塋，兄妹在家守孝，侍奉老嫗，那曉福無雙至，積不舉行，家被天火，一連三次，燒得家資千淨，淨田園變賣罄盡，母子三人住在享堂度日，身受飢寒，本來施大人乃一武員出身，爲人一身耿直，家財本不豐厚，兼之大人歸天，家道回棧，僕婦俱皆散去，只落母子三人，衣食俱無，身住享堂，好不悲傷，終日以淚洗面，想起當初老爺辭官回家，滿望從此保守田園，以娛晚景，誰知天不從人願，老爺不多幾日，就一病不起，又遭了一場回棧，把所有的家財，燒得精光，家中的男女僕婦，也都走散了，祇剩我母子三人，困守享堂，無衣無食，如何度日，想起從前有一個兄弟，名叫洪茂春，現在揚州廣慶做都堂，倒不如帶着兒女到兄弟那邊暫住，想兄弟是前關手足，決不會推諉的，當下想定主意，就命他兄妹兩人收拾行囊，即日動身，在路飢餐渴飲，帶月披星，受盡風霜之苦，不一日，母子三人到了揚州廣慶，進了城池，施大爺將担子放下，老太太見着碧雲小娘，一同進城，由大街望前不走，覷見揚州地界人物繁華，景緻非常，生涯買賣，十分熱鬧，老太太心中好不凄慘，想我施家官宦門第，數代警學，不意今朝一旦受此凄慘，未免暗暗垂淚，只得強打精神，望前而走，但不知總領衙門在何處，看街旁有一老者，蓬頭面上，前請問道：公公請了，老婦人請問一聲，那老者見洪太太，離衣服襤褸，舉止端詳，不像貧賤的模樣，遂答道：老太太所問何事，請道其詳，洪太太太道：老公公聽了，老婦人家在山東濱海州，因先夫去世，家業蕭條，賊道飢餓，故特領着一雙兒女，來到貴處投謁，因有一兩廣都堂洪茂春，陞任到揚州來做總領，但不知總領衙門在那裏，望祈指點一二，那老者聞將頭一搖，道：你們來得不差巧了，若早來半載，可能相會，如今來遲了，現在的總兵大人，更換了嚴成虎嚴大人，執掌廣慶，母子三人聽得此言，嚇得膽落魂飛，一瓢涼水，直直頂頂，老太太遂又問道：但不知洪總兵到那裏去了，老道若問洪大人，自從到我們揚州爲官，愛民如子，軍法森嚴，真乃要算是高家生佛，無奈老大人一身忠直，不喜諂媚，朝中懼了奸臣，端奏一本，說洪大人在揚州招軍買馬，聚草屯糧，生心謀叛，傷殘百姓，因此當今旨下，將洪大人全家發配雲南境去了，天圖母子，聞得洪茂春大人不在揚州，他三人好一似萬丈高樓失足，猶如東洋大海崩舟，不覺放聲大哭，現今來有路費，去無川資，身居異鄉，舉目無親，那有安身之地，正是進退兩難，不覺一陣心酸，淚流滿面，此時碧雲小娘，見母親悲傷，也立在旁邊落淚，忽見前面有一庵堂，上寫着：看日落西山，天將夜下來了，想去路店住宿，怎奈沒有銀錢，正在爲難之際，忽見前面有一庵堂，上寫着：看日落西山，天將夜下來了，上前敲門三下，驚動裏邊一位老道士，將門開，請問是誰人打門，到此何幹，老太太見禮道：老師父請了，因老婦人帶着一雙兒女，到貴處投謁，誰知投親不遇，缺乏川資，特到貴庵求借一海，道這爺方便，那老道士聞聽此言，將他母子三人一看，見他們雖然衣服襤褸，不像下賤之人，遂言道：無量壽佛，小道庵堂本乃十方所在，今你母子既無處容身，不妨在東廊房暫過一宿，再爲談論，母子聞聽十分歡悅，天圖將母親妹子，攙進庵門，又將零星物件，拿到東廊房放下，老道士遂將庵門閉起來，到東廊房內，敬小道士點起燈光，遂問道：你母子三人家

住何方，姓名誰，到此投奔親戚，是何等樣人家，你且講來。老太太見老道問他，即便將家鄉籍貫姓名細說一遍，又將來投洪都堂之言說明，因此投親不過身遭困難，老道聞言嘆息道：「原來是官宦之家，今遭如此困窮，真乃可悲可嘆。老夫人且免愁煩，在小庵中暫過一宿，等待來日，再爲定奪。」說罷，叫小道士取過晚飯，管待他母子三人，老道回後而去。按下不表，再說施天圖母子三人在廂房之內，用盥漱，飯收拾安身。洪老太太大嘆悲傷，心如刀刺，想起今日雖在庵堂過宿，將來到那裏安身，越想心越淒涼，耳聽得誰樓之上，鼓打三更，洪太太正要朦朧睡去，忽然間一陣陰風，恍惚見施老爺走上前來，喊聲夫人，你在此休要悲嘆，我今日特來與你相會，因爲你陽壽已終，不久於人世，我來帶你同到陰府，免得許多愁煩。至于兒女們日後自有昇騰之日，你不必牽掛。洪太太正要回答，睜眼一看，忽不見施老爺，所不見，施老爺已是不覺大驚一驚，忙叫他兒媳二人起來，對他說道：「我方見你父親對我說如此如此，恐怕我的性命難保，二人聽了大驚一驚，一面見母親已是雙目緊閉，默不作聲，不由嚇得魂飛魄散。上前一把扯住喊聲母親，醒來母親醒來，連叫數聲，全不答應，竟嗚呼哀哉了。施老爺一見老母身亡，不由大叫一聲：「說苦死我也就一頭栽倒塵埃，暈死過去，嚇得碧翠小姐遍身香汗直淋，又一把抱住兄長，喊聲哥哥醒來呀！小姐哭喊了半會，只見施老爺悠悠醒轉過來，哭聲母親呀！指望一家三口來到揚州，投奔母舅，誰知投親不過，盤川俱無，今母親又一命歸天，撇下孩兒，兄長二人，孤苦伶仃，舉目無親，將來怎生是好，哭了幾聲，又昏死過去，一連幾次，急得碧翠小姐沒有章程，只得上前哭勸道：「哥哥呀，如今母親已歸歸天了，兄長還要保重身體，爲要妹妹，乃是女流之輩，見識全無，還要望哥哥思想個主意纔好呢。」姑娘說了一會，只見天圖也不回言，昏昏沉沉，二目緊閉，不知人事，急得流淚，姑娘放聲大哭，好不悲傷。此時早驚動當家老道，淨修因他是乾早做課誦經，聽見前面哭泣之聲，連忙上前問道：「小姑娘你因爲何故，大清早起啼哭則甚。」施碧翠聞聲，即忙上前跪下，哭道：「老師父有所不知，因奴家三人到此處投親不過，多承師父恩典，將我母女與兄長留在寶觀，暫過一宿，不意夜間母親亡故，兄長又得病症，將來教奴怎生是好。望祈師父搭救，說罷，哀哀痛哭。淨修道士聞聽此言，也十分傷感，遂到裏邊一看，見老太太一命歸陰，整齊衣服俱備，又見施天圖昏昏沉沉，人事不曉，老道士言道：「小姐且免悲啼，古人有言：『死到臨頭，無法挽救。』雖然你哭死了，也無益於事。小姐道：「奴乃女流之輩，此地兩眼生珠，舉目無親，教奴也沒有主意，望老師父慈悲，代奴作主。」日後總要報你大德了。老道一聽，想了一回，說我有章程，不知淨修有何意見，且看下回再爲分解。

第二回 難女賣身拋頭露面 公子急難仗義疏財

話說淨修道長見施小姐母女兄弟病，施姑娘又是一伶仃女子，揚州城舉目無親，又無銀錢，拜母醫兄，他便說出一條計來道：「小姐聽了，在老道看來，只要小姐捨却千金之體，老道自有章程。」姑娘道：「奴乃女流之輩，

未道開門，今還如此之災，小奴方寸已亂，只要能葬了母親，醫治兄長病好，莫說捨身就是粉身碎骨，奴也顧心。老道聞聽，口念無量佛，好一位賢孝的千金在我看來，非得小姐寫下一張離圖，將投親之事敘明，如今母亡兄病，舉目無親，漢雲皆空，無所措辦，今情願賣去，自有身爲奴爲婢，待日後兄長病好，再備銀兩，取贖銀圖上，雖然這樣寫法，我們揚州城，善人極多，義士極廣，或者有人解囊贖濟，與你葬母醫兄，不然得了身，也能辦事的小姐，見淨修如此請來，遂言道：老師在上，多承指教，但奴前去賣身，母親兄長無人看視，怎樣是好？淨修道：不妨有老道代你照看便了。小姐聞聽，上前拜謝，遂取過文房四寶，親自提筆，珠泪汪汪，如夢箭撒心，只得上寫道：被難人施氏碧雲，係山東齊海州人氏，因遭劫，家業無資，舉家三口，離流就難，至貴府投親，誰知不遇，來有路費，去無川資，暫住月金觀內，不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萱堂棄世，兄長病纏，丟下小奴，孤苦伶仃，舉目無親，如焚如煎，若得醫兄葬母，使生者感德，死者仰恩，雖女鉅刻于肺腑，終身難忘，大德當結草啣環，補報紙短情長，筆難盡述，被難人施碧雲泣血叩首，施小姐寫罷離圖，正如萬箭撒心，十分難過，先在亡母身邊跪下，哀哀祝告，道：母親呀，女兒今日拋母撇兄，出乖露醜，實爲萬不得已，望母親陰靈默佑，回轉身來，又對兄長說道：妹子今日出去賣身，因爲母親亡故，無錢收殮，哥哥又病得如此，沉實醫藥，乏資，故而出此下策，望兄長善自保重，此時施小姐哭得像淚人一般，雖鐵石人聞之，也覺得悲傷懷慘。老道淨修忙對施小姐說：小姐呀，事已至此，哭也無益，不如到庵門外去，倘有仁人君子，走過，賣得身價銀兩，可以舉辦後事，小姐無奈，只得跟隨老道走出庵外，就將離圖攤開，這時候來往行人，大家佇足觀看，見施小姐生得十分美麗，又見離圖上寫得如此悲慘，正是傷心之極，衆人正在圍觀之際，忽見東大街上來了一個少年公子，騎一匹高頭大馬，這人不是別人，乃是本城人氏，住在四牌樓，歌子街，姓李名泰，字勇春，按上界聚將星降世，父名李振國，母親岳氏，乃京中鎮國侯岳廷芳之妹，公子父親在日，曾做吏部天官之職，因見奸臣當道，辭官回家，樂守田園，教子攻書，未及二載，老人跨鶴昇仙，一命歸天，丟下母子二人，李公子奮志讀書，專心學武，到十八歲上，得中文武解元，因他家有百萬家財，富稱敵國，李公子爲人生得性情瀟灑，氣概軒昂，貌似潘安，才如子建，更兼揮金如土，仗義疎財，賑濟貧民，撫恤孤寡，濟困扶危，鄉鄰安良，慶交天下英雄豪傑之士，見有受難遭困之人，必要解囊贖濟，傾心結識，因此江湖上替他起了個綽號，名孟孟堂，當道由此處經田文門，下有三千食客，故將古人比之，這一日，李公子與着家丁李福、李壽，上西關外代朋友家祝壽，道由此處經田文門，首有三千食客，故將古人比之，這一日，李公子與着家丁李福、李壽，上西關外代朋友家祝壽，道由此處經田文門，首有三千食客，故將古人比之，這一日，李公子與着家丁李福、李壽，上西病的事說了一遍，李泰聞聽，遂下馬分開衆人，走至圍觀之內，射目一觀，見施小姐在處，淚雨汪汪，低頭落面，目不邪視，觀他十分穩重，瘧止齒寒，不像輕狂之態，李公子將離圖看了一遍，遂問淨修道長：此女可住在你

廟中嗎靜修一看，認得是解元公李善人，連忙上前見禮道：「善人老爺有所不知，因他一家三口，乃外鄉人氏，到此投親，誰知不過來有路費，去無盤川，又無銀錢，下店暫住小道觀中，不意他母親昨夜偶得暴疾身亡，他兄長一急，又得了病症，故此無奈，小姑娘只得賣身葬母，醫兄這也是他的孝意，真真難得。今承公子爺下問，豈善人可能做做好事，搭救被難之人，便異鄉人得金錢，實善人節天高地厚之德了。李公子道：「既如此講來，些須小事，老爺放心，你將這女子帶進庵中，不必賣身了。待我到西門外去祝過壽，差人送五十兩銀子來，便了靜修聞言，十分歡悅，遂道：「施小姐謝謝善人老爺贈銀之恩，姑娘聞聽，跪在地下，叩了四個頭道：「多承善人恩典，難女聞今生難報大德，只好來生以作大馬的勞資。李公子道：「姑娘請起，休要言重了，說罷，上前看兄長病體，更下不說，再表老道代着施小姐，起馬團圓了月金觀，將山門閉起，姑娘仍然伴着母親尸，再再帶兄長病體，更加沉重，不言施小姐悲傷，內中單說揚州城中，有一奸惡的小賊，姓華名士林，父親華登雲，官居文華殿大學士，生有一子二女，長女名愛蓮，身入西宮，乃是當今寵愛的貴妃，次女名喚碧蓮，年雖及笄，未曾受聘，華太師在朝，伴駕家眷住在揚州，華士林倚仗父親的勢力，又仗着他姐姐執掌西宮，他乃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揚州城中，暗地裏招軍買馬，聚草屯糧，廣結天下綠林，騎馬江洋大盜，收為心腹，將來要奪元王的天下，想背北朝南，登其大寶，兼之生性專食女色，強搶良女，霸佔田地，總總作惡，擺裝難敵，他時常差手下的家丁，四外去打探，若有美貌的佳人，他就想法搶回府中作樂，內中有兩名家將，一叫皮輕，一叫皮重，他兄弟二人，乃是奸賊最得意之家丁。李天在外，四面打探美色，今日在月金觀前，看施小姐賣身葬母，又見他生得十分齊整，正欲上前勸問，被善人李奉來，做了好事，教施小姐不必賣身，因此不敢插言，他二人回到華府，見了國舅華士林，問道：「今日你二人在外面半日，可會打聽得什麼好事呢？」皮輕皮重回道：「稟上國舅得知，小人們今在外邊打探到月金觀前，見有一被難的女子，係山東人氏，姓施名善雲，因他家到揚州來投親，不遇，母亡兄病，情願賣身，只要身價五十兩，小人正欲上前與他講論，誰知來了本城解元李奉，贈他紋銀五十兩，教他不要賣身了，故纔阻攔到這晚纔回來。華士林道：「但不知這賣身女子，幾何中，雖有多少窮窮美女子，容顏怎樣，真乃是天下少有，蓋世無雙，賽過月裏嫦娥，好似西施，子儀爺府中，雖有多少窮窮美女子，容顏怎樣，真乃是天下少有，蓋世無雙。華士林喜極欲狂，叫聲皮輕皮重，你兩個人，遠遠把那女子帶進來，國舅爺情願化銀子五百兩，去代他醫兄葬母，二人聞聽此言，即忙回營，國舅在上，如若這女子果真將身來賣，小人們久已將他帶了進來，如今他遇見解元李奉，贈他銀兩，他現在不賣身了，而且他離國上寫明，為奴為婢，不為妾，所以小人們不會帶來，華士林一聽此言，連稱可惜，心中未免懊惱，旁邊走上先生金相子，上前見禮道：「國舅爺千歲放心，如若千歲心中愛這女子，待門下用小小計策，就將這施氏，騙到府中，與國舅成親，豈不為美？」士林忙問道：「先生計從何來，說與孤家知道。」金相子道：「這乃是些須小事，千歲放心，只要如此這般，即刻就將這施氏，抬來，豈不美哉？」士林聞聽，果然好

計以急爲妙，不可就遲。金湘子遂差華安華福二家丁，抬一青布小轎到月金觀去。如此如此，二人領命帶着轎子，一直來到庵門，再說靜修道人正與施小姐談說揚州李善人的好處，忽聽打門聲響，即忙開放庵門，一看見是兩個家丁，後帶一乘小轎，靜修上前問道：二位大叔到此何幹？華安華福道：長老有所不知，俺二人是李府差來的。這裏有五十兩雪花銀，說你庵中有個被難女子，我家公子來做好事，教我們送銀子來的。但是我太太說難得這個賢孝女子，要見一見，故差我們備轎來，將小姐接進府中，與我家太太談談，如若是這姑娘果然貞道大難，太太還要重賞的賞他銀兩，因此上我們奉了太太之命，特地到你庵中來問。老道靜修他不認得這兩個奸賊，把他當着李府的家人，遂言道：二位大叔聽着，既奉太太如此講來，現在施家一家三口，皆在東廂房內，請大叔一看就知了。二人道：我們久已曉得了，如今我家太太在二堂立等施氏姑娘回話，老道，你將這銀子請他母親置辦衣裳棺木，請個醫生先代他兄弟看看病體如何。姑娘到我們李府與太太，不過講說被難的苦處，老太太都要贈他二三百兩銀子，頃刻就來了，並不耽擱。靜修聞聽喜從天降，就將銀子送與施小姐道：姑娘聽了，這乃是李善人贈的銀兩，與你母親買棺殮殮的，還有李太太聞得姑娘賢孝，肯身差人來帶小姐去見他，問問情由。姑娘即速前往施碧雲言道：今既承善人恩典，賞賜金銀，又要到府中去，怎堪兼之母親兄長，又無人照料，叔家何能遠離呢？靜修道：姑娘有所不知，若問我們揚州城李府中，岳氏太太更好做善事，若有被難遭困之人，老太太都要救援的。如今小姐到你府中，將這苦情一說，總要贈你二三百兩銀子，將來等你兄長病好，也好撥極回轉，豈不爲美？若論你母親兄長之事，貧道與你代辦便了。小姐聽得老道之言，只得拜托靜修，將銀子俱交與他辦事。靜修應允，小姐哭別過母親，又見兄長天圖昏昏沉沉，仍然人事不知，不由姑娘萬把鋼刀刺腹，亂箭穿胸，只得忍著淚，將衣服一整，移步外來，上了小轎。皮鞭皮重，一見十分歡悅，遂教家丁將轎拾起，出了月金觀，上得街道，來得甚快，不一刻到了華府，一直抬到銀安殿，將轎子停下，二轎上前，道：啓上，千歲得知，小人已將施小姐帶來了，現在銀安殿下。子林聞聽，心花大開，遂言道：你二人有功，日後重重賞賜與你。遂叫了環將小姐擡下小轎來，會孤家，左右走上兩個丫環，不敢怠慢，遂上前將轎攔掀起道：有請小姐下轎。施姑娘聞言，遂移步外來，射目一望，只見高廳掛燈結彩，鼓喧樂天，不知何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李代桃僵有心設陷阱 勢孤力弱無計脫牢籠

話說施姑娘抬頭觀看，見是一座高廟，張燈結彩，當中立着一人，頭帶方巾，身穿大紅直裰，足登烏靴，手執白紙扇，雖然身上華麗，見他形容醜陋，像似一個妖魔鬼，心中暗想道：他就是善人李奉不成嗎？若說李善人跪在街坊教小姐不必費身，贈濟他銀兩，因施小姐目不邪視，故未曾聽見。今到銀安殿上，不能不看，因他把小賊華子林當是李善人，遂上前行禮道：公子請了，受難女子一拜。小奴多承善人恩典，贈濟金銀，今又蒙老太太恩

誦，故特來叩謝。但不知大夫夫人現在何處代誰女子拜見？子林見姑娘生得貌似天仙，又皎潔瀟灑，口齒幾句，令人令他耳聞其言，目觀其色，不由小賊喜得心癢難抓，遂開言道：「小姐你今不知孤家不是李泰，乃是當今皇上的人國舅，我名叫華子林，父親在朝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又爲當今國丈。我妹妹現在執掌西宮，在這揚州地方赫赫有名，因爲我府中雖有九個美女，但皆不及你的美。今日你與我見面，也是前世的緣分，將來我奪得元朝江山，你可做一個正宮娘娘，說罷哈哈大笑。一面叫丫環快將這小女子帶到平裝樓上，改換衣衫，重整粉黛。今日是個吉日良辰，好與孤家洞房花燭。」施小姐聽他說完，不覺柳眉倒豎，杏臉生憤，因在艱難之中，祇得忍氣吞聲，說道：「奴當你是個李善人，原來是冒名頂替，現在一切閒話且不必講，趕緊把我送還月金觀，萬事全休。倘若不然，我叫你們一個個都死在我手說罷，怒滿胸膛，華子林聽了，便微微笑道：「你休要口出狂言，你可曉得我府中有多少能人，何懼你一個小弱女子說罷，走上前來，動手拉扯施小姐，此時怒不可遏，伸手就是一掌，將打中，小賊臉上只聽吱呀一聲，華子林倒在塵埃口中，喊不出把嘴光禿，原來被小姐把下巴禿子打下來了。早有先生金相子即忙上前，將小奸賊扶起，見他口中涎痰，口水塗下，只禱不能講話，金相子曉得是下巴打了，早的，遂用傘在小賊下巴上塗上一棒，這名爲冲天砲，只聽華子林愛嚇一聲，說可惱可憐，叫兩邊人將他拿下了。只見湧上一衆家將，只奔姑娘而來，施小姐一見將手一分，打倒兩三個，金蓮一起，踢倒三四名，遂差外要，小賊一望見施小姐本領高強，遂吩咐家將人傳齊打手，將他生擒活捉，不得有誤，只聽一聲吶喊，後邊湧出百十名打手，各執刀鎗棍棒，將小姐圍在當中，內裏有一個年少後生，手執一根齊眉大棍，竄上來，用了個大鵬展翅的架式，一棍照施小姐打來，姑娘一見，急忙差傍邊一讓，用了個仙人撮影的勢子，遂將身一進，用手將棍接住，差裏一帶，又趁勢差外一送，只聽噠噠一聲，早將那打手攔在一傍，遂將大棍一舉，只奔衆打手打來，衆人一見施小姐狂勇，遂發一聲喊，將施小姐困在當中，喊殺連天，戰起來了。好一個施小姐，手裏執着齊眉棍一條，在天井裏敲住一班衆打手，華府中雖然打手多，怎及得施小姐武藝高強，只打得衆打手東倒西歪，抵敵不住。邊子林一見衆打手不是施小姐的對手，急忙吩咐家將，速到武功房請師父曹天錫，快來捉拿施氏家將，忙到後邊來，報天錫聞報，即忙出外，見他大紅扎巾，雙掛眉，有一朵蓋大絨球，身穿大紅纓花緊身褲，外罩關金邊袖箭袍，面戴藍靛兩隻蒲扇耳，一雙鑲銅鈴眼睛，鼻如獅子，牙如利刃，生一部鬚眉，紅纓花緊身褲，有丈把高，手拿一根五毒癩癩棍，來到前廳，叩問因何事，華子林道：「曹大師父有所不知，今有被難的施氏女，被孤家誦來，指差與他成親，誰知道女子手段高強，打傷府中許多打手，曹教師速代孤家將他拿來，千萬不可傷他的性命，要將他生擒活捉。」曹天錫答應得，遂來到天井之中，一聲喊道：「衆人讓開，教師爺來了。」衆打手聞言，兩面一讓，曹天錫當先一望見施小姐面貌如花，手端大棍，遂言道：「小女子聽了，今有曹大師父到此，還不快來受縛，待何時想你乃是一小小女子，焉敢在此猖狂，早早聽教師之言，與小千歲成其美事，免得教師爺動

手施小姐開門，一聲喝道：「奸賊休得胡言，看姑娘樓下取你狗命。」說罷將大棍一舉，只奔曹天錫頂梁打來。曹天錫將五毒梅花棍端定，望上一架，只聽噹的一聲，將施小姐齊眉棍搥在一傍，振得姑娘兩臂酸麻，晃了一晃。小姐暗吃一驚，曹天錫將棍一擲，用一個撲天蓋頂的架式，只奔姑娘頭上打來。佳人一驚，見奸賊不得猛勇，急忙端棍用平生之力，將曹賊的大棍架在一傍，兩下在天井中，來來往往，約有十幾個回合，戰得施小姐香汗直淋，難以抵敵。心中暗想：若不逃走，性命休矣。想罷，正欲轉身登高脫逃，曹天錫一聲大喝：「你望那裏走？遂用一個泰山壓頂的勢子，一棍盡將下來。小姐一驚，雙手舉棍，望上一架，那裏架得住，喊叫一聲：「不好，開架不及。」大棍壓至頂門口，喊我命休矣。華子林一見，恐怕曹天錫傷了小姐的一條命，遂喊道：「教師爺子高，不可傷他性命。要金活的呢。」曹天錫聽得華子林之言，遂將大棍擡住，施小姐不能脫逃。天錫道：「女子聽了，你若還走，允與子高，我親活你。」爺就饒你殘生，如不答應，傾刻就難保性命了。施小姐聽得天錫如此說，心中暗想：如若今晚不允，傾刻就有性命之憂。奴家一死，倒也罷了，怎那月金觀中尚有兄長臥病在牀，乏人侍奉，母親屍骸不知有否收殮，有這英雄不吃眼前虧，不如目前權且敷衍一下，再作計較。想罷，便對曹天錫說道：「教師聽着，若要奴家許配千歲，須依奴家一件大事。華子林一聽，施小姐應允，上前說道：「休說一件，就是十件百件，孤家也可依得。」一面吩咐曹天錫把大棍拿去，不要壓壞了美人。施小姐雙膝跪下，口稱千歲。奴家因為母親尚未殯葬，兄長臥病無人侍奉，遂千歲放奴還家，回到月金觀中，將母親喪事辦妥，兄長病體調理痊愈，然後再來與千歲成親。華子林一聽此言，忙搖手道：「不能不能。你今日且與孤家成婚，明日再放你回月金觀去。你今日要想出府，這是萬萬不能。」施碧雲見子林如此講來，暗暗心中思量：指望騙哄與他，誰知他不準，也罷不如假意如此。如此見機而作，便了想罷，遂言道：「千歲爺不讓奴家回去，無奈奴的母親今日纔歸天，何能奴與千歲成親呢？總要等候奴母七終，方可纔能與千歲洞房花燭。子林道：「等你母親七終，要得一月有餘，孤家何能守得？就在今日成親。小姐道：「千歲總然不等七滿，須過二十一日，方能準允。如再遲迫，小奴只得有死而已。」金相子子在傍道：「千歲與小姐不必爭論，在門下看來，兩下皆不依從。在我看，讓過七天，洞房花燭便了。」曹天錫道：「金先生講得有禮，這乃是兩全其美。」就照先生之言，華子林道：「既先生吩咐，孤家依允便了。」施姑娘心中暗想：好夢難過七日，待兄長病好，總要來搭救的。總然兄長病體未痊，到了那日，奴家預備將奸賊殺了，小奴情愿自盡，全其名節，斷不能失身與惡賊。小姐主意已定，遂言道：「既然先生與教師爺吩咐，奴家遵命便了。但有奴家兄長，要望千歲請醫調治的，子林說：「那個自然，他是孤家的舅兄，自當要代他醫治，不要美人分心，遂教四個丫環，將太太帶上平裝樓，好生服侍，不可怠慢了。環領命帶着施小姐，並後而去。奸賊還怕姑娘脫逃，又點四十名打手，在平裝樓下防守，按下不表。再說施小姐來到平裝樓上，但見樓上擺設非常，不亞王侯府第。佳人也無心觀玩，早見了環取過了華麗衣服，又有玳瑁首飾等類，請姑娘梳洗，更換衣服。小姐道：「奴家現有重孝在身，何能穿紅着綠，等待到了吉日，再為更換便了。」環聞

聽道說得有禮，既然小姐不換衣服，請用酒飯，姑娘無奈，只得暫爲充飢，終日在樓台之上，心中暗暗悲傷，日夜盼望他兄長天圖病好，好來搭救奴家出離。按下施善雲陷在華府不表，也不說華子林打掃門戶，整治高廟，只等七日後與施小姐成親，接他不言。書中說起，解元李奉來到西門外代朋友家祝壽，回到自己府中，在小書房坐下，遂吩咐李福李壽帶五十兩紋銀，去到月金觀，送與那被搶的女子，教老道代他置辦衣裳棺木，請醫生看治他兄長病體，倘若不夠，再來取用便了。二人聞聽，帶了銀兩，出得李府，到了月金觀，見了老道，靜修將銀取出，就將善人之言，細說了一遍。靜修閉關十分緊要，道：適纔來了兩位大叔，說李府來的，送五十兩紋銀在此，教老道代他料理各事。他說老太太，潘施小姐，用轎將姑娘抬到李府去了，你們二位大叔，又到此處何幹？二人聞聽，大吃一驚，說那有這等事。我家善人遭難，回府差我們來的，那裏有人送銀到此？靜修道：如二位不信，現在貧道在這裏，治辦老太太的衣棺，以及請醫代施相公看治，皆是他送來的銀子施用的。靜修道：既如此說，但不知施小姐幾時回來。靜修道：他說見過老太太，贈他金銀，即刻就送回的。二人聞聽，只得將銀子丟下，道：你將這銀子收了，代他母親用好好的衣棺收殮，就停在你墓中，請名醫看視，他兄長病體，餘者你超度老太太，便了。靜修答應，曉得收了銀兩，用心調治，施公子服藥調理，安排了好牀榻睡下，又將老太太用華麗衣服，金瓶不表，再說李福李壽二人，離了月金觀，來到李府，見了公子李奉，將靜修之言說了一遍。李奉聞聽，心中疑感，道：那有此事？我府中並無人曉得我母親怎樣得知此事，真乃奇怪了。送到後堂，見過岳氏太太，問及此事，老夫人回言：不知善人心中暗想，這是誰人敢冒我的名姓，將施氏誣去，不知所爲何故？等到天晚，再差家丁到觀中去打探，看這施氏女子可會回去，再爲定奪。不知李解元探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羣小誤會大打出手 英雄濟困險遭飛災

話說善人李奉，見施小姐不知下落，心中委決不下，又差李福李壽到月金觀探聽，見施小姐仍未回來，只得託教靜修用心看治。施天圖病體，然後回到李府，見了善人，將前情細說一番。李奉道：如此講來，施氏女子那裏去了？李福道：在小人看來，揚州城內別人不敢冒我公子的名號，定是華府的詭計。他家中走狗最多，終日去四下閒蕩，打探美色，他見施氏女子，生得美貌端莊，形容秀麗，假冒公子爺之名，將施氏小姐誣到府中，想他去做個妻子了。公子爺你道是與不是？李善人聞言，將頭點了幾點，遂用過晚齋，書房安身。到了次日，用過早點，遂結束一番，頭上背着一對銀裝，向手下家丁道：你公子爺出去有事，即刻就回來的，不可裏於太太知道。家丁答應，曉得聞公子爺到那裏去，李奉道：你們不必多言，照看府門便了，說罷，出得李府，即走街道，只奔華府而來，一路上暗暗心中思量，昨日暮前賣身的女子，他生得形容美麗，必然是華府有人看見，假冒着俺的名字。

誰騙去了，這女子乃是外鄉之人，怎曉得我們揚州有這樣一個惡霸，如若他家不將他來救，有誰來救呢？李泰邊走邊想，不覺來到小教場，只見人山人海，十分熱鬧，此兩教場中有一班少年玩耍，一見李公子到來，大家站立兩旁，因為這班閑蕩子弟平素李解元時常賄濟他們的銀兩，賜他們的酒食，若到時節年底，只班人皆到李府中去辭年，華人曉得他等為難，總要賞賜銀兩，也有三兩的五兩的，故今日見善人起早而來，眾人俱皆尊敬，少見他身背雙燭，面帶怒色，匆匆而去，遂議論道：「我們每日見了他老人家一聲尊敬，他總要問道：我們可好，可平素受恩無以報答，何不今日幫助善人一臂之力，以報當日之恩，眾位意下如何？」眾人道：「善人得禮，我們也若在此處，就代他老人家助助威，也是好的。」遂一同跟將日之晚，眾位意下如何？」眾人道：「善人得禮，我們也若見善人動怒，就一齊相助，按下眾人在後相隨，再諒李泰一路而來。」見大衙前首有一座新開的碗店，代賣古磁，今日纔開門，但見鼓樂喧天，十分熱鬧，原來是唱堂戲，將將纔開鑼唱的一齣子戲上壽腔，鑼鑼，李泰停住足步，只聽有人叫道：「善人老爺請吃茶，連叫了兩三聲，善人四下一望，原來不是人喊的，乃是門前掛着一個籠子，內中養着一個八哥兒，乃是唱堂戲的帶來的，因他們終日小教場內吃茶，八哥兒終日掛在茶館門口，李善人常常到教場吃茶，眾人皆稱解元為善人老爺請吃茶，因這八哥兒最有靈性，他就學會了，今日看見善人走此經過，他便喊叫起來，解元公一望，見此鳥能口吐人言，不由心中歡悅，遂用手指道：「有趣呀，誰知這班人在後邊聽錯了，說道原來善人老爺與他家有氣，他說有氣呀，有氣呀，我們打進去不要善人爺動手，眾人道：「請得有理，遂發一聲喊，打將裏來，就將那櫃檯打倒，架上碗盞磁器一概打得粉碎，此時李泰上前解勸，說眾位休要動手，有話好說，正說間，開店老板走出，口稱眾位朋友，為甚的將小店亂打，眾人道：「你大不該欺負我們解元公子，因此上我等眾人心不甘，特為來相助善人，朱老板聞聽此言，忙勸問那一位是揚州李英雄，善人見問，即忙上前道：「小弟是揚州城李泰，但不大哥朋友尊姓大名，那人回答道：「原來是李善人，失敬了，問小弟家住江西，南昌府人氏，姓朱名標，俺兄弟三人，大哥朱龍二弟朱虎皆住原籍，因小弟生文武舉人，打去些蘇揚州廣陵李善人的聲名，故特來相訪，願便開一碗店營生，今日不意虎兒善人真乃三生之幸也，莫說打去些蘇揚州，就將小店打盡，又當如何？」李泰道：「原來是朱老爺失敬了，遂問道：「眾朋友為何打去他店中什物？」眾人道：「朱老爺有甚不到去處，待我來替你們排解排解，眾人聞聽，個個張口結舌，無言可對，李善人再三追問，眾人道：「只將相助之言說了一遍，李泰聞言道：「原來你們眾位為我而來，真正難得，無奈錯會其意，所有打去店中什物，皆是我來賠償，眾位且到教場春和館中去用早點，皆是余來會來，改日再為補謝便了。」眾人聞聽，個個面上無顏，沒話回答，俱皆回頭散去，再表李泰上前見了朱老板道：「原來他們眾位打錯了，所有打去店中什物，皆是我來償還，點明數目，明日到我府中取銀償還便了。」朱標聞言道：「既是他們錯會了，這點物件乃是小事，今日得會善人

寶乃是幸也。善人請進來，待愚下權酒款待。李泰道：「多承尊兄雅愛，禮當從命。無奈有小事在身，不好奉陪。改日再來拜訪。」說罷，說罷辭謝，勳身而去。再說朱標，見辭完走後，遂將店中收拾乾淨，按下不表。單說李勇來到華府門首，站定一聲喊：「道府內家丁聽了，快快去報與華國舅知道。」就說解元李泰到此，殺他早早將勇離女子護送。警送將出來，萬事全休。倘若遲延，李公子打進來，華府中衆家丁聽得李泰之言，不敢怠慢，即忙來至銀安殿上，見了華士林，稟道：「啓千歲爺在上，今有本城解元李泰，他在門外言道，說將施氏女子送出，去便歸。倘若不送，他就打進來了。」士林聞言，暗吃一驚，遂問金湘子道：「先生聽了，如今李泰打來，何以借置金湘子道：「千歲放心，既李泰到我華府中要人，千歲爺先將他請到高廳，與他講說。他要不與千歲爭論，千歲將來與他兩下成爲相。如若他要倚勢猖狂，就點起了打手教習，將他拿住，也除去一心腹大患，豈不是好？」士林聞聽十分歡悅，遂在高廳兩邊安下一衆打手，即吩咐家丁將李泰請到高廳相見，手下家丁來至廳前一望，見華士林坐在上，善人請了。我家國舅有請解元公到高廳相見。李泰聞言，跟隨家丁進了府門，來至廳前一望，見華士林坐在上，兩旁立着幾名家將，李泰道：「華國舅請了。」士林一見，也覺驕驕，遂道：「善人請了，但不知駕臨敝府有何貴幹？」李泰見問，忙道：「我來此非爲別事，因爲昨日有一落難女子，在月金觀門前賣身，我適走過，見他孤苦伶仃，我允送他銀五十兩，作爲葬母醫兄費用。不料我走過之後，你就冒了我的姓名，將此難女哄騙到此。今日特來與你評理。你若將此女送出，萬事全休。如若不將此女送出，莫怪我無情也。」士林聽罷，假裝笑臉，說道：「師兄休得動怒。難女施碧雲地已情願將終身許配與我，勸師兄不必干與。今日既然來到此間，與兄先飲幾杯，談談心曲。」李泰一聽，怒氣沖沖，立起身來說道：「你這些話，全是一派胡言。你今不把女子送出，俺要你的狗命。」說罷，掣出銀裝劍就要動手。士林把手一攝，四面打手一齊出來，刀鎗劍戟並舉，望李泰身上打來。那李泰毫不在意，東抓西扒，打來一衆打手，跌的跌，倒的倒，奔逃的逃。四面亂竄，士林見敵不過，忙叫快請曹師父到來。打死這個小賊。二個家丁不敢怠慢，即忙來到武功樓上，報與曹天錫知道。曹教師聞聽此言，即忙結束停當，手端五毒癩藥大棍，來至銀安殿，見了華士林，再朝天井中一看，見李泰擺開雙劍，好不凶勇，打得衆打手四下奔逃。他口口聲聲，要把施氏女子送出。萬事全休。若再遲延，罰款你奸賊全家了。曹天錫一聽，勃然大怒，遂一聲喊道：「爾等衆人讓開，本教師來也。」衆打手一看，見是曹大師父到此，遂望兩傍一讓。曹天錫目到天井一聲喝：「大胆小賊李泰，休得無禮。」將雙劍一夾，一夾，說罷，將大棍一舉，只奔華頂梁打來。李泰用一壁見來一人，生得十分凶惡，舉棍就打。遂將雙劍望上一隔，架開大棍，遂喝：「大胆奸賊，休要猖狂。想小賊華士林，冒充俺的名字，將施氏誣來，欲想行淫污之後，現今光天化日之下，何能讓他如此胡爲？爾是誰人，焉敢在此相幫奸賊，助桀爲惡？」曹天錫道：「你要問我，俺乃是山東曹州府人氏，姓曹名天錫，都教師是也。今在華千歲府中保家教習便是。我家千歲帶來施氏女子，與你何干？俺千歲爺疼他，母亡兄病，只落他一個柔弱的女子，孤苦伶仃，今仗義疏財，賞他銀兩，積善母親醫治。」

長，他無恩可報，情願終身配與千歲為妻，要你來管他則甚。再者勸你回去，休管閑事。一者你與俺家國罵，乃是同鄉之誼，不傷和氣，二者保全你的性命，倘若不聽我的良言，想要出府比登天還難。李解元聞聽，奸賊一片拾白言語，不由冲沖大怒，道：好狗賊！休得胡言，不要走，照劍就罷！罷罷罷！罷罷罷！奔奸賊打來。曹天錫犯開梅花大棍，兩下在天井中，大發道：好狗賊！休得胡言，不要走，照劍就罷！罷罷罷！罷罷罷！奔奸賊打來。曹天錫犯開梅花大棍，一舉奔頂門，李公子忙用雙劍架過，誰知下身一棍，奔大棍打來，李泰發肉不及，大棍上中了一棍，李泰發呀一聲就跌倒了。衆家將一齊上前動手，將李泰發捆綁，李林一看李泰發已死十分歡喜，回到銀安殿坐下。曹天錫上前相見，尊聲千歲，如今李泰發已中棍身亡，怎樣發落？李林道：將他亂刀分尸，以洩孤王心中之恨。只見金湘子上前告道：千歲不可在門下看來，雖然李泰發身亡，怕的他家中有人曉得，回去報信，到也罷了。他家有個母親名喚岳廷芳，現在朝中伴駕，赫赫威嚴，怕的另生枝葉，與千歲作對，不如將他死屍帶到後花園中，架起乾柴，烈火到三更天，放火焚燒，燒得他尸骨無存，死無對證，豈不為美？李林道：如此甚好，不知李泰發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夜入花園 春香報德 靈丹治毒棍 翠娥解危

話說華子林差着家丁打手，將李泰發抬到後花園中，放在空地，遂用乾柴四面架起，灑上硫黃烟硝，安排停當，只等三更天放火焚燒。又差四名家將，在此看守。李林在銀安殿上，擺下酒宴，管待曹天錫與衆家打手。內外僮僕父母，張春香自幼隨叔父度日，誰知他叔父張治文不安本分，賭吃嫖搖，輸下銀錢，無法所償，就將春香賣在華府為奴，得了身價五十兩，仍然被他化裝干淨，也無銀錢來取贖，故春香在華府四載有餘，因他為人生得美貌，又兼精通文墨，各事伶俐，故華碧蓮小姐喜愛，將他留在樓上，伏侍聽其叫喚，仍叫春香。樓上還有一個丫頭，名喚秋香，稱有主僕三人，因碧蓮小姐平素惡他，兄長所行之事不正，時常諷刺，無奈忠言逆耳，久諫成仇，遂兄妹二人，口和心不和，就是兩個丫頭，也與小姐一條心。華子林見春香生得美貌，有心要收他進房，因華小姐不肯，故小姐不敢硬行，只得藉此念頭，擺起何如此忙，碎呢？廚夫劉三道：春香姐有所不知，你在此暫等一時，待我預備酒菜與你。春香說：究竟有何喜事，你且告訴我。劉三說：既然你今不知，我且告訴你。因國罵昨日詎來的女子，本來要與國罵爺完姻，誰知今日來了一個李泰發，打進千歲府，要將這女子放出。國罵爺不肯

應送在府中打死了許多家丁，幸謝曹師父本事精通，在前廳把李奉拿住，用梅花棍打死了，現在金先生定下一條妙計，約定今夜三更，在花園內放火焚燒死尸，此刻園裏爺要請賞府中老少，故在廚下預備酒席，張春香聞聽此言，心中暗想：我爹娘從前多承李公子施恩，贈我金銀殯葬父母，至今恩情未報，時刻掛在胸臆，今日恩公李奉有難，待奴家設法搭救便了。春香想罷，即忙奔到花園，遠遠的望見四個打手，中間有一堆乾柴堆積，料定乾柴堆內必是李公子，遂用了一個把調虎離山之計，來到馬道口，將馬遶上放起一把火，燒得火光冲天，照得如同白晝，春香即忙隱在茶籠架下，窺望見四個家丁與眾家將等，俱奔馬遶來救火，春香即忙至柴堆前，將乾柴扒開，望見善人身體，忙把李善人背在肩頭，移步就走，只奔後樓而去，不敢奔園門，而去，怕的被人看見，春香一直來到樓下，將身貼定，心中暗暗思量，雖然託了李公子，如今將他置於何地呢？暗想外邊天交更鼓以後，前後府門俱曾閉起，難得出去，又不好將公子送上小姐高樓，春香想了一會，說有了，不如將李公子送到乾娘家中，豈不為美？越籠章程，託着李公子，只奔便門而來，看書諸君看到這裏，說做書的說謊了，春香乃一年幼弱女，何能託得李奉，華府中乃是國舅千歲的府第，那裏有便門呢？看書諸公不要性急，聽做書的慢慢的道來，若論春香本不勤李奉，因李公子乃是上界聚將星臨凡，今遭大難，暗中自有花園土地指助，故纔將李公子背動，若論這府內的便門，乃是華碧蓮小姐所開，因他府東邊有一位楊奶奶，他丈夫在日名揚天傑，幼年做過御營都教授，坤解王橫鏢銀，四海聞名，老夫妻膝下無後，單生一女，名喚楊翠娥，年方十八歲，生得如花似玉，文武皆能，更兼琴棋書畫無所不精，詩詞歌賦無所不曉，不意他父親亡故，已有五載有餘，只有母女二人度日，家道貧寒，靠着針工度日，因華小姐時常將他母女帶到府中針黹，又見楊翠娥人材美麗，小姐十分歡悅，言語投機，遂十分看待他母女，因走後園出入，往來不便，姑娘就在自己樓下牆上開一便門，出入順便，只得他主僕三人知道，餘外並無人知覺，因春香是楊奶奶的干女兒，故今日纔將李奉託到他家，閉話不言，再說春香開放便門，就是楊家的天井，走到門前，見裏有燈光，遂用手打門，楊奶奶與女兒正在樓下做針工，聽得打門聲响，遂問是何人，春香道：是乾女兒來的，快來開門，楊奶奶見是春香聲音，即忙上前將門開放，只聽哄得一聲，春香與李解元一齊倒下，到把楊奶奶嚇了一跳，原來是花園土地，幫着春香背託李公子，今到了楊家門口，地公回園而去，因春香一八支持不住，纔倒在塵埃，老太太年邁，眼目昏花，他把李公子當做是個包袱，遂道：乾女兒呀，你今日為何盜來，只許多的衣服等類，趕急拿回去，莫要連累老身，春香道：乾娘休要害怕，女兒背的並不是衣服，乃是李公子，因為討被難的女子，與着國舅大戰一場，被那賣天錫教師把毒棍打傷，金湘子定下毒計，等到半夜三更，要把公子燒成骨灰，女兒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女兒的父母當年受了公子恩德，到今未會報答，今日聞恩公在華府遭難，故而奴家捨命搭救，望乾娘將公子救起，到明日將他送回李府，總然恩公不得復活，也可使他尸骸還鄉，楊太太聽得春香如此一說，又見他跪在塵埃，兩淚汪汪，叫聲女兒你且起來，李公子的事我來承當。

便了。叫女兒快與我把公子抬住爲娘床上。春香一聽此言，忙上前幫同楊老太太，將公子抬進房中床上安放。老太太喊我兒你快快回轉華府，恐怕奸賊得知，爲禍非小。春香聞聽此言，急忙作別。太太轉身上樓，依然將便門關上。樓來見姑娘，將那搭救李泰的事細說一遍。按下不表。且說楊老太太，與翠娥小姐，見春香走後，將門關好，移燈來至床前一看，見李公子面如白紙，手關緊閉，只有微微一息之氣。小姐這母親呀，女兒聞得春香姐姐說他是中的五毒癩所傷，兒想當年父親在日，也用的五毒梅花大楓，若有人中了一下，卽刻就難保性命。六個時辰，毒氣攻心，無靈醫治，也是六個時辰之內，有解藥能將其人救活。我家中現有參茸遺下的解藥，救救看碰碰他的造化，若能救活，也是母親的功德呢。老太太開門，點頭道：女兒講得有理，隨卽開了箱籠，找出兩包藥來。一是散藥，一是服藥。楊太太遂替公子，將衣服解開，一看，身上並無傷痕，又看到大腿根上，有棍傷一處，是青紅紫黑色，遂將散藥用水調和敷在傷上，然後將李泰安放週正，又將服藥用開水沖和，教女兒來灌。因太太年邁，眼目不明，故小姐上前將藥灌入公子口中，用一床錦被代他蓋好。母女立在一旁觀看，約有一個時辰，只聽得李泰腹中一陣响亮，如雷鳴一式。原來此藥入腹發了藥性，竄三關透七竅，串透五臟六腑，十二重樓中一響響亮，只見李公子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口中吐出許多涎痰惡水，將眼一睜，見有一老一少兩個婦人，立在面前。李泰心中不得明白，自覺週身酸麻，四肢無力，遂問道：老奶奶請了，但不知此處是何地方？你二人是誰？請問一聲，楊奶奶開門，上前言道：公子爺休問老婦人，我問你不在自己府中，爲何來到華府？被曹天錫棍下所傷呢？李公子就將打華府，要跑小姐的話說了一遍。後與奸賊曹天錫兩下交戰，被他打了一棍，遂就渺渺茫茫，不知道了。但不知怎樣來到這裏呢？望老人家指示明白。楊太太道：公子呀，只因你在華府被曹天錫用藥棍打死，把屍骸放在花園中間，等到三更時候，要用乾柴烈火將你屍骸焚化，多虧了瑣張春香搭救，將你屍骸到我寒我丈夫名喚楊天傑當日會做過御醫，教授我丈夫在日也用藥棍，名爲五毒棍，因此留下解藥。這也是公子命不該絕，故又把解藥救公子。遙隔否則這藥棍復是利害，挨過六個時辰，就無法揭救。公子醫住我家感感，復又問道：老太太中還有何人？楊太太道：老身家祇有母女二人。我女兒名喚翠娥，現在公子醫住我家感感，復又問道：老太太待等七日以後，方可復原。公子見他母女二人多情多義，心中實實感感，按下慢表。且說華子林正在銀安殿上吃酒，忽聽家人報道：花園中馬棚起火，現已灌救撲滅。看時候已交三更，吩咐衆人，齊到花園把乾柴堆焚燒起來。衆家丁聞命來到園中，忽見柴堆扒開，不見了李泰尸首，大吃一驚，說不好了，想必他逃走了。將來要報復仇恨，那時怎樣是好？曹天錫道：子誠放心，人若不在，我棍便罷，只要拋着一下，就斷擊攻心，再難得活的。豈肯能逃走的道理？子誠道：即速內外尋查，不可有誤。子林遂帶着衆家將打手等人，在府中各處搜查，又見前後府門一點未動，各處翻找不到子林，說真真奇怪了。難道飛去了不成？金湘子道：且慢問道，衆人馬棚怎樣起火的？衆人皆言不知，又無火種，不知怎樣燒的。金湘子道：你們不要亂找了，李泰的下落我知道了。不知金湘

第六回 理曲詞窮兄遭妹打 尋根究柢婢受主刑

話說金湘子言道：在門下看來，李泰斷斷不會逃走，這乃是府中人救的，遠藏在嚴密之地。華子林道：先生何話，以見得是家內人所救。金湘子說：教李泰這人，是先到馬邊去放火，用的調虎離山之計，然後纔將李泰救去。子誠心中想想，看府中有那個與千歲不睦，就是他做的。華子林聞得金湘子一篇言詞，心中一想，說孤家知道了，你們仍然在府中，各處細細找尋，待孤王去了，就來說罷。帶了兩個書童，只奔華小姐高樓而來。原來小姪被金湘子道破，他想府中祇有我妹妹碧蓮與我不對，光景是他救的，遂一直上了小姐的高樓，推開房門，小姐正與春香秋香講論善人之事，忽見小賊上樓，心中吃了一驚，主僕三人貼起。小姐道：兄長不在前廳，到小樓上何事呢？子林道：妹妹聽了，愚兄來者無別，因有一人可在賢妹樓上嗎？姑娘問道：甚麼人在我樓上？小賊說：是小輩李泰，想是賢妹將他帶來，快快交把愚兄，免得兄妹參商，如不交出，莫怪愚兄要翻天了。佳人道：兄長好沒來由，怎樣說妹妹抗人在樓上？奴問你這李泰是男是女？與奴家有何關係？爲何說在奴家樓上呢？華子林就把李泰的根由說了一遍，若不在你樓上，難道飛去了不成？姑娘道：既然他是個男子漢，兄長你且翻找。若翻出李泰，小奴自當領罪。倘若找不到李泰，諒你也難下高樓，說罷，在樓門口點定擋住房門。小賊也不問好歹，遂在樓上各處細細翻找，就是點點皮箱，也叫春香開開籠蓋，又在床肚底下，又搜查一遍，並無形跡，又扒上牀頂，天花板上，又搜過了，那裏有個形影，小賊無奈，陪笑着臉道：妹妹休要生氣，搖惑兄的不是，我只道藏在你樓上，原來不在此處，諷愚兄下去，到別處再去找尋罷。說着，望外就走。姑娘一見滿面通紅，上前一把扯住道：你好無禮，說我樓上私藏男子，壞奴聲名，叫我日後有何面目見人？你望那裏去？奴同你拚命了。說罷，一手抓住小賊的後領，頭把足一登，身子望後一頓，只聽咕咚一聲，二人跌在樓板上。姑娘身子一轉，擦住了華子林，用拳就打，一面哭一面說道：好賊，叫我與你拚死罷了。二個丫環假意上刑解，暗地裏却幫同小姐送冷拳。子林此時自知理屈，只得低聲下氣的哀告，說妹妹休要動怒，總怪愚兄的不是，望妹妹還看爹娘的情面，放爲兄的下去罷。華碧蓮祇做不聽見，仍然舉起拳頭，望下亂打。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樓底下來了陸氏金娥，聽得樓上兄妹吵鬧，急急上樓，拿姑姨休要生氣，愚嫂特來陪罪，華碧蓮見陸氏三嫂到來，他方纔放手。子林得脫脫身，急忙下樓，一溜煙跑了。陸氏金娥問道：姑姨因何事？故此吵鬧？碧蓮見問，不覺淚流滿面，忙將前後言詞細講一遍。陸氏說：這怪不得姑姨發怒，如今萬事請看愚嫂壽面，改日再來陪罪，便了。說罷，騎上馬下樓，來到自己房中，見丈夫時，不絕心中也覺悶悶，且說陸氏三嫂爲人，生得容形醜陋，力大無窮，馬上馬下，件件精通，性情最毒，悍惡非凡，他本是太行山上一女強盜出身，因五年前華子林上五臺山尋香，路過太行山，被他捉上高山，

其恨處方知他是當朝的國舅。陸氏貪他榮華富貴，遂將終身相托。若不准允，就要將他殺害。華子林無奈，怕死只得收了他做第三房。帶回揚州府中，皆稱他為陸氏三奶奶。家中丫環僕婦，見他無不害怕。就連華子林見了他，也怯懼於他。因奸賊有九房夫人，每日淫流，僅有若臨到別人，不進房。遂無事。若臨到陸氏這一天，奸賊不進房，就不得干休。因今日正臨到陸氏，偏又捉拿李奉，就擄到三更天。宗會進房，陸氏作急，差丫環去請說在小姐樓上。他故到姑娘高樓，救了小賊。今見子林如此光景，不由心中疼愛，遂言道：「十歲呀，你為何事與姑娘吵鬧？打得這個模樣，這丫環備酒與千歲暖酒，一面將小賊擄起，二人坐下用膳。華子林就將不見李奉的尸首，翻找不到，故纔到他樓上找查。也怪我言語不好，故纔打將起來的。陸氏道：「原來如此，在妾身看起來，李奉定是家中人所救，適纔奴到姑娘樓上，看見丫環吞香，臉上發紅，面上失色的模樣，奴看這小賤人，定有奇怪。千歲大，你到銀安殿與先生教師再去細細盤問來家。」待奴來問了，環可保將李奉就擄出來，小奸賊一聽心中大喜，遂言道：「果真是三奶奶的高才，我們內外一擄，就擄出來了。三奶奶若將此事問明，孤家日後要重重補償的。說罷出了香房，來到銀安，見了金湘子與曹天錫，就將上妹子樓上找尋不到，反遭一頓毒打。如今三奶奶如此講來，你二人待孤家細細查問便了。」按下奸賊在銀安殿上查問不表，再說陸氏三姨，帶來八名貼身丫環，來到內刑堂坐下，教了環到各人樓上，將丫環僕婦俱皆喚來。三奶奶有話講，如有人不到者，重重的治罪。八名丫環答應，分頭傳喚去了。諸公怎樣為內刑堂，原來這是陸氏特地置辦的。這堂中各樣拷女子的刑法皆有，若是府中男子犯法，是國舅拷責，若是女子犯法，就是陸氏拷問。無論府中各處的丫環，他皆能問，因他本領高強，利害不遍，皆不敢違拗於他。今日他就陞了刑堂，不一時，閩府的丫環僕婦俱皆齊到，參見過三奶奶，然後立點兩旁，只見這賊人陸氏，怪眼圓睜，將桌案一拍道：「爾等衆人聽了，今日傳齊你們寫的，李奉的尸骸不見，你三奶奶久已知道，不是外人所救，也不是家中的人，乃是你們這一班小賤婦所為。今朝在刑堂之上，是誰人所為？那個將李奉藏起，從直講來，免得你三奶奶動手，衆人聞聽，一齊回道：「三奶奶在上，奴等委實不知，並不曾去救李奉。陸氏喝道：「爾等休得狡賴。三奶奶知道其中委曲，曉得此人所救，你們立在兩邊，待我來點看。只見衆丫環僕婦，俱在兩邊立定。陸氏三姨，點起身時，睜一隻怪眼，朝兩邊一望，見衆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又道是做賊的心虛。今見陸氏如此威嚴，更加害怕。陸氏一見，遂坐下，將桌案一拍道：「春香來見我春香一聽，急忙上回道：「三奶奶喚奴婢有何吩咐？」陸氏喝道：「你這小賤人，膽大包身，你將李奉尸骸藏在什麼地方，從直講來。若有半字含糊，大刑伺候。兩邊一聲哭，如狼似虎，差得春香胆落魂飛，遂跪下道：「三奶奶開恩，認真冤枉，奴婢日在高樓，伏侍二小姐，從來未曾下樓，不知那個是李奉，奴婢也不認識，如何冤屈是奴婢教的。陸金娥聞言大怒，把怪眼圓睜，罵一聲道：「你這幾錢，不動刑罰，你那裏肯招吩咐？擄子焉來，春香還得勞動奴。」旁邊兩個丫環，把擄子

套上蓬蓬一收，把香搗得死去活來。陸氏吩咐將香屍擡下，屍冷水噴醒，香仍欲口吐穢語。陸氏吩咐重刑來，春香暗想：寧可奴家身亡，斷不能招認。若招出情由，一者番人身體難保，二者楊家母女難保性命，三者連小娘也不得干淨，不如奴家一死，免得衆人受累。春香把心一橫，將性命置於度外，口口聲聲只喊冤枉。秋香見如此光景，不免死孤恻，遂即忙來至高樓，見了碧蓮小姐，將打春香之言說了一遍。小姐聞聽，不由心中大怒，說好賤人，焉敢如此將我的丫環這樣凌辱。遂迴身一找，扎下得樓臺，來至刑堂之上，將見陸氏着人要用烙鐵拷打春香。碧蓮一見，遂上前一聲喝住，兩邊的小婢婢休得無禮，誰敢拷我的丫環。奴家來了，遂上前將春香一把扯起道：你上我的樓台，看誰人敢來問你。春香一見小姐到此，心中大感，遂不願疼痛，起身一溜烟走了。陸氏一見氣沖牛斗，一聲喝道：你這小賤人，胆大包天，你們主僕串通，將李泰殺起，你還敢在此猖狂嗎？姑娘一聽，怒氣填胸，罵一聲好潑婦，你焉敢出此污穢之言污辱為奴打你這賤人？說罷一拳打來。陸氏一見將身一閃，讓在旁邊，也就抱拳就打。只見他姑嫂二人在刑堂之上，打起來了。一衆丫環皆在旁邊着意，不敢上前相勸。碧蓮小姐雖然拳工精通，怎及陸氏力量蠻大，被他朝腿上一掃，把碧蓮擡倒在地。陸氏上前一脚踏定，罵聲賤婢，你連把李泰交出萬事，全休。若不將李泰交出，活活打死。碧蓮罵道：大胆賤人，你本是荒山一個女強盜，逼我兄長成婿，今在府中如此猖獗，奴家不與你講。待我稟與母親得知，將你滾婦活活處死。陸氏聞聽大怒，舉起拳頭，猛下搶打，打得姑娘嗷嗷痛哭。秋香在旁邊觀看，又不敢上前勸解。心中一想：道有了，不如待奴到平粧樓上，將奶奶施小姐請來搭救。施姑娘武藝高強，能解此難。想罷即忙來到平粧樓上，見施小姐悶悶無言，坐在一旁，眼淚汪汪。秋香上前雙膝跪下道：小姐救命呀！施姑娘一見，是個丫環，跪在面前，連忙用手挽起道：丫環姐姐，你先起來，所為何事，講說明白。不要如此。秋香聞聽，遂將小姐被陸氏所打，又拷打春香，冤枉他藏起善人李泰事說了一遍。故纔胡鬧起來。施小姐前去解圍，施小姐聞聽，道：既然如此，待奴前去走走，說罷貼起身，隨着秋香下得高樓，來得若快，前面到了刑堂之中。見陸氏正在審打華氏小姐。施碧雲上前端肅道：三奶奶請了，看奴薄面，不要打了。陸氏拾頭一望，見施小姐，你今朝如花，遂問道：你是誰人？小姐通了名姓。陸氏一聽，大怒道：原來你就是新來的小賤人，三奶奶正要會你，你一個朝自己來討打，說罷貼起身，不叫華碧雲，只奔施小姐迎面一掌，施姑娘望旁邊一閃，說好賤人，焉敢胡爲，說罷還拳，就打下就在天井之中，打起來了。欲知勝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施姑娘當堂伏雌虎 華小姐月夜會善人

話說施碧雲小姐見陸氏倚着本領高強，犯拳就打。施小姐心中動怒，也就擺開拳工，兩下在天井之中，一來一往，各犯拳腿打將起來。施小姐拳法精通，筆空城力大無窮，二人往來約有十餘合，不分輸贏。勝敗：施小姐心中暗暗思量：怪道這賤人凶惡非常，果然拳法精通，難以取勝，也罷。待我用計擒他，想罷遂故意身子一讓。

這後一遇，回身就走。陸氏一見當著施氏，便敗場道：「小賤人望那裏走？踏步趕來，佳人故意一攔，陸氏趕上一帶，從背後打來。小姐用一個鳳凰展翅的勢子，身子一偏，避過他一帶，遂順手將陸氏抓住，望前一送，只聽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小姐一足踏定，說：『憑婦不要逞能，諒你沒處跑了。』說罷，犯等就打。陸氏跌在地上，發起怒來，誰知被小姐捺住，那裏以得起來。又見姑娘犯等打來，遂罵道：『小賤人打得好。』三奶奶道：『怎再與你善自休？有一日犯到我手，諒你也難逃性命。』施小姐聞聲，更加發怒，道：『淫婦還要逞強。我今日定將你活活打死。』說罷，舉足踏著脊背，每一聲，小姐且勿動怒，總怪我一時冒犯。從今以後，決不敢再得罪你了。』施小姐只當不聽見，仍然拳打足踢。此時，華子林在後堂，看見小姐打倒三奶奶，急忙上前解勸。施小姐看見奸賊上來，拍胸罵他，手纔放起。陸氏怕的他前來，扯手扯脚的，連忙轉身回樓而去。華子林也同秋香回房，後樓去了。按下不表，再說小賊將陸氏揀起，道：『三奶奶為何這樣光景？』陸氏一見華子林到此，遂放聲道：『你好將這賤人娶來打我。我與你不得善自休，說罷，就要拚死拚活。』華子林遂陪小心道：『三奶奶不要動怒，千萬皆是孤家，不是日後總要教他來陪罪。』遂叫丫環房中，擺下酒宴，代三奶奶暖酒，就將陸氏送回房中。華子林再三陪小心解勸，按下奸賊不表，也不請施小姐回樓，且說碧蓮小姐來到樓上，見春香睡在床上，呼聲不止。小姐上前問道：『你傷痕如何？』春香見小姐回來，遂起身道：『姑娘回來了，奴婢雖然被賤人撈子撈一下，十指雖然疼痛，此刻好了一點。但不知姑娘前去怎樣與陸氏賤人分辨的？』小姐就將被陸氏所打，多虧施氏小姐前來搭救，打了一頓方纔回來。春香一聽，十分歡悅。主僕三人，歇息一會，小姐問春香道：『不知李公子送到楊家，性命怎樣？』你我前去觀看。春香道：『既然姑娘要去，看公子千萬不要走漏風聲。』小姐說：『那個自然。』主僕遂將內宅門緊閉，下得高樓，來至便門之首。春香將門開放，主僕三人來至楊家門首，上前打門，驚動楊家母女二人，正在房中，伏侍李泰，忽聽得叩門聲響，嚇得並無別人，定是春香。主僕為何他母女就知道呢？因他家住宅緊靠華府門首，只一牆相隔，他家是三間堂屋，兩間廚房，一間被屋。他二僕遂問道：『打門外人不得進內，華小姐開的便門，通着他家的被屋，出門就到堂屋門首。故此楊奶奶曉得，是面僕送問。』打門是誰，春香說：『是我小姐，特來探望李公子的楊翠娥小姐。』聞聽，即忙開門，將主僕三人接到蘭房。楊奶奶又與小姐相見，已畢，華姑娘射目一觀，見李上睡着一人，遂問道：『官人是誰？』小姐道：『這位就是善人李公子。』因他被毒藥棍打傷，春香姐將他送到此地。華喜公子命不該絕，先夫在日曾留下醫治藥棍的傷藥，方能解救，不過必須調養七日，方無後患。但不知小姐的府中，聞得如何情形？碧蓮聽楊太太見問，忙將家中情形，大略告訴。說到陸氏被施小姐毒打，大家聽得，非常歡喜。此時李公子在牀上靜養，傷痕聽得他五人談講之言，聽得明白，轉身射目一望，見華小姐主僕三人，在此，遂起身下牀，躬身施禮道：『多承賢小姐主僕搭救，小生性命，我李泰銘感五內，沒齒難忘大德了。』主僕一見，即忙萬福道：『公子翁休要言重，這乃是奴的兄長，不是他。』

是在揚州倚仗我姐姐宮闈之力任意胡爲妄天害理。日後總要報應昭彰絲毫不爽的。因他冒名善人將施氏小姐趕來跪小祖至死不從傷了許多打手。後來衆寡不敵被奸賊曹天錫拿住勒逼他與我兄長成親。施姑娘雖然允約七日後洞房花燭。在奴看來此女智勇俱全斷不能失身與奸賊。他心中總有計策的。目下善人在此請放寬心將養病體。等待尊體強健。再回府第便了。如今張春香爲了你公子爺被陸氏嚴刑拷打。受了十分苦楚。善人日後照看他一二就是了。李泰聞言道。多承賢小姐一片誠心。小子日後也要重賞補報的。那一傍施太太道。小姐主僕回樓去罷。不可就鬧。怕的走了風聲。反爲不美。改日再來便了。碧蓮點頭別他母女回府。老太太說不可。雖然公子身體強壯。無奈毒氣未盡。總要七日後方纔無礙。千萬不可性急。再住幾日。然後回府。李泰聞聽只得遵從。遂寫了一封書。請楊奶奶夫人送回自己府中。命家丁等稟與太太得知。說公子在朋友家中耽擱幾日。就回教母親不必掛懷。又教家丁到月金觀去。照看施天圖病體。他就安心住在揚家養病。楊奶奶母女用心伏侍。日夜不眠。按下不表。也不請李府中之事。花開兩朵。各正一枝。再說奸賊華子林。自從不見了李泰府中內外鬧了一場。只得將此事擱起。也不深追。一見之間。到了七日。這一天華子林身穿銀安殿。吩咐手下衆人將掛燈結彩。殺豬宰羊。預備酒宴。天晚與十奶奶洞房花燭。又吩咐衆人。到平粧樓代新人梳妝打扮。更換衣服。今晚成親。只聽華府中音響。悠揚好不熱鬧。華子林得意洋洋。坐在銀安殿上。只聽得兩廊中笙簫迭奏。管絃齊鳴。又聽得高陞花燭輝煌。連四面擺下了豐盛的酒筵。子林身穿蟒袍腰圍玉帶。頭上戴一頂簇新烏紗帽。邊上插兩朵金花。儼然一個新郎模樣。一面吩咐。到平粧樓上催促施小姐梳妝。了環奉命上樓。小姐一聞此言。心中如滾油熬煎一般。再四一想。現在身入樊籠。無計脫身。倒不如假裝應允。到臨時再作計較。想罷立起身來。改換衣衫。等候吉時。按下不提。再說月金觀中施天圖一病。漸覺。忽忽已育七天。多虧老道用心伏侍。這一天服藥後。出了一身大汗。頓覺神清氣爽。睡到一看。見自己睡在榻上。不見母親與小妹子。便要分心。你定要保重身體。緊不問其閒事。待你病體全愈。再告訴去。快快講來。靜修見問。遂言道。公子爺。休要分心。你要保重身體。到那裏去了。你要再不講明。真怪俺家要得罪於你。說罷起身下榻。上前就要動手。老道靜修一見心中着忙。遂言道。施公子不要發怒。待我講來。若問你母親何在。你道真病了。糊塗了。你可記得你一家三口。來到揚州投親。不過住在小道觀中。老太太夜間得病身亡。你公子一急。迷得了病症。一見有了七日了。施大爺聞言心下一想。這果真不講。竟真糊塗了。遂道。爺不要見疑。靜修說不極公子爺。因你病中顛倒之言。老道斷不計較。天圖說。問道。爺我病以後。不知我母親的尸骸與我妹妹怎樣安置的。靜修就把小姐賣身過着善人李泰。贈濟銀兩收殮你母親。與調治公子爺的病體。皆是李善人的銀子。天圖一聽道。多承善人爺的恩典。如同再造之德。待俺

家日後總要重重報答的，但不知俺小妹現在那裏，醫修聞聽心中暗暗思量，如今施公子病體雖好一點，我若說他妹妹被人騙去，倘無下落，他定然要動氣的，怕他氣反了病症，反為不美，只得含糊答道，令妹現在李府之中，不要公子查問，等你病好再說。施天圖道：長說話含糊，不由心中疑惑，言道：老道爺你休要言語欺哄，到底俺妹子到那裏去了？他乃是女流之輩，何能單身住在李府？你快快講來。若不說明，莫怪俺家要得罪於你。說罷，虎目圓睜，雙拳一舉，就要動手，的模樣，靜修一見心中害怕，說公子不必發怒，聽老道從實講來，也就把被華府冒充善人名字，將小姐誣去，一向七日也不知怎樣，這乃是善人來關照，賄住公子爺，怕你生氣，將病氣反了，故纔這樣講說。施天圖聽得靜修之言，只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大叫一聲：說氣死我也，一聲喊咭咭一聲，栽倒塵埃，直手直脚，嗚呼哀哉，不知施天圖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八回 好漢逞威奮身救胞妹 奸賊喪胆失足落廁房

話說施天圖倒在塵埃，絕氣而亡，嚇得老道靜修手搖脚亂，即忙上前將施公子扶起，連連叫喚，過了有兩刻工夫，方見施公子悠悠醒來，哭了一聲老娘，喊了一聲妹子，因我天圖有病，一家三口弄得七零八落，迷馬一聲奸賊呀，俺天圖一死是你造化，今日俺家病好，何能與你善自休說罷，貼起身謝道：多承道爺照管我母親的尸體，置辦衣衾棺木，收尸入殮，蒙醮超度，又服侍俺家病症，俺天圖沒齒難忘大德了，說罷，屈膝欲跪，靜修慌忙攙住道：公子休要如此，等你病體全愈，再說。遂教小道士取過晚飯，請公子爺用飯，施天圖雖然有病，因他一急，氣出了一身熱汗，病輕了一大半，此刻也想酒飯充饑，遂言甚好，老道取了酒飯，施天圖飽餐了一頓，却把病症不知不覺就好了，問道：老道爺，華奸賊在那裏，待俺前去找尋，小賊擄掠他全家，好將妹妹救回，靜修道：公子爺病未全愈，何能前往？奸賊府中好手最多，你一人何能前去？等你病好再去與李善人商量一番，去也不遲，你今日何必如此作急呢？天圖道：胡說俺的小妹，何能在他府中就擄，不要你多問，俺定與他拚上一拚，說罷，手執一對鸞嘴鎗，邁步朝外就走，老道即忙拉住道：公子去不得的，英雄那裏聽信，將手一擺，將靜修攔在塵埃，怒氣沖霄，大聲疾呼，大步直奔華府而來，此時日落西山，街坊上已少人行，走施天圖東衝西撞，院不知華府在那裏，正在你難時候，忽見前面來了一個醉漢，一步低一步高，口中不知唱的什麼山歌，天圖正愁，不覺惹了一脚，朋友為你可曉得，華國勇家住在那裏，醉漢一步高一步低，一看見施天圖，臉龐隨風，身材魁梧，不覺惹了一脚，把酒也灑了，遂回答道：你夜靜更深，要問華府什麼？天圖道：我要營救一人，請你指教，醉漢道：華府就在前面，有一對旗杆在門口，一對獅子在前，那高大的門牆便是，天圖道：一聲謝，即向前直奔，不多幾步，果見一高大門牆，門前大開，裏邊燈籠結綵，十分熱鬧，好漢就在門口大喊一聲：道奸賊聽了，速報於華子林，小賊得知，急將施小姐送出來，萬事全休，若有虧違，莫怪俺施大公子打進府門，定滅你奸黨，全家老幼人等一個不留，悔之晚

矣。這一聲喊猶如雷中響了一聲霹靂，嚇得門上家將心驚胆戰，再射目一觀，見施天國如黑煞神一般，不由害怕，急忙來至銀安殿上，稟於華子林道：「啓國舅在上外邊來了一人，形容凶惡，他說叫施天國，速將他妹子施碧雲送出，萬事全休，倘若遲延，就要打進來了。」華子林說不要緊，他將府門閉起來就是了。家丁聞言，即忙外來將府門緊閉，搶門嚴緊，按他不表施天國在府外等候一會，見奸賊將門閉起，不理於他，不由勃然大怒，遂一聲喊道：「奸賊聽真，我施天國打進來了，就罷將手中雙鎗一擡，照着門上一下，只聽得咚一聲，將門打開，遂打進來。這班守門的家將各執兵輪，奔奔英雄而來，回頭就聽得英雄趕將進來，家將跑到銀安殿，聲言不好了，如今黑賊打進來了。」子林聞言，大怒，吩咐家丁一齊動手，切不可被他逃走，衆家丁奉命一齊圍上來，那曉施天國十分驍勇，祇打得一班家丁東倒西歪，抵擋不住，金相子在旁看見，曉得衆人難以取勝，忙差人去請曹師父來。曹天錫聞聽此言，忙結束齊手，提壽藥棍一根，帶了一班打手，來到銀安殿上，子林說師父，快與我把這黑賊擒捉。曹天錫說：「領命來到天井，大喝黑賊休要猖獗，俺曹大師父來也。」說罷，舉起壽藥棍，望天國頂上打來，天國舉起雙鎗，望上一架，二人各顯本領，約有七八回合，天國性起，用全力把雙鎗望天錫打將下來，天錫措手不及，打得腦漿直流，一命嗚呼。此時衆人嚇得四散奔逃，天國大踏步趕來直跑，華子林見黑賊打死曹天錫，嚇得他驚魂喪胆，又見衆打手四散奔逃，各顧性命，施天國打上銀安殿而來，小賊一見，即忙望後而逃，也不知金相子那裏去了。華子林不顧好歹，欲上高樓去會施小姐，請下來勸解他，見長，誰知後面一片聲喊：「不好了，新人又殺出來了，趕緊跑呀，不然難保性命，只見一班婦女跌跌扒扒，俱皆四處逃命，嚇得小賊魂胆俱無，又不敢望後，只得走東便門，望後而逃，來到一間小屋，奸賊心慌朝裏一跑，只聽得咚一聲，說不好了，原來這房乃是他家中的內廁房，小賊心慌，又無燈光，故此一頭吊在廁坑中，一股臭味難聞，滿身污穢，驅驅只好捏着鼻，捂着嘴，不敢直聲，按他不說，若問後邊施小姐怎樣殺出來的，原來施天國打進華府，打死曹天錫，府中內外家丁，人人害怕，個個心驚，俱皆四下逃竄，施小姐正在後樓之上，聽得外邊嘈雜之聲，遂問了環等道：「外邊何處嚷嚷呢？」府裏有個丫環，從外邊進來的，言道：「新人不好了，今日將進來，無人敢攔，故此府中男女俱皆各逃性命，去了，你我躲在樓上，千萬不可聲响，怕的外邊打來，不是頑耍的小姐，一聽心中大悅，暗念一聲：『阿彌陀佛，這也是奴的造化，兄長病愈，打進奸賊府，奴家還不趁此時打出，等待何時，想罷遂起身，將新衣寬下，週身結束一番，丫環道：「十奶奶到那裏去，爲何將衣襟卸去呢？」小姐聞聲，柳眉直豎，杏目圓睜，一聲喝道：「小賤婢，休得多言，你姑婆去會我，兄長去了，你們趕緊前面帶路，饒你們狗命，若有半句咬嚼，即刻取你們的狗命。」這班丫環不識時務，遂言：「十奶奶那裏走，不能下樓，倘若動身，我們吃罪不起。」說罷，上前要來阻攔，施小姐一見，十分大怒，遂將

雙拳一掃，打得八九個丫環跌倒樓上，口中只喊救命。施小姐也不傷他們的性命，遂下了手，正要到動手，只見有四十名打手，上前擋住。施小姐望那裏走，還不回棧，等得何時？若不去，莫怪小人們得罪了。施蓉雲聞聽此言，遂說道：爾等衆人聽了，如今奴的兄弟長來了，奴要去會他，你們休要阻擋。若不放奴動身，莫怪奴家傷你們的性命。打手道：別的皆可要放你出府，比登天還難。施姑娘一聽，粉臉通紅，一聲喝道：「這奸賊焉敢放肆，說罷將雙拳一舉，望上沖來，內中有一後生，手執一桿長鎗，把槍一擡，只奔小姐心窩刺來。姑爺一見，也不架隔，等他長鎗來近，將身一偏，讓過槍頭，遂一伸手，將鎗接住。望前一送，只聽咕咚一聲，那人栽倒塵埃。小姐端鎗在手，只奔打手刺來，衆人發一聲喊，一齊將佳人圍住，各犯兵輪，將上來小姐，將鎗擺開，與一班打手戰起來了。那衆打手，如何是施小姐的對手，一個個死的死傷的傷，直打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河。施小姐一頭栽，一頭大喊：「長施大爺，正望裏打耳聽得前邊有人大喊，叫聲兄長，即忙開口答應道：「前邊可是賢妹到此？施小姐走到近前一看，正是同胞兄長，佳人一見，頓時心生歡悅，叫聲兄長，可會殺死奸賊華子林英雄？說罷，愚兄殺了曹天錫，不知奸賊何處藏身？我們一齊望裏殺進去。施小姐聞言，即忙說道：「兄長不可如此，自古道：窮寇莫追，我們不可在此多耽擱。不如早早回到月金觀中，再作計較。施天圖聞聽此言，點頭稱善。兄長二人就此動身出府。按下不表，且說華府衆人見他兄弟二人出府，方放出頭，四下找尋千歲，不知去向。個個心中作驚，金湘子差人，再細細查尋，找到內廁房前，聽得有人喊叫救命。衆人用燈球一照，原來正是國舅千歲，遂即忙將小賊扯起，只見一身污穢，臭氣難聞。衆人將華子林拖到沐浴房中，用香湯沐浴，更換衣服，又梳洗頭面，歇過口，方纔來至銀安殿上坐下。衆人參見已畢，奸賊問黑賊那裏去了。衆人將他兄弟二人打出府外之言說了一遍，只氣得小賊目眩口呆，半晌方纔說道：「可憐可憐，如今孤家府中，點齊打手家將等，趕上去將他二人拿來，以洩心頭之恨。金湘子忙道：「千歲不可，如今曹大師父身亡，府中沒有能人，何能去與黑賊賭鬥？不如先將尸骸打掃，然後再慢慢訪拿他報仇便了。華子林無奈，只得依允。將府中打掃潔淨，又將曹天錫尸首用棺木成殮，停在府後不表。再說金湘子暗瞞差人去，打聽他兄弟的下落，現在何處，要定計害他，以代國舅報仇。不知奸賊打探如何，怎樣定計，且聽下回再爲分解。

第九回 奉母命雙美締良緣 遵師言單身走陌路

話說金湘子暗瞞差人到月金觀去，打探他兄弟的下落，要報代奸黨報仇。按他不表，再說施天圖兄弟二人出了好賊華府，由大街到了月金觀外邊，天交五鼓，兄妹進了菴堂，老道靜修一見十分歡悅，遂將二人接至內丹房坐下，取水觀兄妹淨過面，又擺下酒點，管待。送兩施小姐華府中之事，施姑娘就將奸賊將他騙進府中，要勒逼交成親，被救走了許多打手，後被曹天錫拿住，放允約七日，等候兄長，不意今日兄長打進華府，故此

裏應外合，方出得好賊府門。施大爺也把打進奸賊府，打死曹天錫言詞如響一響，聲震十里，聲震道，名震武藝高強，獲得好賊心吊胆。如今你兄妹相會，應當到李府去拜謝李公子贈濟之恩，方是正禮。施天圖道：俺家正要前去拜候於他，久慕大名，如雷灌耳，此人仁義過天，四海聞名，寒子管的小善人，俺們今日就作別老道爺去拜訪李公子，所有俺家母親棺槨，暫停在寶庵之中，待日後再為報答，靜修回言不敢。當下兄妹二人，到老太太板前哭拜了一番，然後收拾，挑着妹子，只奔李府而來了。門首教門上家將回報說：今有被難的施天圖兄妹，要見恩公，門公一聞，即忙來到書房，家於李公子得知，請君若問李泰幾時回來的，我也交待明白。因李泰中了毒機，多承楊家母女相救，在楊家過了五六日，遂回到自己府中。又着人打轎將楊家母女接來，住在李府。與岳氏太太同居一處。李太太十分感激，承他救子之情，遂十分恭敬他母女。李公子雖在府中，心中掛念月金觀中的施大爺，正欲差人前去探問，感他兄救子之情，遂十分恭敬他母女。李公子雖在府中，心中掛念月金恩公在上，俺家兄妹特來叩謝公子爺大德。李泰道：一見慌忙，將天圖挽起道：好漢休要言重，姑娘快快起來。教家丁把小姐送到後面去見老太太，一面將施天圖請到高廳，見禮，分賓落坐。家丁獻過香茶，各敘寒暄。施天圖將當日在朝與我父一殿稱臣，又是八拜之交，小弟不知，致令你兄妹受難遭險，皆是李泰之過也。天圖道：那裏話來，皆是小弟粗魯，未曾想起尊兄，如今兄妹遭災與公子爺何礙。李泰吩咐擺酒款待那施天圖兩下，裏細細談心。李公子把前事略講一遍，說到會見奸賊曹天錫，中了他梅花毒棍，幾平一命，身亡，餓的，了環香來救，送我到楊奶奶家，承他母女二人，將我搭救，方纔保全性命。昨日方纔回家，我正要去人來觀中探問信音，難得你兄妹二人到此，想華子林以後再也不敢亂胡行了。施天圖即忙離席相謝，說多承公子搭救，日後自當結草啣環。李公子慌忙還禮，連稱不敢不敢。古人云：患難相扶，纔是正禮。何況當年先父與令尊大人，也是同輩兄弟，他二人復行坐下，來用酒，又談論些兵書戰陣，二人情投意合，勝是同胞手足。且不言高廳上二人用酒，再表內室岳氏老太太，正與楊家母女談話，忽然來了施碧雲小姐，先拜過岳氏太太，又與那楊家母女見禮。老太太見施小姐生得形容端正，心中好不歡喜，吩咐取過坐位坐下。施小姐說將前後言詞略講一遍，李太太聽了，甚為誇讚，難得你賢孝雙全，世難尋覓，吩咐擺酒款待。楊太太母女二人，也一同在坐。老幼四人，細細談心。當時岳老太太見施小姐品形端莊，言語清秀，兼之文武雙全，賢孝可敬，心中十分相愛，暗想我兒李泰，文武精通，應配才貌雙全之人。今見施小姐，言語穩重，作事堅貞，世間少有，不如將他留下，以做兒媳，豈不為美。想罷，遂問道：賢小姐今年青春多少，可會受聘嗎？施小姐聞聽，粉臉泛紅，道：小奴年雖及笄，還未受聘。岳氏太太聞言，十分歡悅，遂暗托楊太太從中說合。將施小姐終身許配我兒，正是男才女貌，楊老太太準允，來日見了施天圖，將他代妹，子親合的話，說了一遍。施天圖聞言，正中心懷，一者報善人恩，與二者也了却一樁心事，遂慨然許允。楊老太太

太又托施天圖作伐願將女兒終身許配李公子不敢擅居正室只作一小星足矣。施天圖遂一力攬撮與李善人說明李奉本在楊家尤過小姐親事。今見施天圖說合遂一口準允後揚奶奶又將施小姐選擇了良辰吉日。先就推托後聽說母親所愛只得遵從母命也就准允岳岳太太見兒允許心中歡喜無限。遂選擇了辰辰吉日。李勇春完姻到了黃道吉期。李府掛燈結彩好不熱鬧。一對新人俱是天仙模樣。諸親六眷齊來道賀。個個稱揚。人人讚美。李公子此時心花怒放好不快樂。直到晚樓二鼓。李公子邁步進房。見二位佳人並肩而坐。見公子進房一同起立。蒙了環見時候不早伏侍他們安睡。次日早晨二位佳人來至內廳見過岳岳太太。老太太十分喜悅。從此以後他二人姊妹稱呼不分大小。正是一個美滿家庭。光陰迅速忽忽已近兩月。施天圖終日住在李府與公子談文論武十分相得。這日想起母親靈柩尚在月金觀安放。不知趁此空閒無事。發送靈柩回鄉了。却心中一件大事當與李公子言明。公子道這正是禮信舅一人送去甚不放心。我着家丁四人幫同舅兄回去。將來事畢之後仍可一同來此路上也有個照應。天圖十分感謝。當日就將此事與妹子說知。施小姐也贊成。次日李公子點了四名家將與施大爺帶了路費金銀。到月金觀謝過靜修老道。攬着棺柩一路望海去了。接下施天圖搬柩還鄉。要路過小金山招賢院。巧雲小姐收伏小矮子阮士雄。此是後詩暫且不提。也不表李奉在府無事書說好賊華子林自從施天圖走後。暗暗探聽。方知施小姐許配李奉。兩下結了姻親。更加動怒。欲想報復。又不敢造次。懼怕他姨舅的本領。只得將此事暫且丟開。按下華府奸賊。書中另表一人。乃是蘇大人蘇定國。的後代。因蘇大人被華登雲所害。逃走了兄妹二人。乃是蘇子見與妹子蘇鶯歌。兄妹二人逃走在外。隱姓埋名。一見三載。並未露出形跡。這一日蘇大爺同着妹子在山東地界。聞得兩淮鄰道。乃是洪茂春洪老大人。兄妹倆輩要到揚州廣陵投奔於他。因洪大人與他父親在日乃是八拜之交。稱為莫逆之友。今兄妹二人去投奔於他。尋一安身之處。一路只奔揚州而來。按下慢表。且說江西錦州府西門外李家村有一家官宦人家。姓李名方。來夫人何氏。生下兩個兒子。大的取名李雄。字春景。本是上界天機星降世。小的取名李勇。字三保。也是上界鐵石星降凡。這日正是中秋佳節。兄弟二人在後花園中玩耍。忽逢紅烟老祖在空中行過。曉得李勇將來要做一番事業。不如此時帶他上山傳授他本領。將來好替國家出力。就命神虎到花園叫李勇上山。其時李勇年方七歲。李勇跟隨師父到蘆臺白雲洞。用心學習。光陰過得很快。一轉眼已有六個年頭。李三保把馬上下十八般武藝。學得件件皆能。這一天紅烟老祖。李勇來前說道。徒弟呀。你上山已有六年。今日你且回去探望父母兄弟。日後如有機緣。當再相見。李三保聽得師父之言。遂上前跪下。道老師在上。弟子記得家住江西饒州府李家莊。家中還有父母兄弟在家。但不知弟子從那裏回去。路道不熟。奈何。老祖道。徒弟放心。為師送你回去。但有一說。路上若遇到英雄豪傑同姓的。便可相識。日後功名富貴。全仗他提攜。不可有誤。李三保答應。謹遵法旨。遂到丹房之

中收拾一番，打了一個小小的包袱，送到靈臺，拜別老師下山。紅烟老祖站起，將李三保送到洞外，差教徒弟將雙目緊閉，老祖在身上取出一塊手帕，朝地上一佈，教李三保站在一邊，閉起二目。老祖口念真言，用手一指，只見一陣狂風飄蕩，將英雄吹到半空。李三保耳中只聽得呼呼風響，身子飄飄如柳絮一般，不敢睜目，約有兩個時辰，耳中不聽見風聲，脚踏實地，英雄射目一觀，只見在荒郊以外，迎面是一座大江，白浪滔天，波濤深遠，一望無際，見足下並無手帕，乃是一塊青石，用脚踏在一傍，遂由着江邊朝前而走。不遠時，見蘆葦中一隻舟，船後一箱公手執竹篙，將船撐來。李三保一見，遂喊道：「船家聽了，你將舟船搖到江邊渡我一渡，多送酒食與你。」那人聞言，朝岸上一望，見李三保年紀約有十三歲，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方面大耳，清眉秀目，頭挽雙抓髻，身穿綠海青直裰，腰繫絲絛，足登一雙雲履，肩頭背着一個包袱。看他好是個富家的子弟，那船家遂停棹問道：「岸上的小朋友，你還是上揚州，還是奔南京鎮江呢？」李三保一聽心下想道：「師父說送我回家，爲何送到此地呢？又無親戚朋友到那裏而去，也請不免帶我到揚州去遊玩一番，去訪訪英雄好漢，有何不可？」想罷，遂道：「這我上揚州去尋個朋友，你將我送到揚州便了。」那船家答應道：「很好，將船撐到岸邊泊定。」李三保上了舟船，望船中一坐，見那船公身高約有九尺，肚大腰圓，虎背熊腰，面如重棗，兩道濃眉，一雙怪眼，兇光直露，項下短髯，幾根紅鬚，根根如鋼針一樣，見他頭帶斗笠，身穿青布小襖，青布中襖，足下薄底快鞋，兇惡非常。李三保一看，知此人不是善良之輩，暗暗提防，只見那船公將船搖到江中，將棹垂下，一聲喝道：「肥羊快快把金銀丟下，免得老爺動手。」不知李三保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回 李三保渡江遇劫賊 蘇子見臥病宿涼亭

話說李三保見船家問他要包袱銀兩，心中想道：「觀他是水中賊盜，若在江中與他爭銜，水面上怎好賭鬥，此話纔不如強強於他，等到岸邊再拿他，不遲。」想定章程，遂言道：「船家大王，在上，今小子由南京家中逃外來的，欲到揚州舅舅家中去借貸，如今身邊帶有黃金百兩，送與大王，可能將小子放到那邊去嗎？」等到了揚州，借來銀兩，再送與大王，不知可肯否？」那水賊見李三保滿口哀告，把他帶着乳童，看待，遂言道：「既然如此講來，俺家送你過江便了。」說罷，將棹搖起，李三保將包袱放在船中，見那水賊將船搖到江北，離岸只有二丈有餘，他遂將身來至船頭站定，手帶包袱，一聲喝道：「大胆水賊，聽了，想你在江中短截的客商金銀，也非止一次，趕急將所得的金銀取來獻於俺家，萬事全休，倘有半字牙言不肯，殺你死無葬身之地。」那船公聞聽，勃然大怒，一聲大罵：「說好小子，你焉敢在老爺面前猖獗，說罷，遂擡一張檣刀，寫過中輪，舉刀只奔李三保面門砍來，英雄也不躲避，見他刀臨切近，身子一偏，遂犯起右腿，一足飛來，那水賊未會提防，只聽得呀一聲，連人帶刀，咕咚一聲，撲入江中去了。李三保身子一異，竄上北岸，見船在水中打轉，暗笑這個強盜，真真晦氣，鷄未偷到，反折一把白米了。小爺延着

江灘並前而走，接下好漢李三保，再說這水中的英雄。他乃姓許名貴，綽號人稱混江龍。他有哥哥名呼許嵩，稱水底金鷄。他兄弟二人乃是老賊華登雪的義子。本領高強，武藝精通，水功純熟。老賊差他弟兄在大江之中，短截往來的官長，買賣客商，殺官劫印，無所不為。若是忠良出京，或上任，或則私訪，老賊便信着，他教他殺害，也不知害了多少忠良。殺了許多賢士。今日被李三保打入水中，因他小醜了李頭，故被他打下水。在水內正欲上前將船翻下，見李三保駕上江岸而去。他遂出了水面，來到江灘之上，嚶嚶一聲，見蘆葦中湧出五六十名水賊，各執刀槍棍棒，口稱大王有旨吩咐。許貴道：這纔有一少年後生，他把我家打入水中，被他跳上江岸逃走。你們快快趕上，將他拿來，不得有誤。衆賊聞聽，遂發一聲喊，趕將下來。許貴到蘆葦中，換了衣服，手執一柄鋼叉，也隨後趕來。李三保正踏步回頭，忽聽得後邊水賊齊喊道：小賊且慢走，你快把金銀丟下，放你回去。若有半個不字，教你立刻身亡。李三保回頭一望，只見趕來一班差役，賊個個青巾包頭，身穿灰色小褲，足穿扮尖拔鞋，腰束布帶，每人手執一柄柳棍。李三保胸中暗暗思量：這班劫賊小爺本不放在心上，祇是手裏沒有兵器，怎生抵敵。抬頭一望，見有一顆垂楊大樹，就走上前來，犯起一颺，將這顆柳樹打倒在路旁，就將他上面的風枝都丟去，拿在手中，猶如一根棍。李三保就罵一聲大胆賊子，勸你們快把金銀獻出，好好的擺酒款待。小爺就饒恕你們。如若不送金銀不擺酒，你們這班小賊，都不得活命。衆賊聞聽此言大怒，俱各執刀槍一齊趕上。李三保手中犯開大樹，只打得一衆水賊盡皆受傷。衆賊見李勇利害，各人四散奔逃。李三保踏開大步，隨後追趕。那傍來了許貴，見李三保武藝高強，又見他力拔垂楊柳樹，暗暗心驚。今見衆人打敗，許貴連忙上前喊道：好漢且慢動了。適纔俺家有眼無珠，不識英雄，多有冒犯，請問好漢尊姓大名。家住何方，爲何走此經過。請道其詳。李三保道：若問在下名姓，家住江西贛州府浮梁縣人氏。我父姓李，名方，來母親向氏。俺名李勇，字三保，自幼號稱小霸王。因年交七歲，八月中秋，在花園玩耍賞月，被蘆葦山白雲洞紅烟老師將我擄上仙山學道六年。如今老師教我回家探親，雙親願訪英雄好漢。今日纔走此間，所遇諸問朋友尊姓大名。我看你相貌堂堂，二表非俗，多少事業不幹，爲何在江面上作此勾當呢？許貴問答道：原來是李公子，失敬了。若問小弟，乃是海州人氏，姓許名貴。匪號人稱混江龍。自幼愛習刀槍棍棒，流落江湖，因當今重用權臣，非親勿取，非財勿用。英雄無進身之路，目下雖然在此江中擺渡，並不爲非作歹。所載的皆是貪官污吏，勢惡土豪，劫來金銀，皆是濟困扶危，恤孤撫寡。今在此處，不過暫爲存身而已。今見李公子年幼英雄，武藝出衆，余下意欲仰慕公子，在此盤桓幾日。若不相棄，願拜好漢爲師。意下如何？李三保見許貴如此誠心相待，遂言道：多承許兄雅意，小弟禮當遵從。無奈弟離家日久，欲回家鄉，探過爹娘，然後再來相見。尊兄不知意下如何？許貴道：既好漢要回家探親，此處離江西地界，相隔一二千里之遙，好漢一人也不好回去。不如在此就擄幾日，然後小弟備船，由長江水路送英雄回家，豈不爲美？李

三爺聞得此言，心中暗想：我今若要回家，路途又遠，路道不熟，兼之無盤川，不若在此暫住幾時，然後教他們送我回去，豈不是好？英雄想定，章程遂言道：「多承許元，惟意小弟遵命，便了許貴兒。李三保允從十分歡悅，遂吩咐手下家人來參拜李師父，象賦開言，個個上前拜見三爺。李勇也即忙還禮，口稱不敢。許貴挽着李勇來至江邊，見蘆葦中有十數間草房，到也十分寬大。許貴將李三爺請到裏面，分賓坐下。左右獻過香茶，許貴道：「公子在上，弟欲與公子結義弟兄，不知好壞，可能俯就？李勇道：「小弟乃一粗魯之夫，承兄不棄，弟謹從遵命便了。許貴見李三保允允結拜，心中大悅，遂吩咐左右將祭禮三牲備齊，又將香燭紙馬預備，二人願上前點燭焚香，跪在塵埃，祝告道：「神聖在上，弟子許貴與公子李三保拜為三牲備齊之日，日後患難相同，吉凶相照，若有二意，三心，天神共鑒。李三保也與許貴一樣盟過心。二人對拜八拜，許貴年長，為兄，李三保年幼，為弟。二人拜過弟兄，就十分親熱了。當時一乘水賊就在草堂上邊擺酒宴客，饒參行令許貴說：「三弟，我們今日結義，情同手足，到後來榮華患難一同享受。三保說：「吉凶相扶，生死與共，方稱得男兒丈夫。二人識得情投意合，又論些武藝，學功許貴見李勇武藝高強，十分喜悅，暗想：日後干父要舉大事，李三弟定能出力，因此終日間許貴就將拳功學習。李三保也用心傳授。李三保就擱已有半月，這一天思想回家，每一聲仁兄，小弟欲探親回家，蓋大爺可能陪送小弟，因我是初下仙山路途不識，許貴見李三保要相辭回家探親，遂言道：「三弟既然要回轉江西，探看雙親，禮自當然，但如今你我既拜為生死之交，必須要差兄弟榮宗耀祖，光耀門庭。如今有一條門路，愚兄寫封薦書於你，投奔一人，將來能幹功立業，名顯當時，日後功名富貴，全仗在此人身上。如賢弟這樣高強，武藝出眾，定然官居一品位，極人臣，日後凌烟閣上標名，五鳳樓前畫影名垂史冊，萬古流芳，方顯男兒大丈夫之氣概，也不負賢弟一生之本領。李三保見許貴如此講說，遂問道：「請問大爺，但不知教小弟投奔何處？此人是誰呢？許貴說：「若問此人，家住揚州，廣陵人氏，姓華名士林，父在朝為官，封文華殿大學士，當朝首相，女兒愛蓮，身入西宮，又是當今國丈，華爾舅在揚州家中招賢納士，廣結天下英雄，四海豪傑，求賢若渴，兼濟困扶危，仗義疏財，賢弟若去投見華士林，定然重重提拔於你，賢弟從仙山而來，必須有一官半職，衣錦還鄉，去見仁伯丈人，也不枉你我結拜一場。知賢弟意下如何？李三保聞言，十分歡悅，遂言道：「不瞞大爺說，小弟下山之時，師父說小弟的功名富貴，全仗朋友提攜，今兄長如此講來，正應我師父之言了。就望兄長寫書於我，待小弟去見國舅，千歲，投奔於他。許貴見李三保允允，也十分喜悅，遂寫了一封薦書，封得停停當當，遂瀟下酒宴，代李三保送行。李三保用過酒，作別要走上許貴道：「賢弟且慢，禮當愚兄親送賢弟到揚州城去，無奈弟兄不得分身，待我差兩個徒弟，送賢弟到華府去見國舅，豈不為美？李三保道：「不必兄長分心，小弟有了兄長的書信，我自己前去就是了。改日再與兄長相見罷。說畢，背著小小包袱，作別許貴眾人等，只奔揚州來了。且按下李三保上揚州城來投華府，再表蘇子見與妹妹蘇賢妓，兄妹二人離了山東地界，只奔揚州而來，一路上飢食渴飲，晚宿曉行，這一天到了廣陵，約莫是離城還有

七八里路見天色已近傍晚，蘇子見停步開口喊一聲賢妹，你看日落西山，天色已晚，你我今日不及趕進城去，下不知先在涼亭過一宿，到來日再到城中去，訪問便了。蘇子聞此言，把頭一點，他兄弟二人就在涼亭坐下，包內取出乾糧充飢，忽見那傍走來一位老人，問你們二人男女怎樣稱呼，因何在涼亭投宿？蘇子見慌忙起身施禮，尊一聲老公，請賜俺姐妹二人家住山東濟南，特到尊府來投宿。晚生姓顧名曰蘇小，特帶小姨來到揚州投奔兩淮都堂洪老爺，因為天晚不好前行，所以暫借涼亭過宿，到來日再到城中問信。那老者一聽此言，忙尊一聲客官，你言投奔都堂洪老爺，他如今不在揚州，已發配到雲南去充軍了。蘇子見聽得老者說，洪大人發配雲南充軍，不由嚇了一驚，冷汗直淋，遂問道：公公，但不知洪大人幾時離此地的？老者說有了半載有餘了，說罷手扶竹杖揚長而去。蘇子見道：賢妹呀，目下洪老伯父不在揚州，如之奈何？賢妹道：既然伯父離了揚州，你我兄妹還在江湖糊口度日罷了。兄妹二人談談講講，天色已交更鼓已後，乃是七月天氣，陣陣涼風，颯颯生寒，蘇老爺不由打了個寒噤，陡得病症，時發不止，不知蘇子見得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佳人求贈中途遇騙 奸徒好色當場吃虧

話說蘇子見因心中困悶，又被涼風一吹，遂得了一病，時發不止，哀聲不齊，唬得蘇家小姐大作驚慌，匆忙問道：兄長為何如此？蘇老爺道：賢妹有所不知，愚兄因洪老伯父不在揚州，心中一恨，又冒感風寒，此刻頭昏身痛，四肢難抬，心似油煎一般了，說罷昏昏沉沉，暈將過去，急得小姐珠淚直流，沒有章法，眼看天色已亮，佳人放聲痛哭，早驚動了四下居民，皆上前觀看，見是男女兩個，是走江湖打花鼓的模樣，遂有人前來問道：你們是那裏人氏？甚麼稱呼？為何在此啼哭呢？小姐道：姑娘聽了，令你休要啼哭，就是哭死了，也無益，既然你來不知，教奴怎樣是好？說罷又哭，內中有老誠的人，人道：姑娘聽了，令你休要啼哭，就是哭死了，也無益，既然你來投奔親友，何不差人去送信，將你兄妹接去看視？你兄長病症，豈不是好？如今你兄長得病之人，在此涼亭之中，何能安身？兼之茶水又無，豈不是更要加重嗎？小姐道：不瞞衆位，鄉親說我兄妹是來投奔洪大人的，聽說洪老爺不在揚州，教奴家舉目無親，那有投奔呢？身邊又無金銀，怎生是好？並祈衆位可能行個方便，搭救被難之人。奴家兄好日後總有報答的。衆人見小姐如此講來，也有嘆息的，也有不信的，漸漸俱皆散了。姑娘一見，好不悲傷，只見蘇老爺微睜開二目，一聲開口，說賢妹為何啼哭呢？小姐道：兄長得病如此沉重，妹子又是女流，身上無得銀錢，請醫看視，兄長病體，教奴怎不傷悲呢？蘇子見道：賢妹不要啼哭，愚兄雖然有病，也無大妨礙，就是不能行走，如今妹子好進城走走，愚兄聞得揚州城中有一善人李泰，號叫勇春，乃是文武的解元，此人平素揮金如土，仗義疏財，濟困扶危，廣交天下英雄豪傑，今愚兄到此來，意要去拜訪於他，不意今日被病所纏，難以前往，賢妹你到城去拜見善人，求他贈濟銀兩，你就將愚兄妹受難之言講明，他都要贈恤的，若他不肯週全，賢妹也

要趕速回來，免得惹起惡態而笑蘇小姐道：「另長放心，小姨此番過城，若能會見李公子才好，倘若會他不著，妹將鼓帶在身邊，耳聞揚州乃繁華之地，去打一套花鼓，也能賺幾文錢鈔回來，再與兄長尋找客寓安身可好？」蘇子見點頭，便是小姐貼起，將衣服一整，帶了花鼓走出涼亭，見有一老者在觀望，小姐上前端肅一拜道：「公公請了，如今奴家進城尋找親戚，奴兄長在此，望老人家照應。」二叔家感憤不盡了，老者道：「姑娘放心，你兄長在此，有老漢照料於他，你趕緊回來就是了。」姑娘答應，多承老公公大德了，蘇小姐珠淚汪汪，只奔城中而來，一頭走一頭想，想起了，一家人皆被奸臣陷害，已逃去兄長二人，如今兄長長涼亭得病，教奴家如何調理，現在雖然想走，靠李善人，但不知善人住在何處，此時迎面來了兩個人，道：「兩個不是別個，就是皮鞭皮重兩個賊，他二人在街上閑步，看見蘇氏十分美貌，不亞九天仙女，凡面似桃花，眉如柳葉，眼淚秋波，口似櫻桃，兩耳上帶着一付珠環，穿件月白單衫，足下金蓮不足三寸，手執花鼓，二小賊看了佳人十分美貌，就暗暗思量，不知是誰家女子，正欲上前勸問，只見蘇小姐上前，萬福道：「請問大叔一聲，但不知李善人府在那裏？」蘇小姐道：「二賊見小姐說話口音不是當地人，遂心中暗喜，遂言道：「姑娘你乃孤身一人，問道李善人府在那裏？」蘇小姐道：「二賊見長涼亭得病，教奴前來哀求善人贈濟的小奸賊，一聽遂心生一計，說道：「小姑娘聽了，若問我們揚州的李善人，何嘗肯做好事，爲人陰險非常，作事皆是假仁假義，純是沽名釣譽，那有銀子贈濟於人，李善在三日前下南京去了，蘇小姐聞得二賊之言，不由傷心，涕淚交加，遂問大叔揚州小教場從那裏而去，代奴前去打一套花鼓，賺幾文銀錢，並祈指示二賊道：「俺們見你可憐，我來指點你一線生路，勝似到教場中去拋頭露面，只要你去說一番苦情，再唱一兩套小曲，聽者總有三五十兩銀子相贈，你也好代你兄長醫治病體，豈不是好？」蘇小姐問道：「二位大叔在上，不知是何等樣人家，就肯贈濟於我嗎？」二賊道：「是揚州城中真正第一個善人，老夫人在朝爲相，祇有老太太一人在家，專好行善，吃齋念佛，誦經修橋，德種善事，無不嘗先，老人家最喜愛聽唱小曲，就是平素有唱曲的女子去彈唱，尙且還有三十二兩銀子相送，莫說你又是被騙之人，定然要重重賞你，俺二人也無事，我們將你送到他家府門，姑娘你看如何？」蘇小姐被二賊說得天花亂墜，就信以爲真，遂相謝道：「多承二位大叔恩典，奴兄病好，總要重重相謝的。」就望二位代踏二賊道：「何人不出外，又不要我們化費銀子，才過領條路而已，姑娘隨我來罷。」二賊帶着佳人，往華府而來，心中非常得意，思想：「倘此女與千歲爺成親，我二人功勞非小，一路行來，已到華家府門，那門上人正要勸開，皮鞭暗將頭搖幾搖，故意說道：「望大叔稟於太太知道，今日有一彈唱女子，因爲他兄長得病，特來拜見你家老太太，並祈贈濟些銀兩，門上人知是奸賊用計，就望二位大叔，既然這位姑娘是被騙的，你二人可領進府中，見了老太太，自有賞賜。」二賊領着佳人，望裏行走，一面教人將府門關，蘇小姐怎知是計，便在天井中等候，皮鞭來見子林，說小人今日到外邊去頑耍，街道上撞着一位女子，雖然是在五湖上打花鼓的，生得十分美貌，如今被小人騙進府中，請國舅銀安殿上去，必須要如此這般將他誣騙，可

保與千歲成親。華子林聽得皮鞭之言，十分歡悅。遂來至銀安殿坐下。衆家將左右伺候。吩咐將打花鼓的女子帶來。小賊皮鞭來至天井道：「姑娘聽了，今日老太太不在府中，祇有公子爺在高廳之上。你去拜見，將你情由說明。公子爺也可憐濟於你。蘇小姐聞聽此言，射秋被朝上一望，只見大廳之中，坐着一人，頭帶大紅方巾，身穿大紅直裰，上綉團花，腰束絲絛，足登粉底烏靴，手執湘妃金扇，面如油粉，兩道門眉，一雙迷縫眼，口仰鼻不，像善良之輩。姑娘無奈，只得上前端席一拜道：「公子爺在上，受離女子一拜了。」華子林聽得這般滴滴的聲音，猶如鶯聲燕語，要玉敲金一船，喜得奸賊心花大開，手舞足蹈，好似身入九霄雲外。一樣半响，方道：「小女子聽了，驚煞問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為何流落江湖，作此生涯？」蘇小姐見問，遂道：「公子爺聽了，小女子家住山東濟南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只落兒妹二人，哥哥名叫賴小二，小奴小字賴小姑。因兄無業營身，自幼學了幾曲小調，遂流落江湖，花鼓營生，不意今到貴地，兄長在城外涼亭之上，偶得病症，小奴無奈，只得拋頭露面來答報的。」華子林道：「既如此講來，姑娘你先唱一曲，把孤家聽聽。」孤家重重賞你便了。」蘇小姐事到其間，沒奈何，祇得輕聲開口，唱了一支小曲。小賊聽得齊聲鼓掌，手舞足蹈。小姐唱罷，道：「公子在上，小女子本欲多唱幾支，因兄長涼亭受難，無心再唱，祇得暫時告退，好出城去伏侍我的哥哥。小賊聽罷，心頭火起，祇得暫且捺住聲氣，公子休美，勸你不必回去了。就在孤家府中住下，做一位十奶奶罷。」小姐聽罷，心頭火起，祇得暫且捺住聲氣，公子休美，此言奴家不是低三下四之輩，祖上也是世代警備，豈肯出此下策。說罷，站起身來，往外要走。小賊哈哈大笑，叫一聲美人，你今既入府中，如鳥入樊籠，插翅也難以逃走。說罷，走下銀安殿，宴上前來拉扯。此時蘇小姐坐在按捺不住，說聲小賊，你休得無禮。一足飛去，把子林踢倒在地。子林忙叫衆打手們快來，將這女子拿住，莫放他逃走了。只聽一聲吶喊，湧上數十名打手，將姑娘圍住。金湘子即忙將華子林扶起在廳上，指點衆人圍困蘇小姐。見奸賊府中衆打手圍來，不由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將手中花鼓一拍，裏邊取出一對軟劍，刀就在手中一響，喝道：「奸賊呀！識時務者遷將你，姑娘送出府門，萬事俱休，倘若不然，莫怪你姑娘傷你們一打狗命。」衆打手一見發一聲喊，各舉兵器，只奔蘇小姐而來。衆人將軟劍雙刀擺開，擋住一衆打手。耳邊只聽叮叮噹噹，咬鑿咬，响响連聲。這班打手，撞著就死，撞著就亡，轉眼間殺了十五六名打手。華子林一見小姐驍勇非凡，即忙教家將速到武功樓，將這大師父請來，不可有誤。家將聞聽，即忙將都教師鐵流星槍保請來。若問這趙保，他乃是揚州府趙能的族弟，本領高強，武藝出衆，善用一對流星鎗，有萬夫不當之勇。是華子林請來保家的。今聞千歲相請，即忙來至銀安殿，見了子林道：「千歲有何吩咐？」華子林道：「師父聽了，今有一花鼓女子，武藝高強，在廳上傷了多，請卽忙來至銀安殿，將他拿住，千萬不可傷他性命。趙保答應領命，遂手執流星鎗，下得銀安殿，一聲喊，道爾等衆人閃開，待本教師爺來擒捉於他。」衆人並開一讓，趙保來會蘇小姐，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十二回 趙教師軟索縛鸞姣 蘇子見求援會李泰

話說蘇鸞姣正然與打手抵禦，忽聽得說趙師父來了，佳人舉目一驚，只見這教師身廣八尺，闊外，膀闊肩寬，腰大數圍，面如關雲，鬚若銀針，濃眉大眼，巨口破牙，十分凶惡，頭帶六瓣英雄冠，壯闊英雄掛頂門，身穿桃花小襖，一路拊扣到底，下穿去楊槐襪，足登寶履，快靴，腰裏繫着，手執雙流星，雄雄陸陸，氣昂昂，好不威風。姑娘觀起，便道：「一番鳴道，來者何人？焉敢來會你姑娘，留名受辱？手執雙流星，舉目一看，果然這女子生得美貌超羣，便道：「你問本教爺爺，乃是錫流星，這保是也。今奉千歲之命，特來拿你，還不束手受縛，等待何時？免得你師父動手，蘇小姐明言，勃然大怒，罵一聲：「胡言，你要胡言，照刀說罷。」雙刀一舉，只奔趙保砍來，奸賊將流星一掃，就與姑娘戰起來了，二人往來戰有十餘回合，那趙保性起暴跳，如雷，心想：今日這個小小女子，拿不住，怎能能夠來保國舅千歲，就將一劍流星用力開要，蘇小姐究竟是一個弱女子，看看有點抵擋不住，正想逃走，誰知流星用軟索望上一圍，被趙保生擒活捉過去，蘇打手細細起來，華子林一見，拿住蘇小姐，不由他喜氣洋洋，喊一聲：「美人，你休害怕，孤王與你說個明白，孤家本是當今國舅，俺姐姐身受皇恩，我爹爹執掌朝綱，只要你同我結婚，可保你一身榮華富貴。小賊說罷，哈哈大笑，蘇小姐不由大怒，說：「奸賊，休要胡言，今日你姑娘被你擒住，有死而已，要娶你姑娘成親，除非西方出日，有朝一日，犯到你姑娘之手，定將你千刀萬剮，以洩心頭之恨。」小姐說罷，銀牙咬碎，漱口大罵：「華子林一見，遂吩咐教了環將孤的美人，送進高樓看守，於他不可放他逃走，待孤王回樓招親便了。」衆丫環領命，就將蘇小姐抬上高樓，將姑娘安放在牙牀之上，一衆丫環在此伴着，蘇小姐放聲大哭，十分悲傷，眼淚涼涼，涼涼，涼涼，你今不知，可曉得，蘇子林在此受難，欲要逃走，又被繩索細住，動彈不得，雖然有翅也難騰空，不說平裝樓上，蘇小姐被難，再說華子林，教手下人，將天井戶，敲打掃，抗到府後，荒地掘坑，揀埋，用水沖去血跡，一面將廳上，擺下酒宴，管待趙保，又賞賜一衆打手，遂教家下衆人，也不要張羅，結彩，怕的走了風聲，另外又生枝，請送將府門緊閉，陪府俱用酒宴，十分熱鬧，接下不表。書說蘇子見，睡在涼亭之內，見妹嫁動身，不由他長吁短嘆，等了一會，天交午後，不見妹子回來，心中十分急燥，正在盼望之間，見外邊來了一位老者，走上前，道：「你這漢子，此刻身還可好一點呢，你妹妹可會回來嗎？」蘇大爺道：「多承老公公下問，說罷，轉身覺身上發通一點思想，口裏湯吃，無奈我妹妹不在此處，奈何老者說：「官官放心，待老漢去取來。」說罷，轉身去，不一刻之間，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麵湯過來，蘇大爺即忙坐起，將碗接過，一望，乃是稀糜湯，還有幾個蔥花菜，丸，傷風，一股香味，心中就十分喜悅，保了一氣，吃盡，只見額上發透微汗，那老者將碗接過，道：「客官無礙了，大凡傷風，見汗就好，你略睡一刻，可保就爽健了。」蘇大爺相謝，道：「多承指教，不說那老者回家，蘇大爺又睡了一刻，不覺出了一身冷汗，遂不知不覺，病體就好了，一半遂起身，出得涼亭，到了老者門首，相謝他照看之情，如今

心下想道：有了，不如到後邊去問問人，方可知道。遂一直來到後花園前跳下，望前正走之間，耳聽棒搥之聲，三爺蓋跪在假山背後，見他走近前，用腿一掃，只聽得呀呀一聲，那更夫跌到塵埃，正欲爬起，好漢趕上用脚踏定，將明晃晃的單刀，放在牆門之上，說你要賊，就是一刀，那人回頭一望，見李三爺將他踏住，連忙哀告道：「好漢爺，你還是來借盤費的，還是來報仇的？」小的斷不敢聲張，望爺爺饒命。三保道：「俺家也不是借盤費，也不是報仇的，是來找人的。」更夫說：「想必好漢來找那花鼓女子的嗎？」李勇道：「正是，我問你這花鼓女子，現在何方？講得明白，俺總不傷你的性命。」更夫道：「既好漢來找那花鼓女子，將我放了，小人領你前去就是了。」三保想：「他也逃不去的，遂將更夫放起，將他雙手抓住，從外邊帶來一個打花鼓的女子，如今還在何處，快快講來。」更夫道：「你性命更夫道：『因我家國窮愛他美貌，要收他做小奶，誰知這位小姐武藝高強，傷了府中許多打手，後被趙大師父拿住，如今綁在平福樓上，守侯國舅去成親。』如今小人帶英雄前去營救他，便了，好漢隨我而來，李勇押着更夫轉灣抹角，來得甚快，見前面有座高樓，燈燭光明，更夫道：『前面就是平福樓了，好漢你饒恕小人性命，李勇道：『承你美意，將俺送來，這營放你，又怕的走了風聲，壞了俺的大事，也罷我將你細放此地，自有人前來放你。』說罷，將更夫兩腿也纏將起來，這馬撒蹄，霎時呼水的樣子，將他放在門後火巷之中，又割了他一幅衣中，將口塞住，然後英雄身子一晃，蹿上房，早到了平福樓上，遂躡步潛蹤，來到樓門口，門站定，聽見內邊有人啾啾的聲，口口聲聲，喊的兄長，蘇子見，又罵着奸賊，李林，李勇一聽，不由十分大怒，遂將單刀一執，竄進房門，而將刀一掃，眾丫環一嚇，俱皆避外逃，李三爺擋住樓門，眾丫環一個個跪在樓上哀告，轉聲好漢，我們俱是了環使女，樓上也沒有金銀，李三爺一舞，喝道：『我問你那個是被誰蘇小姐？』環說：『姑娘綁在牙上，待我們前去釋放，說罷，將蘇小姐放下，小姐一見，不認得李公子，便問道：『你是誰人？將奴來救，奴當報答大恩。』李勇說：『小姐，休要官重，待小弟送你好出門，爲救說，故此刺手足酸麻，不能動彈。』三保道：『既然小姐不能行走，待小弟前來背你，便了說罷，就將姑娘背起，仍然是蹿上瓦屋，將身跳出門外，來見李泰與蘇子見，接他，不表再說。李泰與蘇大爺等了多時，不見李三保出來，蘇子見等得心焦，遂在府門外一聲喊道：『奸賊等聽了，卽速將俺妹子送出，萬事全休。』如不將我李三保送出俺家，打不得來，這一聲吶喊，猶如青天裏起了一聲霹靂一般，奸賊府門上家將一聽，在門樓上一望，見李勇春回，帶一個黑面大漢，立在門前，吶喊：『卽忙來到銀安殿，見了李林，說道：『稟子林，聞說這不要理他，待孤家成了親，明日再拿他不遲。』家丁聞聽，遂將府門掩門嚴緊，故而不睬。蘇子見見府內並無動靜，不由怒發如雷，上前將雙鞭一舉，照着府門上一下，只聽得一聲未成打動，李泰也上前相幫，二人鞭鏢並舉，遂上打來，只打得驚天動地，早有門內家將害怕，卽忙又到銀安殿稟報小裁，李林那傍有鐵流星，

保上前道：千歲放心，待本教師去將他拿來，說罷站起，身手執流星鎗，帶着數十名打手，一聲吶喊，滿將外來殺家丁將府門圍放，趙保出得府門，一聲喝，道：那裏來的毛賊，焉敢在府外猖狂，還不早早動身去逃性命，倘若有半個不守，即刻難逃狗命。蘇子見一聽，勃然大怒，道：好大胆的奸賊，你是誰人，留名受死。趙保道：俺乃是都教師鐵流星，趙保是也。蘇子見喝，道：趙奸賊聽了，你們快將俺妹子送來，萬事全休，如其不然，莫怪我來勸戒你全家。俾之晚矣。趙保一聽此言，怒氣昂昂，只奔蘇子見打來。蘇大爺手執鋼鞭，抵敵他二人在府門外動手，往來約有七八合，只殺得蘇大爺只有抵擋，沒有回手。李勇春一見子見難以取勝，上前來擺開雙鋼相幫，那趙保並不在意，擺開流星，十合猛勇，只得兩位英雄氣喘吁吁。蘇子見同李泰心，上前來，便將鞭纏一擺，撒了那趙保，隨開大步隨後追趕，罵一聲小輩李泰，今日教師不將你來捉住算不了趙大爺父的本事。二人正在為難，那蘇大爺救出，正要來會兩位兄長，誰知二人被趙保戰取，李勇忙上前擋住，喝道：奸賊休要逞強，俺李勇特來拿你，也因爲李三保將蘇大爺救出，還不要死，等待何時。趙保正這兩將之時，忽見一小書生上前擋住，遠喝道：你是誰人，焉敢來阻你教師的去路。李勇喝道：好狗賊，休得來問你老爺的名姓，你早早受死，爲是，免得多言。趙保一聽勃然大怒，就將流星一掃，只奔李三爺打來。李勇也不架隔，驟閃，見鎗切近，用手一把抓在流星鎗柄，一聲喝，道：奸賊休要逞強，被俺家接住了，你有本領，能將此鎗扯回，就算你是英雄。趙保一見，暗吃一驚，遂用平生之力，那裏扯得動，如鑽鑽搖石柱一般，碾得滿面通紅。李三保哈哈笑道：這樣的本事，還算什麼教師呢，不要扯，拿去罷。說畢，將鎗扯得動，如鑽鑽面上，一擡，只聽號一聲，正中趙保頂，只打得腦漿迸流，死於非命。蘇奸賊一見趙保身亡，俱皆四散奔逃。有的進府將府門緊閉，不敢外來。李三保一見大罵一聲，說奸賊往那裏走。小霸王不將你奸賊掃蕩乾淨，再不算俺家的本領，說罷，正欲追趕，只見蘇子見與李泰趕來。李勇春先前被趙保打敗，後見李三保將蘇小姐背在肩頭，二人十分歡悅，又見李三保去擋着趙保，二人不由心悅，又不敢回頭，二人代李勇追趕，一把汗，今見李三保打死趙保，不覺十分喜悅，卻忙趕上道：三弟，休要追趕，如今既救了蘇小姐，又打死了趙保，現今又是夜間，恐怕不分恐有不便，在愚兄看來，該定奸賊，也不敢獨攬了，賢弟身上又背着蘇小姐，大大不便，不如回轉愚兄府中，再爲議論，如說不來報仇，便罷，若他來報復，你我再滅奸賊，也不爲遲。李三爺聽着李泰之言，心中暗想：如若我將奸賊掃蕩，並不爲滅怕的連累了大哥，他住在揚州，將來有許多不便，不若留他去講，諒定奸賊也不敢生非，想罷，送回轉身，與李泰蘇子見相見，又將肩頭上蘇大爺小娘放下。蘇大爺上前攙着，街道上也不便相問，迷一回同李府而去。按下慢表，再說奸賊蘇子林與金湘子衆打手等，在銀安殿上宿信，有家丁報說，趙大爺父打敗了李泰與黑賊，如今逃趕下去了，奸賊聞聽，喜得心花大開，十分喜悅，正在得意之間，忽見後邊的了環慌慌張張來報道：啓上千歲在上，不好了，適纔後面平雅樓上來了一人，手帶單刀，跳進樓中，將花鼓女子託

走了，奴婢等又不敢喊叫，特來稟於千歲得知，快快替人前去將他拿來，好把十奶奶救回。華子林聞講，大吃一驚，說金先生快快差人到後邊去，將賊子拿來，千萬莫被他放去了。孤的美人，金湘子正欲差人回後，只見前邊的打手逃回，道：「啓千歲爺不好了，趙大師父追趕李泰二人，正趕之間，來了一個年幼的後生，肩託着十奶奶，他來擋住趙師父去路，不意將趙師父打死了，千歲爺即速趕來，不然性命難保。」

華子林聞聽此言，只嚇得胆戰心驚，忙道：「衆打手們，快將府門閉緊，用心把守，不得有誤。」一面又傳齊一衆家將，各執刀鎗，在銀安殿護衛，怕的是李泰等殺來，又將前後門各處把守嚴謹。金湘子又差人到府門首，暗去打探華府內忙亂了一會，方見門上的家丁上來稟道：「啓上千歲爺，小人在府門探聽，現今李泰等未曾來打我家府門，他三人俱皆望李府去了。」特來稟知千歲。華子林聽李泰衆人回去，方纔放心，遂差人到後邊去檢查，又暗暗的不見了美人，其餘俱皆無礙，又將更夫放了。華子林無奈，只得到府門外，將趙保的尸骸收殮埋葬。一面又暗暗的打探三人的信息，說都在李泰的府中，華子林聞聽氣得目瞪口呆，罵一聲小輩李泰，孤家與你仇深似海，不共戴天，若不將你千刀萬剮碎尸萬段，也不浪孤家心頭之氣。遂向金湘子說道：「先生，聽了孤家得來兩個美女，皆被李泰救去，又傷了孤家府中許多打手，此仇此恨，孤家怎能不報？先生看有何計策，能將李泰害死，以洩孤家心頭之恨也？」金湘子道：「千歲且慢，如今趙大師父又亡故了，府中無有能人，好幾千歲忍耐幾時，等門下定下一計，定將李泰全家害死，包代千歲出氣便了。」如今府中還要提防，怕的是李泰與這兩個賊子，還要來復仇，不可不預備的。子林道：「先生說得有禮，遂吩咐衆打手用心提防不表。」小奸賊終日差人探聽李府的動靜，要設計殘害李泰，不知華賊用何毒計，且看下面再爲分解。

第十四回 意合情投三豪傑結義 別兄省親小英雄還鄉

話說李泰與着蘇子見李三保，蘇驚蛟小姐四人，一同來到自己府中，天交三更以後了，遂進府來到高廳，敬了城來，將蘇小姐送到後樓，與楊翠娥施翠雲相見，後樓裏擺酒管待。他三位佳人自有一番話說，這也不言，單說高廳上三位英雄，俱皆各人換了衣服，各人坐在揚州城內，我今日定然將奸賊全家滅盡，方洩胸頭之氣。李泰道：「賢弟有所不知，因目下老賊李登雲在朝當道，當今皇上言議討從，華子林本是老賊的兒子，倘若將他府中的奸賊滅了，怕的老奸賊得知，有許多不便。」如今賢弟救了蘇小姐，又打死了趙保，也就算報過仇，恨將來華子林日後也不敢胡爲了。如今你我還要防備他暗算，二人齊道：「大哥講得有禮，當下將酒宴擺齊，三人入席飲酒之間，無非講的是長拳短打，馬上步下，兵書戰冊等類，話語投機，只恨相見之晚，酒席之間，李泰道：「難得今日你我相會，也是前緣，余意下欲與二位英雄結義，個生死之交，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李三保

道：小弟久有此意，不知蘇公子若何？蘇子見說在下，乃被強盜網之人，今承二位公子推愛，敢不從命。李泰聞言大喜，遂吩咐家丁，備下香案，酌酒祭禮三牲，三人上前點燃香，一齊跪下，祝告道：過往神祇，知悉我等三人今日情投意合，結為兄弟，日後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倘有三心兩意，天神殛之，祝告已畢，三人站起身來，推序年庚，李泰最大為長兄，蘇子見第二，李三保年最幼小，居為第三，重復進內，東告岳氏老太太，并二位嫂嫂，老太太十分歡悅，回身出外，重整杯盤，復行入席飲酒，飲至酒酣興闌，大家各自安睡，從此蘇氏兄妹就住在李泰人家中，一日蘇大爺對李公子說，要往山東訪友，李公子堅留不住，只得擺酒餞行，席間蘇大爺說：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仍回揚州，與兄弟聚會，李公子道：蘇大爺與妹子仍扮走江湖，打花鼓的樣，子覺依依不捨，道：日把行李收拾齊，兄妹二人辭別大眾，動身遠道，蘇大爺與妹子仍扮走江湖，打花鼓的樣，子出了揚州北門，李泰與李三保送下十餘里之遙，還要相送，蘇大爺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請大哥三弟回去，罷弟兄無奈，只得說保重了，四人灑淚而別，不說蘇子見兄妹一路而去，後有交代，再說李泰同李三保回到自己府中，十分寂寞，講起蘇大人全家被害，兄弟受難，不由李三爺咬牙切齒，恨不得將奸黨殺盡，方填胸中之氣，李泰呼道：三弟不必惱恨，愚兄料着奸賊總有奸邪取露之時，那時諒他也難逃國法，不表兄弟終日講論兵書戰冊，再說奸賊華子沐時常差人探聽李府消息，說黑面大漢與小賊皆在李泰府，如今他三人拜了弟兄了，十分相近，華子林聞聽，怒道：好恨小賊李泰，屢次欺負孤家，那天犯到孤手，不殺他全家，此恨不消，金湘子道：千歲放心，叫下有個章程，能將李泰治死，華子林道：計從何來，金湘子道：千歲爺寫一封信，扎到小金山去，請曹天錫泰在揚州作惡之事，敘說一番，請老太師在京都定下計策，好拿李泰治罪，再寫一封信，扎到小金山去，請曹天錫之弟曹天佑，教他到揚州代兄長報仇，好拿李泰全家報仇，豈不為美？華子林聞言點頭稱是，隨即寫了兩封信，扎差家丁，分頭下山，回家探親，如今在揚州城，就剩半載有餘，明日作辭，大哥哥回家，豈不為美？想罷，因我奉師將要回家探親之言，說了一遍，如今要拜別兄長了，李泰聽李三保要回轉江西，夕不好深留於他，見他離家日久，又不能不回去，只得說道：賢弟既要去探看伯父伯母，待愚兄差兩個家丁，預備帶信，送賢弟回鄉，便了，李三保聞聽十分相謝，多承大老哥美意，小弟足感盛情了，李泰道：你我知己之交，何必客套，遂吩咐手下家丁，到碼頭上預備船隻，一面又備送行酒餚，與李三爺送行，弟兄酒席之間，李泰道：賢弟今日回家，愚兄有話向道，賢弟若你回家之時，見過了叔父，嫂母，兄嫂等，若賢弟在家甚好，便罷，若有不如意處，賢弟與叔父等，可一同搬至揚州，到愚兄家中同住，一若你我弟兄時常聚首，二者愚兄頗有薄產，家資，兩家同住，豈不為美？李三保道：大哥哥放心，弟一到家後，見過爹娘，隨即就到大哥道真，斷不執拗，如今奈小弟離家大載有餘，未回家鄉，故今纔要回去的，若不是離家日久，小弟也不忍拋撇兄長的，如今小弟動身，大哥你在揚州萬事，務要小心的，是華賊

心生毒計，要將三打草廬的計小弟多則半年，少則三月，仍然遷到揚州，或者小弟一人到此，或者帶着家中雙親同來，那時你我弟兄同在一處，那怕這狗賊奸黨，非是我李勇跨口，那怕他奸賊府中有百萬雄兵，亦不足懼。李公子減聲歎弟，愚兄差家丁兩個，與海弟一同回家，賢弟一到家，早早寫書信到揚州，好教愚兄放心，又辦一付厚禮，買了許多綵匹綾羅，李三爺到內堂拜辭了老太太，又別了二位嫂嫂，李公子親送上船，又吩咐李富李貴，一路小心，伏侍三爺，切不可粗心大意。家丁答應，李三保作別大哥，離了揚州，一路上水路滔滔，並無耽擱，這一日天交下午，到了江西浮梁地界，不遠到了李家村前，教船家將船泊定，李勇帶着李富李貴上得崖岸，只奔村莊而來，英雄一望，不見自家村莊，約莫依得，還有點記得，不覺點點頭道：想我自離家中，一見六載有餘，但看莊前景緻，仍是一式，不知二爹娘強健如何，莫有虧損，我且先往莊門前，見大門緊閉，寂靜無聲，李三爺遂上前打門，說裏邊有人快來開門，你三公子回來了，打了幾下，驚動裏邊的老門公，問是誰人打門，李勇道：是你三公子回來了，敢速裏於爹娘得知，不可怠慢。老門公遂開門，將門開放，朝李三爺細細一查，認得是三公子模樣，一點不改，遂十分歡悅，上前叩頭道：公子爺在上，恕老奴不知，多多有罪了。李勇道：免了我爹娘可康泰麼？李成道：員外與老安人十分康泰，得復，但不知公子爺一向六七年功夫，在甚麼地方的，今日纔回來。李三爺將上山學道，以及在揚州結拜李泰的言語，細說一番，李成十分喜悅道：公子爺少等片刻，待小人進去稟報，說罷來到高廟，見了員外與安人，將三公子回家的事，細說一遍，老員外夫妻正然一家悲傷啼哭，今聞得三子回來，十分喜悅，遂言道人壽了，你們俱皆不要悲傷，我兒纔回來的，怕的他知道了，動怒，你們且莫走漏風聲，待老夫慢慢的再說，眾人答應領命，遂皆是和顏悅色。老員外李方來與向氏太太，太身坐高廳，教家丁外去將三公子帶進，來至廳上，李勇一見爹娘，遂雙膝跪下，道：爹娘在上，不幸兒李勇回來了，兒未在家，不曾侍奉雙親，兒不孝之罪，大矣。老員外道：我兒免了，一條有坐，李勇告高廳，跪下，問家老幼，皆上前拜見，公子爺李富李貴上前見了員外，外問過安，李勇教李富與家丁等上船，將李勇等船，上開發了船，齊酒錢，打發了船家，勸身不表，再說李員外與老安人吩咐擺下酒席，父子飲酒之間，問道：我兒在何方，作何事業，你且說來，李三保隱隱，把前後事情細說一遍，二老聽得十分喜悅，二保此時兩旁一看，遂問道：哥哥嫂嫂到那裏去了，因何不見，二老不由一陣心酸，喊聲我兒不問兒嫂，倒也罷了，提起來到教為父的慘慘，我兒不必心急，待為父慢慢與你說，不知李老員外如何講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仗父勢孫官保搶親 激義憤李三保救嫂

去的爲妙。三保說父母放心，就是我去會孫知縣，也用禮行，他不講禮就罷了，當真我與他爭鬪不成嗎？古云光棍不吃眼前虧，豈不餓死我一人，還去找死不成？爹娘放心，我去即刻就回來了。老夫婦再三阻撓不住，李三爺堅執要他去，老員外再三叮囑，千萬不可惹事招災，小心爲上。李勇又說道：我去探聽一回，就轉來了。老員外無奈，叫兩個家丁代路，三保不肯，說若帶家丁相隨，反爲不美，怕的瀟了風聲，不便說罷。就叫了參來，出得村莊，見天色已晚，即忙望梁梁而來，不過七八里之遙，來得甚快。早到了浮梁東門，進了城，只奔德衙而來，不遠到了衙門。但見大門緊閉，李勇上前打門說：裏邊有人麼？只聽裏邊有人應道：有你是誰人？打門何幹？李勇心上一計，說是我特來找你家公子的，耳聽你家公子娶來一位絕色佳人，今晚成親，在下特來恭賀的。快快代我稟報，門上人回這朋友聽了，俺家公子得了一位少奶奶，此話到不錯，現今公子爺不在府中，你要找他，到石大爺家中去會我家公子。聽李三保開聽，心下思想，這四句話不錯。聽我爹爹講說他結拜了石大頭等四個惡霸，想必在他家中的，不如待俺去找他，想罷遂邁步上了大街，四下打聽，眼窗外邊天色不早，家家閉戶，早見路絕行人，不知石家住在那處，眼着街道之上，無人行走，無處問信。李三爺正在爲難，耳聽得前面街上有兩個更夫打更，來他就在黑暗之處蹲下，只聽得二個更夫說道：孫公子今日搶來一個女子，今晚在石大頭家成婚，從弟兄打更打到二更以後，你前我去要酒吃。如今順便到他家去觀看，不知是假是真，要若果然在石家做喜事，我二人好去賀喜他。二人一頭說一頭走，李三保躡足跟隨，不覺來到石家大門首，見裏面燈燭輝煌，二更夫並了一會，朝前走去。李三保走到門前看觀，見是四合頭的房子，中間有偌大天井，英雄在大門以外，聽不明白，遂將身子一晃，來到天井之中，站定，細細留神，一望見是三間正房，西首兩間套房，南面客廳，東首是廚房，但見正房中正中擺的桌案，酒席現成，點兩支通宵大燭，但見當中坐着一人，年約二十八、九歲的光景，生得面如油粉，兩道鬚眉，一雙滿神眼，招風耳，鮎魚嘴，盤龍鼻，張口露齒，項下無鬚，頭帶大紅綉花巾，雙鬚帶圍在腰後，身穿大紅綉團花直裰，腰束淡黃絲絛，足登粉底烏靴，坐在上邊，兩傍分坐四人，個個形容兇陋，腰圍圍腰，上怪肉橫生，皆不是善良之輩。李三爺一望不問可知，這就是石大頭胡四孺子、張鐵嘴、李鐵腿四人了。英雄正在偷看之時，聽得石大頭言道：公子爺請了，今日我們同公子遊玩，茶飯真真優巧。這丁氏娘子人品秀麗，美貌超羣，今配與公子，正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對的夫妻，這也就是前生註定，今日是良辰吉期，俺弟兄們各敬三杯酒，以表恩意。孫官保說：這不敢承，承來位兒長相，得來丁氏女子，小弟就感謝不盡了。今日後還要重重相謝的。四人一齊道：公子說那話，這話小事，俺弟兄不能相助，這算什麼結義之情呢？說罷五人哈哈大笑，又說拳行令，開懷暢飲。李三爺一聽好不動怒，他又走到東邊窗腳下，站定，看着窗櫺朝裏一望，見房中擺設，到此精緻，又見牀上鋪着一人，見他啼哭悲傷，英雄側耳細聽，聽他哭得十分淒慘，不由英雄氣沖霄漢，怒發如雷，意欲進去，把奸賊

殺害，又想到，且慢，如今我手無寸鐵，若驚駭了他，怕被他們逃走了，也罷。待我如此如此照計而行，豈不美哉？想罷，遂轉身巧巧來到廚房門口，走將進來，身鋪灶上有各樣現成小菜，熱氣騰騰，見灶下有一婦人燒火，這就是石大頭的妻子金氏，他在廚下整治酒筵，預備祭禮，他正在下面燒火，見有人進來，只說是他丈夫石大頭來端菜的，射目一望，見不是丈夫，即忙問道：你是誰人，不知三爺如何答應，且聽下回再為分解。

第十六回 衆奸黨石宅同畢命 李三保當堂獻神通

話說李三保見金氏問他是何人，三保道：我是來替我的嘴內說着來至廚下，一把將金氏抓住，金氏正欲喊叫，被李三保將他油頭抓住一扭，硬硬將油頭扭下，一命而亡。三保在廚下將燈光吹滅，自己躲在傍旁，只聽廳上有人喊道：拿菜來叫，李三保也不睬他，石大頭道：兄弟，你到廚下去望望你嫂嫂，看莫是他睡着了。李三保遂來到廚房一望，說呀，怪道不答應，連燈也熄滅了，口內說着進了廚房門，喊叫嫂嫂醒來，話未說完，被李三保用腿一掃，咕咚一聲，栽倒在地，正欲扒起，被李三保趕上前用足一踢，耳聽風吹一聲，鮮血直流，早已嗚呼哀哉了。又將尸骸望灶門下一放，又在門傍等候，再表石大頭見李三保腿許久未到，心中焦燥，想必他在廚內胡纏，又殺張鐵嘴去看，張鐵嘴來到廚房門首，見裏邊黑不聽見人聲，心中想道：怪道老大大心生疑忌，他們在廚中諒來不是好事，遂一聲喊道：老四，快快外來，不要耽擱了，喊了兩聲，並無動靜，他將將進來，被李三保背後一手拿住脖頸，張鐵嘴說：老四不要頑了，話未說完，被李三爺將他望下一摔，照後心一擊，耳聽咕咚一聲，隨即命歸陰府去了。也將他尸首擡在廚下，英雄遂出得廚房，望正屋而來，走到門前，聽得孫官保問道：他兩人為何不來的胡四孺子作急說，待我再去看看，將到門傍，李三爺一聲喊道：奸賊，望那裏走，就是一棍掃來，孺子未曾防備，咕咚一聲，魂飛魄散，血光崩現，栽倒塵埃，賊屍是一頭撞在牆上，腦漿迸流，咕咚一聲，落在地上，石大頭一望，見有一人將二爺打倒，遂一聲嗚呼，何方生壽，敢傷我二爺，說罷，穿身外來，望李三保劈面一拳打來，英雄朝傍邊一讓，犯腿就打石大頭，也讓在傍邊，兩人在天井之中，往來三四轉，被李三保一腿撲倒在地，上前一脚踏定，用手將兩腿抓住，只聽咕咚一聲，尸分兩片，活不身亡，轉身穿進屋中，一望不見了，小賊遂望下一找，原來孫官保躲在桌子底下發抖，英雄上前將孫官保拖出，小賊跪在塵埃哀告道：好漢爺饒命，若要金錢，我多多相送，與你便了。李三保道：小賊，你把俺當誰人，我姓李，名叫李三保，別號人稱小霸王，今日特來救我嫂嫂，你乃堂堂知縣之後，為何作事胡為，久聞你浮梁城中橫行霸道，時常搶掠人家女子，今日你認得已到，萬難饒起，說罷，就將他還不兩片，孫官保把這小賊活活打死，到香房內又放了丁氏，丁氏仔細已到，萬難饒起，說罷，就將他不多時，早到李家莊，老員外夫婦見兒媳丁氏與李三保回來，十分喜悅，遂上前問道：賢媳，你怎樣被奸黨搶去的？

丁氏道：啓稟公婆得知，兒媳被奸黨孫官保搶去。將奴纏起，那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被小賊將奴放在石大頭家中，奸賊欲想奸污，多虧叔叔救奴回來的。老員外問李勇道：我兒你怎樣將你媳救回來的？誰這奸賊未曾阻擋嗎？三保道：兒進了城，先見了孫知縣，後見孫官保與他評理，他自認罪，故將我媳交我帶回的。老員外信以為真，就連了氏大娘也不知道，他雖在石家自己悲傷啼哭，那裏聽見外面的動靜，他自說是當真放他回來的。遂順口道：果然不錯，放奴與叔叔一同回來的。員外吩咐家中擺下酒，一家俱皆用酒，十分歡悅。席上談談講講，只見外邊天色已亮，老員外正要回後廳，只聽外邊炮聲喧嘩，人喊馬嘶，早見家丁跑上高廳道：員外不好了，莊外來了無數人馬，將村莊圍困，口口聲聲，要拿全家老幼。又有孫知縣與城守營帶兵來的。不知何故，老員外聽得目瞪口呆，家中男女俱皆驚慌，李三保道：爹爹放心，休要害怕，有孩兒在此，大事無妨。老員外道：不知官兵來此何事？李勇道：不瞞爹爹說，他就將進城訪信，打死了孫官保等五人，連石大頭妻子，也被孩兒打死。如今想必是孫知縣要來報仇的了。李方來一聽，嚇得渾身發抖，喊一聲我兒你闖了這濶天大禍，如今全家老小怎樣逃得？三保說爹娘不要驚慌，萬事有兒在此，斷不連累一家老小。說罷，差外就走。一齊上前動手捉拿，衆兵四面圍困，把李勇困在中央。李三保一見衆人俱手執刀鎗，自己手無寸鐵，只得運動神功，金鐘罩，週身變成銅皮鐵骨，四面刀鎗一齊上來，三保就用臂膀來抵擋，只聽得叮叮噹噹響亮，把衆人的刀鎗，俱皆擱在一旁。黃守備一見大怒，就用手中竹節鋼鞭，蓋三保頂梁上打來。三保把頭頸一伸，竹節鞭一斷兩截，丟在地上。衆人見李三保如此猛勇，刀鎗不怕，俱皆四散奔逃。拾轆的一嚇，也溜之乎也。孫知縣膽落魂飛，正欲下轎逃走，被李三保上前抓住，嚇得孫知縣口中只喊饒命。李三保喝道：爾等衆人不要逃走，我不傷你們的性命，爾等一齊上前，我有話說。衆人等一見，俱皆不敢動身，各人站定。李勇道：孫知縣與黃守備聽了，不要害怕，你們隨我一同進我村莊，我有話說。古云：人隨皇法草隨風，殺人償命，禮自當然。俺乃英雄豪傑，斷不食生怕死，但有一說，我有話要交待與你。你們隨我進來，孫知縣與黃守備見李三保如此英雄，又不敢不遵，只得同李三保進了村莊，來到高廳。老員外正在害怕之時，見孫知縣與黃守備到來，即忙上前拜見。孫知縣還禮道：望老員外開恩，教令公即饒慈悲本縣性命。李三保道：孫官保聽了，你乃是一縣之主，為何縱子行兇，論人家婦女，該當何罪？今日已被俺家打死，如若你依禮三行俺家自去領罪，與我全家無干。小爺自領王法，如若你要拿我爹娘全家，搜了小爺，連你這狗官一併打死。黃守備公子爺言之不早也。我孫知縣一聽如此言詞，心中暗想：若論我兒搶了他媳，也是於禮不合。今又見李三保如此利害，刀鎗不入，衆人拿他不住，也不敢惹他。如今他自己情愿領罪，諒他也逃走不去的。等得日後慢慢再拿他全家便了。想罷，章程遂道：既是公子如此說來，本縣遵命便了。李三保遂拜別了爹娘與嫂嫂，向道望親不必悲傷，孩兒今去領罪，沒有多日就回來了。休要就心，又教兵丁牽過一匹坐馬，把三爺騎坐，遂與

孫知縣黃守備一齊奔浮梁縣去了。原來李三保在石大頭家中打死孫官保之時，有兩個更夫躲在門外偷看，見李三保將他瘦瘦的走，以後他進來一看，見男女六人，俱皆亡故，急忙到孫知縣衙中報信。孫百清一聽，即刻打轎到石家一看，好不傷心，即刻到守備黃雄府中，將此事說明。黃守備點起五百官兵，遂一同到李家莊來拿李三保。誰知李勇如此利害，當得個個心驚，黃守備也驚得魂魂俱無。後見李三保自願領罪，方纔放心。遂一同進城，按下不表。再說李方來員外見李勇同着衆人到了浮梁城，進了知縣衙門，李三保下馬來到大堂之上，孫知縣同守備就審堂，吩咐請英雄李三保會聲好漢請坐。本縣有話問你，如今你到堂上來領罪，不知你如今怎樣？某說殺人償命，自有國法。但他五人強搶婦女，應該怎樣？只要你知縣老爺從公判斷。李勇決無異言。孫百清聞聽此言，尊聲好漢，本縣從公而斷。詳文出去，聽憑上司官員批回。如今英雄暫坐牢內，但必須要上了刑法。三保說：王法如管理營如此，兩邊走上幾個衙役，將三保手拷腳鎖上起。孫知縣一見刑具上起，他此刻拍案大怒，喝一聲：大胆囚徒，你敢藐視公堂，你快快把前後事情當堂盡供，如不然，我就要用大刑了。李三保一見哈哈大罵：罵聲大，胆狗官，如若你再要猖狂，連你性命難保。孫百清見李三保上了刑具，料他不能施威，遂教左右將夾棍取來，將英雄夾起。李三爺微微冷笑，由他去夾。遂將力一挺，只聽得一聲夾棍，一夾兩段。兩傍衙役俱皆作聲。孫知縣又吩咐取大刑伺候。兩邊答應：正欲上前。李三保一聲大喝：狗官，你敢怎樣？孫於老爺嗎？說着身子一晃，鐵錘斷得干干淨淨，手拷腳鎖擱在塵埃，唬得孫知縣面上失色，衆衙役胆戰心驚。那傍黃守備上前道：好漢請了休要動怒。如今還照你的言語申詳便了。先請好漢到班房中暫住，不知你意下如何。李勇道：只要憑公而斷。俺李勇自當遵命。當下教人將李三爺帶到班房住下。他雖然身犯重罪，身上一點刑具沒有。衆人不覺得罪於他，俱都十分恭敬。後老員外打聽明白，到班房內來會李勇，問道：我兒進城怎樣，的李三保將在堂上之說了一通。說爹娘不要執心，兒在此處謀職官不敢怎樣於我。等上司回文，自有公議。如今兒在城中領罪，爹爹回家急速收拾，好帶一家老幼到揚州。李大爺那裏居住，方纔日後無事。千萬不可就擱，怕的日後職官要另生機謀。殘害全家。爹爹謹記。李員外道：爲父知道。等我兒罪名定下，然後再謝家也不遲。又將帶來金銀分送一衆衙役，教他們照看。一二衆人言道：不要員外掛心，小人等自當恭敬公子的。我們斷不敢得罪的。老員外叮囑一番，回轉村莊不表。李三爺睡在班房，一身無拘無束，自在逍遙。終日酒席恭敬，十分快樂。按下李三爺身坐班房，再說孫知縣與黃守備商量出詳文，就說是李三保與石大頭等兩下鬪毆，搶殺五命。隨上司批斷，他把孫官保搶親一節，詳隱諱不寫。一面用大大的棺木代他兒收屍，請僧遠遠追薦，又將石大頭等男女五人的尸骸也用棺木收殮埋葬。諸事已畢，未有多日。這一天早，有上司詳文下來了。孫知縣即將詳文按下打開一看，大吃一驚，不知上邊是何批斷，且看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七回 秉公判罪小霸王發配 慕名訪友賽孟嘗離鄉

話說孫百清接得上司詳文下來，上面是批的李三保年纔一十三歲，還未成丁，乃一乳童，何能一人傷了五命，遠金氏共六人，其中顯有別情，兼之孫官保強搶了氏一節，公文中並未提及，禮堂將此案親提到省訊斷，因孫官保等已死，無從追究，今李勇連傷五命，論國法當得抵罪，今上諭赦旨已下，今將李三保處罪有期徒刑，發配千里以外，三年回籍，無違特諭，緣如懸着，只得上司批文，上邊連着他兒檢屍一節，不由暗吃一驚，又見李三保是個軍罪，未代他兒抵償，故此心中憤恨，只得照批而行，諸公若問李三保連傷六名，怎樣上打批六人，並不抵償，是何原故，聽做書的敘明原因，因李方來負外回家，遂邀請合城紳縉書民鄉宦等，將李三保打死人等，敘明，又將孫官保搶了兒媳，氏，故纏李勇傷了一衆奸賊，如今賊官申詳上司，怕我兒難保性命，望眾位相救，衆紳縉齊說無礙，可憐孫百清在我們浮梁縣，貪職愛寶，縱子胡爲，如今我們到上司共上公稟，將他劣跡敘明，連狗官的前程，諒也難保，遂衆紳縉等共湊十人，李方來爲首，到了上司公上一稟，說浮梁知縣孫百清貪職愛寶，得錢埋冤，又縱子孫官保強搶地惡棍石大頭等，終日在城中胡爲作事，搶人家婦女，無所不爲，種種作惡，擡楚難數，雖是李三保打死五人，也因孫官保搶李丁氏而起，今憑上司公斷，故此上司衙中，見浮梁城的紳耆公衆，又見知縣的詳文，見上面並不提及搶親一事，照法要將此業人證等親提審問，一者因孫知縣是華老太師的門生，不便提問，二者孫官保已死，死後不追，三者因當今生了太子，大赦天下，故纔如此批斷，罰李三保充軍到千里以外，以完此案，所有各事亦概不究，當下浮梁知縣孫百清與黃守備商議，將李三保發配山西臨汾薛總鎮麾下，因山西總鎮薛洪是黃雄的先生，暗通書信，好害李勇，兼之薛洪爲人性情最壞，無論那裏發來的軍徒，要充二百殺威棍，然後發在後營養馬，所有的配軍，纔有十死八九，因此他二賊議論停當，點了四名差官，寫了公文，遂將李三保提到大堂，孫知縣道：李三保聽了，如今上司文書下來，發你往山西臨汾充軍三載，然後回鄉，不知好漢意下如何？李三保聞言，正中他心，我耳聞得山西地界，英雄最多，豪傑極廣，正欲到那裏去，頑要訪友，今既充到那裏，正好送官道，孫知縣聽了，既是上司行文，俺李勇何能不遵，但有一說，俺要回家拜別一番，然後纔充軍去的，孫百清知道李三保的本領高強，不敢拗他，吃軟不吃硬，遂陪笑道：好漢既要回家，作別，本縣差四名解差陪你一同回家便了，李勇道：如此甚好，孫知縣將行文牌票文符解差，李三保當堂上了刑具，同着差官出得城池，只奔李家莊來，及至來到莊前，四牌差代他就轎了刑具，李勇拜見父母，又見了丁氏嫂嫂，說如今小弟發配臨汾，差役搜早晚侍奉，換了氏嫂，這是爲嫂禮當孝敬，請叔叔不要掛在心胸，三爺吩咐家丁擺酒，管待差官，老員外，在廳前相陪，又從裏邊取出幾封銀兩，送與差官，託他們一路上照顧，四解差俱皆答應，李三保對爹娘說：如今孩兒發配山西，要得三載功夫，爹娘若再住在浮梁，怕賊官要設計陷害，到不

如全家搬上揚州，去見那結義的大哥李兄，等孩兒三年，寧昇完滿，也到揚州，又拜托李府兩個家丁，請他一路，上照看我父母，見了大哥，就說我李勇充軍山西，等我軍滿釋放，那時再上揚州，手足再當相逢，家將俱曾答應，四解差用酒餼，來催促三爺上路，三保辭別爹娘，直奔臨汾而去，李員外叫安童到河下，就將舟船齊備，收拾了金銀衣服箱籠等，只留下幾個老成家丁，教他們照看田園，然後一家老幼男女上了船，離開江西，在路的有半月，這一日舟船到了揚州，東關外碼頭上泊下，李富李貴上前道員外爺在上，待小人回府稟於我家公子得知，好來迎接，李員外說如此很好，二家丁遂來到李府，見了公子李泰，問過安叩過頭，李泰一見問道，你二人回來，但不知三爺回家怎樣，可會與你們同來，李富道，不要提起三爺之事，聽小人家上，他就將李三保回家連傷五命，搭救瘦瘦，自負領罪，如今發配山西臨汾充軍三載，今老員外家老幼俱皆搬上揚州來，會公子爺一同居住，小人先來送信的，李泰聞聽家丁之言，半驚半喜，驚的是三弟回家，惹下撥天大禍，幸喜逢凶化吉，發配山西，尚且無礙，喜的是伯父伯母來到揚州，一同居住，將來得與三弟終朝聚首了，李泰即忙帶了四個家丁，抬了三乘大轎，只奔碼頭而來，到了舟船上，拜見過叔父嬸母，然後請上了大轎，上得岸來，教家丁將李府的什物俱皆搬運上岸，請發了船錢，李泰將老員外帶到自己家中，到高廳下榻，教了張將何氏太太與丁氏大娘送到內室，與岳氏太太施碧雲楊翠娥相見，內室擺酒管待他，凌嬌高廳上擺酒招待李老員外，又賞家丁的酒食，遂安置住下，李泰在酒席之間，問及三保回家之事，老員外將前後之言，細說一遍，李泰十分嘆息，用過酒，送李員外在後邊安歇，過了數日，李泰心中思量，暗想三弟李勇，如今發配山西臨汾而去，想起臨汾有一英雄姓薛名斗，乃是蒸名未會的弟兄，而今三弟李勇充上山西，不知我到山西去走走，一者去會會三弟李勇，順訪英雄薛斗有何不可，想罷，章程遂到後堂拜別岳氏太太，又與李方來員外說知，向道施揚二氏在家奉敬，婆母看待李老員外，二位夫人應道，這乃是分內之事，不必相公叮嚀，李泰將家中各事安排停當，帶着兩個家丁，備了馬匹，收拾行囊，出了李府，離了揚州，只望山西而來，一路上飢寒渴飲，在路途行程，約有十餘日，那一天前來到一座高山，只見高山頂上殺氣冲天，隱隱的樹林叢中有旗幟照展，李解元正在觀看，一朵紅牡丹，忽聽得一棒錘聲，高山上滾下數十顆鐵球，為首的一位好漢，只見他樹上緣繩扎巾，金扶額當中綉着一朵紅牡丹，穿一件綠綾戰袍，腰束着九股絲絛，騎一匹穿山跳澗的胭脂馬，手裏執着一把偃月大刀，生得面如重棗，雙鳳眼，臥龍眉，鬚他年紀只在二十外，李泰坐在馬上，暗暗誇讚，好一位年少英雄，忙上前來將手一拱，每一聲馬上好漢，我看你像親堂堂，為何身入綠林，我勸你還不如改邪歸正，倘若是你今不聽我勸，只怕事到臨頭，後悔已遲，那位英雄聞聽李泰之言，不由重重大怒，一聲喝道，大胆肥羊，你休得多言，你速將買路金銀丟下，萬事全休，若有半字不肯，即刻取你的狗命，莫怪大王爺言之不早也，李泰聞聽聲響，嚇得朋友聽了，若要金銀，在下到有，無奈有兩個夥計不肯，他若答應，我就將路費送你，那大王兩眼睜目一望，見李公子馬後有兩個家丁，他把他當着兩個夥計，遂言

道：「既如此講來，把你夥計叫來便了，待我向他們討取。」李泰說：「既然你要見他，我把夥計你看說罷，將肩上一對銀槍擡下，執在手巾道：『這就是俺的夥計，你問他討便了。』那大王一見勃然大怒，道：『好肥羊，你焉敢藐視我！』大王不要走，吃我一刀說罷，將青龍偃月刀一舉，刀劈李泰頂門砍來。李泰手端雙劍，蓋上一架只聽得的一聲，將大刀架在兩邊，遂用雙劍擡頭就打那英雄，舉刀相迎。兩下在山坡下一來一往，約有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正戰之間，只聽山上一聲喊，喊曰：『長休要害我兄弟來！』兩下又鬧來一將，來至山下，李泰用目一看，見來的一位英雄，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眉清目秀，臉帶綉花，白綾武生巾，身穿綉花白綾戰袍，腰束絲蠻帶，足登虎頭靴，跨下白龍馬，手端梅花鎗，生得儒雅風流，不亞是三國呂布賽過唐朝羅成。李泰看飛一聲喝，道：『响馬聽了，莫說你兩個無名賊寇，再來幾個又當如何？』那英雄一馬當先，正要動手，忽然他將馬一勒，說道：『馬上可是揚州解元公小善人李泰嗎？』李公子聞聽此人呼他名字，遂答道：『在下正是李泰，你為何認得的那大王一聽，滾鞍下馬，二英雄上前納頭便拜，口中說道：『原來是李公子到此，俺弟兄不知多有罪，遂折寬恕李泰一見，也就下馬，以禮相還，遂問道：』二位英雄，在下末會會過面，為何認識的？』二人道：『公子爺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請公子到小可高山，然後再講。』說罷，教喚羅詣公子爺與黃价一同上山，進了寨門，到分金廳下馬。二人請李公子上坐，李泰謙讓一會，遂分賓坐下，雙雙獻過香茶。李泰問道：『請問二位英雄，尊姓大名為何？』荒山怎樣認得在下的？』二人欠身答道：『不瞞公子爺，說俺姓周名廣，江湖上起了個匪號，人稱聚鬪公，這位姓林名清，人稱為賽羅成，俺二人自幼結為兄弟之交，我父名喚周泰，林叔父名喚林春，當日在朝封為帶刀指揮之職，可恨老賊華蓋奪他爲了天寶國寶員，無故端奏一本，說蘇老大人謀定國私通番部，當殿斬首，又說我父與林叔父皆是一黨，昏王聽信謠言，將我爹爹與叔父一併斬首，後來要拿全家，小的朝中岳老大人暗中通信，有蘇老伯之子蘇子見與他妹妹蘇鸞，被二人走山下所遇，俺弟兄將他請上高山，擺酒管待，問他兄妹一向流落何方，他就把在揚州被難，多承公子仗義三打華府，搭救他的妹子，又將與公子爺李三保結拜的言詞，俱備講明，他又說公子爺仁義過天，寬仁大度，人稱蓋管君小善人，個個皆知，又將公子爺貌形容說了一遍，故此俺弟兄謹記在心，意欲親自到揚州來拜候，不意今日路過山下，小可觀看尊容，就知道是善人到此，故速攔阻犯差，初想罪說請教，環環在分金廳上擺下酒席，管待李泰三將相陪，又賞賜兩名家丁的酒席，不知李泰在雙龍寨如何，且看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八回 李公子山寨遇英雄 湯巡按長江遭盜賊

個手執刀鎗喊叫快把金錢送出，如不然老幼一齊送死。湯巡按一見大勢，喊手下快拿一班惡賊。眾家將同聲喝道：你們這班大胆賊子，短截欽差，該當何罪。眾水賊那個理睬，只顧逢人便殺。不一時，將男女老幼俱皆殺盡。只落巡按夫妻兩人，雷氏夫人躲在船內，巡按正欲逃走，來了一衆水賊，湧進官船，將大人抓到船頭之上。一聲喝道：大胆狗官聽了，快將金銀印信交與大王，饒你性命。若有一字歧唔，卽刻刀下做鬼。湯大人哀告道：差祈大王開恩，下官是總奉旨上任的，並無金銀。今日船上所有的東西，俱皆送與大王，並留下官一條性命。那水賊喝道：湯官聽了，你就沒有金銀，速卽將印信交出，方可饒你。不將黃金印上方劍交出，卽刻一刀兩段。說罷，舉刀要砍湯大人，嚇得胆落魂飛，眼望京都一聲喊道：我王萬歲呀！小臣指差領旨出京，上山東訪拿奸惡，不意今日死在揚子江水賊之手。諗道：今日死了湯官，成事負責當今莫大恩，正在湯大人悲數之時，他將雙目一閉，聽從水賊怎樣，那輪盜舉刀就砍。正奔大人頂梁，只聽岸上有一人一聲喝道：大胆的賊寇，焉敢在此殺官！卽從水賊船上，船頭犯起一鏢，只聽夜哨一聲，夜哨是揚中那人肚腹，喚喚是帶入江中而去。衆強人見齊聲上，一聲喝道：大哥不要害怕，小弟來也。口中又喊：叫弟兄們一擁上來，莫放強盜脫逃。說罷，穿上船頭，攔腰一刀，好不利害。多少賊子一命身亡。內中有一強人，穿上來犯開單刀，劈面砍來，那人身子一閃，讓過單刀，被他犯起一腿，只聽鏢一聲，撲入江心去了。衆水賊一見頭領逃走，他們皆不敢抵敵，遂巡哨一聲，俱皆下了小船，望上流如飛的去了。船上兩位英雄，第一班水賊俱皆逃走。遂在三只官船上一看，但見滿船血跡，尸骸疊疊。船上的船家水手男女老幼，俱皆殺死，不留一個。湯大人跟隨的從人僕婦，掌印的師爺等，俱死在水賊之手。只留下湯巡按夫妻兩個，若問這揚子江中，乃是緊要之處，那裏有這樣大膽的強盜。前來短截官長，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混江龍許貴，與水裏金鰲許富。他弟兄接得于父華堂雲的書札，教他在江中筆使巡按湯有成，將他殺了。好上方劍并巡按印得來，一者除了老夫的對頭，二者有了巡按印與上方劍，將來差一人，倘有巡按到五省地方，運動各處文武官的官長，將來好奪大元王的天下。誰知今夜正發要殺巡按，偏偏遇着蘇子見蘇鶯蛟兄妹二人，因他兄妹兩個自離揚州下山東，友路過龍興縣，連夜趕奔揚州，將以後到山東去訪施天圖。未曾訪到他兄妹，復下揚州，來會兄長李泰與三弟李勇，因今日晚曉，連夜趕奔揚州，將以後到山東去訪施天圖。未曾訪到他兄妹，搭救穿上船來，將許貴打落江中，蘇鶯蛟又將許富殺走，故此救了巡按性命。許家弟兄只說是來救命，故此前來再來動手，因他聽見喊弟兄們來齊，他染毒走了的，閉口不言。再說蘇子見來到，巡按面前道：大人放心，如今強盜俱皆逃走，不要害怕了。此時湯有成死裏逃生，十分感激，遂上前問道：下官這條性命，多承恩公相救，請問恩公貴姓大名，府居何處。容下官日後報答。蘇大爺一聽，他兄妹二人是犯官之後，豈可顯露真實姓名，不如將此番功勞送與李大哥罷。想定主意，遂啓口道：在下姓李名泰，字勇春，家住揚州廣濟西牌樓耿子街。先父在日官

居吏部今日路過此地，遇到水賊打劫，幸而得救，這也是大人赤心報國的結果。如今水賊俱已逃散，該他不敢再來，晚生禮應陪伴大人到任，怎那身有要事，不能奉陪，改日再見，說罷將身子一躍跳上岸去。巡按大吃一驚，喊聲公且慢走，怕險盜再來，如何是好，喊了幾聲，無人答應，看看東方日出天色已明，湯巡按走到船頭一望，只見滿船尸骸，不由他惱恨在心。巡按大人正在觀望，水肚裏忽然上來一人，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九回 趙知府假意接欵差 金湘子喬裝刺巡按

話說巡按湯有成正在嘆息之間，忽見從水中上來一人，渾身皆濕，到把大人吃了一驚，只見那人上前跪下道：大人受驚了，小人叩見巡按道：你是誰人，來見本院。那人道：稟上大人得知小的是船家王能，因夜間見強盜上船，小人由後梢下水，躲在舵根之下，幸虧大人洪福齊天，未遭毒手，遇見英雄拯救，可憐小人的爹娘全家老幼，皆被水賊殺害，望大人作主代小的全家伸冤了。說罷跪在船頭放聲大哭。湯巡按道：王能聽了，你今休要悲傷，本院總要訪拿水賊破案，如今此處屬何處管轄？待本院將當地官府傳來，教他行文拿賊便了。王能道：此處雖是江邊，乃屬揚州府江都縣管轄，無奈此處離揚州城數十里之遙，官府不在此處，奈何。湯巡按道：既然如此，你代我上座傳幾個當地方的來會話。王能聞聽，遂將官船擺岸上去，不一會找了幾個當地方的來到船上問安。王能道：請問大人為何在此過盜的場，巡按將夜間被劫情由細說一遍。當地方的道：此處乃是長江要地，那有這樣賊盜，如此行劫，如今大人何以定斷。湯有成道：你代本院教幾個民夫來代本院將船送到揚州城地，自有定奪。隨將當地方的不敢怠慢，傳了七八個鄉民代巡按大人將官船送至揚州而來。水路滔滔，來得甚快，早到揚州鈔關，船泊定，遂教水手王能到城中去傳揚州府江都縣來見。王能聞聽，帶了大人的劉子相得學來，只奔知府衙門而來。到衙門首，教門上人通報於你家府大人，得知有人到碼頭來，他相見不得，有誤立等回衙。門上人聞得有巡按大人劉子到，此不敢怠慢，先將有人請到門房坐下，隨即來到後面裏，於趙知府得知趙能開門，大吃一驚，心中想道：本縣在揚州城管理黎民，皆是干父華老太師之力，久已干父書到，他親自從武宗上駕幸南京，現在金陵歸朝，老太師與湯有成不睦，在聖上面前乃是明褒暗害，只等湯巡按出了南京，即將他害死。如今湯巡按到此，並未行文，突如其來，定有原故，遂吩咐將來人帶進堂下，有親隨外來見了王能，將他帶至私衙。王能乃是船家出身，不知禮貌，見了趙知府，就扒下碼頭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參見了趙爺見來人如此行爲，不像跟巡按的模樣，遂言道：病且起來，你來見本府何幹？王能扒起道：稟上大老爺得知小人奉了巡按大人之命，特來請大老爺去相見的。趙能道：你就是欵差大人的貼身的嘴？王能道：不是，小人是本來爲水手巡按大人，被捉來的。趙知府道：難道巡按大人沒有貼身的到此，教你個水手有何幹？

能道，大人先前貼身是有的，如今曾被強盜殺了，現在船上只剩得巡按夫婦二人，叫小人來請大人速速前去，王能說罷，趙知府聽得魂胆俱滑，吩咐先叫王能上船復命，本府隨後就來，王能去後，趙知府忙吩咐打撈，一面差衙役至文武衙門去送信，快快的去見巡按，趙知府帶領衆人出城來，到碼頭，見官船泊在碼頭上，兩望船頭上，尸骸堆積，趙知府急忙上了官船，到船頭前跪下道：營裏院大人人在上，揚州城卑府趙能見大人請安，滿有成一見說：導你就是揚州知府不成，趙能答道：正是卑職，湯巡按一聽，重重大怒，道：好大胆的狗官，你既在揚州身爲知府，爲何隱容江洋大盜，在長江聚要之虞，殺官劫印，你該當何罪，趙能跪執一步道：稟上巡按大人得知，卑府在揚州爲官，管理黎民，若說大人遺盜一事，一者是當地營汛官兵疎虞失察之罪，二者大人既到卑職的管下，卑職未會接到大人的劄子，故卑府不知，若曉得大人奉旨欽差出京巡視，來到卑職地界，自要差官兵與卑職親自來護衛，如今大人到此，卑職與當地文武俱皆不知，幸大人恕卑職等罪，待卑府與當地文武代大人用心，拿賊破案，便了湯巡按聽得趙知府一片言詞，心中想道：他也講得有禮，遂道：實府請坐，坐下好講話，趙能告過罪，坐在一話講說，趙能謝過大人，遂起身進了中輪，侍立於側，湯巡按說：實府請坐，坐下好講話，趙能告過罪，坐在一傍，只見岸上揚州城許多的文武衆官，長皆到船頭問安，齊言道：卑職等不知大人駕臨，在江中遭險，卑職等罪該萬死了，巡按言道：爾等文武一概免禮，本院不怪爾等，你們各回衙中理事去罷，不必伺候本院了，衆文武聞言，俱皆喜退，回衙差人將下程酒宴等送上官船，不表再說趙能，他本是個農片的根底，因他在華登雲府中，一事奉承得老賊喜悅，皆得他的歡心，故此華大師纔放他到揚州爲官，一者提攜於他，二者托他照應家下，一切故趙能纔能做到揚州知府，他今日見巡按大人江中遇盜，今日與他談講，他便拿做出做農片的手段來，百般奉承，又再三清罪，湯巡按是個正直的忠良，今見趙能如此光景，也就不罪於他了，遂言道：實府聽了，如今本院奉了聖上的旨，意到山東上任，不意今在揚州江中遇盜，將本院從從等人俱皆殺盡，多虧揚州城李解元搭救，不然連本院夫婦難保性命，如今請實府到城中，將李解元請來，本院有話講說，趙能聞聽，不敢怠慢，遂作辭了巡按，上得岸來，打轉動身，他不奔李府，只奔華府而來，到鎮安殿上，見了小船，李翰林，說明巡按揚有成奉旨出京，在揚州江中遇盜，將船中男女老小盡皆殺死，只剩得巡按夫婦二人，後有李奉泰上船相救，得免於難，今日奉巡按之命，去請李解元，下官想李奉泰與國舅有嫌，如果李奉泰與巡按見面，恐有國舅不便，故而特來稟明，請日奉爺作速定奪，李翰林小賊聽了心中着急，說道：揚州江的強盜，非是別人，就是許氏兄弟，是我父親有書信到來，教他們在揚州，江謀害的，如今又被李奉泰搭救，仍舊空用德謔，倘然李奉泰說與巡按知曉，爲禍非小，你現在只說李奉泰不在家中，打發了欵，早早歸開揚州，再想別法，此時一傍走來金湘子，每一聲知府大人，你此刻去見湯巡按，必須如此如此，趙能領了金湘子的計策，遂來到官船，見了巡按行禮，傍廂坐下，道：稟大人在上，卑職奉大人之命，去請李奉泰，誰知李奉泰不在府中，細問家家的家丁說，是上了南京，到他舅舅岳岳方岳老人家中去

了因此卑職回來裏裏湯湯大人道怪道李解元昨日夜間行急匆匆本院再三相留他一竟去了。但不知他幾時回來。這能道問他家的家丁說。三月二月不可知。並無定準日期。如今在卑職看來。大人是奉旨出京的。不能就擱代卑職另封船隻。撥入護送大人。登任。等待李善人回府。卑職代大人代為問候致謝。不知可否。湯巡按道。難得貴府分心。如今聽本院吩咐。不必多費大事。代本院另封一隻官船。我這裏有王能伺候。不用多人。所有這三隻船上的尸骸。煩貴府先行殮殮。將棺槨停在中。卸運出。差將水賊擒獲。解到本院行轅。不可怠慢。若李解元回來。千萬教李善人到本院任上。相見。千萬謹記。這能開言道。謹遵大人吩咐。卑職不敢竭力捕賊。以安羣庶。道乃是分內之事。也說罷。作辭上岸。即刻封了一號大官船。又差了八名護衛。文武官長。送下。來許多禮物等類。湯大人教王能護了本院。念你全家亡故。只落你一人。本院帶你上任。與本院做個親丁。重來提擢於你。便了。王能謝過大人。遂將船上什物運上大船。各事齊備。只聽三聲大砲。巡按開船。動身離了揚州。護送的兵丁隨後。一路上所過州府。縣道。總京撥人護送。按下湯巡按一路到東島上任。被他。不表。再說揚州府。趙能見巡按大人去後。就將船上尸骸收殮。停在古廟之中。將船官賣。又出了一道海清。的公文。訪拿短劫巡按之賊。這也不過是個奉行故事而已。趙知府將各事料理停當。遠來會華子林。講論。就將湯巡按吩咐的言詞。說了一遍。金湘子道。既如此。請來千歲。在上門下。有個章程。能將湯有成殺害。華子林問道。但不知金先生有何妙計。能將湯巡按殺了。金湘子道。如今巡按到東島去上任。他一定十分優待。那時節。便將他刺死。豈非甚便的。子林聞聽。連稱好計。但孤家看別人不能冒充李泰。非得先生親自走一遭。不可。如若殺了湯巡按。孤家當重謝你。金湘子聞言。連稱遵命。即刻備辦。琴劍書箱。又帶著兩個書僮。身傍暗帶匕首一口。準備去刺巡按。銀安殿。作別。子林又辭過趙知府三人。離了揚州。按下慢表。如今要說李三保的事。李三保發配臨汾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總鎮府李勇獻神通 青雲樓薛斗訴宿怨

話說英雄李三保。同着兩名解差。領了徐知縣的公文。一路只奔山西臨汾而來。三人一路上飢餓渴飲。夜宿曉行。所過州府。縣道。俱皆投文。驗票。無得阻滯。這一天到了山西臨汾。進得城地。住在客寓之內。當晚問二解差道。三爺在上。明日小的將三老爺帶到總鎮衙中去投文。必須要帶三爺上了刑具。方可投進。不知三爺可肯準允否。李勇道。這乃是禮之當然。何必煩着。二人在寓中過了一宿。到了次日。二解差代李三保上了手拷脚鍊。遍身刑具。只奔府門而來。不遠時到了總鎮府前。只聽三聲大砲。城門大開。一眾文官武將。特立兩傍。弓上滿弦。力出半輪。好不威嚴。又聽雲板一响。薛總鎮。身坐虎堂。眾文武上堂。打過旗。行禮。跪立伺候。大人吩咐。不表。再講二解差忙到號房。掛過號。將文書呈上。掌號房的驗過。文書封號。隨即將各路行文。皆捧上虎案。呈與

薛總爺觀看，却說薛總爺將各處文書展開觀看，頭一件就是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孫百清的文書，上面註明犯人一名叫李三保，因在本籍浮梁傷了五命，故發配到總鎮大人麾下，當時總鎮薛總爺見了文書，不由虎眉倒絳，將驚堂木一拍，叫傳浮梁縣差官進見，只聽兩邊一聲吆喝，好不威風，原來這位總鎮薛大老爺為人秉性剛直，性如烈火，一般兼之最惡是軍徒犯了人命案，今見浮梁縣的文書，故此就動怒，當時二解差聽傳即忙帶了李三保來至虎堂下，二解差先上堂跪下道：「浮梁縣下役李清張明參見薛總鎮道：你二人就是押解犯人的解差嗎？」二人道：「正是，現有行文牌票在此，犯人李勇現在堂下請大人過堂發落。」薛總爺聞言，將二解差公文驗看，口裏道：「李清張明聽了爾二人驚慌退出，明日到禮房領文回去便了。」二解差聞言，謝過大人恩典，遂走出總鎮衙門，接下不說，再說薛大老爺將李勇相見薛總爺，目一驚見李勇，乃是一年幼的乳童，模樣到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不像行兇之輩，又見他挺胸疊肚，站立堂下，也不下跪，薛大人一聲喝喝，下面可是江西浮梁縣軍李三保嗎？李勇道：「正是，李三老爺薛總爺說本鎮問你，孫官保五人可是你打死的嗎？」李勇回言不錯，是小霸王將他們打死的，薛總爺見他出言無狀，不由大怒道：「好狗頭膽大包天，怎樣見了本鎮還不跪下，這還了得？」李三保道：「你問小霸王上堂不跪的情由嗎？聽我道來呀，我老實對你說，小霸王自從出世以來，不曾下過跪，連腿發也不退，兩旁軍丁舉棍齊打李三保，運動精神，功全身不動，一連打了十數棍，看他依然直立，反而開口大笑，薛總爺看了，愈加發怒，教把李勇拖下去，重責一百大棍，兩旁一聲答應，擡上三三十個壯丁上前來，拔如蜻蜓捧鐵，在蟻蟻被泰山，一動也不動，薛總爺氣得暴跳如雷，忽見內堂送茶出來，茶盞下有東帖，薛總爺一見，就籠在袖內，吩咐兩邊軍役把這配軍暫送到監內，容我慢慢審問，吩咐退堂。」李三保正要跟隨軍役進監房的時候，忽然旁邊閃出一名家將，把這配軍送到監內，容我慢慢審問，吩咐退堂。」李三保正要跟隨軍役進監房的時候，忽然旁邊閃出一名家將，把這配軍暫送到監內，容我慢慢審問，吩咐退堂。」

李勇見如此，恭恭敬敬，二位家將道：「俺乃是犯罪之人，今到此處，多承你那美酒家鋪擺設齊，伏侍三爺用酒，李勇見如此，恭恭敬敬，二位家將道：「俺乃是犯罪之人，今到此處，多承你那美酒家鋪擺設齊，伏侍三爺用酒，李勇見如此，恭恭敬敬，二位家將道：「俺乃是犯罪之人，今到此處，多承你那美酒家鋪擺設齊，伏侍三爺用酒。」

家將道：「三爺放心，這乃是我家少爺奉敬的，叫小兒來伏侍好漢爺的，李勇問道：「你家少爺是誰人，多承他如此的美意，教俺李勇感謝不盡了。」家將道：「我家少爺乃是總鎮大人的姪兒，姓薛名斗，因老大人無後，猶姪兒一樣，因我薛少爺自幼嗜好武藝，馬上馬下各樣皆精，長拳短打，件件俱能，為人慷慨灑灑，廣行結交，英雄掉金如土，仗義疏財，一生慣喜濟困扶危，錫基安良，所以外人送了個插號，叫賽田文，因聽人說道：「當年有個孟嘗君，田文門下有三千食客，最愛朋友，故外人皆以田文比之，因今日在屏風後，見好漢如此本領，知道是個英雄，又聞說好漢打死五人，代當地除害，又挺身領罪，要算是個豪傑，故此俺家公子十分仰慕，纔在老大人面前討了情。」

分因我信老大人秉性剛直，無論從那裏配來的鴉片，要先打二百殺威棍，今日公子爺討了情，連殺威棍都不打了。李三保聞得家將一派言語，不由心中十分感激，遂言這管家聽了，俺家爹承你家公司，感情禮當，俺李勇前去拜謝。差二位可肯引進嗎？二家道：好漢不必作忙。俺公子言道：好漢一踏風霜勞苦，跋涉塵途，定然身體疲倦，待靜養幾日。俺家公司自當親自來相見的，說罷，又將床榻安插佈了被褥，十分精緻，到了天晚，二家下酒。宴比日間還要豐盛，仍然還是他二人伏侍。獻茶已畢，然後伏侍三爺安身，到了來日天光纔曉，只見二家下酒，盪淨面水，英雄淨過面，將冰熱湯端來，請三爺用點後，又攪點心，用過天中下晚的酒席，將與昨日一樣，書不煩贅。一連三日，皆是如此。李三爺十分過意，不去幾次，要下拜見，皆被家將阻住。三保又問俺家公司備了回文，打發他們回梁名差官，如今可會回去嗎？二人說：好漢若問李清張明二差官嗎？前日間俺家公司備了回文，打發他們回梁去了。遂送他二人一百兩銀子，教他們回去。三老爺在此無事，教三爺的爹娘放心，不必憂掛。久已打發他二人回去了。李勇聞得此言，心中更加感激，想俺李勇與這位薛公子並無認識，今承他如此照看，實在少有了。按下李三保心中忖度，這一天起身用過早點，正在閉看書籍，只見二家將上前見禮道：三爺在上。俺家公司特來相見，教小人前來通知李勇開聽，即忙整理衣服，上前迎接薛公子，只見有四名家將相隨來到書房，兩下相見，禮已畢，分賓落坐。李三保射目觀望，但見他容貌不凡，心中佩服已極。觀此人文武雙全，後來一定是皇家棟樑。又見家將把香茶獻上，李三保上前欠身鞠躬，尊聲公子在上。單人多感公子恩德，日後若有昇騰之日，總要報答公子薛斗聞聽此言，連聲不敢，尊聲好漢在上。俺薛斗一生專喜結交英雄，久慕好漢威震四海，只因雲山遠隔，相會無期。今日天意到此相逢，若不棄俺薛斗粗蠢，情願仰攀好漢，拜為弟兄。李三保聞聽，連聲稱得正合鄙人意見。薛公子忙吩咐衆人擺設香案，二人誠心頂禮，說我二人誓同生死，拜罷，再敘年庚。薛斗為兄，李勇為弟。二人從新在書房兩下用酒談話，講的無非是六韜三略，二人言語投機，日間同食，夜來同榻。一見有半月光景，這一天弟兄正在用酒，那薛斗長嘆一聲，李三保一見忙問道：大哥所為何事？薛斗見李三保名道賢弟有所不知，因愚兄一生最愛是英雄豪傑，若見了本領高強之人，便傾心結識。因三年前來了一人，姓裴名三豹，乃是山東濟南人氏，在江湖上打拳營生，因愚兄見他拳棒精通，武藝高強，遂將他請到府中管待，拜為生死之交。到也十分合意，因我在臨汾東關外開了一處青雲樓酒館，生意十分茂盛，就教他在店中照料一切。店中所有的生財什物，本錢等類，皆是愚兄所置，不過請他代管而已。因愚兄有事回鄉，一見半載未來，誰知裴賊心生不良，他說青雲樓是他所開，與我無涉。那時愚兄不伏，與裴三豹會了一陣，被他打敗，後來裴於叔父得知，欲調動人馬，與他爭鬪。我叔父言道：不過小小一座酒館，何必與他爭論，由他去了。若是帶兵前去，一害怕的裴民驚慌，二害怕的戰他不過，更要被人恥笑，故力阻小弟不可與他爭鬪。因此一晌二載有餘，青雲樓被裴賊所占，他如今店中用的人，皆是他一班心腹，共有二百餘人，皆是亡命之徒，個個俱有本領，目下店中生靈茂感，熱鬧非凡。因此愚兄

心下不平，故適纔想起背雲樓之事，心中纔憤恨的，李三保聞聽此言，微微笑道：「兄長放心，不是小弟誇口，那怕他三頭六臂，銅打金剛，鐵燒羅漢，只要小弟前去走走，將他趕走就是了。」遂將背雲樓交還兄長，豈不精美？薛公道：「賢弟有所不知，莫把這奸賊裝三豹非當等閒，他馬上下各樣精頑，長拳短打無所不曉，兼之裝賊力大無窮，過身筋骨如鐵，三弟怎是他的對手？若有差遲，反為不美。我想背雲樓乃是一件小事，不過幾間房屋，與圍亭猶如遭了回祿，由他去了。李三保聞聽此言，按不住胸頭火起道：「兄長說那裏話來，休長他人志氣，滅小弟的威風。莫說這裝三豹乃是無名一小輩，就是他霸王在世勇南軍生，我也不懼怕於他。小弟當日初下山之時，在揚子江伏了混江龍許貴，也會打華府打死錢流星，誰保後到家中打死了小賊孫官保等，何怕這小小裝三豹這無名之賊？弟不將背雲樓奪回，再不釋小霸王，說罷，望外就走。薛斗上前扯住道：「賢弟且慢，要去背雲樓不難，聽愚兄講來，今有一事，賢弟若能前往，就能奪回背雲樓了。不知薛斗所說何言，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二十一回 舉千鈞鼎天齊廟顯威 逞一朝忿石鉄頭遭打

話說李勇要去討背雲樓酒館，被薛斗擋住道：「且慢，賢弟要去會裝三豹，將他打敗不難，我們這臨汾城中，有一座天齊廟，十分曠大，極其熱鬧，生意買賣各樣俱全。廟中天井內有一座鐵鼎，相傳是夏禹王當年治水所造，鑄九鼎以鎮九州。歷代相傳以來，祇有戰國上西秦秦武公舉過，西漢上楚霸王舉過，後人舉鼎者甚少。如今賢弟若能到天齊廟舉起千鈞寶鼎，就能去討背雲樓。若是舉不起千鈞鼎，就不是裝三豹的對手，可不必前往了，免得被人取笑。」賢弟看是如何？李勇道：「大哥，正不知道裝三豹可會去舉過嗎？」薛斗道：「裝三豹舉過數次，只得將鼎端離平地尺餘，再也舉他不起。若是三弟能將寶鼎舉起，就能去剋伏他了。」李三保聞言道：「既兄長如此講來，代小弟到天齊廟走走，若不能將寶鼎舉起，小弟就不去討背雲樓便了。」薛斗道：「今日天氣已晚，不如明日一早去罷。」當下二人談談請請，用過酒飯，各自安身。一宿無詞，到了次日清晨，薛斗取了一套新鮮的服式，教三弟換了，用過早點，弟二人，帶了兩名家將，只奔天齊廟而來，只見六街三市熱鬧非凡，前面到了天齊廟，李三保抬頭觀望，只見廟堂華麗非常，一對最木旗杆分立左右，山門口有一對石獅子，站立廟內遊人如織。弟兒們無心觀看，只見天井中有一座寶鼎，高有九尺以外，鼎邊邊香烟裊裊。薛公子同李勇上了大殿，眾家將點燭焚香，弟兒二人在神前下跪，暗暗祝告。今日弟子魏弟李三保到廟中，將來舉鼎，倘若是天註良緣，能舉起鼎成就了五百年前姻緣，若再能奪回背雲樓，弟子當滿堂焚香。薛斗在神前禱告已畢，與李三保下了天井來看他舉鼎。薛公若問薛斗在神前祝告，為何又提起姻緣之事，是何原故呢？聽在下敘明這姻緣的原委，因這山西臨汾城外有一鄉宦，姓孟名洪，夫人是黃氏老太太，孟老爺當年做過戶部尚書，目下年邁，歸官不做，樂守田園之福。老夫妻俱皆花甲以外，膝下學生一女兒，名孟習，幼年交一十六歲，生得貌似天仙，姿容絕世，不但女工針

帶精道錄之詩書典藉一覽無餘詩詞歌賦出口而成琴棋書畫無不精熟更且嗜好武藝馬上馬下十八般樣樣皆能槍刀弓劍俱皆熟諳因此孟老員外更加喜愛不啻如掌上明珠因他一心最喜愛的本事他父女商量在天齋廟中出示曉諭各處等人知道有人能將千斤姻線鼎舉起便將女兒終身許配此示一出就烘動諸汾各處的英雄皆要來想舉鼎一者貪孟習投小姐美貌二者孟洪百萬家財又無子姪將來也歸女婿執掌故此各處想舉鼎的人也不計其數無奈俱皆不能舉起就連薛斗與妻三約皆來舉過的皆舉不起來一向有了年餘先前日有人來舉目下數月就沒得人來舉了因爲親事等他舉起鼎來然後我再代三弟作主諒他個英雄他又在仙山學過道的故與他一同到此他也不提起親事等他舉起鼎來然後我再代三弟作主諒他個英雄不得的若是舉不動姻線寶鼎就不提此事了因此與李勇一同來到天井之中李勇又將此鼎看了一遍但見高有九尺闊外大有數十圍圍英雄心中暗想觀此鼎不在輕處倘若舉他不起豈不惹大哥恥笑呢想這有了我在蘆蘆山學藝之時師父傳我武藝說我手足力氣均平若能腿掃得動手就能舉起待我來試試懶聽了這道教衆人閃開讓我看我舉鼎看看衆人聞聽俱皆四散遠遠站定又把三保一層人人暗笑說這個年輕的後生怎能舉起這姻線寶鼎呢且不言廟中衆人談論再表英雄李勇將那衣服撿扎停當上前來運動神功朝這寶鼎一擺掃去只聽得噌啷一聲將寶鼎一擺擲下十餘丈外又趕上商去一探只見他手中舉起千斤寶鼎此時廟堂中一班衆人齊聲喝采皆言此人本領高強那公子薛斗看了也暗暗的佩服李三保武藝高強李三保仍將寶鼎安放天井上前來喊聲大哥同小弟青雲樓去薛斗說今日且回去到來日參帶兵丁再把青雲樓討來今日不可造次說着弟兄二人挽手望外就走忽見東廂樓來了幾個丫環上前來一把扯住李三保聲聲請來今日姑爺舉起姻線鼎也是五百年前註定請姑爺快快前去沐浴換衣李三爺聞聽此言不解罵聲罵婦人休得胡說俺乃是堂堂男子漢小賤人你來討我便便了列位遠天齊廟中那裏來的丫環聽在下樓樓道來因這孟洪員外立下這千鈞鼎他天天在此觀看一連數月並無能人舉起他就心裏惱了不十分天天到此祇有孟習投姑娘日日帶着四名丫環來到廟中觀望他在東廂房廊樓之上迎面有珠簾垂下內裏看見外頭外邊看不見裏邊今日孟小姐望見李三爺舉起千鈞鼎好喜歡一者見他年輕幼小二者見他容貌美觀遂心花大開只見他與薛公子走了遂致了環來將他請上高樓成就花燭誰知夜李三爺攔攔爬起來正欲再此舉起姻線鼎這樁事情在我身上你來追趕聽我道來他乃是我的結義兄弟名李三保乃是江西人氏我帶他到縣舉起姻線鼎這樁事情在我身上你來追趕聽我道來他乃是我的結義兄弟名李三保乃是江西人氏我帶他到縣舉起姻線鼎這樁事情在我身上你來追趕聽我道來他乃是我的結義兄弟名李三保乃是江西人氏我帶他到縣舉起姻線鼎這樁事情在我身上你來追趕聽我道來他乃是我的結義兄弟名李三保乃是江西人氏我帶他到縣

將薛斗之言，細說一遍，孟姑娘聞聽此言，十分歡悅，遂與了環到神前，還願降過香了，上轎回莊，見他爹爹孟洪說，明孟員外也喜之不盡，改日要來拜候薛斗，接他不表，再說李三保出了天齊廟，見薛斗趕來，李三爺道：「兄長聽了，你們這臨汾縣是何風俗，怎樣了環見了人，就喊姑老爺，是何原故，死薛斗道：『是人看錯了的，那有見人就稱姑老爺的道理呢？』三保聞聽愛原來如此，又道：『兄長聽了，小爺今日肯放他去，奪青雲樓，便心一生一雲，忽然斗說賢弟本領高強，世所罕有，足敵幾三豹賊子，了環見薛斗，今日不肯放他去，奪青雲樓，便心一生一雲，忽然口中喊叫，肚裏只見他雙手拳，腰彎眉緊，口裏只喊，我薛斗，今日不肯放他去，奪青雲樓，便心一生一雲，忽然小弟偶得心痛病，非得千滾湯不可，望兄長急速回去，把滾湯取來，若遇延延的殘生，活不成了，薛斗聞即忙回府，李三保又叫四個家將，你四人代我回府，把轎子取來，好抬我回府，四家丁聞聽此言，即速回轉府第，三爺正中樓，薛斗此刻支開主僕五個人，急忙站起身來，直奔青雲樓而來，只見朝雨一川酒店，裏邊吃茶飲酒的人，甚多，李三保走進店堂，喊一聲店中老板，快快的好代俺家置辦好酒，不得遲延，李三保走進店堂，正在大呼小叫之時，忽然從裏邊走來一人，一聲喝，誰人膽大，敢在此胡鬧，喝三保道：『你是誰人，問我何幹？』那人道：『這個小孩子，聽了，你可會來訪訪俺石鐵頭，不好惹的，三保道：『你有何本領，這樣誇口呢？』石鐵頭道：『你不要問我，我試與你看，說罷，取出三根鐵釘來，都有七寸多長，就將天井牆上牆縫上一插道：『你看我，一頭將三根鐵釘，曾撞在牆肚內，你可知道利害嗎？』李三保道：『我不信你撞於我看，果真能撞進去，就算你是個能人了，只見那石鐵頭點下，將身子晃了幾晃，將頭搖了幾搖，腳步走了幾步，一頭照着這釘上撞去，只聽得一聲，將三根鐵釘，齊齊撞進去了，李三保一見暗想道：『此人是用的死功夫，真真不壞，遂笑吟吟的道：『你這鐵頭雖好，還不及我這鐵手呢，說罷，上前用兩個指頭，將三根釘，俱齊拔出來了，石鐵頭一見，也暗暗心驚，想此人手上功夫，也不錯，只聽三保說道：『鐵頭聽了，你說你頭功甚好，俺將這三根釘，按在胸前，你也能一頭撞進去，我心裏，就替你算你，是個人，石鐵頭道：『你這個小孩子，真真不知好歹，我若一頭撞去，豈不是傷了你的性命，這是何苦呢？』三保道：『沒相干，你撞把我看，如不然，我就來打店了，石鐵頭一聽，道：『如此說，莫怪俺教師傅了，李三保說不怪，說着，抓住三根鐵釘，望胸前一按，說你撞把我看，石鐵頭一見，心中動怒道：『這也是你這孩子，自己說死，不怪俺家，他還站定，身軀將頭一搖，呼的一聲，只奔李三保，心窩而來，李三保暗想，他既能將鐵釘，洞洞何，況我這皮肉呢，也罷，我有章爺，能隨時見他，一頭撞來，英雄並旁邊一讓，順手將石鐵頭，後頭頂一把抓住，攔拳就打，石鐵頭口中喊道：『好漢，我就將這頭打死了，也污了俺的聲名，等候幾三豹前來，好會他一會，想罷，將手一鬆，說道：『狗頭聽了，速教你師父出來會俺，如若就遲，候刻教你開店歸天，莫怪俺無情了，那石鐵頭口中連連答應，只奔後邊而去，要請他的師父出來，會李三保，要復一抓之仇，不知他師父是何人，與李三保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二十二回 報宿仇錯打青雲嶺 尋由頭大鬧桂花廟

話說李三保放了石鐵頭，他遂在外邊等候他的師父，但看他有何本領，正想之間，只見裏邊一聲喝道：誰人大胆，敢在這裏撒野？俺大師父來也！李三保射目一箭，見裏邊出來一人，但見他身高九尺，開外，膀闊肩寬，腰大十圍，面如顴骨，鬚若鋼針，口似血盆牙，如短臂掃帚，鋼鈴眼十分兇惡，頭帶大藍扎巾，身穿青銅短襖，身高體胖，如半截寶塔一樣。李三保心中想道：這老和尚不是幾三豹嗎？遂言道：你是誰人，焉敢來會俺家那小一輩？喝道：小後生聽了俺師父姓陳名坤，外號人稱銅鐵腿，是也。誰人不知誰人，不曉李三保道：怎樣叫做銅鐵腿？在下到要請教請教。陳坤道：你要請教者不難，待師父演把你看，說罷遂教人從後邊取來了七根木椿，皆有八尺多長，碗口粗細，上頭皆有鐵箍箍着，遂拿到天井之中放下，手下人取過一柄鐵榔頭，將七根木椿一排打下。陳坤道：小朋友聽了，你要看俺的本領如何？俺今將七根木椿釘在天井之中，只要俺家一腿，就將這七根木椿一齊打將起來，你可信服嗎？李三保聞聽陳坤之言，心中暗想道：觀看他如此講來，乃是他用的，是死工夫學成，也虧他有這樣的腿勁。遂言道：你打與我看，果真你能將這地靈椿俱打起來，俺就佩服你的本領了。陳坤聞言笑道：既如此講來，看教師爺打把你看，說罷將身立定，晃了幾晃，遂上前用了個金剛靠塔的勢子，一腿掃去，只聽噹啷啷一聲響亮，塵土飛空，將七根地靈椿俱打起了犯將起來。李三保一見，暗暗誇讚說：果然好腿工，遂言道：陳坤聽了，你說你腿工利害，能將地靈椿打起，如今俺家站在此處，你能將俺打倒，就算你是個英雄。鋼鐵腿陳坤聞聽此言，哈哈笑道：你這個小孩子，真不識時勢，如若俺家一腿打倒你，只怕你性命就難保了。莫怪俺不與你講明。李三保笑道：朋友休要誇能，諒你這點本領，何足為奇？你能敢打我一腿嗎？說罷，遂天井中一站，二手拿腰立定，口中說道：你打罷。陳坤一見心中怒道：你既教俺打，就不怪俺家了。遂來到三爺身旁，將身一晃，左足生根，犯起右腿，只聽呼的一聲，只奔李三爺打去。李三爺一見心中想道：難道真把他打不成？遂將身子一讓，閃在旁邊，遂用手將他右足一把抓住，並起一捺，那陳坤站不住，一交跌在埃塵，被李三保右手又將他左足抓定，朝上一提，這好狗頭你不要釋能了，你快快將那狗頭裝三豹交出，就饒你的狗命。若再敢呼，即刻就一丕兩下了。陳坤此時嚇得頂上去了真魂，忙叫好漢休動手，饒了小人一條命。若問道：青雲樓中的裝三豹，他不是小人的師父，他在青雲樓酒館，小人是青雲嶺名，叫陳坤，但不知好漢因何到此？李三保聞言，就將招牌一摸，只見寫着青雲嶺三個大字，曉得是打錯了，就將陳坤放下，問道：青雲嶺在那方？陳坤道：此朝東半里，就是。李三保連稱得罪，忙忙出了店門，朝東而去。陳坤暗想：不知這位小將名姓，看他本領高強，如今去尋找裝三豹，大約是薛斗請來的人，要來奪青雲樓，到不如前來去打聽，看他可能降伏裝三豹。本領高強，如同去尋找裝三豹，師徒們也奔青雲大樓門，原來這青雲樓酒館中的陳鐵腿石鐵頭，徒兩個，他二人本來也真薛斗交好，因青雲樓被裝三

豹佔去氣悶不過，故教他師徒二人，也到東關外開一酒館，起名叫青雲嶺酒店，因李三保心中急躁，不會留神，只看見青雲二字，就未曾望下細看，故纔打錯了，如今陳坤見李三保要找裴三豹，問及青雲樓，光景是薛公子請來的，他就師徒兩個暗暗跟來打聽，按他不表，再說李三保聽了陳坤之言，望正東下來，不到半里之遙，只見路北有一座大大的園亭，十分曠闊，週圍樹木成林，高鶻喧空，一轉濠河，綠水澄清，又見珠紅吊橋對着樓門，道路平坦，青石砌就，但見遊人如織，車馬如雲，往來男男女女，老少皆來遊玩，頑耍，飲酒看花的，也有呼朋喚友，扶老攜幼，前來作樂的，真乃是景物繁華，人烟聚集，好不熱鬧，李三保緩步跨進店堂，只見櫃檯內坐着兩位女妓，生得十分風流，李三保一直朝裏邊走，來到花園之內，但見園亭秀麗，花卉爭妍，只見各處亭台皆有人用酒，笙簫盈耳，遊人無數，不知道裴三豹在於何處，英雄正探看之間，見前邊有一座桂花廳閣，四面窗櫺俱皆開着，週圍栽植花草無數，又見廳內正中，上首坐着一人，年約三十以外，生得面如紫草，目若朗星，兩道鬚眉，一張鬚鬚，項下微有幾根鬚，短短竹根鬚，招風耳，大鼻樑，身高總有九尺開外，膀闊肩寬，腰大十圍，虎背熊腰的模樣，見他頭帶着大紅緞綉花武生巾，迎面嵌一粒大冬珠，雙鬚帶垂於腦後，身穿大紅綉團花的袖箭袍，腰束軟金帶，足登薄底靴，手執湘妃金扇，坐在當中，兩旁有四個女子，陪着他用酒，錯錯豐豐，還有兩個童兒，在此服侍，又見那四個女子上來敬過酒，然後各人手執絲絃，彈唱一曲，音韻悠揚，十分悅耳，李三保一見心中，村度道：觀看此人，莫不是裴三豹奸賊嗎？果然生得形容兇惡，身體魁偉，欲要上前去打，他又怕不是裴三豹，而且無事起頭，難以動手，正在思想之間，猛聽得廳角上叫道：小孩子快的走，連喊了幾聲，李勇仰面一望，原來是個鸚哥叫的，但見那鸚哥在籠中連連喊叫，見那個鸚哥生得紅嘴紅脚，一身的綠毛，青翠可愛，又見那籠子乃是黃金抽絲，白玉為柱，金鑲玉配起來的，好不愛人，李勇暗想道：光景這個鸚哥是裴三豹養的，也罷，就把他做個由頭，豈不為美，想罷，拿程遂故意用手指着鸚哥道：你這個鸚哥，你敢罵我嗎？連你這鳥毛畜生也會欺人，可惱，可惱，口內說着，將身望上一穿，用手將籠子拿將下來，提在手中，那鸚哥見了生人，在籠中亂跳，口中亂叫，李三保一聲喝道：好畜生，真真可惡，說着，時就將連籠帶鳥望下一擲，只聽得一聲，將籠子攪碎，又趕上來一脚，連籠帶鳥都踏扁了，只見那桂花廳前兩個小童兒，一見嚇得大驚失色，說道：你這小子，胆大包天，焉敢將我家三老爺的鸚哥踏死，將來要你碎屍萬段，不算，還要你賠我家的鸚哥呢，說罷，上前來抓李勇，被李三保用手一隔，將兩個書童跌下有丈餘遠，近送罵道：小殺頭，只個鳥毛畜生，要他何用，為何大驚小怪呢，又見那兩個小童兒，扒將起來，淚汪汪，哭上高廳來，見裴三豹道：三老爺在上，外邊來了個小頑皮，他把三老爺的鸚哥踏死了，不算，還將小人們打了一掌，三老爺快去將他拿來，把他吊起，好教他賠我鸚哥，不然，他下回還要胡為生事的，只聽得裴三豹道：好狗才，休要大驚小叫，隻把鸚哥有甚麼緊要，就被這小孩子打死了，能值幾何，他家有大人曉得，總是要賠還的，你們不可去驚嚇了於他，留他去罷，這兩個童兒聽得裴三豹如此講說，也就不敢再

說了。李三保見裴三豹並不動怒，心中想道：此人量氣不小，還打不起來嗎？一想了，他又將金魚缸內的金魚用手下去撈了幾個，用柳條穿起來，口中說道：帶家去下酒。又將廳外邊四下的花草拔起來，東邊移到西邊，又將西邊的花草移到東首來，將許多不開的花都摘下來，在手中把玩。那兩個書僮一見，十分大怒，又不敢來趨李三保，只得又見了裴三豹說道：這個孩子真真可惡，他又將花草金魚弄死了許多。三老爺難道就罷了嗎？又聽裴三豹說道：你這狗頭實在是多事，你三老爺看他定是個富家的少爺，他任意慣的由他去了，說罷起身帶着四名美女望後而去。李三保一見裴三豹並不生氣，而且他還進去了，心中想道：莫不是他曉得我來伏打青雲樓不成，他不與我爭論，教我怎好與他動手，也罷。不如到外邊去另拿章程，再生枝葉就好找他了。想罷邁步來至店堂口，在櫃檯傍邊望下一坐，口中喊道：拿酒來。只見來了個酒保道：小客官請到後邊去吃酒罷。此處是櫃檯傍邊，不好吃酒。李三保聞聽，遂一聲喝道：好狗頭，那裏不好吃酒？俺家喜在這裏吃，偏不到後邊去。看你怎樣那酒保正欲開口，只聽那櫃檯內的婦人言道：跑兒聽了，你就將酒鎗取來，讓這位小客人在此吃酒。酒保聞言，不敢怠慢，即刻將美酒佳釀取來說道：小相公，你就在此處用罷。李三保也不多言，拿起酒來連吃了幾盞，將鎗鏗飽嚼一頓，遂用過酒，暗中向人一打聽，這櫃中兩位女子的來歷，原來他是同胞姐妹兩個，一名金娘子，一名銀娘子，他乃是江湖上走馬賣解頰把戲的出身，他父母並無兒子，只得這兩個女兒，自幼煉成一身的本事，要刀弄鎗跑馬走索，樣樣皆能。他父母全仗他兩個女兒養活，因來到臨汾，被裴三豹愛上了，送他爹娘一千兩銀子，娶他姊妹兩個為妻，還准允他老夫妻養老送終，皆是他管，就代個兒子一樣。因此陸老夫妻貪圖裴三豹金銀，又見他威鎮臨汾，本領高強，不敢不準允。他遂將兩個女兒都配與裴賊為妻，他也不去頑把戲了，就住在這青雲樓中，因金娘子銀娘子自幼皆讀過詩書，算盤筆下樣樣皆能，故他姐妹二人前來掌櫃。一者免夥計舞弊，二者他在櫃上生意甚好，故不用掌櫃的先生。今日李三保在青雲樓中來尋事，不會與裴三豹交手，他此刻心中一想了，要得討回青雲樓，就在這兩個女子身上，他遂假裝酒醉，喊道：跑堂的走來，酒保聞言上前道：客官要添酒菜嗎？李三保道：不必添酒菜了，我問你這櫃檯裏兩個女子，他是何人？酒保道：乃是我們二位三太太老人家，你這小相公問他何事？李三保道：俺問他無別，因我一人啞酒吃不下去，教你家兩個三太太來陪我，用一盞可好嗎？你代我去說一聲，跑堂聞聽，暗吃一驚，暗說：你這個小輩狗命總不要了，如此胡言亂語的，他遂答道：客官既然喜愛，你本人去對他講，把話說畢，他揚長走了。李三保道：讓俺家來親自代他講說，站起身，只奔櫃檯而來，不知李三保如何將青雲樓奪回，且看下面再為分解。

第二十三回 奪青雲樓裴賊喪胆 踐舉鼎約孟府聯姻

話說李三保來至酒樓前點定，他故意將氣一併，面上泛紅，假裝醉酒的模樣，口中說道：「點櫃的先生聽了，俺道：『來算酒賬的，早見跑堂的，喊道：』單客一位，共算銀四兩六錢，金娘子道：『四兩六錢，銀子不要算的。』李三保笑道：『先生聽了，莫說我，就是四兩六錢，也是四萬六千，也不要緊。』祇是小生初到此地，缺少個美貌女子陪伴，你們二人若肯陪我過酒，我就拿出萬兩黃金，也不妨事。陸家姊妹嫌了大烙，罵聲你這小娘，子焉敢弄老娘，將身一先伸手要来抓三保，被三保一把提出櫃檯，望酒缸一擲，只見他兩脚朝天，一命嗚呼。銀娘子見見大烙，金身一見奔出櫃檯，直望三保打來，李爺哈哈大笑，俟他來近，飛起一腳，把銀娘子跌倒，三保伸出雙手，把銀娘子兩足捏住，提起來往兩邊一歪，不成兩片。此時店中衆酒保個個唬得胆落魂飛，直奔後廳來報。三豹此時三豹正在後邊用酒，忽聽報說，有一小賊將二位娘子傷害了性命，望三老爺快快前去將他拿住，好代二位奶奶報仇。三豹一聽，不由大驚，二目流淚，喊一聲二位賢妻呀，你被他人傷害，為丈夫代你報仇，這定拿小賊千刀萬剮，以洩心頭之恨。誰知道我今讓俺幾次，這還傷了我家的二夫人，此刻斷不能相讓了。說罷，週身一技，扎篷外而來，原來先簡李三保在園中，踏死鸚鵡，捏死金魚，拔去花草，三豹俱不動怒，是何原故呢？因李三保是天齋廟中舉起了千鈞寶鼎的時刻，此事就哄傳出去了，因三豹也有多少心腹人，在外邊打探，今見李三保是與薛斗一齊來的，光景是薛斗的朋友，隨即來報於三豹得知，說了面目身材多大年歲，三豹也怕的，要來伏打青雲樓酒館，遂就提防，今見李三保如此形容，又見他有意來鬧事的，故纔不理於他，心中想道：「讓他一着就是了，何必與他爭論呢？要不是薛斗的來人，改日打探明白，再教他家賠補便了，故此纔不與李三保較量。今聞得他打死了二個娘子，不由他悲怒交加，遂即忙來至前邊一看，見金娘子死在酒缸之內，銀娘子活不兩片，不由他傷心流淚，遂上前一聲喝罵道：『我把你這小狗頭，這還了得？俺家讓你好幾次，誰知你這小賊越發猖狂，將俺二個娘子打死，他與你何仇，恨將他二人殘毒身亡，俺三老爺不將你這小賊賊粉身碎骨，不洩心頭之恨了。說罷，揮拳就打李三保。』三保道：『我休要猖獗，你平日倚仗武藝高強，欺負我大哥薛斗，佔住青雲樓，今日前來問你討還你若識時務的，速速將青雲樓交出，倘有半個不字，叫你立刻身亡。』說罷，二人交手，約有十餘回合，三保飛起連環腿，把三保一腿踢倒，趕上前去，一足踏住胸膛，三豹哀求饒命，情願交還青雲樓，李勇說：『今朝若放了你是破虎臨山，終是後患，說罷，將三豹賊魂，就放了三豹。列位這薛斗是怎樣來的，原來薛斗因見李三保肚痛，即忙回去取了薑湯來到街上，不見了李三保，又不見幾名家名丁，遂在四下一打探，見家將拾了小籠一乘，到此一說，說三爺到那裏去了，薛斗再問道：『家將們何往？』他們將回去拾籠子的話說了一遍，薛斗聞言道：『如此講來，莫不是三弟回去了不成？他主僕又到府中一問，見三爺未曾回來，薛斗猛然醒悟道：『我知道了，想必三弟去打青雲樓了，即忙帶了十幾個家將，各人身傍暗帶着兵器，直奔青雲樓而來，先到了青雲樓，會見陳坤與石

鐵頭二人問道：你們可曾見李三爺過去嗎？他師徒就被李三爺打的話說了一遍。他如今上青雲樓去了。薛斗聞言遂與衆人一同而來，將到了樓門外，見李三保與裴賊兩下交手，薛斗等就站在外邊遠遠的觀望。今見李三爺打倒了裴三約，不由薛斗心花大開，又見英雄不費賊，他遂上前喊道：三弟不可動手，李勇見薛大哥到此，遂將裴三約放了一聲嗚道：奸賊聽了，若不看大哥的面上，即刻將你打死。如今問你可將青雲樓交出嗎？裴三約滿口答應，說願讓青雲樓與薛大哥，再不敢強佔了。李三保冷笑道：諒你也不敢強佔了，如今就限你今日動身讓出房屋，不准停留，倘若再遲延，就不怪俺家就結果你性命了。裴三約應道：不敢，只見薛斗上前道：裴大哥你說那裏話來，這樣的狼心狗肺之人，還與他交情怎的？留下來日後還要吃他的虧呢。你道今日放了他，將來還是個後患，又怎能再將他留下呢？薛斗聞道：賢弟之言有理，教裴三約遂將酒館讓出，裴賊即刻交與薛斗。裴三約男女共有百十口，俱皆離開青雲樓。這時裴賊十分惱恨，如今讓了這座青雲樓，一者是失了酒館好營業，二者是今被打敗沒聲名，若論薛斗這箇可恨的，是李三保這個小畜生，此仇不報，枉得英雄，欲去拿他報仇，又懼他本領高強，裴三約一路心中暗想，想起了自家有兩個表弟，在潼關城做總兵，名叫梁左梁右，到不如到潼關借了兵馬，再到臨汾來拿小賊，那時節復將青雲樓奪回，拿住了薛斗李勇，纔算稱心。不言裴三約一路趕差滾開去，再說公子薛斗見裴三約讓出了青雲樓，遂十分歡悅，與着陳坤師徒上前道：虧的賢弟武藝高強，拳法精通，打走了裴賊，以代愚兄伸這口怨氣，真乃是難得了。李勇道：這乃是些須小事，兄長何必言重呢。如今奸賊等俱皆走了，兄長看幾時將青雲樓開市，待小弟與兄長代理便了。薛斗道：此乃是易事，耳不過三朝五日收拾齊備，就仍然開張了，且喜裴賊在此二三載的工夫，倒將青雲樓裏外收拾得十分錦綉，又添造了十幾處亭臺，又栽植了許多樹木花草，要比愚兄當年開的時候，強盛幾倍了。如今教八名家將在此照料，將館中內外要打掃干净，又將園中擺設從行整治，又教人將各處油漆整齊，然後再備來廚役與走堂的，從新開市便了。他遂與李三保陳坤師徒來到自己府中，到小書房坐下，吩咐家將擺酒，四人同飲。陳坤將李三爺打之事說了一遍，道：若不是小弟說明，險乎喪了性命了。李三保陪笑道：陳兄休怪，只因小一時心急，故而粗心打錯了，不然何能領教得賢師徒的本領呢。陳坤道：三弟休取笑，從今後還要望老人家指教一二。李三保說：陳兄不必言重了。當下薛斗說道：二位賢弟不必謙讓，如今皆是自己的弟兄，等愚兄將青雲樓辦妥，我們皆在一起。隨三弟習學便了。當下衆人談談講講，用過了酒宴，遂將李三保帶至內衙來，見他叔父薛雄，薛斗先到二堂拜見過叔父婚母，他就將同李三保結拜弟兄，到天齊廟舉鼎，以及討回青雲樓的事情，前後說明。薛雄聽罷，十分歡悅，誇讚姪兒自識英雄，所交得人，實爲難得。薛斗又把孟府的親事，要差叔父週全，代李兄弟作主成就。

良緣薛雄道都在老夫身上便了，遂將公子李勇請進內堂，李三保來至二堂見薛大人老夫婦坐在上邊，薛斗侍立一傍，李勇遂上前參謁下道：伯父母二位老人在上，小姪李勇拜見了，特來問伯父母的金安，薛大人也欠身道：好說，姪男免了教薛斗將李三保拉起來坐在一傍，家丁獻上香茶，老大人笑道：賢姪呀，你初到老夫衙中，你言不能下晚，今日怎樣能晚的呢？李三保也笑道：不瞞伯父說，小姪自出世以來，不輕易下晚於人，因前日乃是一犯人，總然不跪，也無妨礙的，今既與兄長拜為兄弟，兄長的叔父就是小姪的叔父了，焉有不見之禮呢？薛大人聞言哈哈大笑道：賢姪實算英雄，不願禮了，遂吩咐家將擺酒，叔姪三人就在後堂用酒，席間薛總鎮問榮宗耀祖，衣紫腰金，國家之棟樑也，如今恭喜賢姪賀喜，賢姪了，目下有大喜臨身，老夫預為致賀，李將軍定然榮宗耀祖，衣紫腰金，國家之棟樑也，如今恭喜賢姪賀喜，賢姪了，目下有大喜臨身，老夫預為致賀，李三保聞道：叔父在上，但不知有何喜事，請身並祈叔父指示，不知薛總鎮大人所言是何喜事，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二十四回 薛總鎮居間作冰人 元武宗開科考武舉

話說薛老大人言道賢姪有所不知，因你在天齋廟裏起姻緣寶鼎，你不知此鼎的根由，聽老夫告訴於你，就知其中的道理了，李勇道：既如此講，即請老叔講明，以免小姪疑惑，薛老大人道：我們臨汾城內，有一狗窟，姓孟名洪，當日在朝為官，家有百萬財產，膝下單生一女，取名習娟，年方二八，生得貌賽天仙，不但是聚棋書畫，樣樣都會，就是馬上馬下，也件件皆能，孟員外在此份出下告示，要選一乘龍佳婿，若有人力能舉起寶鼎，方可與女兒聯姻，因此孟小姐天天到廟裏探聽，如今賢姪舉起這座寶鼎，這也是姻緣前定，我姪兒已代賢姪作主，成全了百年姻眷，等待孟員外到此，有老夫來代做月老便了，李勇一聽，便覺伯父不必費心，姪男有言告某，一考婚姻大事，須稟明父母，知曉，二者姪男在外，六禮不能周全，三者現在身有罪名，不知那日纔能回家，孟小姐他本是千金之體，應配郡王孫公子，小姪是一個粗蠢之輩，實乃是鳳凰配鴛鴦了，望叔父千萬莫聽這事，薛大人聽得李勇的話，不由他哈哈大笑，喊聲賢姪不必推託，各事不要你費心，孟小姐舉鼎成婿，這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目下各事皆是老夫代辦，斷不要賢姪化費一文錢，叔姪正在談論，只見家將來成婿，孟員外，特來拜候，薛大人聞講此言，整理衣冠，帶着薛斗李三保二人出外迎接，原來孟員外因習娟小姐回家，稟說今日有一年少英雄，儒雅超羣，到天齋廟舉起了姻緣寶鼎，孩兒羞了，環托請，誰知那英雄不願而去，後因薛公子薛斗言道是他的朋友所舉，孩兒放心，故得回家，稟於爹爹知道，孟員外聞講十分歡悅，說女兒放心，待為父的去拜見薛兄，問其根底，就便知明白了，說罷，就隨即打轎，進了村莊，進城到了總鎮府，教人稟報於薛老爺得知，只見薛大人與着二位小英雄迎了出來，薛雄拱手道：老實兄請了，老夫有失遠迎，多有有罪，孟洪欠身道：好說了，

老漢特來問候大人金安，勞動大人迎接，不當之至，但不知這二位年幼公子，他是何人。薛雄道：這乃是舍姪薛斗，這一位乃是江西饒州人氏，姓李名勇，字三保，是舍姪結義的弟兄，就是在天齊廟舉鼎的。孟員外聞講，留神將李三保一差，果然生得人材，出象貌魁偉，暗暗心中歡悅，遂三請兩讓，遣了帥府，來到小書房，薛雄與孟洪分賓坐下。薛斗李勇兩傍侍立，孟員外言道：二位公子請坐了，不必過謙，坐下來好講詩話。薛雄道：二家姪姪也坐下罷。當時二人告過，拜坐於末位，只見家將獻過香茶，薛大人開口言道：請問老實兄今日光臨敝府，不知有何見教。馮孟洪欠身道：老拙今到貴府無別一著，問候大人金安，二者有一小事奉托，故造府。因小弟在天齊廟內，以舉鼎代小女定姻，大人是知道的，因今日有李公子在廟中舉起寶鼎，故老拙特來相請，大人代我小女作伐，成其美事。老拙就感謝不盡了。薛大人因笑潏潏的說道：孫官保倚勢將他的嫂嫂搶去，李實姪打死官保，因此上發配到臨汾，我姪兒一見之後，就與李勇拜為弟兄，因為要去將青雲樓奪回，故纔到廟中舉鼎。願成將這些前後事情大略訴說一遍，如今他雖在臨汾，他家中還有父母兄弟，今日聞暫將親事應允，改日再到尊府入贅，便了說罷，感聲姪兒過來拜見岳父，李三保此時不好推托，也只得上前見禮。孟洪一見心歡，叫聲賢婿，這件事皆由前定，現在兩家結為秦晉，到後來莫把此事忘懷。薛大人說：世兄不必叮囑，等得實姪功名成就，令姪就是誥封夫人了。吩咐家丁書房擺酒，頃刻間酒席排開，共分二席。薛大人相陪孟員外，薛公子陪着李三保大家，喜氣融融。薛大人酒席筵前當堂拿出四錠黃金，作為聘禮。孟員外即刻寫下庚帖，交與薛大人。不一時酒罷，作別。叔姪們齊送員外出府。老孟洪回家說與女兒知道，習較小姐十分歡悅。按下不表。這一天薛斗聞得青雲樓收拾停當，遂裏過叔父同着三弟李勇來到青雲樓中觀看，果然裏外十分清淨，亭臺樓閣煥然一新。英雄十分歡悅，遂揀一個黃道吉日開市，就連薛大人也請了開城的文武官員，以及鄉紳父老等，皆到園中來飲酒游玩。又見車水馬龍，往來不絕，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薛斗胸中十分暢快，遂教李三保就住在青雲樓管理店中賬目。他本人說常也到園中與李三爺暢飲。由此生涯茂盛，天天如此。按下李三保落在山西臨汾開青雲樓酒店不表。再說大元武宗皇上，一日駕坐早朝，文武朝參已畢，只見有文華殿大學士老大師華登雲執笏上殿啓奏道：我主萬歲萬歲在，臣有短表奏上，因今年正當大比之年，主上應出黃榜曉諭天下，英雄武士皆到京鄉試考，奪萬功名兼之。我主自登極以來，朝中雖有武將，俱是年邁之人，正所謂邊無良將，國無賢臣。自從我主始招開國以來，雖然承平日久，目下有許多英雄豪傑，隱跡山野，未曾出身保朝。今年開榜，望主公旨下，只要有文武金材武略超羣者，皆許進場，無論貴賤，不取籍貫，方得天下英才皆上京鄉試。這乃是仿上古求野有遺賢之法，不知我主聖意若何？武宗聞奏道：老齊家奏得有理，遂傳旨出皇榜，張掛天下，曉諭九州。五湖四海的英雄，十三省的豪傑，於八月十六日開場。正主考就點大學士華登雲，副主考振國將軍岳廷方，題名官許丞相河沙不花，點取官

平章事李孟武宗皇上點了四家主考，幫退回宮。一面出了黃榜張掛天下，當時天下舉子，武士英雄，俱皆紛紛到京趕考。這也不言再說。老賊薛登雲他在殿上奏准了皇上，他回轉府中，隨即寫了幾封書札，差着心腹家將，遍各處去請人到京趕考。其實薛登雲是假要取武宗的天下，是實請的是楊子江、溫江、龍許、山東、齊南、鶴金、冠馬、全東、諸府、金、銀、范、百、另外還有許多的好賊，皆是華賊的門生。按下慢表，再說那薛三豹自從與青雲樓一路從濟南而來，這一天早到濟南，吩咐城上軍丁去報說山東裴三豹特來問候那薛三豹。城上軍丁報與梁右，弟兄們即忙出來迎接，進了高關，一直到帥府。兩下見禮分賓坐下。梁右尊聲表兄，耳聞得你在臨汾開設酒館，今日來到濟南，所為何事？裴三豹將青雲樓被李三保奪去的言詞說了一遍。薛家二位表弟在臨汾開設酒館，一臂之力，奪回青雲樓，拿了李三保，方洩胸頭之恨，說說咬牙切齒，怒發如雷。只見梁左梁右一齊聲勸道：兄長且免愁煩，小弟自當代兄報仇便了。隨即二堂擺酒管待他表兄。一面又差中軍官外去，將薛三豹帶來的衆人，俱在館中暫住，俱皆賞賜酒食。這也不言，再說梁左梁右與裴三豹用酒議論道：表兄在上，在小弟看來，我們這關欲發兵馬去，到臨汾奪回青雲樓酒館，一者無故發兵擾動黎民不安，二者臨汾總領薛雄，他乃是掌兵的總將，豈不抗敵，勝敗未分三者。總然將青雲樓奪回，表兄也不能再在那裏安身了。薛總領總要報仇的，在我們弟兄的拙見，有個章程，我們這關發三千人馬，各帶硫黃炮彈引火之物，小弟與兄長一同出關，以巡山遊獵爲名，暗來到臨汾，到了半夜三更，巧巧將青雲樓圍住，放起一把火，將青雲樓燒得干干淨淨，速薛斗李三保一併燒死，豈不爲美？裴三豹拍手道：果然好計，事不宜遲，以速爲妙。當下三人用過酒宴，到了來日，梁家兄弟點了三千人馬，各帶引火之物，以及乾柴等類，三賊出了濟南，一路上以收獵爲名，這一天交二鼓，到了臨汾，遂巧巧來到青雲樓前，四面圍困，又將乾柴烈火放起，傾刻間濃烟遍地，火焰冲天，風仗火勢，火仗風威，轉眼間燒得山崩地裂，樓臺亭閣一掃平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青雲樓作法救徒兒 金家鎮喬裝訪夫主

話說三豹等將青雲樓酒館，把引火之物放起一把火，燒得通天徹地皆紅，正直狂風大作，圍中俱皆火起，話說李三保正在睡夢之中，忽見火光猛烈，心中作驚，急忙起身出外一看，但見黑烟籠罩，火焰飛騰，二目難睜，只聽四面火光齊上，遍關裏響着眼，看李勇難保性命，正在危急之間，忽然火中起一陣冷風，望上盤旋，塵土沖空，李三保自覺昏昏沉沉，所以也不知被這陣神風刮到何方而去，且按他不表，再說裴三豹與梁左梁右三千人馬，將青雲樓圍住，見裏邊有人望外奔來，曾被好賊殺死，一個俱皆走脫不得，所有四面居民，見青雲樓火起，俱皆前來相救，將到樓前，只見四面兵馬困定，刀槍密佈，好不驚人。衆人一嚇，不知是何原故，俱皆退

臣不意當先諸將只得袖手旁觀而已。話說裴賊見青雲樓俱皆燒毀，崩牆壁倒，一霎時亭樓臺閣俱皆傾頹。花
 草樹木盡成灰燼，外邊天交四鼓以後，裴賊暗暗一聲號令，帶領兵丁風捲殘雲去了。不說裴三豹弟兄仍回遠
 關住劉再說臨汾城中薛斗到了次日，有人來報說青雲樓夜間失火，燒為平地。薛斗一聞此言，只覺得真
 魂離殼，即忙帶領家丁，來到東關以外，到青雲樓前一看，但見餘火未息，煙霧騰騰，只落一片平陽曠地。只急得
 薛斗擡手蹬脚，二目流淚，說燒去酒館還是小事，想三弟勇定然難保性命了。遂教人在灰燼中尋找一回，又問
 四下的居民究竟火從何處而起，你等為何不齊心撲滅了，怎樣讓他燒得如此狼狽。衆居民齊聲道：「公子爺有所
 不知，小人們於今夜三更見青雲樓火起，隨即前來撲救，誰知有許多的人馬，各執刀槍，將四面圍住。小人們一
 唬不敢當先，又不知兵馬從何而來，所以何事，只得在遠遠觀望到了四更以後，這一哨人馬，皆望西北方去
 了。小人等再要來救時，已燒為平地之地了。薛斗聞得衆民之言，心中忖度道：在衆人講來，定是有人來放火燒
 的。看起來若是裴三豹所為，他那裏有這許多人馬到此。若是別人，並無仇恨，這就真真不解了。遂親身來到火
 場之上，但見有店中的夥計堂官等，皆燒得焦頭爛額，目不忍觀。薛斗見此光景，止不住心中悲慘，遂放聲大哭
 道：「勇賢弟呀，也只說你我弟兄結義手足相扶，指望日後皆有升騰之日，不意今日在青雲樓中，被惡人暗用
 機謀，放火燒了青雲樓酒館，想賢弟乃是年幼英雄，今日身亡，好不傷感。薛斗一面痛哭，一面找尋兄弟尸骸
 那裏找得着。此時薛公子心中思量，此番三弟喪命，皆我之過，教我日後怎好見叔父之面，到不如我也尋個
 自盡。薛公子正要尋自盡，忽然一陣香風，飄下一個大紅東帖，急忙拾起字柬一觀，只見上邊寫着詩一首，詩
 曰：「特教賢徒降下方，英雄不必費思量。金家鎮上重相會，同到金陵赴汝場。當下薛斗看罷，上詩
 詞心中想道：照這詩中言詞看來，說三弟未曾身亡，到金家鎮相會，仙師又指點上京趕考，我想金家鎮，離臨汾
 不過百里之遙，也罷不如回府，辭別叔父到金家鎮尋找三弟。然後一同上京趕考便了。英雄想罷，即刻進
 城來到府中，見了叔父，就把燒去青雲樓之專報了一遍。總總薛爺聞聽，驟如雷，說這還了得。待老夫點起人
 馬去追趕這班奸賊，拿住他碎屍萬段，以代李賢姪報仇方洩心頭之恨。薛爺道：叔父且慢，就是此刻點兵追
 趕，也來不及了。也不知奸賊從何方而去，那裏趕他得上。現今姪兒在青雲樓前尋找三弟的屍骨，找尋不着，從
 空墜下東帖，在此請叔父觀看，說罷將東帖呈上。薛大人接來一看，道：姪兒呀，上邊寫得明白，你看如何。薛斗
 說：姪兒欲辭叔父，到金家鎮一走，順便同三弟一齊上京趕考。若有一官半職，榮宗耀祖，方顯男兒志氣。未知叔
 父意下若何。薛爺道：既如此講來，你要去赴考，一路上總要小心了。當時薛斗收拾一番，備了馬匹，帶了兵刃，又
 帶着四名家丁，多帶路費金銀等件，當日就作別叔父，出行臨汾，打馬加鞭，只奔金家鎮而來。且接他不上，
 再說薛總領差人到青雲樓去，打掃屍骸，埋埋將園中未燒盡的東西俱皆收拾，也不去修理，就留他去了。薛大
 人正在府中照料一切，忽有人稟道：有官員外要見。薛大人即刻將孟洪請至書房，見禮坐下。薛大人道：老世兄

來得甚好，你可曉得青雲樓被奸賊放火焚毀嗎？孟洪道：老拙在莊中得了信息，因不放心，特來問信的，但不知小婿李勇如何？薛大人聞言，遂將薛斗的言詞說了一遍。孟老員外道：照上面的言詞，小婿李三保是未曾遭害了，既然你令姪前去訪尋，料其無礙，老漢得罪了，孟洪作別回轉村莊，到家中與女兒說知，習姪小姐聞聽此言，心中不免着慌，眼中珠淚雙流，老員外說女兒休要啼哭，如今薛公子前去訪問，尋着時二人一同赴攻，諒無妨礙。孟小姐心上一計，算齊爹爹，孩兒也要動身到金家鎮去，倘然是女子不好出門，待孩兒女扮男裝便了，如若會見薛李二人，便與他一同上京趕考，兒雖然是個女子，請本領也能尋得狀元。孟員外再三阻當，習姪小姐見爹爹不准他動身，便說道：爹爹既然不准孩兒動身，我情愿一頭撞死，說罷就要撞去。孟老員外慌忙說道：女兒不要如此，為父准你去尋找便了。孟小姐見父親准許，去尋訪李三保，心中歡悅，忙忙來到後邊香房內更換衣服，將頭上青絲挽起，洗去臉上脂粉，又將釵環等物，俱皆除去，渾身上下皆換了男子的服式，只見他頭帶一頂白綾綉花武生巾，迎面安一粗明珠雙龍帶，垂於腦後，內穿緊身小襖，外穿一件白綾團花箭袖袍，錦綉邊，內襯心絳襯衫，腰束軟金帶，將小足用布纏起，穿上粉底烏靴，上綁着白蘭花，手執白紙摺扇，上畫的人物山水，簷下懸一口寶劍，姑娘打扮得個武生公子的模樣，不啻是三國中溫侯呂布，勝是魏國中公子都當下小姐打扮整齊，又選了一個胖大的丫環，名叫春桃，他自幼相隨孟小姐習學，頗知武藝，也將他裝着個家丁的模樣，頭帶高頂大辮羅巾，身穿青布海青衣，腰束皮挺帶，足登薄底靴，本來春桃是雙大脚，又生得粗笨，如今裝着個男子，到有幾分武士的氣概，當下主僕二人，裝扮停當，又帶了琴劍書箱路費行李，備過兩匹白龍馬，作辭了爹娘，一路也望金家鎮去了。孟老員外無奈，只得得到醜份城中，見了薛大人，將他女兒女扮男裝的話，說了一番，薛大人十分稱羨，道：聽得巾幗中有如此約節，刻刻佳人，真真少有，按下蹄粉不表，也不說薛斗與孟小姐，來訪尋李三保的下落，書中再說李勇在青雲樓中，被一陣狂風，將英雄轟出火坑，風聲一陣，望前邊去了，此時李三保昏昏沉沉，耳邊但聽得師父說道：賢徒休要害怕，為師特來救你，你在此等候薛兄長，弟兄二人一同赴京趕考，從今以後不可生尋惹禍，老朽駕一盞回轉山去。李三保微睜眼目，一觀，原來身落荒郊古樹林中，但不知這是何地名，李三保起身整衣，望前行走，到大街之上，見那帶有一小酒館，此時李三保不覺腹中飢餓，遂將身走進店堂坐下，教走堂的將好酒好菜取來，英雄飽餐一頓，站起身，望外就走，只見走堂的上前擋住道：客官且慢，算了賬，再走也不遲。李三保說你算就是了，只聽櫃上道：小客官聽了，連酒帶菜共計四錢六分銀子，三保道不多，今日在在不便，請你上筆賬，改日償還與你，絕不食言，櫃櫃的言道：小相公差矣，此處乃是通衢的要道，人千八萬，怎好賒賬，兼之又不認識與你，何能賒欠呢？連將銀子取出，休得囉囉，李三保言道：在下實是沒有銀子，拿什麼銀子把你，實不相瞞，俺乃是來訪朋友的，如若訪到了，即刻就償還與你，倘若訪不到，還要相拒幾日呢？店中衆夥計聽此言，俱皆不服，口中說道：誰人認識於你，看你小小年紀，你出來騙

也就立了一個喜講登枝的架子，逐一拳打來，李勇望傍邊一讓，順手也是一拳，那人將望傍邊一閃，被李三保就地一腿掃來，只聽咕咚一聲，栽倒塵埃，街上看的眾人，個個發笑，說道：「位小教師，本領果然高強，將我們的金教師打倒了，那人在地上一滾碌，扒起來，猛然一腿，只奔李勇掃來，三保一見，不慌不忙，將身一蹲，併手將那人腰子抓住，望上一提，說：「躺下去罷，只聽哄哄一聲，那人面朝天仰在街坊心中不扇，扒起來又是一拳，望李三保劈面打來，英雄仍然將他拳頭接住，望過一扯，又把那人撲倒塵埃，李勇忙言道：「好漢請起，多承相讓了，引得上人哈哈大笑，個個誇讚小英雄，小小年紀，拳法精通，世所罕有，再說那人滿面羞慚，扒起身一溜煙，望家去了，李三保也不去趕他，遂相別眾人，去遷店舖，內中有幾個年老之人，上前言道：「小公請了，你乃是外路之人，不知我們這裏的規矩，聽他這講來，此地就叫金家鎮，他弟兄兩個，自幼學習拳棒，精通武藝高強，他住在鎮漢打敗的，他也姓金，叫金泉虎，他有一個胞兄，叫金泉龍，他弟兄兩個，自幼學習拳棒，精通武藝高強，他住在鎮東，離此不到五里之遙，他手下有徒弟，門人五百有餘，終日要刀弄棒，在金家鎮上各店舖，每月都要完他的規矩銀兩，如若外來生意過路之人，皆要去拜望於他，若如意時，相贈路費，若不如意，就趕走動身，因你這小相公未成，去拜候於他，又將金泉虎打敗，他豈肯干休，此去回家，定然聚集多人前來報復了，你小相公趕緊走罷，免在此遭災，被他等所害，李勇說：「聽老老之言，遂笑道：「多承眾位指教，請金家弟兄，何足懼哉，說罷，遂來至先前飲酒的店中，先將銀錢，遞了前賬，又叫店家取來酒菜，其峰一人在此開懷暢飲，正在吃酒之間，只聽街上人聲嘈雜，有許多打手，各帶兵輪，將店圍住，只見當先滿來一將，口中喊道：「小賊，不要走，適纔你在街上誇口，現在你敢來與你教師爺一決雌雄，李三保見了大怒，站起身來，罵聲金家二弟兄，你休要倚仗人多來猖獗，俺家豈來懼你，請將身子一屈，來覷出，喊聲兩等，眾人聽着，你現你來了，二三百人，總有那千百萬人，也不在俺心中，說罷，就將神工一揮，渾身如銀鐵一般，在街上三足一蹬，足底下的磚塊青石，皆分開崩裂，眾莊丁還不知趣，四週圍刀鎗劍戟齊舉，李三保就將兩臂望上一隔，耳聽得四面刀鎗叮叮咚咚，金家兄弟二人一觀，不由他愁得遍身酸軟，急忙喊眾人停手，弟兄們忙上前打躬，好漢尊姓大名，家住何方，俺弟兄有限，不識英雄，望好漢寬宏大量，恕我弟兄圍莽，李三保見金家弟兄問他名姓，便回言道：「問道：「俺家乃是江西贛州府萍鄉縣人氏，姓李名勇，三保，因此處訪友不遇，故纔賣下的，你問俺何幹，二人道：「莫不是發配臨江，打走蔡三豹復奪寶雲樓，天齊廟舉鼎的李三保，便是你，正是，在下何以知道呢，二人聞聽，慌忙見禮道：「原來果是李三爺到此，俺弟兄不知多有得罪了，望三老爺寬恕，說罷，雙膝跪下行禮，李勇一見，即忙頂禮相還，說二位好漢請起，但不知怎樣曉得職名的，金泉龍道：「不瞞三公子，前若問臨江大公于薛斗，是與小第二人八拜之交，當日因為寶雲樓被蔡三豹佔去，俺弟兄也會去與他比鬥，俱被他打敗，故此我弟兄回來，要訪求英雄去奪回寶雲樓，就大哥哥薛斗，誰知一到如今，並未訪到能人好手，後來聞得寶雲樓被三爺奪回，打走了發配，俺弟兄十

分御墓正欲到時扮去拜見公子，不意今在此地相逢，實乃萬幸也。但不知李公子不在臨汾，與薛大哥在一處，今日單身一人到此，所為何故呢？李三保聞聲遠，原來是二位兄長失散了，不提青雲樓到也罷了，提起來說真令人惱恨了。他將將被裝三豹，厥夜放火，焚燒青雲樓的話，細說了一遍，幸虧我被師父相救，不然也就燒死了。二人聞聽十分大怒，說可憐這狗賊暗用鬼計，燒去了酒館，今李公子不會傷害，實為可喜。如今此地不是談話之所，請三公子一同到愚弟兄村莊一敘，不知意下若何？三保見二人誠心相請，心中也就喜悅，說道：如此甚好。當下三人正欲動身，只見從西街上來，了兩匹坐馬，馬上坐著兩位年少英雄，頭裏是公子薛斗，後邊一人認他不得，若問他是誰人，就是姑娘孟智奴，因他離了家中，催馬趕上公子薛斗，他就將女扮男裝，來訪薛李三保的話說明，尚望兄長包庇一二。薛斗說：既然你我兄妹，暫為弟兄，稱你叫薛伯文便了。姑娘聞聽十分稱謝，於是兄妹二人催馬在前，家丁隨後，只得奔金家鎮而來。此事只薛斗一人知道，是孟小姐改裝的。其餘連馬手下的家丁，俱皆不知。他二人來到金家鎮上，正欲相問，忽見李三保與金家弟兄在街上講話，不由二人就十分歡悅。薛公子急忙一馬當前，叫聲三保賢弟，愚兄特為追尋到此，恭喜三弟不曾遭難。李三保一見是大哥薛斗，忙上前行禮，叫聲兄長，你怎樣到此？但不知道位是誰？薛斗說：是我族弟伯文同愚兄同來的，那旁金家弟兄也忙過來見禮，就邀三位英雄同到金家寨，在高廳之上擺酒，坐上五位英雄，各將前後言詞說明。薛斗說：仙師東上教我們弟兄同去趕考，如今我與三弟同到京，都趕取功名。金氏弟兄二人也要同去。薛伯文也要去。薛斗說：賢弟，你可不必去了。因薛斗覺得他是個女子，何能前去趕考？遂阻擋於他。李三保道：大哥差矣，在小弟看來，伯文兄人才出眾，武藝高強，今科必然得中頭名。說伯文兄聽了，我們薛大哥不帶你去，我與你去趕考便了。小姐臉微紅道：既承三弟提挈，愚兄感德不盡了。薛斗見他們要去，也就不好阻擋，又怕洩漏機關，反為不美。當日席散，金家弟兄送三人到小書房安歇，一宿無詞。至次日，薛斗寫了一封書信，打發兩個家丁回家報信，留下兩名家丁，薛斗伏侍聽用。孟小姐也寫了一封書札，煩家丁帶回，見了伯父就知道了，不說兩個家丁，回轉臨汾，見了大家，薛斗將書呈上，又將孟小姐的家眷一併送了。薛大人看了一遍，方知道姪兒李勇無礙，弟兄一同趕考去了。又將孟智奴的書信，差人送與孟員外得知，接下不表。再說薛斗、李三保、孟智奴、金泉龍、金泉虎、弟兄五人，帶了家丁，收拾了行囊馬匹兵器等件，一路望金陵而來，不知來人趕考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金湘子冒名作刺客 公孫成無意救欽差

話 說五位英雄同赴京都趕考，按下慢表，再說湯巡按自從揚子江過盜，多虧蘇家兄妹相救，當時蘇大爺因不便說出真名姓，故而冒充李泰，那巡按自到任以來，終日不忘李恩公，不料金湘子又來冒充李泰，帶了兩個家丁，直奔東昌而來。這日來到東昌，到得巡按衙門首，投帖進去，說是揚州李公子到了，湯有成一聽非常歡

善、忙吩咐正門迎接。金湘子假意謙讓，兩人挽手來到書房。湯巡按先說了許多感謝的話。金湘子說：「這些小事，何足介懷。當吩咐擺酒款待。酒席間，湯有十分殷勤，金湘子見湯巡按如此恭敬於他，遂假意道：『老人在上，因那一日學生上金陵有事，偶爾見強盜傷害大人，故此揚將賊人殺過，不過是順便相救，有何功勞？』」

湯大人登任纔是，因要上京有事，故未相見。又承老大人恩賜，再三叮囑知府職能，故學生特來問候。金安巡按言：「道不敢，恩公是下官救命恩人，殺身難報大德，何敢勞動兩下飲酒之間，又講了些閒言，不過是治國安民的禮禮。二人話語投機，十分歡悅。若論金湘子，他自幼在華太師府中，所以他官場中的禮儀問答的言詞，俱皆純熟。將李解元的兩個隨人安置在外廂管待。恩公在本院內，豈有本院相陪，不必多有人伺候。手下人遵命。湯大人見恩公奉到，他就請了蘭域的武官員來，相陪酒筵。又叫了堂班演戲，恭敬得小賊如神明一式。以後便天天日陪酒用酒開飲。晚間皆陪着小賊同宿，一向有十餘日的功夫。雖然金湘子日夜與湯大人同在一處，不能下手，因巡按身傍總有人伺候，朝夕不離，故此金湘子不得下手。這一天早起，湯巡按與金湘子用過酒宴，遂言：『恩公在上，因下官連日未曾辦理公事，今日有幾件要案，非得下官親審不克。』此刻暫且失陪。晚間再來相陪。恩公勸金湘子道：『大人乃是代天巡符之職，上致君下澤民，何能爲學生在此荒廢公事呢？』如今晚生在此多日，實屬不安，明日就要作別了。如今不要差人來伺候，到曉間大人一人到此，晚生有句心腹言詞，與大人商量。不知大人意下若何。湯有成道：『既恩公吩咐本院聽遵便了。』當下教家人們皆在外邊伺候，非呼喚不許入內。好待恩公安歇，不可驚擾。當時作別到前堂去理事了。接他不來，再說金湘子將從人盡開，他一人將腰門關起，復到書房坐定，心中暗想道：『湯巡按雖然待我甚厚，他把我當作解元李奉，故如此恭敬。若就遲日，怕的洩漏機關，反爲不美。不如就在今晚間，將他殺害，有何不可。』小賊想罷，在書房內收拾停當，又出來叫湯大人手下的家丁，將他兩個從人叫來，有話吩咐。不多一刻，將兩家丁領到金湘子暗處，吩咐教他們今晚間將馬匹行囊，預備齊淨，準備了巡按，好一同回轉揚州復命。二人答應，尋接他不來，金湘子到天色將晚，有人送進了晚酒。小賊用過，教人撤去。他還是一人在揚州中等候。見天色已晚，舉起燭光，他就週身找出一主意，將七首鋼刀取將出來，望桌上一放，口中禱告道：『虛空中過往神祇，並非我要把巡按謀害，這乃是國難的主意。他差我冒充李奉，特來行刺湯巡按。如若將巡按殺害，後來太師方能成其大事。回過身來，又喊：『一差巡按你死後，切莫怨我。這乃是華太師的主張。』只怪你與太師做了對頭，禱告已畢，就將鋼刀藏在靴桶內，不料金湘子在此祝告外面，有一人聽得明白，這人家住福建台灣，複姓公孫名成，自幼在終南山學道，兩脅下長成一對肉翅。只因他一日能行千里，又專管外邊的不平事情，到處劫富濟貧。他今日來到東昌，見一個黃髮秀士李奉，因虧欠公銀五十兩，沒奈何要債。公孫成見了心中不爲，允他今晚送銀與他，想到巡按衙門偷取，聽得內中

親目所見，為何故反說俺家傷你？如若俺要來行刺，十個致差已九個亡了，我聽你口口喊他恩公，但不知他的恩情在那裏？如今你把恩人當刺客，反把刺客當恩公，公孫成如此一說，湯巡按心中思忖：本院見李季泰將刀抓在手中，委係是此人，將他抓住的，若說是李季泰行刺本院，他乃是我救命之恩人，何能又殺本院呢？也難待我來先問這個人的口供，想罷道：本院問你姓甚名誰？為何到本院衙中來救我的呢？英雄道：俺復姓公孫，單字名成，因我平生雙翅會飛，今晚偶到書房，見此人獨自在內，從身邊取出一張刀來，供在桌上，口中說道：我金湘子，幸了房內等候，就任你隨下談的什麼話，又把怎樣講，他怎樣送你暗中拿刀的？若是我要來殺你，久已將你兩個人一齊都殺了，何能被你拿住呢？大你拷問於他，便知明白了。湯大人一聽，果然公孫成說的言詞一點不錯，心中想道：若說李季泰我也未曾看見，他過其中就有可疑了，他說什麼國舅老太師，定然是華賊差來的了。湯大人想罷，將警堂木一拍道：好大膽的狗頭，本院與你無仇無恨，你為何來行刺本院？是誰人主使？從直招來，免動刑法。先問金湘子不肯招認，後來被公孫成證實了。湯大人又動起大刑，夾了兩夾棍，他就熬不住，俱皆招出，就把他奉了華太師與國舅之命，差小人金湘子買兇解元季泰。前來要行刺大人的不意，大人善不該結，故遞到公孫成解救。此就是湯巡按落下口供，一面將金湘子上刑，打入監牢，又教人去拿同來的兩名家將，誰知俱皆逃走了。湯大人選了堂，喚着公孫成進堂，而來搬酒款待二人談論，不覺議論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奉按院命探訪李泰 住招商店巧遇雷王

話說湯巡按將金湘子審明口供，打入監牢，然後將公孫成請至內書房，擺酒管待。席間湯大人問道：好漢作何生涯？到山東何幹？公孫成道：不啻大人講說，小人自幼在終南山學道，下山之時，說盡天下，勸善英雄豪傑，到處偷富濟貧，鍾泰安員，因今日來到了東昌城內，見一瘦門秀士名李志異，他窮空官銀五十兩，要出賣妻室，兩下夫妻捨不得分離，故小人心不忍，允許贖他銀兩，以償官債，免得夫妻分離。故此來到大人府中，盜些銀子，不意被金湘子要行刺大人，故我繞在此守候，解救大人。如今李秀才他夫妻還等候我送銀子去，與他小人要得銀了，就請差要動身。湯大人道：壯士，且慢，既救你身無事，若不如好漢意，下如何？公孫成道：不啻大人命之周，二者本院委明胡媽封將軍一官半職，將來也好榮宗耀祖，不知好漢意下如何？本院中一者好報恩人，講說俺一身散湯漢的，若是做了官，身受拘束，那就要生滿了，多承大人美意，改日再見罷。說罷，又要動身。湯大人見他不住，遂言道：既好漢如此講來，本院也不敢強留，如今有一事相煩，欲請好漢代本院帶書札一封，送上揚州，見到解元季泰，請他來至東昌本院任上相見，不知好漢可肯準允否？道裏有紋銀二百兩，送與恩公，以作路費，好隨意下如何？公孫成道：如此甚好，俺也要到揚州去訪李季泰人，好去會會他。如今俺順便與大人

帶信便了湯大人聞言十分歡悅，密寫了一封書札封漆起來，交與公孫成，又送他二百兩銀子，說恐公明日再去議，公孫成道不必大人費心，小的就此得罪了，說罷將雙翅一展，飛在空中望前去了。湯大人一見，暗暗心中暗讚真乃奇人也。公孫成離了按院雙翅一展，早到了李志昇家門，就在空中喊一聲李志昇聽着，你夫妻不必啼哭，俺特來送金銀與你，從空中擲下二百兩放銀，夫妻們只道是空中過往神祇，十分歡悅，問公孫成便又展開雙翅，直下揚州，來會善人李泰，誰知一到揚州，見解元李府燒得干干净净，只落一片白地，問及左鄰右舍，俱言不知，英雄在城內探不出信息，又到城外尋訪，依然無人知曉，英雄心中正在發難，只見那傍來一老者道：好漢你問李善人府門所為何故呢？公孫成將來意說明，俺家特為下書而來，那老者道：好漢有所不知，這是你遇到老拙，尚且無礙，若遇到奸賊府中的家丁，那時就難保性命了，公孫成問道：是何原故呢？老者道：好漢聽了因我們揚州城中出了一善一惡，善人是解元李泰，惡人是國舅華子林，因他們兩下是冰炭不同爐的，誰知華國舅因偷了個幾箱雲與蔡家，蔡家二位小姐被李善人報打不平，三打華府，死了多少家丁，又傷了多少打手與幾位教師，誰知華奸賊惱在心頭，時時要想報仇，因懼怕李善人的本勢高強，因此不敢報復，目下因李解元離了家上江西，去訪朋友，奸賊就心生毒計，又來了小金山強盜曹天佑，要代他兄長曹天錫報仇，遂在夜間帶領了打手家將，將李府圍困，用硫磺烟硝引火之物，將李府燒得干干净净，奸賊又差人暗中探聽，若見李泰回家，也就將他害了，如若有人問道李家的消息，當時就將人拿去處死，若是揚州城中黎民百姓等人，那個要講李善人的府，被他家燒毀的，他手下人聽見，就將他拿去治罪了，今日你好漢是遇見老拙的，方纔無礙，若是遇到奸賊的人，那就難保性命了，公孫成聞聽此言，只氣得虎目圓睜，鋼牙亂搥，說可惱可惱，華子林小賊他焉敢如此胡為，害了李善人全家性命，除公孫成不將奸賊全家掃蕩誓不為人，說罷就要進城，到華府與奸黨算賬，那老者道：好漢不必動怒，奸賊雖燒去李家的府第，李府中的男女老幼一個並未傷損，因他家的家丁華忠暗地通信李家老幼等人，但皆逃過去了，你好漢要會李善人，上海寧城去找他，自然就相見了，公孫成道：老公公可是真言？老者道：老漢雖道此世不成，如若你不信，那傍有位老翁來矣，你問他便知明白了，公孫成轉身一望，忽然聞一陣香風，可過頭不見老者，公孫成暗暗思想：這明明是上界神靈來指點，他言要訪李泰，非得到海寧城中一走，如今俺前去訪問，然後再拿子林小奸賊，公孫成展開雙翅，到海寧去，暫且不去，再說李三保同着金泉領金泉虎漢，還有那華斗孟習蛟五人，同到京都去趕考，一路上水登山，在途非止一日，道日已到南京應天，進了城，住在招商旅店，店門外又來了三位客人，一齊進到店中來，住下李三保一望，只見進店來的三個人中，有兩位是英雄，一個是方面大耳，一個是背背熊，還有個生得雖然俊秀，但是看他沒有英雄氣概，李三三就走到近前拱拱手，尊聲三位好漢，可是上京趕考嗎？請問尊姓大名，家住何方，三人見問，遂一齊見禮，道好漢請了，若問我們三人，乃是高鄉人氏，在下姓雷名咄，這位姓王名田，他性

秋名元，俱是山西平陽府人氏，因今年皇上開考，這弟兄特到京都趕考的。這位秋大哥，他因在京都有些眼目，一來收賬，二來也順便進場預要預要的，但不知家位好漢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在下也請教了李三保當下也將五人姓名籍貫說明，彼此謙讓了一會，李三保道：「既然都是來趕考的英雄，難得今日同住一處，選遊相逢實乃天緣有分，若不見棄，一同拜個生死之交，患難相濟，吉凶相扶的弟兄，不知可好嗎？」眾人聞聽，俱皆喜悅。道：「李三保說得有禮，王田道：「俺們三人何能高攀呼喚？斗道大夫大意氣相投，成爲莫逆，何必客套呢？」當下眾人就住在一處，設店買辦，來香燭紙馬祭掃三牲，眾人來到廟上，各敘年庚，詳斗居長秋元第二，換次是雷必豹，王田，金泉龍，金泉虎，薛伯文，老兄弟乃是李三保，一共八人，就在廟上點燭焚香，俱皆跪下禱告道：「空中過往神聖在上，弟子等斗等八人，一同結爲異姓弟兄，但願有官同做，有馬同騎，富貴同享，患難同受，榮枯吉凶皆無更變，若有異心，天神共鑒，衆人祝畢，焚了金錢紙馬，俱皆拜了八拜，遂十分親熱，一同共桌而飲，酒席之間，無非講的兵書戰冊，大論三略，長拳短打，馬上步下的本領，實乃是一語投機，只恨相見之晚，內中止有二爺秋元，在一傍飲酒，並不插言，這是何原故呢？因他在山西平原地界，乃是個大大的財主，論文者也讀過幾年詩書，若要吟詩作對，便是一發不遺，若論武者，自幼兒也學過幾年拳棒，只略知一二，今與雷必豹王田上京，一同來趕考，選遊雖然一同進京，各有用意，論他的本勢，不要說狀元不得中，就這武秀才的本領，還沒得呢，因他三年前販賣絲綢，來到京都一帶，他曾到蘭花院中，頑了三個多月，化去五千多兩銀子，後來他的父親知道，將他帶回家去，不意他父親歸天了，他分到京都再來頑耍，無奈不得其便，今見京都開考，雷王二人上京來趕考，他以為上京趕考爲名，他不是來尋功名，他是來取樂的，一心要再到蘭花院去頑耍，今日結拜了八人，見他們皆是講論兵法，武藝拳脚工夫，並不談及風月場中一字，故他總不好插口的，李三保見秋元悶悶不樂，遂問道：「二哥因何眉頭不展，所爲何故，莫不是與我們拜了弟兄，心中不悅嗎？」秋元道：「老弟，你說那裏話來，今日俺們結義弟兄，實屬三生有幸，焉有不歡悅的道理？只因愚兄在路上受了點風霜，故此纔有些不爽快的，薛大爺說道：「既是二爺身體不好，你去歇息罷，秋元說不忙，再放幾杯不遲，當下弟兄們仍然是開懷暢飲，好事不熟，有薛大爺說道：「衆位兄弟們聽了，如今我們八人住在店中，必須要日間同席，而食晚間要同榻而眠，好事不許一人出外，若有入不淨，就是不義氣了，這霸他跪在天井之內，三個個時辰，爲度，薛斗說：「內中有兩個人心中不願意，第一個是佳人孟習娘，他親家乃是個女流之輩，今到京中來趕考，不過是來遊戲而已，若論同席而食，那到不礙，若讓道同榻而眠，豈不是要現出本來的面目，怎好與人相見，還有秋元心中也不願意，因他雖來趕考，本是上京頑耍的，不把功名二字放在心中，今見大哥吩咐，不準私自出店，不許上街頑耍，他就狠不合式，只見孟習娘道：「大哥所說的話，小弟皆遵，無奈有一件小事，是一人獨自宿的，從來不喜與人同榻的，望大哥勿罪，李三保插口道：「伯文兄，既如此講說，日後娶了媳婦，難道你也不與他同寢嗎？」羞得佳人臉上發紅，薛斗連忙喝道：「三弟休

胡言亂語的，自己的弟兄，下回不準聚美的，遂說道：「兄弟，你到把我的姓格忘記了，你是水不與人同流的，如今是各隨自便，祇喜不許私自出店便了，衆人皆有禮，秋元道：「在我看來，伯文兄弟他是一人宿慣的，大哥也是獨資慣的，你們弟兄就住在上房中，東西二房，皆與兄弟與王貴弟同榻，並家二位兄弟同榻，就在東廂房，南北二房住歇，我與安心兄弟同榻，就住在西廂房內，各人可分隨意，在你們看可好嗎？此時別人倒還沒有什麼，就是孟習妓十分安心，說道：「二哥分派真好，這幾處人都可以隨意，說罷，各將行李打開，各自安歇，就中單說秋元與李勇住在上一房，秋元便問李勇道：「賢弟可會到過京師，李勇說：「小弟初到京師，爲的是奉取功名，現在又有大哥管束，不能私自出外，不然去外面遊玩一番，倒也可以散散悶懷，秋元道：「既然賢弟喜歡玩耍，愚兄陪你同去，一回去玩，縱然大哥曉得，愚兄自有言語對付，李三保聞言，心喜二人偷偷走出店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李勇被誘蘭花院陶情 夢神托兆吳鳳姑接客

話說李三保被秋元煽惑，要到街上去頑耍，二人遂悄悄出得西房，來到前門，假充外，去有事，出得店堂，上了大街，只見燈籠輝煌，人烟湊集，好不熱鬧，只見衆茶館酒肆，鼓吹盈耳，精拳行令，呼盧擲六之聲，了絕，李三保心中十分得意，暗想：這可與大哥的推見，他爲考功名兩個字，他就十分注意，要獨占鰲頭，連街上的熱鬧，也不去瞧，這會真可笑，待他到二哥遊賞以後，再回店中，說與他們知道便了。按下三爺心中想着一面，就隨秋元走，正走之間，見前邊有一高大的樓房，但見門牌高大，皆用磨磚砌起，就兩邊有八字粉牆，迎面是冲天照壁，門口高掛着四盞紅燈籠，門內兩邊有兩張紅漢漆桌，邊邊是四扇格子，邊有一扇屏門，畫着上寫着雙喜二字，再朝裏看，見房裏頗多，一眼難盡，只見秋元道：「賢弟，愚兄一同進去頑耍，要可好，李勇道：「此處是何等的人家，教小弟同你進去則甚，秋元道：「此是進大門，裏裏而行，過了堂堂，前到高廳，英雄射目一鏡，果然廳上景緻非凡，擺設無窮，寶通王侯府第，李勇正欲問及，只見從後邊走來一位中年的婦人，打扮得妖妖燒燒，走到廳上後邊，隨着兩個丫環，上前來，李三爺一見，即忙上前施禮道：「伯母在上，小姪李勇拜見了，秋元上前扯住道：「賢弟，且慢見禮，坐下來吃茶，愚兄有話講與你，李三爺聞講，只得坐下問道：「二哥有何話講，秋元道：「賢弟有所不知，愚兄實不瞞你，此處並非是我的真實的乾娘，這乃是京師有名的蘭花大院，院中有數十名美女，皆如天仙一式，因我三年前在此頑耍了三月有餘，一到如今，這時常思想念念不忘，今年正逢大考之期，一者來求取功名，二者到院中來一走，以錢前約，愚兄在店中，讓看衆位弟兄，皆不合式，故與三弟一同到此遊賞一番，以解悶懷，適纔來的老媽兒，他就是蘭花院中的掌院的媽兒，名叫老來僧，便是賢弟寬坐一時，即刻就有院中的一

班美女前來相陪了，今到院中的用處，皆是愚兄的，不要賢弟解壽，你陪我在這頭要一夜，足感賢弟結義之情，千萬勿却。李三爺聽得秋元一片言詞，暗暗心中思想，原來這秋元乃是宦風流貴花之人，何不該與他一同外來頑耍。如今欲要動身回店，又却不過二哥之情，欲要不去，俺一生又不喜女色，今何能在這賞園頑耍呢？也聽不見俺權宜在此坐坐，看他們怎樣言詞，再作道理。英雄想罷，遂言道：「既然二哥喜愛來行樂，小弟奉陪便了。秋元見李三保應允，他就心花兒大開，遂起身來到後邊，見了老媽兒道：「乾娘聽了，我自從離了你這院中，遂終日思念，欲想再來相見，不意我爹爹壽年亡故了，又沒得開暇的工夫出門，等到今年方纔家中無事，又逢不考之期，同了幾個朋友上京來考，一來爲功名兩字，二來得將來進進的工夫出門，現今同我來的朋友，他乃是江西的人氏，姓李名三保，他是江西的第一個大財主兼之文武雙全，也到京來赴選的，與我是八拜之交，他一生是好風月，只要有才貌雙全的女子，去陪他，他不在乎金銀的。媽媽速即帶幾位出色的姑娘來相陪，多多賞你銀兩。老媽兒聞得秋元之言，十分歡悅，遂言道：「承秋元大爺的美意，照顧老身，真真難得了，說罷，遂到後邊而去。秋元來至廳上，與李三保二人坐下吃茶閒談，只聽得後邊響板一響，走出許多美女來，一個個打扮妖嬈，美成一個個如仙子一般，一個個歌於歌唱的唱，此時秋元心中十分歡悅，李三爺見秋元與着這班女子取樂，百般調笑，留心樂意，英雄將頭一低，目不邪視，祇有飲酒而已。早見走來兩個女子，上前與三爺行禮，道：「公子爺請了，小奴家花名叫做滴瀟，這是我妹妹名喚人人愛，奴們姐妹二人來陪伴公子爺的。說畢，遂一個上前斟酒相敬，一個便展放櫻桃，手撥琵琶唱將起來。李三爺射目一瞥，見這兩個女子，年約二十上下，生得容貌平常，打扮得妖妖嬈嬈，滿面的脂粉，衣裝華麗，在李三爺面前百般獻媚，勾撥英雄。無奈李三保他乃是天生的素樸，一生不喜女色，更乃心如鐵石，意似堅鋼，並不妄想邪念，遂一聲言道：「二哥聽了俺們外來頑耍的時辰，也不少了，回去罷。若你喜歡在此頑耍，你就住在此處，俺要失陪了，說罷，站起身來要走，秋元遂上前一把扯住道：「賢弟且慢，怎樣你要走了，聽這些女子，你就看不中一個合式的，爲何李三爺將頭搖了幾搖，轉身就走。早見老媽兒上前勸道：「秋元大爺聽了，你說與這位李相公來頑耍一會，我們這位李三公子，他眼界最高，我說過的，他是江西第一個大財主，他爲人十分濟潤，最喜風月，但有一件，非得要第一人品出來，貌似天仙，第二要才貌雙全，翰墨精通，第三還要進院，未成接過外客香團的處女，若要有這三樣俱全的女子，我們三弟他就住下了，若提提起銀錢，不討多少，斷不容惜的，不知你院中可有這三樣俱全的嗎？若有時俺們弟兄在此就盤桓一會，如若缺了一件，俺們就得罪了。秋元信口而言，語哄這媽兒，李三爺在一傍暗暗的發笑，暗說：「這個秋元果真是個奸猾滑溜之輩，按下李三保心中暗笑，再說老媽兒開口道：「秋元大爺聽了，這纔照你所說的言詞，真說老身院中沒有這樣三全其美的姑娘，就是官宦家的小姐，自古以來，有少才無貌的，也有許多有貌無才的，那有兩全其美的。

呢，再苦總有個把有才貌的，他既到了我們的院內，那有留不接客的道理呢？今日也是天緣湊巧，我院中現有一位美女，姓吳名鳳，姑生就了花容月貌，腹中是詩詞歌賦，樣樣俱全。自從到院中六七月來，不肯接客，今日難得三爺到此，老身去將他帶來，他如若與你有姻緣之分，我女兒就肯前來陪酒，如若鳳姑不肯來相見，我也不屈留二位了。老嫗說罷，就上高樓，手裏執着一根皮鞭，來到這高樓之上，噯，摩非乘兒子，今天院中來了一位公子，他乃是到京都趕考狀元的，此人今年又誨號又美，真算是文武雙全。他家中有一百萬家財，若是我兒今朝將他接了，這也算是郎才女貌，只要你今日去會三保，從今後再不逼你來繳錢，倘若今朝你不接客，即刻將下送你小命。吳鳳姑聽此言，尊尊媽媽不必發怒，女兒在高樓上打扮，望母親請公子上樓便了。老嫗見一見姑娘應允，他即刻下樓去了。因為這花院中的吳鳳姑小姐，本是南京上元縣的人氏，父名吳科舉，乃是一處門秀士，母親張氏，家道貧窮，就單生鳳姑一人，年交十三歲，父母就亡故了。所有遺下的資財，俱作了環葬之費。吳鳳姑隨着舅舅張小二度日，誰知道張小二乃是個不學正道之人，終日嫖賭，這通家資化費千盡。無法可施，因今年武宗皇帝開考，駕幸南京，就在金陵考試，不上燕山北京，因此南京城比平時要熱鬧數倍。院中要多賣幾名美女，以為在考期之中賺錢，張小二就將他外甥女吳鳳姑賣到院中，得身價銀子二百五十兩，他又去嫖賭去了，可憐吳小姐先前不知，至後來媽兒講說明白，要動逼他接客，吳小姐任死不得，受過幾次責打，仍是不肯，欲尋尋無常，又有了環等人看守，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聯半載有餘，佳人聽隨打罵，他心如鐵石，不肯迎進接客，因今夜三更天有花園神托兆，說他終身應配江西李三保，一天動良緣，不日就會了，故今日聽得李三保進院，佳人遂就滿口答應，在樓上梳妝已畢，只見老媽兒同李三保上得樓來，不知相會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救難女打死二太監 敵眾兵強搶一姣娃

話說李三保隨着老媽兒來到後樓之上，吳鳳姑小姐在樓中偷眼一望，只見來了一位年幼的俊生，生得面如皓齒，粉粉似珍珠，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天庭豐滿，地閣方圓，伸手過膝，兩耳垂肩，頭帶白綾綉花武生巾，面安一粒大珍珠，雙鬚垂於腦後，身穿白綾團花袖箭袍，闊錦金花邊腰束軟金帶，上嵌碧玉，足登薄底烏靴，上綉白蘭花，手執湘妃金扇，便是風流瀟灑，美觀少年，貌似潘安，形如宋玉，不啻是三國吕布，勝似那唐朝驍威，佳人暗暗誇讚，遂貼起身來，上前萬福，拜相公請了。雖女吳鳳姑有禮了說罷，低垂粉面，偷窺珠淚，英雄一見舉目一觀，便見吳鳳姑生得形容窈窕，體態溫柔，有傾國傾城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見他端莊莊重，並無一點輕狂之態，又見他悲悲切切，有無限的情懷，令人可愛而可憐。英雄遂遠遠道好，說了，小生拜請他二人見禮已畢，分賓坐下，了環獻過香茶，然後掘酒二人對飲，媽兒知趣，下了高樓，來至前樓上，見了秋元，將李三保與吳鳳姑兩下愛情的言詞說了一遍。秋元十分歡悅，他帶了兩個粉頭，也隨後送作裝去了。按下不表，再說李三保

在樓上與吳鳳姑兩下用酒談心，散了環下樓而去。兩下各報過名姓來歷，然後李三保又言道：「請問小姐爲何身入蘭花院內，家中還有何人呢？」吳鳳姑見問，二目流淚，他就把父母雙亡，被舅舅賣到院中的言語，說了一遍。如今高蓋三爺搭救，奴家出離落得離却火坑之中，終身報其大德了。說罷，哽咽啼哭，十分傷情。李三保見吳鳳姑如此悲傷，遂言道：「小姐不要悲落，俺家教你出離便了，但有一說，目下我與兄長一同來承尋的，未帶多銀，不知要多少銀兩，方能贖身出院呢？」佳人道：「奴家買身價銀二百五十兩，若與兄長三百兩紋銀，就好贖身離院了。三保說：如此講來，些須小事，等待武場已過，將你取贖便了。」鳳姑道：「既公子如此講說，甚好，只怕你後來忘記了那時怎生是好呢？」李三保道：「但請放心，若不見信，我與姐姐拜個姐弟，如何呢？」鳳姑說：「如此甚好。」當時二人在樓上各敘年庚。吳鳳姑年方十六，李三保年交十五。他兩下拜爲姐弟，望空拜八拜，各立千斤重誓，患難吉凶，富貴相同。若有一心天神鑒察，二人拜過，仍然坐下用酒，各敘家中之事，按下不表。再說朝中有位當朝的驢馬姓朱名貞，乃是大元武宗的嫡親的姪女，諱知公主，一命歸天。朱驢馬時時嘆息，終日無聊，今日坐在書房之中，心中想起公主的恩愛，不由一陣心酸，二目流淚，正在悲傷之時，忽見傍邊走過兩名內監來，上前見禮道：「千歲爺在上，在奴姨看來，千歲爺時常悲傷，思念公主，古人有言：人死不能復生，就是想也無益了。目今金陵城中有一蘭花院院中，美女最多，內中有一個姑娘，名叫吳鳳姑，年方二八，一貌如花，來到院中以後，從來未曾迎客接客。此女雖然身入烟花，十分烈性，千歲何不將他帶進府中來，相陪驢馬爺解解悶懷，有何不可？」朱驢馬道：「既如此講說甚好，你二人帶着四名家將，去到蘭花院，將吳鳳姑帶來，陪伴驢馬家院中，改日送還他身價便了。」兩個太監聞講，不敢怠慢，護即帶着四名家將，抬着一乘小轎，只奔蘭花院而來。王明李兆二個太監，一到蘭花院，喊聲院中，嬌兒聽着，咱家奉驢馬千歲之命，特來帶吳氏進府，無論他身價多少，千歲總是把的。教鳳姑急遽上轎，老嫗兒即刻上樓，喊聲我兒鳳姑，今日驢馬差來二位太監，他言將來帶你進府，伴陪那千歲朱貴。如今我兒休要就攔，倘若遲延，惹惱驢馬，其罪非小。吳鳳姑聽了，只覺得二目流淚，這也是奴家命薄，偏偏來了一個朱貴，看起來奴家不如尋個自盡，免得名節二字保不全。此時風姑祇有哭泣。那侍李勇一見大怒，喊聲掌院媽兒聽着，如今他與小生結爲姐弟，我明日送來銀子，與他贖身。我姐姐如何能陪他去用酒，你去說教他不必煩心。媽兒說：如若不去，我們院中老幼一定活不成了。李三保一聽大怒，喊聲媽兒，天大事有我担承，莫說他一個朱貴，就連那當今皇上，有甚麼希罕？李三保正在樓上說話，樓底下下來了二個太監，上樓用手一指高聲罵道：「胆大包天的，小南蠻，你媽敬在院中，猶說說罷，便用手來抓，李三保把腿下一擡，只聽得吶吶一聲，那王明李兆二個太監，一見大怒，又上前來。李三保照舊將他抓住，依然是擡下樓去。三保打死兩個太監，一勢得四個家丁，魂飛魄散，急忙回至府中去送信。朱貴一聽此言，即刻點起五百兵馬，手拿刀槍劍戟，親自騎上雕鞍，直奔蘭花院而來。且說秋元正在後邊用酒得意之時，忽聽有人說道：不好了，如今李三保打死了兩名太監，將來院中老幼，即刻難逃性命了。你我快快

走驕秋元聽得此言，嚇得屁屁直流，他也不顧李三保生死存亡，他竟一溜烟出了蘭花院的後門。只奔放店而來，到得店中，幸喜店門未閉，他悄悄來到自己的房中，將燭火熄去，大被蒙頭睡覺去了。他也不與蘇斗衆人得知，按他不表，再說蘭花院中吳鳳姑，見李三保打死了兩名太監，嚇得他人魂飛魄散，說賢弟呀！你今打死了駙馬府的太監，非當兒戲，若再不走，即刻就難逃性命了。你快快逃去罷，不要就擒，遲則就有性命之憂了。李三保道：姐姐說那裏話來，你我既同結拜，勝似同胞一樣，遠難言自當同在一處。小弟今番逃走，何能教姐姐在此遭災呢？歹了我姐姐第二人一同動身便了。你伏在小弟的房頭，待我同你去罷。說罷，就將吳鳳姑並背後一駝，用腰間的絲繩，就前後先兜起，縛縛齊了，只聽得外邊人喊馬嘶之聲，驚天動地，英雄一見，也不就逃，並忙窺下高樓，望外就走。只見掌院的魏兒老來，當上前一把握李三保，扯住道：三爺慢走，你如今打死了人，望那裏而去？又將吳鳳姑脫去，那是萬萬不能的，你若一走，老身就吃罪不起了。口內說着，便死命的一把抓住，不肯放手。英雄一急，又見四下喊聲漸近，他便身子一異，用手將老媽兒望傍邊一擲，只聽得魏兒一聲鮮血淋漓，口中喊了一聲我命休矣，便就嗚呼哀哉了。原來被英雄一擲，滾在牆根之上，撞得腦漿迸流，就一命亡故了。這也是他一生不作好事業，他幼年開衙門，賣俏勾引多少風流浪子，使人家敗家蕩產，老來不知自省，又開妓院，勒索年幼女子，迎賓接客，棄舊迎新，若有不遂，被遭鞭撻之苦，他一身貪心不足，惹起禍端，今日身亡，這也是報應昭彰，分毫不爽的。聞言勾調，再說李三保，脫着吳鳳姑，望外而來，出得蘭花院，上了大街，正欲前走，只見街上燈球火把，如同白日，駙馬朱貴帶着五百人馬，湧將上來，內中有人認得的，說道：千歲爺，這就是蘭院的反叛，他倒將吳鳳姑脫來了，千歲即速上前將他拿獲。朱貴一聽，遂一聲吩咐道：兵丁們聽了，你們一齊當先，將他二人拿住，不可放走了。手下衆人一齊上前來圍住，個個手中舞動斧棍槍刀，一聲喊，只奔李三保而來。三保一見大怒，只是赤手空拳，如何抵敵。英雄正在爲難，迎面竄上一人，只見他年紀在二十以外，手裏頭端着兩條熟銅鎗，上前來，雙鎗一舉，李三保一見，心喜，一閃身，就將雙鎗接過，便把腳就是一棧，宋貴一見，催動坐騎，手使勾線鎗一條，直奔李三保，李三保一見，心喜，將雙鎗架住，人在街道邊上動手，只聽得四面喊聲震天，此時，頭上的吳鳳姑，只嚇得週身顫戰，一身冷汗，李三保只顧抵敵衆兵將，誰知勾線鎗搭住吳姑的絲繩，被朱貴用力一扯，先把吳姑從肩頭上跌下，就被那一個衆兵丁，攔來，將吳姑搶去，送與朱貴。朱貴得了吳鳳姑，十分喜悅，他就帶回坐下，馬奔回自己府內，不言朱貴，搶去吳姑，再表三爺李勇，正與一衆兵丁賭鬥，忽然想起背上的吳姑，脊背上不見，心下十分焦急，忙便倒雙鎗一擡，嗚嗚聲衆賊子，早把姐姐交還我，不然，叫你衆賊個個喪命。一衆兵丁，見李三爺十分膽勇，捉拿不住，又見駙馬千歲已經把美人搶走了，他們遂發一聲喊，俱皆四散而走。英雄望前道，見衆軍四散奔逃，他趕上東，又進上了西，誰知兩邊一趕，再望時，兵丁兇郎一個皆不看見了，但見滿街的尸骸，不知衆奸黨，那裏去了。英雄無奈，只得踏步望前而行，尋找駙馬府去，救他姐姐吳鳳姑，按下李三保不講，再說好賊

朱貴搶來了吳鳳姑，他得意洋洋，來到自己府中，下了坐馬，到銀安殿上坐定，吩咐教手下人將美人帶來。左右一聲答應，將吳鳳姑帶至銀安殿下。朱貴斜目一看，果然吳氏生得美艷非凡，不啻是月裏嫦娥，勝是蕊宮的仙子。遂說道：吳鳳姑聽了美人休要害怕，孤乃是當今的御妹，大尉馬公是也。只因吳姑不幸身亡，孤家十分寂寞，聞得你乃是個貞節的女子，故此孤家喜愛於你。如今你陪伴千歲爺，日後珍珠線下，做個誥命的夫人，豈不為美，免得在院中吃苦了。這也是你的造化，教了環們代孤將美人送上後樓，掩蓋打扮，好與孤家洞房花燭。身落烟花，不過是被奸人所騙，何能失節於娼門。奴也是詩書人家的後代，知道廉恥二字，兼之又遇見我的三弟李勇，將奴帶回，你這狗賊，焉敢切為將奴硬行搶來，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強搶良女，該當何罪。好賊呀，連將你姑奶奶送回萬事全休，如若遲延，我三弟李勇殺來，只怕你這奸賊一家老幼，皆作刀下之鬼了。小親漢口大罵，罵得朱貴怒氣冲天，罵一聲：好不識抬舉的賤婢，這還了得，喝叫手下人將賤人吊起，代孤家打死。這小賤婢，方洩胸頭之恨。左右將吳鳳姑吊起，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吳鳳姑朱府受牢籠 薛公子旅邸問音信

話說解馬朱貴見了吳鳳姑不肯從順，便十分大怒，教手下的家將等，將吳小姐上身穿衣服剝去，只剩一條濕褲，將她往人四馬攢蹄，纏將起來，吊在廊下。朱貴上前手執皮鞭，一聲喝道：吳鳳姑聽了，如若你願歸千歲爺成婚，即刻珍珠線下，身受誥命，坐享榮華，倘再不從，定然將你打死。但看你怎樣孤王呢。吳小姐一見如此光景，佳人將銀牙一咬，將性命置於度外，遂一聲罵道：好賊呀，你要想你姑娘成器，除非是轉世為人。奴家憤願一死，何能失身於你番狗呢。該罷連哭帶罵，罵得朱貴氣沖斗牛，將鞭一舉，打將下來。可憐吳鳳姑被皮鞭肉的身，體怎經得這番賊毒打，可憐暈死過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奸賊他還是怒氣不息，正在發怒之間，忽有府門上的門官，上前稟道：啓上千歲爺得知，今有華老大師差人在府門外立等，請謝罪並飲宴。有要事相商。朱貴說今日不便，前日再去罷。待我去回覆一聲。門官陪驛外去回話，只見有華老大師府中的老家人華福，來至銀安殿頭道：千歲爺在上，奴婢奉了家主太師的鈞命，特為來請驛馬前，去有要事面談。千萬勿却。朱貴道：既如此說，來你先回去，說本公即刻就到。便了華福陪驛回去後，命不喪，再說朱貴一聲吩咐，教手下人將吳鳳姑放下，教四名太監，四個丫環，將吳小姐帶到後樓，勸他順從，待命回來。好滿屋花燭，若再不順，回來就將這小親人活活處死了。說畢，上轎帶從人望華府而去。按下不表，再說朱府內四名太監，把吳小姐送到後樓之上，教四名丫環在此相勸小姐，然後太監下樓來到銀安，又見去的兵丁回來，言道：小賊李三保十分利害，被他傷了數十餘人，其餘我們逃回來復命。請千歲爺速再點兵馬，好前去將他拿來治罪。宰府太監道：既如此說來，諒定這小

賊李三保逃走不了，等候賭馬回來，再去擒他，他便了。遂差人到街上去打探，準備擒拿。按下不言，說起吳鳳姑被衆人硬行送上塵台，不由十分悲傷，口中啼哭道：「三弟呀，你可曉得姐姐落難在此，看光景，姐今生不能相會了。但願賢弟早早離開南京，不要落番賊之手，雖然小奴一命身亡，也無所掛牽了。此時吳鳳姑哭得如迷如醉，衆人齊勸解，尊聲姑娘不必啼哭，快快的更換衣服，我們看你在院中，有何好處，怎及得賭馬府中的華榮，只要你今日從了千歲，你就是誥命夫人了。吳鳳姑不聽了，環相勸，仍然哭泣。按下不表，再表英雄李勇，不知一賭馬府在那裏，在街上四處訪問，無奈金陵地方寬大，李三保初到南京，那裏去尋。正在心中作意，迎面來了一人，姓陶名在三保，古鑿是金陵上元，自幼父母雙亡，他在終南山學道，局上步下，俱皆精道，又學成了起高落底的本領。江湖上綽號稱為電光手，他一生專門富濟貧，今夜也在街道行走，黑暗中遇見了三保，他二人在僻靜之處，各說這家鄉名姓，二人皆舞久仰李勇，說起姐姐的事，因不識朱貴住宅，故此徘徊街道，陶勇說若問朱貴住宅，我將你送到他的府衙中。李三保一聽心歡，他隨着陶勇直奔，不遠時到了賭馬府，他二人窺上瓦屋，在屋上四下打探，耳聽得樓上有人啼哭，李三保貼在門外窺望，見高樓上正是姐姐，即忙竄進樓中，把四個丫環打死，就把環姑脫在背上，陶三保在前領路，不說李三保救了吳鳳姑，由着大街而去。按下慢表，再說賭馬朱貴，來至華賊府中，見了老賊，兩下用酒談心，原來華登雲相請朱貴無別，因今年科場之中，他選下了三位英雄，應鼎甲讓與他三人，另外還有老賊一黨的奸賊，共有數百餘人，皆隨在華府之內，只等進場，要取功名，若得了鼎甲，與這上等，他就要推翻元韃子，他要位登九五，因此將朱貴請來，與他商量，要將三鼎甲，讓與他三個乾兒子，誰知朱貴口內雖然答應，心中暗暗思想，華登雲如今在朝，一手掌握權柄，將來定然要生反意，不免待本公提防，他便了。因朱貴他也是北番韃子，與元武宗是同族之人，故他與老賊是人和意不和的。當時朱貴作別了華賊，回到自己府中，心中牽掛着吳鳳姑，他即刻帶着從人，只奔後樓而來，到得樓上一看，不由大驚失色，只見四個丫環，殺死在地，吳鳳姑不知去向。朱貴一見，勃然大怒，心下想道：「這定是小賊李三保所為，他即刻在府中點起了打手家將等各帶兵器，掌起燈籠，出府來捉拿。一面又差人到五城兵馬司，九門提督府中去送信，教他帶領兵將，把守各處的要口，不要開城，等待拿住小賊李三保，與幾人吳鳳姑，然後再開城放地。奸賊此令一出，只聽得城中四處炮聲喧嘩，人喊馬嘶，口中聲聲要拿李三保，吳鳳姑男女兩個，再說李三保，隨着陶三保，望前而進，欲要回店，又怕大哥責備，欲要出城，城門還未開。英雄正在為難之際，忽聽南京城中四下炮聲喧嘩，又聽軍將口中喊道：「要拿他兄弟兩個，嚇得李三保大驚失色，吳鳳姑胆落魂飛，只見陶三保說道：「三弟休要害怕，如今奸賊城門不開，合城搜捉，倘若被他拿住，反為不美，不如得我將你兄弟二人，送出南京可好嗎？」李三保道：「若得如此，俺兄弟日後總要答報大德的，無奈各門緊閉，怎樣能得出去呢？」陶三保說：「不妨我有條暗路，通到城外，是外

第十回

人不知道的隨我而來，說罷他三、八由着僻靜小道來得甚快，早到了金陵旱西門前，陶三保在前，李勇隨後，二人由這水關下，差外而來，李三保細望，就如人家的天陰溝洞一般，裏面並無水跡，而且十分潔淨，未有數十步之遙，二人出得陰溝以外，一萬見此處已是金陵城外了，英雄十分感激，這第二人再三托謝救命之恩，陶爺道：「此項小事，何必掛懷？」說罷，三弟相第二人沒有路，英雄道：「這裏還有故銀，送你與你，推當路費，聽取交出，與李勇，當下李三保與陶三保二人對拜了八拜，弟兄相稱，李勇道：「哥哥在上，小弟得罪了，你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日相逢，再為補報。」說罷，遂脫着吳鳳姑動身而去，且按他表，也不說陶三保仍然還隱在金陵，單說奸賊朱貴帶着兵將圍了半夜，要捉李三保與吳鳳姑，連一點影形俱皆不見，等到天明大亮，再到蘭花院中一看，見老婦兒嗚呼哀哉，男女老幼一箇皆不見了，朱貴無奈，只得將街上戶敲打掃掘坑，將蘭花院發封，又將自己府內內的環，也拚埋了，遂帶着兵馬將了，在城中盤查了三天，並無蹤跡，也只得由他去了，衆之場期已到，朱貴又要照料武場中的各等，按下不表，再表旅店中藥斗，還有那金家弟兄，與王田等六人，因不知李勇已惹下大禍，次日大家來到高廳，單單不見李三保，陶大爺連忙上前問秋元道：「三弟昨晚與你同住，今日因何不見秋元？」小勇昨晚因吃醉了酒，不知他在那裏，只見家將上前道：「公子爺不好了，小人身前有人講說三爺惹下大禍，昨晚在蘭花院中頑耍，院裏有一女子，名叫吳鳳姑，朝中有一船馬名，叫朱貴，到院中要三弟，論知三爺不肯，因而大帶蘭花院打死了多少兵丁，如今在街道上查點要拿三爺抵命，小人打聽明白，特來報信，請斗聞聽此言，上前一把握秋元，抓起道：「你快將三弟的下落說明，便罷，若再含糊，就將你撞死了。」莫怪俺言之不早，也說畢，舉拳就要打，王田連忙解勸道：「大哥且慢動手，待小弟來問他，便了。」遂將薛斗扯至一傍，衆人皆來盤問秋元道：「究竟昨晚，老兄弟與你同住，他到那裏去了？」秋元見衆人問道，只好含糊答道：「昨晚三弟說，他到外去頑耍，一刻就回來的，後來我也不知道了。」薛斗道：「代表外面去訪尋一會，若找到三弟回來，萬事俱休，倘若找尋不到回來，與你算賬，說罷，遂出得旅店，街上打探去了。」秋元見薛斗走了，他曉得此事不好對答，他以為後面去小便，他就從這小便，就溜之也乎，他一直回轉山西而去，接他表，再說薛大爺到街上打探了一會，方知道昨晚間，秋元同李三保大鬧蘭花院相會吳鳳姑，殺了大監了，環官兵等逃出南京去了，薛斗即忙來到店中，再找秋元，不知他的去向，當下薛斗拜別了衆家弟兄們，他要訪尋三弟，約下兩名家將，急急道：「求求速來，不可耽擱，甚維應聲，說得，不必家位，兄弟謝去，說罷，催過馬匹，背了行李，帶着兩名家將，道：「衆位賢弟聽了，如今愚兄去訪尋三弟，若訪到時，便一同進場，赴選，若訪不着時，恐兄也不來趕功名了，你們弟兄三人，總要用心用意，求取功名，不可懈惰，衆人答應，這薛大哥之命，內中祇有姓娘，並無殺十分傷感，又不好明言，又不能親身去訪尋，也只得暗中拜托大哥留神訪察，英雄答應，說得，按下薛斗動身出了金陵，到四外去打聽，到海角天涯去尋找李三保，不知能找到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雷必豹武場奪魁名 元武宗山東了心願

話 說武宗萬歲，開放武舉場，考選天下英雄。衆人喜勇，個個用功，皆想功名二字。只見老太師華堂，上
 前奏駕道：「臣啓萬歲，如今有老臣在武場中，選了三個豪傑，一名混江龍許貴，一個叫鶴金冠馬全，一名
 叫金鉞范臣，這三人俱皆本領高強，文武全材。堪算朝中撐天玉柱，駕海金樑。三人皆是老臣的太保，臣當選
 用。不知我主聖意如何，請旨定奪。」武宗皇道：「既如此，請來孤王有旨，宣三位卿家上殿，只聽下邊一聲答應，說
 走上了三位英雄，到彩山殿上，三呼見駕。口稱小臣許貴、馬全、范臣三人見駕了。恩者主業壽無疆，皇上在上，邊
 射龍目一觀。皇然三將生得威風凜凜，像貌堂堂。一表人材，萬歲十分歡悅道：「三位卿家，免禮平身。孤王問你
 們就是孤的選文的大保許貴等人嗎？」許貴道：「正是小臣特來見駕的。」武宗吩咐教內使臣，將狀元榜眼探花的
 袍帶取來，當殿更換，好領鼎甲印。在朝保朕，言還未盡，早有左班中閃出岳振芳老千歲與駱馬朱貴一同奏道：
 萬歲且慢封賞，臣有本奏。雖然這三鼎甲的英雄，乃是老太師選成的。武場內天下豪傑，俱不知曉。倘若主公
 選了他三人，怕的武場內天下的舉子不服，反爲不美。不知主公傳旨，教他三人下去，大喊三聲，如若沒人與他爭
 奪，或者他將來人俱曾打敗，那就算是狀元鼎甲了。如若有人將他殺敗，這狀元就派讓與那位英雄方可。武場
 中纔沒有底說呢。不知我主聖意若何，是怎樣定奪。」武宗皇聽得岳老千歲與朱貴的奏章，將頭點了幾點，說二
 位卿家，請得青樓，孤王旨下着三位鼎甲英雄，領孤旨意，去到彩山殿下，喊叫三聲，無人抵敵，爲孤親賜你爲狀
 元便了。三人聞聽，不敢怠慢，口稱領旨，下了彩山殿，各人找扎披掛上馬，手執兵輪，一個個耀武揚威。在馬上一
 聲喊道：「天下英雄，四海豪傑，俱皆聽了。俺許貴今日特來趕考。如今主考大人已考試過，當今皇上御筆親點，爲
 狀元。若選場中有人不服，敢到此與俺比關，將俺家殺敗，那狀元就讓與他。若是本學低微，休得上來。怕的刀下
 無情，許貴語畢，見那榜來了一人，只見他金盔金甲，身騎紅馬，手執鎗，一桿鎗口說俺是山東趙宏，今日前來
 與你比賽，說罷，手犯長鎗，迎面挑來。許貴手端赤銅刀，一把，二人來往未到七八合，只殺得趙宏難以抵擋。此時
 還有許多舉子心不甘伏。一個個前來要搶狀元，被許貴連敗了二十四人。那時鬧了好一陣，雷必豹只見他一人
 材，粉面疎髯，虎背熊腰，身穿銀盔銀甲，坐下白龍馬，手執爛銀鎗一雙，高喊許貴休要逞能，俺特來與你相會。說
 罷，將手中鎗一掃，許貴手端大刀，來抵擋他。二人往來約有十餘合，只殺得許貴心慌。在馬上二陣酸疼，
 只得馬頭一帶，轉身逃走。雷必豹喊一聲天下英雄，有誰人再來爭搶狀元。此時雖然有人不伏，但那一個是雷
 必豹對手，雷必豹看管無人上場，就來彩山殿見武宗皇帝。武宗一見心悅，又差馬全抵擋去比關來，比得喊一聲
 銀冠銀甲，手騎白龍馬，週身上下，如銀粧一般，與馬全兩下交戰。約十幾合，只殺得馬全抵擋不住。比得喊一聲
 俺家榜眼不要了，讓與你罷。王田又取其餘的舉子，然後彩山殿上來見。王田武宗一看，龍心大喜。此時華堂雲

一見狀元榜眼皆被傍人奪去，不由他怒髮冲冠，暗說可憐，指望將三鼎甲賜與我三堂義子，好奉晉王的天下。如今皆被別人奪去，十分忿恨，再覓金鐘范匡一見兩名鼎甲皆被傍人所奪，他就勃然大怒，催馬搖鈴來到彩山殿下，一聲喊道：誰人敢來搶我的探花嗎？言還未盡，只見佳人孟習蛟俯身下場道：來人休要逞能，丟下探花香乃是舉子薛伯文是也，說罷，手執梨花鎗，直奔奸賊而來，范匡端槍架在一傍，他兩個人來來往往，殺在一堆，戰在一處，往來有二三十個回合，不分輸贏，勝敗，小姐心中暗想主意，遂在背後將銀裝鋼製將出來，夾在槍桿之上，只見二馬對過相交，佳人將銀槍挑起，將兩根鋼一執斜刺裏只奔奸賊挑來，一鎗直奔心窩，范匡一嚇，卽忙用槍一隔，不提防被小姐雙鋼齊下，只聽得哎呀一聲，打得范匡口吐鮮紅，伏鞍而走，佳人也不去追趕，遂兜住戰馬，一聲喊道：場中的舉子聽了，若有不服的，誰敢再上來，直催薛伯文比臨一番，以分人地，此時華賊手下的衆奸賊，一見三名鼎甲皆被別人奪去，不由的俱皆不伏，要想將這探花槍來，誰知孟習蛟雖然是個女子，他生得勇力絕倫，兼之又鎗馬純熟，這班奸賊那裏是他的對手，被小姐連敗了三十幾將，內中還有十數名，被小姐殺敗帶了傷痕的，其餘的皆不敢前來爭奪了，佳人一見無人比，心中大喜，遂下馬來到彩山殿上，參王見驚道：小臣薛伯文特來見駕，愿吾主萬歲，天子射日一箭，只見這武探花的人品，更加體態美貌超羣，形如少女，又見他如此的本領，更加歡悅，遂言道：三位小卿家聽了，你們各將家鄉籍貫奏與寡人得知，添後鷓鴣王加封便了，當下雷必豹跪在殿下，尊聲我王萬歲，小臣是山西人雷必豹，道二人一名王田，一名薛伯文，他二人也是山西人，今年間一同進考到京，參承我王龍恩浩蕩，臣等一榜成名，元武宗見奏，卽刻就御筆親點三人爲狀元榜眼探花，他三人卽刻跪上謝恩，那副主考岳振方，又選了三百六十名武進士，俱留刀馬純熟，其餘落選的俱皆出場，武科場已畢，元武宗吩咐排駕回宮，卽刻差光祿寺擺酒管待新進衆少年，衆少年上殿謝恩，諸事已畢，這日武宗天子道：衆卿家聽了，因孤家當日許下心愿，要到山東大廣山上前去降香，敬拜了愿，如今孤將朝中各事，交與御弟愛育黎黎爲執掌，所有朝中文武俱皆隨孤前去，三鼎甲與武進士等，保孤王去降過香，回京再封官受職便了，聖上旨意，一田，早有欽差出了京城，一路上曉諭文武官員，故一同往金亭館驛，等候保駕出京，再說老賊等登堂回轉太師府中，他將許寶馬金范匡舉奸賊等，俱皆傳到報紗處上來，議論因他三人鼎甲被人奪去，後來奸賊的羽翼，一個皆不會去搶功名，他們俱皆隱藏在華府之內，今聞太師傳喚，俱來參見，畢待立兩傍，老賊說道：可恨晉王無道，老夫將三位賢美選成，指望着中鼎甲，恨的昏王聽信岳振方朱貴二人之言，將功名被三個小賊奪去，實在可惜，如今晉王三日後出京，要到山東大廣山降香，故將爾等帶來，你們快快領着老夫的書信去，知會了小金山英雄曹天佐曹天佑二人，再到寶關會合梁左梁右弟兄，與淮安城都堂姚洪與總兵人影手張俊，你們各處會兵到大廣山下，俱皆塗面掛鬚，裝着綠林响馬的模樣，困住山頭，好將昏王與這班

賊子殺害內有老夫作主尋了大元的天下，老夫登了殿，你們皆是開國功臣，當富同享，豈不美哉。當下衆奸賊聞聽，十分歡悅，說太師爺此計甚妙，不可就違。當日衆人帶了書札分頭而去，暗帶人馬，要到大庚山去劫駕。且按他不表，等待到了山東自有交待，再說武宗皇上，將朝中各事，俱皆安排停當，到了三日，後身坐金鑾殿，着閣朝的文武大臣，以及新點的三名鼎甲，與三百六十名武進士，三千御林兵等人，保着聖駕萬歲，上了這道馬，出了午門，三聲炮响，一路動身，早有二王愛育，與着在朝的文武大臣，俱皆送出金鑾，直到江岸，見路上與衆臣，皆上了舟船，船身早有一王二王，與着文武回城，按他下表，單說皇上在船舟之上，水路滔滔，離了金陵，直奔山東而來，高儀在船中觀看江中的景緻，十分得意，一路來得甚快，舟船到了淮北清江，君臣們搭舟登岸，早見當地的文武官員，前來迎接，聖駕請主公到金亭館驛安宿一夜，次日天明，帶着文武百官，離了清江浦，一路望山東而來，在路途中，自有文武迎接，一路無詞，也不說路上繁華，曉行夜住，行過了多少城池，這一日到了大庚高山，只見有山上的住持，久已等候，打掃山門，高搭龍蓮，迎接聖駕，萬歲上得山頭，與文武衆臣，來至大殿降過香，拜過了神聖，來到客堂之中，山上的長老，靜巖，擺下素齋，管待聖上與文武大臣，又備着御林兵馬，正在君臣用酒之間，忽聽山下炮响連天，喊聲振耳，不知所爲何故，且聽下回再爲分解。

第二十三回 衆強賊聽奸謀劫駕 二兒妹奉神命解圍

話說武宗皇上與文武百官，正在禪堂用酒，忽聽山下炮聲响响，喊殺連天，早有御林兵將上前奏道，啓上萬歲，得知今有大庚山下，到了無數的賊兵，他口口聲聲，說萬歲將江山社稷，金銀珠寶，相送與他，萬幸余休，如若遲延，即刻就殺上高山來了，武宗皇上聞聽此言，大吃一驚，說道，誰處的賊盜，胆大包天，焉敢到此前來，短劫孤王，這爲了得，只見因上老將軍岳振芳，與曾必豹，王田孟，習蛟等，一齊上前口稱主公道，萬歲龍心，明安，有驚臣等在此，保爲大事無妨，主公不必動怒，待臣等前去剿滅賊寇便了，聖上言道，既如此講來，衆卿小心，明安，萬歲龍心，明安，王田孟，習蛟等，遂出了禪堂，來到山門之前，射目一窺，但見大庚山下，人馬如潮水一般，密密層層，將高山圍困，四面水洩不通，岳老大人，迷吩咐三鼎甲與御林兵等，扎在山前，擋住要路，小心要緊，莫放反賊上山，前來驚嚇聖駕，又差衆兵將，在山左右各處防守，不可疎虞，小心謹慎，衆將俱皆得令，各處防備嚴謹，然後岳大人來到寺中，見過了武宗萬歲奏道，主公龍心，明安，山下雖有响馬反賊，老臣已經差派兵將，守住山頭，大事萬安，待明日，聞臣去擒拿賊寇便了，武宗聞奏，龍心甚喜，道，金仗老差，兄保住孤王了，一宿無詞，到了次日天明，只聽山下喊殺連天，兵丁殺進山下，的反賊，在山下喊叫要戰，若再遲延，就殺上高山來了，武宗皇帝聽得山下喊聲，勃然大怒，道，這非強賊，那裏是雲金銀財寶，分明要奪取孤家錦繡江山，爾等衆卿，速速與孤家前去捉拿，當有番振方上前奏道，萬歲，且自放心，老臣率領三鼎甲，及衆武士，前去巡察一下，武宗來到山前一望，但見山下兵

馬飾佈，旌旗招展，刀鎗劍戟，攔得密密層層。武宗皇帝騎得寶鞍，驚駭，又見山下來了一員大將，生得相貌十分
 兇惡，頭戴蓮子盔，身穿鐵甲，赤髮紅鬚，手拿一柄關山斧，騎一匹捲毛青驃馬，在山下大喊元朝雜種，快將江
 山讓出萬事全休。若有半個不字，俺們要殺上山來了。當時有騎馬朱貴上，前見罵道：主公在上，臣寬放心，待臣
 下山去將叛賊擒來，掃滅這班賊寇。武宗道：孤的御妹大小心要緊。朱貴答應知道，遂上馬提鎗，帶領五百御林
 兵，將大砲三枚，圍下高山，馬至陣前一聲喝，道：大膽的叛賊聽了，這平世界，明湯乾坤，爾等敢取胆大包身，兵困
 高山，前來刺王殺駕，該當何罪，還不早早動身，等待何時。如若再要猖狂，即刻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了。再說山
 下此人，乃是小金山的強盜曹天佑，因他奉了華貴雲之命，與着姚洪梁左弟兄會兵，困住大唐山前來殺駕，他
 面上用的是五色雜料，塗將起來，他認得朱貴，朱貴認不得他。曹天佑一見得你，好大膽的鬼雜種，休得多言，
 想你乃是元朝的雜狗，何能竊佔中原天下。如今爾等君臣，速將江山讓出，免得你們做刀下之鬼。俺有半個不
 肯，即刻就一斧砍你們兩段了。朱貴躍騎勃然大怒，喝道：好反賊，休得胡言。放馬過來受死。說罷，將鎗一擺，迎
 面刺來。曹天佑手執大斧，急來相逼，他二人在山下，一馬盤旋，鎗斧並舉，來往交戰，約有十餘個回合，朱貴氣力
 不加帶，馬欲走，被曹天佑趕上一斧，砍作兩段，一命歸陰去了。一眾三軍，俱如飛的敗上山頭。來見曹天佑，
 在山下哈哈笑道：這樣無能之輩，也來會戰，快叫能將走馬下山交戰，不然就殺上山頭來了。武宗坐在山上，遠
 處觀看，見騎馬朱貴失陣而亡，不由潸然流淚。孤的妹丈，可憐一命傷在反賊之手，殺朕好不悲傷人也。只見
 有雷必豹、王田、孟習、蛟三人一齊上前奏道：我主放心，且免愁懷，待小臣等下山去擒拿反賊，好代駙馬爺報仇。
 遂週身結束，帶了三百六十名武進士，各上坐馬，手執刀槍，又點了二千御林兵，馬炮响三聲，關下山頭，來到戰
 場之上，兵分左右，三將催請當先一聲喝，道：好大膽的反賊，休要猖狂。爾等焉敢在此驚嚇聖駕，罪惡已極。如今
 又將駙馬殺害，目無王法，而好犯上叛亂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俺乃是新科狀元雷必豹，約殺得來了，說畢，手執銀
 鎗，直奔曹天佑而來。奸賊手端板斧，急架相迎，二人交戰，有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早有賊營內都堂姚洪，他隨
 在軍隊之中，見曹天佑戰不下雷必豹，奸賊遂將令旗一展，只見有幾三約與曹天佑二人，上前催馬，全范巨等
 一聲，關奔沙壩而來。又有王田、薛伯文二人，上前接住交戰。奸賊營中又來了梁入喬、馬雷、雷先、雷德、雷生、一場賭
 一齊圍奔金泉龍兒，弟帶着三百多名武進士，各催坐馬前來迎戰。兩邊衆將，各奮勇，雷先搶死忘生，一場賭
 關，相見殺氣冲天，喊聲震野，好不利害。賊營中挑洪見衆人不能取勝，遂請請令叫人隔手，張俊出馬，張俊來
 到陣前，戰不數合，只見他念動真言，忽然他背後一空响，有一隻神異怪手，伸出來，向對面衆人一招，一剎時許
 多將士，一個個都跌倒地，不能開口。祇有金泉龍兒、虎二人，登時馬頭便逃。此時惱了王田，一馬當先，與張俊
 交戰，戰有五六合，張俊後面又伸出一隻手來，王田運靈金神，忽見頭門上現出一人，渾身是白，手執一銀亮長

博，七孔流血，好不怕人。張俊一見，心胆俱裂，急忙回頭奔逃。原來王田按天寶圖上的好漢，乃是上界靈神，臨凡今因人體手張俊背後的神手，乃是異人所傳，是一股神驗之氣，結成若有人被他異手一招，就將三魂七魄俱皆招去，離出泥丸宮，其人說昏迷不知人事，刻在靈境，如死約一般，不意今日他會見王田，將手一招，將王田的本命星招出泥丸宮外，若論這裏兩星皆出竅，能上往青天，下往黃土，七孔流血，張俊一嚇，只說王田是個妖魔鬼，故不敢再來帶他。張俊雖然不用神手拿他，這套反賊兵馬如潮水相似，奸賊姚洪暗在軍隊之中，傳下號令，差着幾三約帶兵，將曹必約、王田、薛伯文、與金泉、韓泉、虎五人困在營中，喊殺連天。五位英雄，捨死忘生，戰了一衆奸賊，東衝西撞，難出重圍。被這套奸賊圍在營中，急戰，按他不敢不表，再說姚洪見衆賊困住了，當必約等差一人隔手張俊與馬全、呂等帶兵，望大原山上而來，好與武宗營臣，不敢放他逃走。張俊領命，帶着反賊與兵馬，只奔大原山上而來，只得得武宗君臣，骨軟筋酥，不由的喊聲二位老海，這怎樣好。看來君臣，難得轉回，倒不如將江山讓與，免得連累衆卿。岳振方急忙開口，等幾萬歲，且把心寬，待老臣領兵前去抵擋。岳老將軍帶着五百御林兵，在山前一戰，只見賊兵皆望山上湧來，老將軍急忙傳令，教三軍一齊放箭，擋住正在危急之時，只見山下一聲吶喊，來了男女二人，手執雙刀，殺到山前，只殺得衆奸賊尸骸疊疊，血水直流，屍骸驚駭，因他兄妹自奔逃，諸公若問這來者，救駕的是誰，聽在下道來，他就是隱姓埋名，被誰的蘇子見，與妹妹蘇鶯，因他兄妹自從在揚子江，救了湯巡按之後，兄妹到揚州李府中，問及李奉，老太太說，上山西訪李三保去了，因此他兄妹也上山西去訪問消息，一路代訪，幸得天淵的下落，不意今日來到大原山西首，有數里之遙，路傍有一座涼亭，因他兄妹一路辛苦，就在涼亭中打盹，正在醒睡之際，忽聽空中有人喊道，蘇子見兄妹，還不去救駕，等待何時呢，故此他二人纔來救駕的，若問救駕如何，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二十四回 放袖箭殺敗衆奸黨 紀大功勳封並肩王

話說蘇子見兄妹二人，因在京亭中打盹，耳中聽得有人喊叫救駕，只說蘇子見下一觀，並無動靜，仍然又睡。將要合眼，又有人喊叫快去救駕，一連三次，皆是如此。蘇大爺言道，真真奇怪了，青天白日，難道鬼怪作祟不成。蘇子見道，此地乃是山東的地界，那裏有天子在此，這蘇小妹明明曉得有人喊道，蘇子見兄妹二人，還不快去救駕，等待何時，香起光景，定有蹊蹺，不如我們兄妹向前去打探一番，究竟有無此事，豈不美矣。蘇子見言道，賢妹請得有理，當下兄妹二人，出得涼亭，望東邊而來，未有多遠，只聽有喊殺之聲，兄妹驚訝道，真真奇怪，這是荒山野外，那裏來的喊殺之聲，你我趕快去看看，原來他兄妹救駕的，不是別人，乃是當方的山神土地，因當今皇上遭災，故護駕神祇作急，四外尋訪救駕之人，今見武曲星蘇子見，紅雲星蘇鶯，在此，故纔三次將他兄妹喚醒，如今蘇大爺聽見喊殺之聲，兄妹急忙走上前觀看，不遠，見大原山上無數的賊兵，因急

阿少聽山上有人喝道：好大膽的強盜！焉敢在此殺駕罪惡滔天！又聽一派喊殺之聲，振動山岳。兄妹一見，急忙找扎一番。蘇小姐取出一對軟鞭雙刀，這乃是何仙姑老母所送，鋒利無比。神刀一擺，刀頭上有三尺遠近的白光。白光一到，就人頭落地了。蘇大爺從身傍掣出一張佩刀，兄妹遂發一聲喊，只奔山前殺來。亂傷兒郎兵丁，只殺得尸如山倒，血似水流。衆奸賊正在攻山之時，忽見來了男女二人，猛勇非凡。遂一齊上前圍困蘇家兄妹。開鋼刀，人頭如瓜滾。一撲蘇小姐神刀一舉，白光一炸，人頭紛紛亂滾。嚇得衆賊兵胆落魂飛，俱皆四散。走將妹妹一路趕殺奸賊。隨後追來，早見人隱手張俊，催馬上前一聲喝，那裏來的狗賊，焉敢猖狂，傷我手下之兵。將俺來取你狗命。說罷，將手中大刀一舉，只奔蘇大爺劈面砍來。蘇子見急將身一閃，跳在傍邊。張俊見刀砍他，不替遂將你刀擺開，上下飛舞。蘇大爺劈面落地飛騰之功，展轉騰挪之技，在奸賊馬前馬後，四下竄跳，弄得張俊兩隻眼，將頭一低，只見背後呼的那只神手，伸將出來，正欲來招蘇子見，誰知佳人蘇鸞，眼捷手快，他見張俊隨後伸出一只毛手，知是異術，急忙將右手望上一擡，只聽嘖的一聲，放出一枝袖箭，正中在神手之上。只見張俊咬啣一聲，神手縮進。一陣黑光，西散奸賊在馬上，晃了幾晃，險乎栽下坐騎。遂望馬上一伏，帶馬而逃。原來這蘇小姐的袖箭，乃是何仙姑老母所傳，只得七分二分，長百發百中的。當日老母叮囑小姐說：此箭習會，不得亂傷將士。但凡若有背後伸有異手，以及用邪術者，皆可破敵。故今日蘇鸞，一見張俊背伸神手，要招他的兄長，就曉得此是異術所傳。他即將袖箭放去，中了神手，接後便此手乃是陰氣結成，又有影花仙姑教傳，故能攝去人的魂魄。不意今日中了蘇小姐一箭，軟去陰氣，此手就無用了。非得要再行修煉，方可有用。若問怎樣煉法，下卷書自有交待。閉話不言，單講蘇家兄妹殺退了奸賊張俊，衆賊兵俱皆四散奔逃。他二人也不去追趕，遂望山上而來。却說老大人岳振方，帶兵守住山路，擋住反賊的兵馬。正在危急之時，忽見來了男女二將，被退賊兵，好不歡悅。又見他殺賊異手之人，更加欣喜。今見他兄妹上山而來，岳大人即忙來相理道：你弟兄二人從何而來？姓甚名誰？今來教駕，好待老夫領你們見駕，便了。蘇子見他兄妹聞稱，連忙趕上前跪見道：口稱叔父在上，小姪不擇方就將自己的名姓官職說明。蘇子見是犯罪之人，要差叔父在聖上。生今到大廣山前，見反賊前來，要害聖駕，故此我兄妹纔來這賊的。只因俺兄妹是犯罪之人，要差叔父在聖上面前，過金小姪兄妹日後重重的答報大德。岳振方老大人聽說是蘇家兄妹，好不歡悅，連忙上前攙起道：原來是賢姪兄妹來救駕，真乃難得足見忠良之後，如今聖上被困，今得你二人來保主，乃是莫大之功。待老夫轉奏萬歲便了。現今賊兵還未殲盡，山下困住保駕的某雄，你兄妹即速前去相救。老夫再差兵將下山幫助於你，不可就攔退了賊兵。然後再來見駕罷。兄妹聞言，領了岳大人之命，即忙殺下山頭，只奔戰場而來。再說岳老大人

來至聖上面前奏道，啓上我王在上，這也是萬歲洪福齊天，今得賢臣前來救主，殺退賊兵，真乃萬幸。武宗皇帝問道：不知道二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並愛卿與朕調查明白。岳老將軍奏道：臣已查問明白。此二人就是前撥國將軍蘇定國之後子，名蘇子兒，女名蘇雲蛟。兄妹二人因被奸臣陷害，無處藏身，一向隱姓埋名，流落江湖。今日見主上有難，兄妹二人捨死救駕，望我無赦，免他們以前罪愆，俾可將功抵罪。武宗皇帝道：從前蘇王兒受冤，朕已知曉。今他兄妹二人又因救駕有功，待朕回京之日，大大的封他，便了岳老將軍恩惠。下，再封蘇子兒、蘇小兒二人，直殺進重圍，只殺得衆奸黨屍骨遍野，血流成河。那蘇雲蛟的袖箭十分厲害，好不敵愾。若論奸黨兵馬，兵丁死的死傷的傷，沒有一人再來抵抗。岳老將軍方纔喚金收兵，衆奸黨聚在一處，好不敵愾。若論奸黨兵馬，有十餘萬，何以取得這樣快呢？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奸賊兵馬雖多，皆是烏合之衆，一見主將敗走，他們俱皆各逃性命了。雖然兵多戰心不一，故此纔容易敗走。不然就是蘇家兄妹二人，何能退去十餘萬人馬呢？衆奸賊各帶本部人馬，退回本地而去。靜聽華賊的信息，且按他們不表，再說岳老大人將兵馬聚在一處，早見雷必豹、弟兄五人，皆上前拜謝蘇家兄妹救命之恩。蘇子兒面言不取，道：乃是天子洪福，衆將軍之威能，愚兄兵有何本領呢？然後各人各通了姓名，彼此皆道：久仰大名，誡誡了一會。岳大人傳令蓋王田等五人，帶着御林兵馬，在山下駐劄，還怕的反賊去而復返，再來爭戰，一面差着兵丁，將山下的屍骸檢點，掘坑掩埋。他便帶着蘇家兄妹，上山來見駕不表。再說老賊華登雲，滿心指望在大廈山殺了元王君臣，然後兵下南京，奪取社稷，只說聽信當當如探囊取物。一陣成功，不意被蘇家兄妹二人前來救駕，一將將衆奸賊的兵馬，俱皆殺退。心中好不惱恨。又聽說是蘇定國之後，更加動怒，暗暗說道：你這兩個狗賊，老夫若不將你男女二人害死，也不算老夫寬大的本領了。他此刻也只得在萬歲駕前，恭喜我王洪福齊天，今得蘇家兄妹前來救駕，殺退反賊的人馬。致是我主未曾受驚，這皆是萬歲的福澤。蘇家兄妹奇功莫大，蓋王公大大的封賞與他。將來奸賊亂臣報國之意，若論這華奸賊心中恨透了蘇家兄妹二人，爲何還來保奏封賞他兄妹，是何意見呢？諸君好鼓勵忠臣報國之意，若論奸事的人，他最有才情的，無就不能做好好的了。他開口皆是順人的意見，所說的言詞，總令人傾耳盡聽。凡作奸惡情，皆教人佩服，明的是第一個極好的好人，誰知他暗地裏心生毒計，腹懷奸謀，口蜜腹劍，害人還不露形跡。這便是大奸大惡了。世界諸君若與這等人相交，是萬萬不可的。大凡忠烈之士，言詞侃侃，威嚴凜凜，苦口諫止，而反忠言逆耳，不如心願不肯親近者，頗多。正所謂苦口利於行，苦藥利於病。是一點不錯的。事情想老賊華登雲，他暗勾人馬前來謀駕，要奪大元的社稷，武宗萬歲，一點全不知道。只待後來奸謀露惡，惡跡昭彰，方纔知道他是個大奸大惡之人。却後悔之時，已是遲了。且將兩言勾開，再說岳大人帶着蘇子兒、蘇小兒來至駕前，參拜萬歲。蘇子兒又將他父蘇定國全家遭害，以及兄妹被奸賊誣難，山前救駕的真情，細細的奏了一遍。武宗皇帝見忙上前用手挽起，尊聲兄，祇怪孤王當年一時昏暗，斬去了蘇老王伯，這也是忠良不該絕後。今日來搭救

朕躬現封卿家爲並肩王封御妹爲勇勝皇姑蘇子凡兄弟即忙謝恩山披下又來了雷王等五員大將參拜萬歲皆跪臣等武藝低微難以退賊連累萬歲受驚多虧蘇家兄妹派人殺退賊久已衝上高山了今日先討你們爲平定安成護國公之職衆英雄俱各謝恩早有寺中的僧人上前見駕道阿彌陀佛這也是我王有德天降賢臣搭救聖駕提平賊寇實乃是萬歲慈洪福齊天了山僧等備酒宴代我王壓驚慶賀武宗聞言遂帶着老幼衆臣來到寺中到禪堂內用酒岳老將軍又差寺中的僧人備酒餽賀御林兵將君臣們正在飲酒之間忽聽得山下炮響連天喊聲遍野嚇得武宗君臣大驚失色正欲差人山前去打探早見御林兵前來稟報不知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再爲分解

第二十五回 蘇子見奉旨訪罪魁 吳鳳姑半途遇強賊

話說武宗君臣聽得山下炮聲大振心中吃驚正在驚疑之間早有御林兵上前奏道啓上萬歲爺在上今山下有山東濟南府知府李綱總兵張輔聞得主公在此降香受驚特帶兵馬前來護駕現在山下請旨定奪武宗聞得是山東文武官長領兵來保爲方纔放心遂傳旨道着知府與總兵來見孤王其餘者兵扎山下不必上山伺候內使領旨到山前曉諭畢當時李綱張輔隨內使來到寺中參拜聖駕道臣等掌守濟地不知我主到此降香臣等有失迎鑾之罪又聞得有許多反賊帶兵前來驚駕故小臣等急急帶兵到山上來保駕誰知來降望主公恕罪武宗道二位卿家免禮平身孤王不怪爾等但有一說孤在大慶山降香之時忽來有賊兵十餘萬反賊兵將甚衆之突如其來今被孤蘇皇兄與御妹殺退反賊忽然又俱退去其中定有原故卿家執掌山東可知反賊的人馬聚集在甚麼地方好待孤王回朝差兵來剿滅便了李綱二人聞說望上一番言語蘇得二人冷汗直流俯伏奏道主公在上微臣等身受國恩執掌濟南若論這大梁山又名大峴山乃是山東省名之地先前山上有穆陵關駐兵守防後來我王登極以後四海昇平烽烟皆熄遂將此地防兵裁革至今以來頗稱平靜並無賊寇潛藏那有這許多的反賊人馬前來驚駕臣等實實不知望主公恕罪天子未及回答早有岳老大大人上前奏駕道在臣看來李綱張輔奏得有禮但這山東地界那裏有這許多的叛賊衆之主公將到他就將大慶山圍了老臣看來其中定有朝中的奸臣依使暗通消息東來聚齊道班反賊前來劫駕要奪我王社稷則武宗聞言將頭點了幾點說道老卿家料得不錯孤細細中定然出奸佞了華登雲也來奏公道老臣看來主公先行回京發當地的文武官員用心訪拿然後京都再細細的查問根由自然就明白了望上言道老卿家奏得有禮旨下着李綱張輔回城用心訪察不可懈惰二人領旨回轉濟南不表再說當今望上在大慶山又就擄了三四日的功夫然後旨下文武保駕離了山東只奔南京而來不一日來到京都回轉內宮休息次日朝衆文武紛紛

議論，要差人到山東去訪拿反賊，華登雲出班奏道：「啓萬歲，老臣嘗來，要得此事明白，除非差王兄妹前去訪尋，一者是他識認刺鴛的反賊，二者道路純熟，三者王兄妹二人出去，外邊多不知曉，只要到各處探訪，便能捉拿叛賊。」武宗與准奏，就差王兄妹二人前去訪查，但不知要帶多少人馬。王兄妹道：「臣兄妹二人仍然裝着打草驚蛇的，不要多帶人馬，待微臣將奸臣訪到，然後再到朝中定奪。」武宗與准，差王兄妹二人前去訪查，其功非小。王兄妹二人領了聖旨，出離金陵，一路往山東私訪而來。誰知王兄妹二人，就是小賊蘇子見與賊黨兒妹二人，千萬封扎，曉諭一衆奸賊，如若王兄妹二人，打老妓的一男一女，他就是小賊蘇子見與賊黨兒妹二人，千萬封扎，害死，不得有誤。故此山東各處，蘇王爺未到之時，衆奸賊就預先防備了，所以後來蘇子見與賊黨兒妹二人，千萬封扎，話接下不表，單說蘇子見兄妹二人，離了南京，渡過長江，兄妹商賈，不如先到揚州走走，去訪訪大哥李泰，可會回來，然後再下山東訪拿不遲。按下蘇家兄妹，要上揚州去訪善人李泰，且按他不表，書中單表英雄李三保，自從在蘭花院救了吳鳳姑小姐，他二人拜為姐弟，虧得陶三保指引出了金陵，方脫患難，他便執着吳鳳姑一路，前而進，只見前邊有座松林，十分曠闊，吳鳳姑道：「三弟，聽了鳳姐口中，焦渴，肚中飢餓，兼之週身不爽，快且在這松林中歇息一會，然後再為趕路可好嗎？」三保說：「姐姐講得有禮，小弟也困倦了，且在此暫歇一會，商量一番。」然後再為動身，說着進了松林，就將吳小姐放下，李勇道：「姐姐在此暫歇一時，待小弟到前面村鎮之上，買些點心來，與姐姐充飢，然後再為商量，望何處安身便了。」吳鳳姑道：「實弟速去速來，休要耽擱。」英雄答應曉得，不必姐叮叮，遂出松林，射目一看，見西北為層層，有一座市鎮，樓臺英雄，遠望路步向前而去，按他不表，且說吳鳳姑一人，獨坐松林中，想前思後，不由的一陣心酸，想起自幼父母身亡，又落在蘭花院內，受了許多患難，幸虧會見三弟李三保，方纔搭救出離網羅，但願日後終身有靠，那時節，情願拜佛念經。吳鳳姑正在林中思想，忽然外邊來了一衆騾馬，爲首的是一個兇惡強徒，只見他面如紫玉，頭紅髮，獅子鼻，血盆口，眼似銅鈴，身穿一件巴山小襖，外罩一件紅羅披風，手裏執着一桿九股叉，騎一匹紅沙馬，猶如舞獅惡鬼，一樣。吳鳳姑一見，正欲起身迴避，只聽得強徒說道：「本主今日有幸，湊巧在松林中會見此女，你們代我將他帶回山寨，好與你大王做大婦，衆騾兵聽罷，此言上前來，抓過鳳姑，送與馬上，這箇寨主，那強賊，就將二人，既在一馬，吩咐道：「且說這個強盜，姓祝名龍，離此有四十餘里之遙，有一座祝家寨，又名祝家山，在寨中有三位大王，是嫡親弟兄三個，大大王名呼祝龍，二大王名呼祝虎，三大王名呼祝標，有個妹子名喚祝鳳英，只因他兄妹四人，武藝精通，本領高強，鎮在此，自在為王，稱孤道寡，手下聚集有四五千名騾馬，山上有個出家的和尚，法名祝濟，乃是五臺山的長老，若論他馬上馬下一身的軟硬功夫，天下第一，還有金鐵鑿櫃，刀鎗不入，兼之有三個金錢，能知吉凶禍福，轉轉陰陽，祝家弟兄拜他爲師，早晚隨他習學本領，因此弟兄三人，本領高強，嘯聚在高山，聚集一衆騾馬，終日打家劫舍，短兵鏖

商因今日大大王祝龍開暖蒸專，帶着數十名囉兵，下山來巡山採獵。望風避路，不意來至松林，觀見吳鳳姑一人在此，又無人陪伴，故祝大大王將吳小姐搶走動身。一直來至祝家寨內，到了銀安殿上，祝龍升坐，將吳小姐帶到殿前，祝龍道：小女子聽了本王問你姓名，名論家任何方，為何一人身在荒郊，所為何事，從直講來。大王爺不傷你的性命，快講來。吳鳳姑聽罷，跪上，哀告道：一望只見這銀安殿上，兩邊立着一衆囉兵，人人兇惡，像狼獾，唬得佳人胆戰心驚，只得上前跪上，哀告道：望大大王開恩，若問難女的名姓，難女道來。難女名叫吳鳳姑，家住兩京，天。自幼父母雙亡，母舅將我賣進妓院，奴家不肯失節，多虧三弟李三保搭救，奴家出院。今日我三弟到前邊去買點心，纔將奴一人丟在松林，望大大王將奴送下高山，後當答報。祝龍聽罷，笑吟吟的說道：美人呀，這是天緣巧巧，今日才能會見，如今孤王收你做個押寨夫人，今日乃是黃道吉日，好與孤王結親，說罷，教囉兵把狼獾送進後寨，快快收拾打扮起來。吳鳳姑聽得祝龍之言，嚇得週身冷汗直淋，心想拚着一死，怎能今日失節，當下驚聲戰戰，休得胡說。濟平世界，你強迫良家女子，該當何罪，倘若三弟到此，定將你荒山勸為平地。此時祝龍氣滿心騰，喝聲手下囉兵把這個小妖精吊起來，祝龍手執皮鞭毒打，吳鳳姑小娘打得週身鮮血淋漓，先前還能大罵，到後來不能開口了，昏死過去。早有兩個丫環上前解勸道：大大王爺在上，在奴婢看來，就打死他也無用，不如將他放下，打入冷宮，慢慢再勸他順從。大大王便了祝龍鬧，怒氣稍息，將佳人放將下來，搥髮掘口，凉水噴頂，佳人悠悠還陽過來，還是喉口大罵不止。一衆丫環上前將姑嫂抬到後寨，打入冷宮之內，受苦要得佳人出難，除非是李三保三打祝家寨，方能脫離災禍。這是後話，按下不表。不說吳鳳姑被難祝家寨，再說英雄李三保到了市鎮之上，用過酒點，又帶了些點心，來到松林，一看不知姐姐的去向，心中十分作急，遂在四下找尋一會，並無影跡，英雄正在急躁之間，見前邊來了一位老者，手扶竹杖而來，李三保上前見禮道：公公請了，適纔有一個年幼女子，歇在松林之內，此刻不知去向，但不知公公可曾看見，囑些新指教。那老者道：小相你問這女子，但不知他與你什麼稱呼呢？李三保道：是小生的姐姐，那老者道：小相公聽了，適纔在路上途而來，看見祝大大王馬上搶着一個女子，生得十分醜陋，又啼哭不止，被祝龍帶進祝家寨去了。李三保聞聽大驚失色，遂請問老者道：但不知這祝家寨在甚麼地方，待小生前去好將姐姐救回，定拿這班惡賊，代萬民除害。老者道：小相公休要誇能，你不知道這祝家寨的利害，聽老漢講來，離此有三四十里之遙，有座祝家山上，有三個寨主，十分兇勇，還有個師父和尚祝清，神通廣大，此山十分高大，堅固非凡，料你小相公一人何能前去，你快快回去罷，休得傷了性命，不知李三保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二十六回 李三保一打祝家寨 蘇龍校臥病喪大勇

話 李三保聞聽老者之言，遂勃然大怒道：「莫說這小小祝家山，就是銅鑼鐵壁，倚何懼哉！遂作別了這老公，公邁步望西南方而來，約有三十餘里，抬頭一望，見前面烏行行高壁，有一山頭，高接青雲，山上有隱隱公，游移招展，英雄一漢，光景是祝家山。遂即將這風吼送下山，萬事全休。若有延遲，倚李三保殺得來，則滅你的賊窩，就一個難逃狗命了。英雄在山下高聲喊罵，誰知山上嘍囉故作不知，任你喊殺了。山上俱皆不聽，李三保喊叫多時，見山上並無動靜，英雄勃然大怒，遂邁開大步，望山上而來，將將纜上來一小半，只聽山上有人喊道：「快放滾木呀！只聽上邊一聲公喝，將絞關一鬆，只見咕嚕帶有一條滾木打將下來，好不利害，只聽得哄嘯嘯滾將下來，山上壓了三天，望下就打英雄一轉，即忙回身連滾帶滾將到山下，只見那滾木已到背後了，只覺得一兩步，就打著李三保了，嚇得英雄不敢上去，遂到下邊喊罵，一直罵到天晚，見山上一點動靜俱無，李三保又望山上闖去，山上又將滾木打將下來，兼之還有亂石與弓箭筒，齊下弄得李三保沒有章程，眼看天色已晚，心中想道：「總然俺今一人，也難打破高山，也罷不如得我趕到揚州而來，且按下李勇不表，再說蘇子見妹二人領了皇上旨意，要到山東去訪案，他兄妹二人要先到揚州來會兄長李泰，在路來得甚快，進了城池，只奔四牌樓耿子街而來，一到李泰的府門，只見樓房瓦屋，干干淨淨，地上只堆些碎磚破瓦，兄妹二人心中疑感，只見那老者就將英雄一看，說你千萬不可高聲，若要問李府的事，待老漢來告訴你，說著來到一條僻靜小巷，就將李府被華子林等人放火陷害之事，細細告訴明白。蘇子見妹二人聽得老者言詞，不由放聲大哭，十分悲傷。兄妹二人哭了一會，蘇大爺站起，不由咬牙切齒，手指奸賊罵道：「險兄妹不將你奸賊滿門殺盡，誓不為人說罷，就要上華府去報仇，要殺奸賊華子林，以代李大哥遺恨。早有蘇小姐連忙止住道：「兄長且慢，在的妹看來，目下大哥全家亡，故人死不能復生，急也無用。如今你我有君命在身，不能就擱，要到山東訪拿劫盜的小賊，何能在此就鬧呢？兼之奸黨府中打手最多，武士極廣，你我兄妹二人，何能與他賭鬥呢？好歹我們山東訪過案，然後上京覲見，端奏一本，好代李大哥辨明冤屈，然後再拿華賊全家，也不為遲。兼之朝中岳老千歲是李大哥的母親，他曉得他姐姐被奸賊燒死，他也不肯干休的。吉云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兄長何必如此急躁呢？蘇大爺被小姐一片言詞相勸，遂言道：「實妹請得有理，如今天色已晚，先行住在旅店歇過一宿，到明日再起程罷了。兄妹二人遂走進店堂，一整晚，店內有人，只見走來一人，上前言道：「客官請了，可是來住店的嗎？英雄道：「正是，但不知你家可有女眷？」店主入說：「我家有個老婆，還有個妹子，但不知你客官問他何幹？」蘇大爺道：「俺家有個小妹妹來住店，要有女

眷，就好歡住了。說畢店老板道：我家有個東廂房，一明兩暗三間，你客官兄妹正好居住，兼之連房中的用物皆是全的一應，椅檯、梳篦、酒壺、風爐、連華釣子，總是有。蘇王爺道：你這個店裏實在當嘴，誰要你多說。店主人道：小人不開口便了。說着，就將蘇王爺的行囊放下，又將廂房打掃一番，遂取過了淨面水來，又問道：客官用什麼酒餚呢？蘇王爺道：揀可口的，儘辦幾樣來就是了。主人家問聽，即忙去備酒餚，辦得停當，遂送至東廂，點起了燭光，送言道：客官自用膳，老鬼不陪了。蘇王爺說：且慢，俺有話問你。你店主人姓甚名誰？那主人道：小人名姓招牌上是有，這個姓姓得不好，故此不肯講說。蘇王爺說：你家招牌上是表表大舅，老板姓表嗎？店人道：不敢。小人是姓表，只爲這個姓姓得不好，故此不肯講說。蘇王爺說：怎麼姓得不好？店主人道：山西人罵人，一動說驢球，又罵道：球娘養的，又言：驢球、皮球，總說這個表字不好，故不大講說。蘇王爺道：這狗頭，實是在是響，又問道：你老板台甫是那兩個字呢？店主人說：客官呀，你問我這個名字，更加不好聽了。上年有個客人住在我家店中，問了我一個名字，就病了有半年的光景，病得精光積光的。這名字，還是不說的好。蘇王爺說：俺們是走江湖的，百無禁忌，你只管講就是了。店裏說：小人名叫表病，就是那害病的病字，我也不會請問客人。姓大名蘇王爺道：在下姓汪名定，俺兄妹自幼流蕩江湖，花鼓營身，因目下到你們的實地來做買賣，因俺上年到此，到耿子衙李府做過一遭生意，今年又到尊處見李家府門一敗地，但不知所爲何故呢？表病道：客人有所不知，若問這李府怎樣遭劫，聽小人告訴於你，他就將李府被害的情由，講了一遍。與那老老所言相同。蘇王爺兄妹二人聽此言詞，知道李府被害是實，遂十分悲嘆。當時天已不早，兄妹收拾安身。蘇王爺到也罷了，祇有蘇姑娘十分悲苦，想起當年在揚州被難之時，多虧李善人仗義搭救，指望今日前來報德，誰知關門遭災，想起岳岳太太莫大之恩，施氏姐姐百般的香待，一旦被奸人害死，好不傷感。蘇小姐思前想後，忽已時交三鼓，覺得陣陣寒嗽，一霎時毛背悚然。蘇小姐在床上時聲不止，驚動了大爺，連忙起身問道：賢妹爲何時聲不止？佳人說：週身不好過心，窩裏好是抽煎一般。蘇大爺等到天亮，喊店家進來，說俺的小妹有病，你代我去請一醫生來，一時醫生來到，論是冷熱不均，一時開方服藥，仍不見好。從此蘇小姐病倒，一晝時在店中就擱已有六七日。蘇小姐好生焦急，倘若熱極日久，豈非違拗了皇上聖旨？這時進進兩難。蘇小姐道：奴君兄長，我到山東，小妹在此養病，等待奴家病體痊愈，一同從前奸賊蘇子見送拜托店主道：俺有親朋友住在山東地界，俺家前去與他借銀百兩，銀子來使用，多則半月，少則十天，就回來了。俺家小妹在此望你照顧一二，待俺回來，重重相謝。店主管應曉得，不要客人操心，小人知道伏侍的。當下蘇王爺又叮嚀一番，遂帶了聖旨上方寶劍，出得揚州，一路望山東而去。且按下不表，再說蘇小姐在店中養病，幸虧得表病的妻子日夜伏侍，寸步不離。煎湯服藥，一晝有十幾日的功夫，小姐的病體好了有五六分，誰知事有湊巧，合當蘇小姐受難。這一日表病正在店中，忽有華府的兩個家丁，華安華福來到表家店中道：表病呀，你所欠千歲的房租，爲何至今有三月有餘，還不

歸償是何原故呢。今日趕緊償還清楚，便罷。若再遲延，將你拿到府中，見國舅翁治罪。裘病作急道：二位大叔呵，可憐小老兒，至今店中沒有生意，連住客俱無，實在為難。遂大叔行些方便，在千歲面前成全一聲。小老兒日後總要報其大德了。兩個惡奴道：我們不信，難道你這店中當說沒有住客嗎？待俺來查看一番。到底有客無客，說罷就在裘病店中內外收查了一會，果然沒有住客。查到東廂房前，正值蘇小姐體好了一點，遂坐在房中吃茶。兩個惡奴一看，大吃一驚，連忙趕出來，華安道：賢弟呀，你看坐在這東廂房中的女子是誰呢？華福道：好像那當年打花鼓的蘇鶯妓一樣，但有一說，世上同樣的人最多，怕的不是，華安道：正是蘇鶯妓，一些不差，你我去問裘病，裘病說不知明白了。二人遂來至前邊邊，裘病呀，你說你店中無客，那東廂房內不是蘇鶯妓，你為何還說謊話呢？裘病說不曉二位講，若問這位女子，因二十天前來了兄妹二個，姓汪名定，乃是江州上打花鼓的，住在我店中。一日，第二天這姑娘就得了病了，只到如今還未痊愈。他兄長到山東去借資，還未回來。所欠的厚銀錢一文還未給呢。二賊一聽，心中大喜，如此講來，正是蘇氏佳人無疑了。遂回轉華府而去，見了小姐，華子林要二搶蘇小姐，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三十七回 蘇小姐華府罹陷 李二保旅邸問根由

話說蘇鶯妓小姐病在裘家旅店之內，被狗才華安華福說見兩個狗才，遂來到府中，見國舅華子林，道：客上干歲，爺得知。小人們今到裘病店中去借取銀錢，看見打花鼓的女子蘇鶯妓，一人住在他店內，且無伴，何故裏於千歲得知華子林道：此事可慎嗎？二人說：一些不差，小人是認識的，華國舅聞此言十分喜悅，猶如萬年窮得到一方黃金相似，遂教家丁們連到後邊邊，功房內，將眾位師父請來，孤有話講，眾丁聞聽，不敢怠慢，即刻請來了曹天佑曹天佑，皮鞭皮重等，來至銀安參見了國舅，兩旁坐下，曹天佑道：不知千歲爺尊喚俺們有何吩咐呢？原來這班奸賊，自從在大廣山前被蘇王爺兄妹殺敗，他們不敢出頭，怕的是朝廷要訪拿於他，故謀在華府之內，今聞國舅相請，遂到銀安殿相見，眾位教師爺在上，今日相請無別，只因當日會將蘇鶯妓誣進府中，準備天晚與他成親，可恨李泰蘇子見李三保三人，將他救去，今日蘇氏又到廣陵，在那裘病招密店內，無人陪伴，請的誦師父們出來，到店中去搶蘇氏，但是他武藝高強，眾位師父須要小心，衆人一聽，尊尊國舅，此事容易，俺弟兄等，待天晚去搶那怕他武藝高強，那怕他會生雙翅，今晚定與千歲成親，小賊聽罷，十分喜悅，即忙擺開酒宴，大家飲酒，吃到天色已晚，一個個找扎，又帶着四十個打手，華安華福前面領路，不多時來到裘家招密店，一聲喊，擁進店堂，說是來拿紅洋大盜，即至東廂房搶去蘇鶯妓，可憐小姐病未痊愈，怎麼得一班惡賊，只得要滅救命，衆人搶得蘇小姐進了華府，華子林一見佳人十分歡欣，吩咐在蘇榻床上，着四名丫環看守，等紅賊華國舅用過酒，好來與她成親，諸君若問這層層層，是甚麼形式，待在下表明，這層層床

也是一張大床，因形式如磨擔一樣，床頭頂有塊橫木，上有一洞，將佳人的頭髮穿在腰裏，底下用根絞繩，將髮絞緊，頭就不能動了。又將小姐兩手拉開，兩邊有兩個皮圈，將手腕圍住，並兩邊床沿上一找，又將兩腿拉開，分爲左右，也有兩個皮圈子，套住腿腕，也並兩邊床沿下扣實。先將上下衣服脫盡，纏縛停當，然後又用一條皮帶，並佳人胸前一束，也並牀下生根，綁得緊緊的，後用一條錦被，將佳人蓋定，莫說蘇鶯妓是個病後之人，精力未全，就是一隻猛虎，如此治度，也就動彈不得了。所以奸賊作下此孽，也不知壞了多少貞節的女子的身軀。傷風敗俗，無過於此。所以後來講遺囑門之禍，這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閉言勾調，書本傳不說蘇鶯妓在華府被縛，十分悲傷，總然有翅飛，奸賊華子林與一衆的叛賊，皆在銀安殿用酒開懷，好不歡欣。按下不表。書中說起英雄李三保，自從吳鳳姑被祝融燒去，因他孤苦無依，只得上揚州廣慶樓，做好不歡欣。二來請人來打祝家拳，搭救吳鳳姑，因此一張嘴，說兩家話，一支筆，寫兩行書，事是先後，文有曲折。因這一李三保也進了揚州城地，只奔李解元府門而來，到了耿子街前，英雄一落，奪得目瞪口呆，半晌無語。原來見李家府門，變着一座瓦礫場，落一平陽之地。後來訪問居民，方纔曉得是被華賊所害，放火焚燒，爹娘老幼皆葬火窟。李三保放聲大哭，十分傷感。心中想道：可恨奸賊暗用奸謀，害了大哥與我父母，兩門家眷，此仇此恨，不共戴天。若不報復，枉稱英雄。李三保想罷，就要殺進華府，掃滅仇賊，以洩胸頭之恨。正欲前往，心中又轉念想道：就是他家一人殺進奸賊府中，未必能將華賊殺害。倘若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也。不知李大哥現在何方，也罷。不如他家先住在旅店之中，到來日再爲打探明白，然後報仇，也不爲晚。英雄想定章程，遂信步尋訪而走。不遠前面有一招商旅店，英雄遂走進店，店中言道：俺家來住店的，店老板何在？只聽裏邊一聲響道：有，晚客官請了。可是來住店的嗎？三爺道：請問老板貴姓？店東說道：老漢本姓王，古稱住維揚，夫婦人兩個開座小招商。說客官隨我而來，說畢，就將李三爺引到一間房中坐下。王店東言道：請問客官尊姓何方？人氏？今到我們揚州有何貴幹呢？李三保道：在下姓李名勇，字三保，是江西人氏。如今特來訪友的那王店東聞言，將李三保上下一打量道：說李客官你來的來意，我知道了，你是來訪解元公李泰的，可是嗎？李三保道：是。王店東道：你爲何曉得的？店東王定說不賭三爺講說小兒老婦，自幼在李府內服役，做個家奴，因爲年紀高邁，差人道：你夫妻二人，在我府中之一生，我老夫妻感說公子的恩德，時常到李府去問候。因看見過三爺的，你當日在李府中與尊人蘇大爺一同結拜的，故此小人認識的。李勇道：原來如此。既然你是李家的家丁，如今李大爺府門爲何燒毀呢？誰來你是知道的，快快對我講來。那王定未曾開言，先流淚道：三爺這事說來實是令人可恨，只因華子林這小賊與李府結下深仇，宿怨不能報復，故而差手下人在黑夜之間，一把火將李府燒得干干净净。一家老幼，不知死活存亡。李三保一聽怒氣冲天，即刻就要去剿賊。王定一把拖住，說三爺你此時孤掌難鳴，不如等李公子回來，再去報仇。說罷，自去端酒。

看送到房中，結三爺且自飲酒。李三保此時氣滿胸臆，三爺無心飲酒，連衣倒在牀上，心中無限愁煩，翻來覆去不能安睡，心中又悲傷又忿恨，再也睡不着，猛然想起街坊吳鬧之事，遂高聲道：「王店家何在？王定說，李三爺喊叫何事？」李三保道：「兩邊外邊人聲喧嚷，不知何事，你到外邊去打探，是何事故，快來告訴我。」王定出去，一時回來，正欲回客，忽又住口道：「三爺不必問他，你先安歇，待來日天明，我再說與你聽便了。」李三保說：「我的皮氣急燥，你若不告訴我，我也睡不着的。」王定說：「明日一早，我將這根底告訴你，你便了。」李三保道：「店家，你不說，我就要鬧了，說罷，在樓板上發脚一跌，只聽當的一聲，振得樓房晃動，李勇道：「你再不說，我就將你牢房拔倒了。」王定一見連忙說道：「三爺莫謂我說就是，遂起身來到上房，道：「李三保，王店家放心，在下斷不動氣的，你快快講來。」王定說：「若問外邊喊叫何故，乃是華國舅差的人搶親的，因有個花鼓女子蘇鶯妓，住在裘家店中，不知怎樣被華國舅看見，逼纏差着一衆教習與打手，將蘇鶯妓搶去，故此纔在街上鬧的。」李三保問道：「此事可憐嗎？」王定說：「是，老漢親目所見，的豈有不真的道理呢？」李三保聞聽，只氣得怪叫如雷，說可恨好賊無法無天，任意妄為，俺不將好賊擒滅，就誓不爲人了。說罷，就踏開大步，往外而走。店家王定上前一把扯住，道：「三爺且慢，此刻乃是晝夜之間，何能前去？」保道：「胡說，俺姐姐乃是個女流之輩，怎能任人家過得夜呢？你快快的丟了手，好讓俺家去搭救。」王定說：「去不得，老漢是不丟的。」英雄道：「你不肯鬆手，莫怪俺家反臉了。」說畢，將身子一揮，將王定跌在塵埃，遂跨步出得店堂，由着大街，只奔華府而來。再說店家王定，執將起來，欲要去趕三爺回來，無奈見李三保去遠，諒也追他不得，只得關起店門，老夫婦談話之間，十分嘆息。怕的李三保前去，要受災難，按下王老店家不表，再說三爺李勇，只奔華府而來，不一時來到華府門前，只見雙門緊閉，圍牆甚高，正欲上前打門，心中一想：「俺如今手無寸鐵，怎能夠搭救姐姐？不如且到後邊去打探，先救那蘇氏姐姐，不知李三保如何搭救蘇小姐，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八回 李好漢二次救佳人 華國舅滿城搜俠客

話說李三保在後花園外一看，見靜悄悄並無動靜，遂用陸地稀騰之功，將身子一躍，穿上圍牆，跳將下來，遂一語，蹣步躡躡望前而走，不遠之間，見前邊露出燈光，上前一看，原來是個守更之所，只見有兩個更夫，將更鑼棒杵放在一旁，二人在那裏打盹，又見壁上挂着一口單刀，英雄遂上前輕輕將刀取下，心中想道：「不知利不利，待俺來試試。」遂將刀在那裏大頓項下一頓，只聽噹的一聲，人頭滾在一旁，連喊：「總未會喊出，就嗚呼哀哉了。」那個更夫一驚，將將拾頭，又被三爺一刀，也結了性命。當下李三保殺了更夫二名，遂將他尸骸望旁邊一擱，遂一手提刀，一手帶着燭杵，望前而走。英雄走了一會，無奈好賊府中曠闊，樓房極多，也不知蘇氏姐姐身在何

處英雄正在爲難之時，見迎面來了一盞燈光，李三保遂隱身在旁觀望，見是一個丫環，年約十五六歲的光景，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提着茶盒，李三保遂上前見禮道：「姐姐請了，你望那裏而去呢？」那丫環抬頭一望，他認不得英雄，遂問道：「你是誰人問我何事？」李三保說：「姐姐不知我是國舅爺爺派的家丁，故此你認我不得，我問你不爲別事，今晚開衙們國舅爺搶來的花鼓女子蘇鶯姁，但不知現在何處呢？」那個丫環道：「呀，原來你是新來的，這我認你不得，若問這花鼓女子，被俺們千歲將他陪在蘇驢驢，等千歲爺用過了酒，好來成親，如今我這手內的茶盒裏點心，正是拿把他充餓的。」李三保聞聽，心中大悅，遂問道：「姐姐聽了，我聞得這花鼓女子，生得十分標緻，你可代我去看一看，我明日多買花粉送你，不知可否？」丫環聽得英雄之言，他實着花粉之利，遂言道：「既然你要看這花鼓女子，隨奴而來便了。」李三保聽心中大喜，遂跟着丫環後面，來得甚快，不覺不至樓下，忽見那個丫環下道：「家丁哥哥，隨奴家進口，聽奴家隨口應答，這聽起起來，你是去看不得的。」三爺說：「怎樣我去看不得？」丫環道：「這花鼓女子，是赤身露體的，樓上祇有女子看守，怎能容男子漢到樓上去窺看？若是國舅爺到此，連奴的性命也難保了。」家丁哥哥你改一日再來聽看罷。」李三保聞聽此言，心中想道：「若是殺了他，又心中不忍，如若不殺他，又怕走了風聲，誤了大事，說不得要救姐姐，要緊待我日後再超度於你便了。」遂言道：「不好了，國舅爺來了。」丫環回頭一望，三爺舉起鋼刀，只聽得唳唳一聲，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滾下來，卽刻邁開大步上樓，一進樓門，四下張望，只見上有四個丫環，圍着牀上，圍住了蘇小姐，衆丫環一見正要問：「你是何人？」被三爺一刀一個殺死，上來搭救，先將他手足開掩拿去，鬆了頭髮，將他扶下牀來，可憐蘇氏微睜二目，嘆了氣一口，仔細一看，說原來是三弟李順，莫非是奴家身已亡故，魂靈兒來與兄弟相會？」李三保說：「姐姐休要心中恍惚，小弟特來救你，快快的伏在小弟脊背上，好待我脫你一同回去。」當下脫一件衣服與小姐遮身，急忙託着佳人下樓，仍從後花園牆上來，跳出直奔王家旅店，來至內室，王定上前問道：「不知三爺前去怎樣的？」可會將你姐姐救來嗎？」李三保道：「救回來了，說將蘇氏佳人放下。」王定道：「店老板聽了，你家妻子有乾淨衣服，拿一套來把我姐姐穿起。」日後俺家姐第一總報答於你。」王定一看，果然將蘇鶯姁救回，不覺十分歡悅，遂言道：「果然李三公子是個英雄家，真將小姐救來了。」實在難得，遂教他妻子取了套乾淨的衣服，與蘇鶯姁披穿起，一面又備了酒飯，與他姊妹充朝，王定也來相陪，吃酒之酒，問及蘇鶯姁怎樣能將小姐救回的，李三保就把實情，講了一遍，王定十分說：「雖然後王定去照廳門戶，李三保與蘇鶯姁姊妹二人用酒，各飲別後的離情，又將兩下的事跡，各皆表明細說一遍。」李三保聞得蘇家兒女，在大阪山救官，到皇兄御城的言詞，心中十分喜悅。按下王家旅店不表，再說小賊華子林，在銀安殿上陪着一衆奸賊用酒，開懷暢飲，十分得意，只見外邊天交二更以後，華賊作辭衆人，丫環掌燈，扶着他歸房，只奔後樓而來，將將到得樓下，只見丫環脚下一絆，望下一跌，扒將起來道：「你是誰人，爲何睡在這裏？」我一交，你還不起來嗎？喊了幾聲，不見答應，再用燈籠一照，嚇了一跳，說不好了，這是誰人殺了春梅？」

的這一聲喊叫，早有一衆丫環上前觀看道：「這是什麼原故？怎樣春梅姐被人殺害的？」奸賊華子林上前一看，我曉得了，這是因姪奸被殺的，且不要理他，待孤家上樓去成親，然後再慢慢查問便了，說畢了環帶路上得樓臺一層說不好了，蘇小姐不見了，又見四個丫環俱被殺死，忙傳集合府家人，四下檢點。又見兩個更夫也被殺死，前後門窗俱未開動，很爲詫異。此時曹天佑在旁說道：「此一定有人進府，我去蘇氏現，在請千歲遠到官府得，亦未可知。」林連得有理，忙去金衙門，揚州城內文武官員，得到華府被盜消息，即刻帶領衆兵丁把守城門，到處搜查城內鬧得天翻地覆，再說王家店內李三保與歡喜校正談別後，事情忽聽得街上炮聲震天，人喊馬嘶，不由心中大驚，只見店主人王定上前說道：「李三爺與蘇小姐聽了，大事不好，禍比天高，如今華國弱府中傷了男女七條性命，差着合城文武官員，帶領兵馬教師等，接門翻查要拿你姊弟二人，說有人送信者，賞銀一千兩，如若將三爺弟拿住送去者，賞銀三千兩，倘若有人將你們窩藏在家，搜出來一同治罪，現今逐戶搜查，即刻就到了，怎樣是好呢？」李三保一聽道：「店家放心，休要害怕，奸賊不來便能，如若搜到這裏，待俺家殺他一個，不留好漢，我心頭之恨，說罷，怒氣沖沖，就要出去動手，蘇家較上箭，一把扯住道：「賢弟且慢，如今惡姐娘病體還未全愈，不能相驚，索之揚州城中奸賊人馬最多，你一人能殺多少？古云：任你領州一塊鐵，下爐能打幾條釘，在奴看來，還是躲避的爲妙。」若能躲得過去，等我兄長從山東訪案回來，一同好上京都，金殿端奏一本，再拿奸黨報仇，不以爲過，賢弟可好呢？」李三保說道：「雖然如此講說，那有地方躲避呢？姊弟正在商量之間，又見王定老夫妻兩口上前言道：「你姊弟二人可成拿個章程，躲避災難，不然即刻文武兵將就到了，倘若拿住你們二人，還要連累我老兩口性命呢？」蘇皇姑一聽，故意言道：「老店家聽了，如今揚州城地各門又緊閉了，城中兵馬又多，但奴兄弟二人，怎樣能敵這班賊子？奴家又是病後之人，四肢無力，難以抵禦，預其難逃奸賊之手，不若你老夫妻將我姊弟送與奸賊前去，報功領賞，也得他三千兩紋銀，只要你老人家，蘇小姐休要傷感，老拙夫妻聽我們姊弟二人就感謝不盡了，說罷，秋波流淚，十分悲傷，只見那王定夫妻言道：「蘇小姐休要傷感，老拙夫妻聽是一介小民，也知忠奸邪正，可恨華子林小賊，他倚仗他父親的勢力，是個權帶官兒，他就揚州無惡不作，無所不爲，捨人家良女，佔人家田園，欺壓孤寡，總總作惡，播弄難數，莫說是三千兩賞銀，就是三萬兩黃金，小人也不能害你們姊弟二人的性命，衆之解元公李善人，待小夫妻莫大之恩，莫乃謂天覆地載之德，今被奸賊害了滿門，老幼的性命，老漢時常嘆息，善人造其惡報，恨的天公不平，如此奸賊，豈肯不報之理，老拙恨不得在生啖奸賊之肉，死後也要啣奸黨之魄，欲代主人全家報仇，恨無奈是能說而不能行呢，莫說你姊弟與我生啖奸賊之肉，清同骨肉，就是無辜被害之人，老漢還要相救，何況你姊弟呢？如今只好死在一處，生在一堆，斷不能行此徵幸之事。」李三保與蘇皇姑聞聽王定一片忠誠之苦心，十分感激，遂言道：「雖承你夫婦美意，誠心相

救我姐第二人，真乃難得，無奈即刻有奸賊搜查到此，怎樣是好？王定聞聲，急得搥手掣脚，一籌莫展，又聽得奸黨人聲漸近，沒處躲藏，正在眾人作急之間，只見有王定的妻子上前道：「小三與公子爺休要愁煩，老婦人有一拙計，能免奸黨之難，蘇婆交開竊，連忙問道：「但不知老媽姆有何高見，能救我姊第二人呢？」只見那王定之妻張氏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能救他姊第二人之厄。若問李三保姊第二人如何脫難，且聽下回再為分解。

第三十九回 入土井蘇皇姑避災 中詭計伴駕王受難

話說王定之妻張氏言道：「小姐休要驚慌，奸賊搜查不過是瞬息之間，只要能將他暗處就無事了。如今我家後院之內，有一口土井，是當年掘井生水灌溉菜蔬的，目下水涸井乾，乃是一個土坑，在我拙見，不若請你們姐第二人下去，放一張床榻，點一盞燈，光你們二人在內坐下，上邊用扇板門遮蓋，外用蘆葦鋪起，上邊浮去如蘆葦樣一式，只愛囑道：「好黨賊眾人的眼目，待事情平定之後，你姊弟就好走了。不知你們二位意下若何？」蘇婆道：「既有土井內可藏身，那就好了，事不宜遲，快快前去，看來可能躲避呢？」王定即忙牽燈引路，帶着二人來到後園之中，一見果然是個土井，底下十分乾淺，王定即忙將李三保的包袱拿來，張氏搬了一張木床，放下去，用個扶梯放下去，安放端正，又將被褥鋪好，在旁邊壁上點了一盞燈光，遂教李三保姊第二人下去躲避。李三保無奈，只得與蘇氏佳入下去，然後王定搬一扇板門，蓋上邊，一放，又用蘆葦遮蓋嚴密，上面灑上淨土，鋪得平勻，又栽上幾棵蔬菜，將要收拾停當，忽聽外邊有人喊叫道：「王定何在，快來開門！」大老爺來查巡了，王定聞聲，即忙奔至門前，將門開放，舉目一望，只見揚州府趙能帶着一衆兵丁，各執鎗刀，隨在後面，還有華府內許多的教師與打手等，個個手執棍棒，王定遂上前跪下，叩頭道：「大老爺在上，小人王定叩頭，不知大老爺來者何事，呼喚小人，趙能言道：「王定聽了，因今夜間華子歲府中失賊，遂去庫銀無數，又殺死了男女七命，故到城搜檢，你乃是開的個招商旅店，住的南來北往的客商，但不知你家可有面生可疑之人居住？若有形跡秘密之人，速速舉明于你無差，若不先行出首，待搜查出來，就一同治罪了。」王定跪伏半步上前，道：「稟上大老爺在上，小人雖然聽了，你雖然如此講說，本府也是要搜查的，遂差客店中一個客人，俱備若還大老爺不信，進來看查，就在各處細細的翻找一遍，果然一個住客俱沒得，又到後院坊中一看，見是一塊荒地，也不要檢查了，遂與衆奸賊又到別處去尋查了，當時王定夫婦，揀着一把汗十分害怕，為恐將他姊弟翻出，那一來男女四人，就難保性命了，今見奸賊等走了，遂十分喜悅，夫婦回往內室，備辦酒餚，等了有半日之功，見門前並無動靜，方纔將酒飯送至土坑之內，叮囑他姊第二人，不要性急，好歹在裏邊躲藏，等外邊風潮平定後，再出來動身，也不為遲，老拙每日晚飯，送酒飯來與你姊弟便了。」李三保聞聽十分感識，遂言道：「多承你老費心，俺姐弟日後總要報答恩典了。」王定

道說那裏話來，自古吉人自有天相，是說斷無礙的，但請放心，說罷，仍將這帶帶好，接也不講，再說揚州有趙龍與蘇軒黨在城中整整搜了三日，並不會搜到蘇氏佳人，也不會搜到江洋大盜，又各處重新搜過一遍，依然並無影響，只得家兒奸賊等，林復命說本有在揚州城中西水關十二門六吊橋各處，俱皆查過，並沒有江洋大盜，也沒得酒錢氏女子，故此特來候命，如今揚州城十二門不閉，百餘十分驚慌，生進買賣俱皆斷絕，商旅不通，怎生仍事奉二林道說，既然世間如此講來，先將城門開放，過其出入往來，城門口多撥兵丁把守，出入之人用心盤查，仍然天天在城中各處招商旅店，以及善堂寺院巡察，復了，誰知府說道：「濟濟得有禮，下官照此行事，就是當日遂將揚州各門閉，每日點兵二百名，查點出入之人，十分嚴密，奸賊天天差人到各旅店中巡察，且接他表，再請李三保與蘇真姑二人住在城內，五天夜間有王定六差送來酒飯，與他二人充飢，外邊風聲甚緊，不能出來，只好在裏邊尋為謀避，第二人也無法，接下懷表，且說王爺蘇子見，到了山東東昌府，途過城池只見六街三市，人烟聚集，生進買賣熱鬧非凡，王爺上了大街，望前而走，正行之間，只見迎面來了兩人，俱皆是頭帶綠頭大箍，身穿青布寬襟，腰束皮鞋帶，足登薄底布靴，手執雙白雲的紙扇，年紀總在三十內外，他見蘇王爺是江湖上朋友，送上前拱手道：「朋友請了。」蘇王爺聞言，射目一望，原來是兩個家將的形容，遠遠禮道：「二位大叔請了，但不如二位有何見教，乞道其詳。」原來這兩個狗頭，不是別人，乃是金鎗范呂的兩個家將，名喚范福范壽，只因蘇王爺出京之時，老賊蘇登雲預先差人到山東各處通信，說今有伴黨王蘇子見與蘇真姑蘇驚奴兄妹二人出京，私訪大庚山廟駕的一案，倘若被蘇子見訪將出來，速速老夫難保性命，如若蘇家兄妹一到山東，早早將他害死，以絕後患，若聞他兄妹的裝束，仍是裝着江湖上打花鼓的模樣，乃是一男一女，孩兒們若遇過江湖上打花鼓之人，千萬不可失放於他，因此金鎗范呂與金冠馬金、樊燕飛、裴三豹等，俱皆留心訪察，又差了多少的寮丁，在街道上巡邏，各處茶坊酒肆，旅店茶堂，到處俱要細細的查察，蘇王爺怎知其中的詭計呢？閉口不言，但說兩個狗頭范福范壽，說道：「朋友姓大名做什麼生意呢？」蘇王爺道：「在下姓汪名定，自幼流落江湖，打套花鼓，唱風陽歌管生，但不知二位大叔問我何事呢？」二人言道：「不曉朋友請說。」俺二人姓范名叫范福，這是我兄弟范壽。」范范府內做兩個都管家，因我們范千歲為人最喜聽花鼓小曲，又最愛結交有重賞賜，如今你汪大哥還是一人，還是有同伴的，將他招呼一起，道俺們到范府之中，見我們千歲爺，自有重賞賜與你，蘇子見聞這兩個家將之言，暗暗心中想道：「俺在江湖上多年，久已知道東昌城金鎗范呂是華堂聖老賊的義子，他在山東心志不寬，隨得他暗地裏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勾引江洋大盜綠林衛局，結為心腹，只怕大庚山的條件，也有他在內，也說不知待本王到那裏去探探消息，有何不可？」蘇王爺拿定章程，遂帶笑言道：「不曉大叔所講，在下只得一人，飄蕩江湖，久聞范千歲財仗義，無奈不得相見，今承二位大叔引領，真誠感謝不盡了。」二人道：「那裏話來，自古道：誰人不外出，這乃是小事，隨我而來，當下二人帶着蘇王爺來到金鎗范呂的府中，將蘇千

幾請進門房內坐下。范菴范壽遂來至銀安殿，見了奸賊范呂，他把詭來一人名喚汪定，現在門房不知是與不是，請千歲爺定奪。范呂說將他帶至銀安殿見孤，我自道禮。當時二人將蘇王爺帶至銀安殿上，蘇千歲一差，范菴金鎗坐在上邊，遂上前見禮道：千歲爺在上，小人汪定叩見奸賊范呂射目一觀，見蘇王爺好像似在大廬山救駕之人，因他也不十分認識。若論蘇王爺，他認不得金鎗范呂，因奸賊當時是塗面掛鼻，改頭換面，因此蘇王爺認不得。只聽范呂問道：適纔有范菴言道，說你是江湖上打花鼓的汪定，可是你嗎？蘇王爺道：正是。范呂說：孤家最愛聽花鼓小曲，你打一套唱幾聲與孤家聽聽。重有賞蘇王爺口稱領命，遂在銀安殿上打了一套花鼓。只見他穿跳蹻蹻，起高落低，身似猿猴，捷如飛鳥。范呂暗誇詩讚，只見蘇王爺打過了花鼓，收了架式，遂行禮道：小人獻醜了。范呂說：這好的，在孤王看來，見你身體脚步皆是拳功的派口，但不知你會打拳嗎？蘇王爺道：小人猶知一二。范呂說：既然精熟，又打了一路排扇。范呂在上邊十分誇獎道好，只見蘇王爺收了拳功，說真真獻醜了。范呂道：真是英雄，遂教手下家丁，擺酒賞賜汪定。孤王有話講說，當下擺下酒筵，蘇王爺謙讓一會，遂坐下用酒。將將吃了數杯酒，只見頭一眼花，哄哄一聲，栽倒塵埃。人事不知，這是何故？因范呂奸賊接得華登雲的書札，他遂在背巾中置下一種蒙漢藥酒，人若吃了兩杯藥酒，就大旋地轉倒。因蘇王爺是個餓肚子，又吃了這藥酒，故就倒下了。范呂一見哈哈笑道：中了孤王的計策了，遂差手下家丁將他身上搜查一番，看有什麼物件。當時范菴上前將蘇王爺週身上一看，並無別物，又將包裹解開一看，見內邊有一口上方寶劍，一道聖旨，一顆扭頭黃金印，二小賊，急將三樣呈與范呂觀看。奸黨一看說道：不錯了，正是蘇子見一點不錯。這旨意上還有蘇子見他兄弟二人一同出京私訪，如今蘇子見被奪，不知蘇子見被奪了，范菴范壽道：千歲放心，如若他妹妹到此，更好認識了。待小人們再上街去，打探訪查便了。范呂說：復好，遂差着家丁們將蘇王爺綁起，打入土牢之內，不得有誤。眾人聞聽，遂將蘇王爺送入土牢之中，按他不表，再說范呂將聖旨上方劍黃金印送往後邊，嚴密收藏，一面又賞了一衆的家將，再到街上去訪探，不知蘇子見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再為分解。

第四十回 張荷花土牢救英雄 蘇子見窮途遇豪傑

話說金鎗范呂，將蘇王爺毒斃，得了他的聖旨上方劍黃金印，喜不自勝，遂將蘇子見打入土牢之內。他將三樣寶物帶至內堂，謹慎收藏，按他不敢單表蘇王爺在土牢之中，昏沉不知人事。直到二更天氣，被冷氣一逼，方纔悠悠甦醒過來，四肢不能轉動，二目一睜，見面前越黑，看不清楚，口中說道：奇怪了，這到那裏來了，再定睛留神細細一看，但見有十數間房屋大小，四面皆是將家柱子，還有幾個人綁在上邊，半死不活的樣

漢又見寒風朔朔，冷氣森森。一陣陣毛骨悚然。蘇王爺不由失聲道：「呀，這到那裏來了，為何將俺綁在這裏，是何原故呢？」正在蘇王爺嘆息之間，只見那一旁有人問道：「嘆息者你是何人，你為何事，被奸賊將你綁進土牢呢？」蘇王爺見有人問道，遂即忙答道：「實不相瞞，俺乃是江湖上打花鼓的，姓汪名定，因范千歲喚我來打套花鼓，又教我與路拳功，後來又擺酒賞我，因俺吃了幾杯酒，就醉昏迷沉沉，不知東西南北了，但不知此地是什麼地方，為何將我綁在這裏的？」那人聞語，長嘆一聲道：「朋友，你不知聽我道來，此地是范臣的家，現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是范臣造的土牢，專門陷害良民，他依仗華太師的勢力，無惡不作，小人姓潘名濤，自幼將讀詩書，只因生有一女，名喚雲娘，被范賊騙見，將我父女搶來，要我女兒與他做親，我女不從，撞階盡節，自刎將我打入土牢，看來性命難保，朋友，你為何也來到此地？」蘇王爺一聽，怒氣沖天，但是已身入牢籠，不能設法，祇得喊一聲：「賢妹呀，愚兄在此有難，望賢妹速來救援，否則恐不能見面了。」不說蘇王爺在上牢中嘆息，且說范府中有一位姑娘，名喚張荷花，若問這荷花小姐，他本是東昌城外三十里張家村莊居住，父名張國棟，乃是一個貧寒秀才，母親王氏，吃齋念佛，十分行善，早生姑娘一人，不意他母親一命歸天，祇有父女二人過活。張國棟在家中教訓了幾箇業業，姑娘做些針黹度日，不意范臣到城外遊玩，看見這張小姐姿容，遂帶人到他家來說親，教他將女兒許與范臣做第七房姨奶奶，誰知道張老先生是個書生，他不但不允，還將來人大罵一場，說老漢雖然家境貧寒，終是詩書門第，這奸賊范臣他是何等之人，不過他藉奸裙帶，登雲是，他的乾父，他就在東昌胡為我女兒情願許一農家子弟，一夫一妻的，還可以保得後，何能把奸賊做小呢，快快滾出，休要多言，這個媒婆一氣，來到范府見了奸賊范臣，他一五一十和盤托出，內中還添油加醬，說了多少壞話，就將這范臣氣得怪叫如雷，忙差家將去到張家，將他父女拿來，處死這老殺才，方洩心頭之氣，再將張氏收入房中，正欲差人前往，內中有個管家范成上前道：「千歲爺且慢，你雖然差人去將他父女拿來，其中有許多的不便，張國棟雖是個窮酸，他家世代的書香，兼之東昌城中有許多的好紳，與他是世弟兄，怕的激動公忿，反為不美，在奴婢看來，到有個章程，千歲爺買幾斤東西，與范府胡圖，就說是張秀才空手斷銀五百兩，將他父女拿到當堂，勸道他本利交還，他乃是一介寒儒，那有這許多銀子，還教若他無銀歸債，斷他五百兩，將他父女拿到，將他打監牢之內，慢慢的逼他寫下一張賣女兒的字據，他若不肯寫，就將他住在監牢之內，也不難為於他，就不放他外來就是了，然後千歲爺將張荷花帶到府中成親，豈不為美？」誰知道這奸賊范臣，就聽了這范成之言，送了這胡知府一千兩紋銀，果然就將張先生父女拿到當堂，惡奴范成當堂催比，張先生是無辜的，冤枉何能準允？胡知府只行斷下，將張荷花擡且抵與范府，身價一千兩，銀齊取贖，就將張國棟寄在深監，將張荷花發與范成領去，姑姨不肯前往，何能由他作主？只行將張氏小姐抬到范府之內，可憐小姐放聲大哭，要尋死覓活，該因委巧，被范臣的大夫人馬氏得知，他前來問及情由，姑娘就將他被冤之事說明，誰知這馬氏起了酸意，他

見張荷花又生得十分美貌，恐怕的將來范呂得愛於他，那時我就失寵了。他便將張小姐帶到自己的房中，收他做個義女兒，說義女放心，你在我的身旁，保管無事。誰知道范呂是個懼內之夫，他見被夫人帶去，他並不敢多言，只有陪小心而已。張荷花小姐為人乖巧伶俐，他見馬氏護衛於他，他便十分孝敬這馬氏。猶如親娘一般，各事皆是他操持，不要馬氏費心。又百般順從他的意見，故馬氏更加歡喜，真如親生一般。總然范呂這房，有時這見連句錯語，也不敢講一聲。有一日，戲說之言，就被這馬氏責備了。後來范呂也不敢起生邪念，故此這張氏荷花纔能保其名節。他雖在馬氏身後，終日將父親被囚，坐在牢中，日日思念，天天愁煩。等到晚間，伏侍了馬氏安身之後，他便巧巧的捧着香盤到後花園內，跪着禱告。但願得爹爹早脫了纜索之災，為奴出得災難，離了這牢城，約府中，請願於香閣神吃素念佛。天天如此。今日晚間，他見范呂夫妻已安寢，又帶了香盤來到園中，跪告了一通，將要回家，正從上牢門前走過，忽見牢中一陣紅光相照，佳人吃了一驚，遂走至上牢門前觀看，只見得范王爺在裏邊悲嘆，遂心中想道：「可恨這奸賊范呂無辜，喪盡天良，時常陷害好人，也罷。今日且喜他夫妻酒醉安身，不知待奴將上牢門前放相救此人出獄，有何不可？姑娘想罷，遂在身邊取出一串鎗匙來，因馬氏喜愛於他，所有樓上箱籠的鎖匙，俱曾交付與他，這也是靈巧，取了一把鎗匙，將鎖開放，遂手提燈籠走將進來，射目一望，只見將草柱上綁着一人在那裏悲嘆。張荷花上前問道：「你是誰人，為何綁在這裏？你將真情告訴於奴，奴當搭救於你。」范王爺聽了此言，拾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一女子，年紀大約十六七歲，生得品貌端莊，言語溫和平，裏拿着一隻香盤，一手提着燈籠。范王爺見問，忙回答道：「在下姓汪名定，是走江湖打花鼓的。今日不知何故將我打入土牢，看來性命難保。張荷花道：「你真心為我來放你便了，說罷取出鎖匙，開去鎖鑰，又把渾身刑具鬆卸。范子見此時忙出土牢，心中非常感激，遂躬身道：「不知小姐姓芳名，後日當圖報答。」張荷花就將父女遭難之事情說一遍。范王爺一聽，非常憤怒，說小姐放心，我將真情告訴於你，我本是伴駕王爺子兒，奉旨來到山京訪拿奸賊，我妹子蘇鶯兒現在揚州旅店臥病，待孤家回家之日，奏明聖上，搭救你父女便了。張荷花一聽，急忙跪下，口稱老爺，起小女子冒犯尊嚴，甚多，恕罪。將來皇爺回京，並改留小奴一同進京。范王爺道：「小姐放心，本王日後拿了奸賊，代你父親報仇，汝若是一小姐，大家受聘。本王收你做一品夫人，便了。張氏荷花粉臉紅，卸忙上前謝過千歲之恩。日後休要失信。范子見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斷不失信與小姐。但不知如今從何處而逃呢？」佳人說：「王爺放心，隨奴而來呀。」遂將蘇子藏到後園牆前，說道：「千歲呀，天已不早，如今前後門俱皆封閉，不得出去，就這牆頭扒過去罷。」千歲小心，小奴在苑府中守信了。蘇王爺答應知道，遂將身一見，穿上牆頭，回頭望一聲，小姐保重了，遂跳將下去。張荷花見蘇王爺走了，心中十分歡悅，他靈巧的回轉高樓，仍然安身去了。按他不講，再說蘇子見出了苑府後園，好似龍歸滄海，虎奔高山，十分喜悅，心中暗暗感激。張氏小姐思德如山，日後總要重重報答。一路上由街道來得甚快，早到了東城門首，早見天氣尚早，城門還未

開放蘇王爺坐坐在一旁，等了一會，只聽得燒燒亮，城門大開，早見那守城軍士前一聲喝，吹你是什麼人，爲何坐在此地，快快滾了，若再延遲，定然拿棍敲你的狗腿。蘇王爺一見心中惱恨，道：我這班狗腿，這等猖狂，日後我王爺之手，定拿你這狗頭，重重處治。心中恨着，就踏步出了東門，信步望前而走。離了東昌府，走到辰時的光景，王爺下去了有三二十里之遙，前邊就到一座湖嶺，名叫千泉嶺，也說十分的熱鬧。王爺上了街道，只見人烟稠密，生涯買賣，充滿街衢。王爺暗想：湖中飢饉，身上無錢，怎樣是好，也還不如的熱鬧。王爺上了街道，可遂來到繁陽市口，站下道：請位君台聽了，在下乃是異鄉人氏，說了整川，求位鄉親，帶一，蘇王爺說罷，脫下衣衫，攔好架子，打了一套醉八仙，但是肚中實在熬不住，不覺氣喘吁吁，骨酥筋軟，祇得收起拳功，暫時休息。這時看的人已漸漸散去，蘇王爺十分無奈，心中又急，又恨，暗想：奸賊將我上方劍聖旨印信一併拿去，叫我如何回來復旨？又想起妹子在揚州患病，不知有否痊愈。蘇王爺正在心中暗想，那傍來了一人，將蘇王爺肩上一拍，說道：朋友，你在此處出神，有何用處？不如且到前面酒店去吃點酒菜，再作道理。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馬三保夜盜印劍 蕩賽花旅店訪皇姑

話說蘇王爺見正在惱恨之間，忽有一人上前，將蘇王爺肩頭一拍，道：朋友請了，在下適纔看你打的拳工，實在不錯，無奈是氣力不加，因此他們衆人不識，如今你隨俺家而來到酒館中，用三杯如何？蘇王爺正在酒館遭困之間，聽得此言，十分歡悅，遂站起身，射目將來人一望，只見他頭戴一頂紫羅的扎巾，上繡大朵子牡丹花，金線額，迎面有一朵紫絨球，在頂上亂動，面如紫玉，目若朗星，神光灼灼，兩道立劍眉，四方口，項下微有鬚根，身穿大紫英雄皮，腰束軟金帶，足登厚底花綾靴，露他立地身，高有八尺，鬚外，虎背熊腰，濃濃英風，俠氣。蘇王爺暗想：這道人在下，與好漢是萍水相逢，好切發亮，那人道：四海之內皆朋友也，何必過謙？說不客套，遂飽了一頓，只見那好漢道：請問足下尊姓大名，何方人氏，爲何在此處游蕩的？蘇王爺嘆口氣道：若問在下姓甚名定，古籍是廬州府合肥縣人氏，因流落江湖，打一套花鼓營身，不意到當地來訪尋個朋友，未曾遇見，故此受困。今請問壯士尊姓大名，那裏人氏，呢好漢答道：在下姓馬名林，字三保，就是東昌本府人氏，匪號人稱神手馬林，便是。蘇王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得相逢，實乃三生之幸也。馬林連稱不敢，請問汪兄，你貴處有個走江湖的兄弟兩個，兄名蘇子見，妹名蕩賽花，因他兄妹在大東山救駕有功，如今封爲皇兄御妹，但不知你足下可認識他嗎？蘇王爺道：請問馬兄，你說道蘇子見，還是與他認識，還是親友呢？馬林說：二不認識，乃是慕名未曾見面。蘇王爺道：既如此說來，你是認不得於他了，如今俺有個啞謎在此，說這者在，天邊說近，着馬林道：近在眼前，難道你就是蘇王爺不成嗎？蘇子見道：好漢休要聲張，不可洩漏馬林說，說如此

講來此地離舍下不遠，有屈大駕到草堂一走如何。蘇王爺說很好，正要拜府的馬林回言不敢，當下二人出了酒店馬林說店家寫我的賬便了，店主人答應應命，他家將蘇子見領到草堂，約有三四里之遙，前面有一座草房約有十餘間，四面一轉的籬笆圍繞，到也十份幽雅，馬林上前打門道：娘子開門，只聽得有從裏面走出一個婦人，開放竹籬門，蘇王爺射目一觀，見這位婦人，生得身高體壯，貌像男兒，英風勃勃的模樣，二人遂進了柴扉，來至草堂，請蘇王爺上坐，馬林道：娘子快來參見王爺，這就是大庚山救駕的蘇子歲呢。蔣氏驚花聽得丈夫之言，遂上前見禮道：千歲在上，小婦人蔣氏參見了。蘇子歲即忙回禮道：大嫂請了，本王有禮，馬林吩咐道：娘子快備酒席，好與王爺同飲幾杯，蔣氏即忙到廚下將酒菜辦成，來到草堂，馬林請蘇王爺上坐，他夫妻在傍相陪，遂開言道：好與王爺同飲幾杯，蔣氏卻忙到廚下將酒菜辦成，來到草堂，馬林請蘇王爺上坐，他夫妻在傍相陪。訪大庚山劫駕妖妖，不料到得德州，我娘子患病，我只得一人先到東昌，意欲訪李劫賊，回京稟官，不料隨道東昌城就被拖呂的索了，送去用藥酒灌醉，打入土牢，將我黃金印上方寶劍奪去，一併搜去，多虧幾荷花相救，得以脫離土牢，逃到此地，因為身無半文，腹中飢餓，故只得在街坊賣拳，多蒙好漢救濟，此恩此德，日後當得報答。現在身邊三件寶貝，俱已失掉，娘子在揚州臥病，未知好否，心中好生焦灼，馬林聽罷，即尊聲王爺且請放心，這兩件事，小人可以就承，我到奸賊家中去盜回三寶，再到揚州訪問，蘇王爺道：多承美意，但不知能辦到否。馬林道：千歲放心，不是小人誇口，這兩件小事，俺夫妻講來不費吹灰之力，蘇子見道：好漢有所不知，如今俺妹子蘇鸞奴，現在揚州廣陵城中，在裘病家旅店中患病，也不知好歹如何，雖此有千餘里之遙，探出鴉兒，叫賊范呂府中，打手最多，殺師極廣，利害非凡，他既將本王劍印聖旨取去，定然收嚴嚴密，外人怎能探出，倘若洩漏機關，反有性命之虞了，馬林聽得蘇王爺的言詞，便哈哈笑道：千歲但請放心，竊小人講來，俺夫妻雖然住居此地，一不做生淫買賣，二不種田地，三仗着做沒本錢的生涯度日，蘇王爺問道：怎樣做沒本錢的生涯呢？本王到不懂得，馬林道：不曉得千歲講俺家有個插號人，稱神手通天的，馬林的妻子，外號人稱母大蟲，飛天夜叉的，蔣花槍，俺夫妻就靠在外邊偷富濟窮，得來不義之財，俱皆贈濟於孫孤獨之輩，俺一身喜扶忠臣孝子，親的是臍官污吏，如今王爺的劍印，落在奸賊府中，不怕他收嚴，要總要盜來的，若論我家蔣氏妻子，他雖然生得形容醜陋，若論他的本事，能飛簫走壁，起高落低，來去不露形跡，象之花生成兩條滑毛腿，一日能行六七百里，路途並不費事，若上揚州去打探信息，多力十天，少只六七日，就回來了，王爺放心，可保無礙，便了說罷，便對妻子道：如今蘇王千歲有難，你我夫妻須竭力去尋，俺去施府將寶印盜來，你且收拾銀兩，到我家店去訪蘇氏家姑，一路謹慎小心，蔣大娘道：稱號得，這件寶印在奴身上，說罷回到房中，換着一身男兒裝束，帶一頂玄色包巾，迎面安着一粒大珍珠，穿一件紫緞小襖，束一條五色帶，下穿藍氈靴，腰一雙巴山快刀，單一件大紫英雄劍，蔣氏裝扮停當，來到草堂，蘇王爺射目一觀，果然是一箇糾糾武夫，蘇王爺大身說道：大

妙是巾幗英雄，如若個兄妹回朝，定當奏明聖駕，封你夫婦二人為林晚，千歲不必掛念。賢妻快快收拾，上路不言，將寢花下揚州去，再說神手馬林對蘇王爺道：如今我妻子奉命下揚州城，去接皇姑，小人也告別了。到東昌城去盜寶物，千歲爺就住在小人的家中等候便了，所有柴米油鹽小菜等類，各樣俱備，請王爺自便。蘇王爺口稱知道，英雄總要小心了。馬林當下換了衣服，帶了包袱銀兩，出得門來，只望東昌而來，一路並不耽擱。早進了東昌城，來到一座僻靜的街道，住在一座旅店之中，過了一宿，到了次日清晨，遂來到街坊之上，裝着游蕩之人，來到范臣的府衙前，只見十分嚴密，英雄暗暗將前後左右出入的路道，探看了一遍，然後回轉店堂，用盞酒，以為早點安歇，來到樓上，將樓門緊閉，吹熄燈光，在榻上盤腿閉目而坐，聽得外邊天交二更的光景，見街上人聲寂靜，英雄遂起身結束一番，背插單刀，開了樓窗，將身一晃，賊將出來，在瓦屋上邊，蹣跚跳躍，拿出飛簫走壁之能，來得甚快，早到了奸賊范府，穿將進來，四下打探，只見府中各處俱皆靜悄悄，並無一人聲，探了多時，並無下落，英雄十分焦燥，遂望內室而來，見一座高大樓房，裏面燈燭輝煌，馬林用紫燕穿林的姿勢，來到樓窗外，窺聽，此聽得樓上有人說道：夫人，我這纔得了一夢，夢見義父大師身登九五，封我為東宮殿下，有馬金與我爭論，因此一怒，遲來不知是凶是吉，又聽得有一婦人聲音說道：恭喜王爺將來一定榮貴非凡。又聽得那人說道：夫人，我前日所得的上方劍黃金印聖旨這三件寶貝，夫人須要嚴密收藏。那婦人說：王爺放心，這三件寶貝我吊在二樓牀樑之上，人不知，鬼不覺，萬分穩妥。說罷，二人又睡去了。那晚馬林所聽的言詞，正是范臣夫妻所說的話，不由他心中好不歡悅，遂急忙將那三件寶貝，來到二堂而來，到得二堂，將身一躍，上得牀樑，用千里火一照，見這牀樑上，上有一蓋，用手揭開，見裏邊有個小小的黃綾包袱，包在內，摸將出來，打開一看，正是上方寶劍與黃金印聖旨，不由心花大開，仍將它揀蓋好，穿將下來，將包袱託在背上，急忙上了瓦房，出得奸賊府，來到旅店，仍從樓窗而進，來到房中，點起燈光，換了衣服，即將寶貝包好，收拾停當，見外邊天色將亮，遂開了樓門，來會過老板，算還店賬，另外又多把了十幾兩銀子，出得店門，上街而來，出了東昌東門，邁開大步，只奔家中而來。早到了自家，前進了草堂，蘇王爺急忙上前問道：不知好漢，可會將寶貝盜來嗎？馬林聞聽，遂將盜寶之言細說了一遍，即將印劍聖旨取出，呈與蘇王爺觀看。蘇王爺一見，喜不自勝，再三相謝，馬英雄盜寶之恩，日後總要重重的報答。馬林連聲不致道：乃是萬歲的洪福，王爺的造化，小將何能之有。當下王爺與馬林在家，等候將氏請皇姑的消息了。若問將氏下揚州訪蘇皇姑之事如何，且聽下回再為分解。

第四十二回 醜婦宣淫為刀頭鬼 公子遇難作階下囚

話說將氏寢花奉了蘇王千歲之命，一路上曉行夜宿，並不耽擱，來得甚快。這一天早到了揚州廣慶進了城，池據一個僻靜的旅店住下，過了一宿，到了來日清晨，用過早點，遂到街道上來，打探這家旅店，有人指

點，找到了裴家的店中，聞及蘇皇姑的消息，方知蘇子林捨去，又聽說當夜間，華府內傷了七條性命，蘇皇姑不知去向，蔣氏探得實信，無奈回轉店堂心中想道：如今蘇皇姑並無下落，也不知生死存亡，奴家怎好回去，蘇王千歲之命呢，也罷，不如等待天曉，好到華府之中去，打探一番，豈不為美？蔣氏想罷，草履日，聞到奸賊華府，四外探看一番，出進的路道，然後回店安歇一番，見天色已晚，回房安歇，片時耳聽街坊打到二更，聽得華府，一找，扎帶了單刀，窩出棧窗，只奔華府而來，一路在瓦屋之上，來得甚快，早到了華府，竄上牆頭，進了奸黨府，慢在卷處，探得蘇皇姑的下落，誰知探了多時，並無一點音信，蔣氏心中十分急燥，正在惱悶之時，見前面樓上，露出了一燈光，似乎有男女說笑聲，蔣氏遂輕輕來到樓前，手扶窗櫺，望裏一看，見有一位醜陋的婦人，懷中抱着一個俊俏的後生，在那裏取樂，兩下用酒，你吃半杯，他吃半杯，又夾一塊肉，也是你吃一口，他吃一口，蔣氏想道：不知他是何人，如此行爲，實在看不上眼，遂離得高樓，又望前走，見華府之中，房屋甚廣，樓臺無數，也不至小賊華子林，歇於何處，一路探看，又見前邊樓中，透出燈光，有人嘔嘔啼啼的聲音，蔣氏大娘，遂來至樓上，隱隱見他手托香腮，秋波泪流，口中低低的啼哭，蔣氏在外靜聽，只聽得裏面哭道：父親呀，你在朝中可曉得，兄長在家任意行兇，前日陷害了李解元，幸虧奴家將他搭救，多承他當面允許終身大事，到如今雁杳魚沉，信息不通，看起來終身之事，無了，如今眼看著兄長作事喪天理，只怕將來累連奴家，到不如早尋一死，免得後來受累，小娘越想越苦，解下了汗巾，將要自縊，只見窗櫺外跳進一人，喊聲：姑娘不必把命傾，只要你心存正，直到後來定有富貴華榮，華小姐聞聽此言，嚇了一跳，觀看來人，像貌猙獰，小娘嚇得呆住了，蔣大娘笑露露的說道：小姐不必害怕，我本是女扮男裝，若遇姑娘不信，我脫去了衣裳，給你看，你就知道了，華小姐見蔣大娘現出上吊的橫肉，如第一過，想奴當日將終身仰仗於李華人，私訂婚約，恨的兄長華子林，無所不爲，害了李解元的命，又無故強搶婦女，任意胡爲，眼看後來難保滅門之禍，故此纔自盡的，請問大娘，姓大名，到此何幹的？蔣氏就將他的來意，告訴蘇皇姑的，細說一遍，遂言：小姐放心，千萬不可自尋無常，日後與李華人自有相逢之日，但不知蘇皇姑被你兄長捨去，後來怎樣的？小姐道：當日我兄長將蘇皇姑捨去，未曾招親，就在當晚被人救去，還傷了七條性命，自後城檢點並無蹤跡，也不知那裏去，蔣氏道：你兄長可在家中嗎？姑娘說：我哥哥在三年前，上海安去，見都當挑洪去了，蔣大娘道：既如此講來，還纔我從高邊而來，見有一個黃髮醜陋的女子，在樓中與個少年男子取樂，不知他是誰人，唬人，前聽那個醜陋的婦人非別，乃是我兄長的第三房夫人，陸氏，因他力大無窮，去領高強，醫府的人，俱皆懼怕於他，小賤人十分作惡，倚仗他手段高強，連我兄長俱受他的挾制光景，我兄長不在府中，想必是與情人作樂，這也是他貪淫之報了，說罷，不覺十分的嘆息，蔣氏道：姑娘聽

了，你千萬莫尋自盡了。奴家暫爲得弄，改日再來探望小姐罷。說畢，出得樓門，身子一晃，只奔前邊去了。華小姐十分發覺，果然是女中的豪傑，勝似男兒，佳人連房安身不表，再說蔣氏大娘，又來到陸氏的樓前，見裏邊撒去酒席，靜悄悄並無動靜，蔣氏遂將厚刀擲出，樓開房門，巧巧來到林前，見有鼻息之聲，輕輕揭開羅帳，一看見男女二人，攔頭抱頸，而蔣氏一見，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將刀望下一擲，只聽流賊一聲，男子人頭滾下，陸氏驚醒，正欲喊叫，早被蔣氏又是一刀，尸分兩下，然後抹去刀上血跡，順帶了金銀首飾等類，出得樓門，回轉放店而去。陸氏的尸體，到了次日天明，華府中方纔知道，又見家丁陸進也被殺害，方知是爲奸情之事也。只得用楠木成殮，停在後邊空房之中，等國舅回來再爲定奪。內中祇有華小姐下明白，知道是蔣氏所爲，他也不敢洩漏機關，按他不表，再說蔣氏在店中安歇一會，天色已亮，用過早點，算還店白，離了揚州，回轉山東去。要見蘇王爺親命，抄他遺骸，且說蔣氏在店中安歇一會，天色已亮，用過早點，算還店白，離了揚州，回轉山東去。在雙龍驛，這一天病體已好，作別了周廣林，回到揚州，進得城來，只見自家府門燒得乾乾淨淨，只落得破磚碎瓦，不知一家老幼到那裏去了。正欲詢問細底，忽見那傍來了四個差役，上前來一見李泰下跪，尊官善人救救小人們四家的老幼，李泰人聞聽此言，問道：你們四人做甚，爲何要來救我？這四個差官言道：不請善人講說，小人們乃是淮安城都堂姚洪手下的差官，我們名叫周昆、吳翽、鄭仁、王義四人，因在一月前奉了都堂之命，差小人四人到揚州城來請公子，上淮安去講事，也不知所爲何事，誰知小人們到此，見李府燒去，不見公子爺，只得回去，良夜更殘，誰知姚都堂大怒，他說小人不盡心，每人打了四十大板，到此罷了，遂將我們四人的家眷老幼俱備，寄監他處，若訪到公子便罷，若訪不到，定要將我們四人的老幼處死，因此我們無奈，只得又到揚州來訪問，不意今日撞見，望祈搭救我們衆人的性命了。李泰問道：但不知你家姚都堂要帶我去何事呢？四人道：小人們也不知道是何事故，李泰道：既如此講來，俺與你們上淮安去走走便了。四人道：若得如此，真真你老人家是個大大的善人了，只要到了淮安，我們四人的家小就無礙了。請公子爺與小人們同去便了。當下李泰帶了馬匹，與着四個差官到河下叫了一號大官船，一路上水路滔滔，只奔淮安而來。不一日，早到了淮安西門，擱船上岸，道得姚都到了都堂的衙門，當時有差官追內裏來，就說小人奉命到揚州城，已將解元李泰奉到了，請大人的示下，姚洪一聽十分大悅，說：你們辦事有功，後來重賞的賞賜，一面吩咐點點升堂，只聽得大炮三聲，轎門開放，文武班班，侍立兩傍，一聲吩咐，將李泰帶進差官外來，說道：善人老爺在上，我家大人有請，李泰不知，就高聲道：步過了府門，射目一望，見兩邊弓上滿弦，刀出半鞘，好不威嚴，李泰並不懼怕，挺身來到堂下，只聽兩邊一聲呀喝，道：犯人李泰見道，一聲喊好不驚人，李泰自謂平生無過，並不害怕，遂將腰打躬道：老大人在上，治晚生李泰參見了，姚洪在上邊一見拍案大怒道：好膽大的李泰，怎樣見了本院不跪，這這樣的藐視老夫，該當何罪，喝叫兩邊人，敲打他的狗腿，只見兩傍一聲呀喝，擡將上來，手執大棍，只奔李泰元而來，不知李泰人好歹如

何且聽下回再爲分解。

第四十三回 魏都堂設計誣陷 李公子屈打承招

話說元李泰見都堂姚洪發怒送上前躬身言道：「老大人息怒，治晚生李泰，祖居揚州醫學世代，父爲天官之職，身中武職，一向在家攻書習武，樂善好施，並無非禮之事，但不知老大人將晚生傳來，所爲何事，到敬學生不得明白。」姚洪聽得李泰之言，在上邊微皺冷笑道：「好膽大的李泰，如今你身犯彌天大罪，法不容誅，道在本部院臺前強辯，想你在家結交林彪、楊海、私運江洋大盜，在大庾山刺王殺霸，謀毒社稷，乃在揚子江行刺巡按湯有威，這兩層案件是你所爲，還不快快招去，爲敢在本院臺前還辯什麼官宦子弟，莫乃玷取你李家的清白家聲，這差爲誰？」姚洪兩邊人將反叛李泰扯去衣冠，革去功名，只見兩傍衙役如狼似虎，上前將李泰衣冠扯去，捺倒當堂，兩傍呀喝，如雷李解元一見如此光景，沒奈何只得跪在堂下，口稱：「大人在上，請息雷霆之怒，但不知小的身犯何條，小人自幼安分讀書，並不敢爲非作歹，若說大庾山殺駕，揚子江謀毒，巡按這些事，小人身全不知，况且小人到山西訪友，不在揚州，現在誣我犯了彌天大罪，不知有何證據。」姚洪聽得李泰一片分別的言詞，遂將驚堂木拍動道：「好大膽的刁滑奴才，你做的事情，還要狡賴嗎？一者有朝廷的聖旨，二者有華國勇千機爲證，與你是同城居住，所有你一舉一動的事，他俱知道的，如今你這大叛不用大刑，怎肯招認，喝叫兩傍將大刑取來。」左右一聲呀喝，將各樣刑具俱皆擡在堂下，李泰一見嚇得胆落魂飛，心中想道：「此事定是姚二賊兩下串通，要害俺李泰，如今情願刑下，性命難保，不能畏刑招認。」那時跌辱我李家清白二字，這架於天下英雄，想難逃公道，大人呀，真真冤枉了，若論奸賊姚二林做見誣他分明是誣栽良善，害英賢了，他不過仗他姐姐身入皇宮，當今得請他父在朝，仗着椒房之感，做了個裙帶的官兒，便有一班趨炎附勢的佞臣去趨媚於他，遂迎奸黨，因此姚二林在揚州城中，招軍買馬，築草屯糧，強搶良女，霸佔田園，種種作惡，擡舉難數，因此小人與他奸黨不合，冰炭不同，故此他差遣賈探來誣這小人，小的情願身入無常，留得清白二字於世，不學這萬惡的奸黨，雖然偷生於世，總不免遭萬萬年呢。」李泰這一番話，罵得老賊姚洪，怒髮衝冠，一聲喝道：「哇好大胆畜生，這還了得，焉敢毀謗朝廷元宰親臣，又膽敢誣謗上司問官，罪大如山，喝叫兩邊差人，將這畜生夾起來，只聽兩邊一聲響，如狼似虎，將李泰捺倒在地，將他兩足雜鐵脫去，套上山梘，一聲喊把兩頭藤繩收緊，李泰咬嚙一聲，已斃死過去，一陣清水，又還魂轉來，口中仍不住喊冤枉，姚洪叫人將撈子取來，將李泰雙手合十套上一連三撈，李泰二目一翻，毫無氣息，當下吩咐刑官，重新悠悠選陽，依然是口口聲聲冤枉，姚洪無奈，吩咐退堂，將李泰上了刑具，打入牢門，姚洪來到書房之內，會見華國勇兩下，商量說：「李泰任死不招，何以措置？」華子林說：「只要叔父用嚴刑拷訊，那怕他不招之禮，那一傍有小賊金溜子道：「此事不難，只要都堂大人差着獄官一人，

進牢去見李泰，哭訴於他，如此如此照計而行，自然他就招承了。姚洪聽得此言說道：果然好計，就照計而行，便了請君若問這金相子，爲何來到淮安的呢？待做官的慢慢較來，自從他冒充李泰，上山東巡按衙門去行刺，湯有成，被公孫成拿住問成口供，將他打入監牢。湯大人寫本申奏朝廷，表明一切，誰知被華登雲將表章暗下，他假傳一頭聖旨，差官到山東將巡按夫婿拿解回京，監中放了金相子。一同解送巡按進京，不意到了雙龍寨，被周廣林清捉了，假解差，放了湯巡按，因此金相子逃到淮安，見了姚洪，與華子林小賊，編定計捉拿李泰的前言表，送不提，再說英雄李泰身落監牢，遍身重刑，被刑具拷傷，饑餓待斃，時聲不止，只見來了監牢的獄官，上前言道：教養子們快快將善人的刑具鬆了，取了參湯巡按，把李善人押了幾口，又止，他將血跡洗盡，數上了棒，藥敷治得當，又將牀席安排，將李解元睡下，過了一會，李泰睡醒過來，不覺十分痛苦，又見身上刑具俱皆卸去，官身却在床上睡著，兼之十分潔淨，心中想道：不知是誰人如此看待於我，我心中十分感激，正思想間，只見走來一人，年約四十開外，上前見禮道：善人請了，小的乃是淮安城中典獄官李弼，有禮了。李泰即忙還禮道：原來是獄官老爺，犯人李泰，不敢當了。李弼與李善人見過禮，分賓坐下，左右獻過香茶，然後擺酒，請李善人用酒。李弼說道：小人雖在淮安充當職役，久聞公子爺在揚州地界，仗義練財，善名著，爲何今日被都堂拿來用此嚴刑，不知何故呢？李泰聞言，是嘆一聲道：李老爺有所不知，犯人心下也明白了，因我在揚州城中，平素與華子林作對，因他家裏貧民，強搶婦女，故此被我做過幾次，因此兩下不睦，如今華賊買通姚洪，栽認我大唐山殺傷揚子江劫印，又殺了朝廷的差官，將這三罪大案，硬栽在犯人身，故纔備盡嚴刑，想這我招認罪，想俺李泰一生忠孝，爲家清白，何能就此不美之名，寧可死在淮安，斷不能招供，實致留罵名於世，說罷，流淚嘆息。李弼故意嘆息道：原來如此，想善人一生賢名，聞於天下，人稱孟嘗君小善人，今被奸臣所害，受如此冤枉，真可恨了。小人忝與公子同宗，無奈官職卑微，不能解救公子爺出難，在小人看來，今刑乃是頭堂用，如此刑法，將來二堂覆審，更要加用大刑了。兼之姚都堂恨刑不過，往往有許多犯人，看來，今刑乃是頭堂用，如此人意見，不若公子爺暫爲招認，免得皮肉受苦，詳上去，朝中有許多文武的官職，與先老爺交好，若聞得公子爺被冤，定然要待公子爺昭雪的。二者公子爺廣結交天下的英雄豪傑，義士，能人，若聞善人受屈，定然要設法解救的。倘若公子矢口不移，恐備了奸賊備盡極刑，倘有性命之虞，那時再要解救，已就遲了。這乃是小的愚直之言，望公子三思。李泰點頭道：多承恩人明白，教我李泰見機而行便了。當時李弼用過酒，作辭動身而去。李善人仍在牢中，也未會上刑具。天有獄官李弼前來相陪，酒席款待，一晝數日，這一天只見提牢的上前道：今日大人升堂，提解元公復審呢。李弼上前道：公子爺聽了今日再審，非常見狀，總要留神，纔是。李公子心中一想：今日若再不招，一定用嚴刑拷打，又見兩邊各種刑具，俱已端正，不如暫且招認，再作計較，想聽差開口說道：俺今日俱已招承，任憑你去申詳便了。當時姚洪見李解元招了口供，心中十分歡悅，遂將文書疊成罪案，供單謄錄清

楚一而中詳上司。行文到京都老職華登雲喜樂非常。准儲京詳趕下淮安。秋後處決新善人李泰。巨按下不表。再說淮安府中有位紅漆御翁名曰楊春。爲人生性剛直。不貪錢財。從公直斷。所以淮安城中。人人都稱他爲鐵筆判官。因他見李泰受屈。身入囹圄。被姚洪與李朝驥騙。李泰招了口供。心下甚爲不平。無奈事關重大。自己又是卑官小職。無力解救。止有嘆息而已。不想此事傳出。驚動了一位英雄。若問此人。乃是本城人氏。姓魏名漢。一生本領高強。武藝精通。兼兼天生一雙飛毛腿。能兩頭見日。能行千里程途。因他並無生業。一生流落江湖之上。慣結交湖海的英雄。又喜濟困扶危。勳業安良。因他當日在揚州有病。衣發皆空。舉目無親。住困待斃。幸得李朝驥他金銀。請醫看治。病體痊愈。就將他帶到府中。差家丁伏侍於他。有三月之功。方得金愈。臨行時。又贈他的盤川衣服。方得回家。因此時時將李泰之恩。記在胸中。無門可報。今聞得李善人無故遭災。身入監牢。不由魏漢十分作急。遂帶了銀兩。只奔監牢而來。要探看解元李泰。不知魏漢怎生探監。相救李泰出監。且看下面再爲分解。

第四十四回 飛毛腿設法救善人 鐵石星古廟遇母舅

話說過天星飛毛腿魏漢。來到監牢門首。會見蔡子獄卒們。一者是他俱認識。二者又送了銀兩。故此並無阻撓。來到牢中。見了李泰。點頭便拜。口稱恩公在上。小人魏漢叩見了。李泰一時認他不得。遂言道。英雄喚起。你是何人。我一時倒不認識了。魏漢起身。說將當年。在揚州遭難。受恩的言詞。講了一遍。又將他特交拜見。蔡子獄卒們。一齊來謝。明白魏漢又替牢頭蔡子帶了銀兩。到外邊叫來酒席。與李公同飲。又代他上下化了銀兩。去刑具。一來衆獄卒。也知李泰是個善人。如今是受冤的。二者又得了魏漢的銀子。故將刑具鬆盡。當時魏漢細說了一遍。如今已經畫了口供。只等京詳一到。就出斬了魏漢。二目流淚。魏漢一見。遂言道。解元公休要悲傷。在小人看來。恩公可有親戚朋友。英雄好漢。以及在朝爲官。與公子翁往來的。只要你寫下一封書札。待小人前去投書。包能相救。公子出離。不知意下如何呢。李泰聞魏漢忙言道。好漢差矣。想俺李泰。身犯彌天大罪。只得有死而已。聽天留命。不必好漢熱心。枉費徒勞。兼之我並無親朋故友。誰人能來解救呢。古云。國法無私。好漢快刀。用過了酒。好漢作別了。解元說改日再來問候。公子翁。李泰回說不敢。恕不遵送。不覺十分嘆息。當下用過了酒。魏漢在監牢下。再說英雄魏漢。出得牢門。一路上心中。轉轉思想。愈想愈覺。低頭朝前而走。誰知迎面也來一人。也是低着頭。兩下皆有心。事從頭一碰。魏漢力大。將那人撞倒在塵埃。魏英雄大吃一驚。忙上前用手扶起。口稱得罪了。那人跌了一交。正要發話。射目一看。認得是過天星魏漢。遂言道。老魏呀。你爲何定路不帶眼睛。將我撞

倒呢我替你這樣匆匆忙忙，向那裏而去呢。魏漢聞聲，射目一看，原來是鍾審判官楊春，不由心中大喜，遂見禮道：先生休管我，我有要事在身，故纔慌頭趕尾，幸勿見怪。楊先生也回言道：好漢請了，這我也爲了朋友的憂，現今只怕難保性命，故也在此低頭尋思，不意兩下撞着，真是奇過了。魏漢問道：先生爲誰人，這襟分心呢？楊春見魏漢問他何事，他遂到僻靜處坐下道：不瞞你講，我爲的是揚州城解元李泰，無辜在淮安受屈，身坐監牢，故此心中不伏，就想搭救於他，無奈又無計可施，故就撞着你的魏漢聞聲，心中喜道：我也是爲的李善人受難，適纔從監牢中來，正在也無計策的，如今請先生到妙計，可能搭救李善人楊春道：我二人既然同心，且請到舍下從長計議。魏漢即同楊春來到楊春家中，楊春說：李解元今已定案，只等這後處決，縱然是上司衙門告狀，金殿上去叩謝，都是無用，除非有人反牢劫獄，方可搭救。魏漢聽罷，此言當我先生，我今去到天下，相請家好漢，到淮安來救解元出熱楊春說：此事恐路遠，不濟于事。魏漢說：先生放心，俺自幼學成一雙飛毛腿，一日能行千里，恐怕天涯地角，俱可猜到。楊春說：既然你生成飛毛腿，早早的去請能人說罷，擺下酒，請管待魏漢，然後又送乾糧與金銀等，以作路上應用，不說過天星，飛到天下，請人，要上淮安搭救李泰，且按下不表。書中單表何人，說起了鐵石星李三保，同着皇姑爺齊致，因他在揚州廣慶，縣在旅店地管之內，有四十餘日的功夫，此刻華子林上了淮安，無人催案，日程又久，四地門俱不關閉，也不查查了，因此他姐第二人出得地管，拜別了店家夫婦，俺兄妹日後總要報答你夫妻的恩德，深謝難忘的說罷，他二人出了揚州城，池一路只奔祝家山而來。李三保因吳鳳姑陷在祝家寨，不知生死，因此記掛心頭，故與皇姑一同而來。約莫離祝家寨，還有一二里之遙，山下有座山神古廟，姐第二人進得廟中，在拜板上坐下，取出乾糧飽食了一頓。李勇道：姐但在此廟中，暫爲歇住，待小弟去打探一番，看是如何，再爲定奪。說罷，遂出得山神廟，到了祝家寨山前，將身站定，正下窩，看見祝家寨上，刀鎗密密，旗幟招展，進出只有一條山路，是五馬進行的，大道山上有三道木石擋石，如若有入上去，只要將繩索一鬆，即將下來，就打爲肉醬了。李三保因在此，愛過滾滾的驚嚇，仔細一望，但見這位道人，年約四旬之外，身高的有五尺，闊外身材不大，面如黃土，兩道修眉，二目神光炯炯，黑白分明，四方口，項下有幾條三鬚，鬚鬚，身穿淡黃八卦道袍，上綴飛雲舞鶴，腰束水火絲絛，足登多耳麻鞋，肩頭上背着一支龍泉寶劍，手執雲帶，神清氣爽，骨格清奇，見他在廟外邊，披頭張蓋，口中自言自語的，不知說些什麼。李勇一見，遂上前一聲，喝道：你這道好生無禮，你乃是出家人，偏廟中現任有女眷在內，你在此偷看何事，快快動身，免得討打。那老道者聽得此言，射目將李三保上下一看道：來者莫不是江西贛州學樂李三保外甥嗎？李勇聞聲，暗吃一驚，遂上前道：俺家正是李勇，你這道者爲何認得於我？又喊我做外甥，是何道理？那老道長貌，外甥如今你認不得你母舅了嗎？貧道姓何名公亮，你父親李方，是貧道的姊丈，因七年前八月

中秋佳節，你家一家老幼，在後花園中賞月，誰知一陣狂風，刮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風過處不見你外甥李三保當時一家老幼俱皆悲傷，然後你兄長李春景出一陣，到四下訪尋於你，誰知一離家就音信全無，那時你爹娘更加悲苦，為母舅得了信息，當時見過了你的爹娘，我就外來四下尋訪你弟兄的蹤跡，一到如今，並無影響，因前日在二龍山赤松洞，會見我師父黃石公老祖說道：外甥在此攻打祝家寨，要救吳鳳姑出難，教我來相助於你，掃除奸賊，與萬民除害，賢外甥休要狐疑了。李三保聞聽此言，十分歡悅，遂雙膝跪下道：母舅在上，外甥不知，多多有罪了，請母舅到廟中，一同議論破祝家寨之策。當下甥舅二人進得廟中，李三保將會見母舅之言對皇姑說知，蘇靈蛟也上廟拜見了，何道長三人在廟中住下談論，何公亮喊聲外甥，可知祝家山上的利害，他弟兄四個俱皆武藝高強，還有個妹子鳳英，還有個大和尚，法號名叫祝清，山上共有強兵數千，築造了石城，寨邊皇都如外甥一人難以攻破，待母舅慢慢設法，待到明日，巧巧上山，仗着仙傳五遁的秘訣，上山去殺死一班架土遁入泥塗去了。李三保一見歡喜道：俺母舅果然道術高強，不怕祝家山了，且說何道人架土遁上山，冒將出來剛剛凌巧，正遇着四大王祝豹在山前操演兵丁，何公亮正在祝豹椅後，見他坐在一隻虎皮交椅之上，面前擺着一張公案，兩傍立貼四個頭目，面前有一二百多強兵，祝豹正在看操之間，不防何道長顯出白光絞血神刀，在祝豹腰後，連下一砍，唬嚇一聲，人頭滾將下來，順手被何道人抓過，將身一扭，入土架遁，回廟去了。按下不表，再說這四大王祝豹在山前操演兵，未曾提防，今被何公亮所殺，棄之這張絞血神刀，是殺人不出血的，祝豹被殺，身子遂後一跌，倚在椅子上，並未栽下，就連兩邊四個頭目，還未知覺，個個俱皆留神觀看操兵，故未瞧見，此刻有個囉兵，手執令旗，上前跪稟大王道：請千歲點名罷說，不見回答，仰面朝上一望，道：不好了，四大王頭不見了，裝兵大吃一驚，再仔細一看，果然四寨主人頭不翼而飛，形跡俱無，就一點血跡都沒得，只落得半截身子倚在椅子上面，嚇得眾人胆落魂飛，不敢怠慢，即忙到聚義廳，稟於三位大王得知，祝龍祝虎祝標弟兄聞聽此言，心中不信，遂皆至前山一看，果然不錯，弟兄三人抱尸大哭一場，祝龍言道：我把你們這班狗頭，還了得，焉敢暗害四寨主性命，快快從直招來，不然俱皆處死，眾人一齊跪下道：大王爺真真冤枉了，小人等焉敢暗害寨主，氣之世上，那有殺人不見血的道理，請眾位大王爺三思，祝豹一聽道，就明白，眾人皆有禮，遂教囉兵下只見祝虎上前道：兄王不要冤屈囉囉們，不如我們到得堂中，問及師父說明白，弟死得蹊蹺了，心中委決不下，口大大的權木，先將四大王沒頭尸骸威起，一如我們到得堂中，問及師父說明白，弟死得蹊蹺了，心中委決不下，口中說道：老師在上，弟子們參見了長老，祝清說：徒兒們免禮，你們不在前山理事，來見為師，甚善，弟兄就將四弟在山前操演兵好好的頂上，人頭不見了，不知何故，請師父特陰陽轉算一番，看是如何身亡，被誰人所害的，待弟子們好代兄弟報仇，洩恨呢，長老祝清聽罷此言，急忙取過三個金錢，袖占一線，是訴訴折折，從此掛是異

爲風的卦，長老將卦中仔細推求了一番，嚇得他身不搖自戰，體不冷自寒，暗暗道：這就完了，今有鐵石星君在此，大破祝家寨，高山要遭其劫，數祝家弟兄難保性命之憂，連貧僧也不能在此駐足了。這乃是天意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如今我既受他弟兄之惠，何能不相助於他呢？也只好聽隨天意，便了。這乃是天意注定，非道衆家徒兒有所不知，若問你四弟是何人所殺，乃是何公亮這長所害的，因他有地行之術，兼之有白光紋血神刀，殺人是出不出血的，因他相助外甥李三保，要來破你們祝家寨，故適纔上山將你四弟殺害，將人頭帶走了，三人聞聽此言，俱皆勃然大怒道：既然師父知道是他所爲，待弟子們前去將他拿來碎尸萬段，以洩心頭之恨，祝清道：不必你們前往，爲師算就他還要前來殺人呢，待我定計捉拿他，便了，不念祝清定何計策，要拿何公亮，且看下面再爲分解。

第四十五回 何公亮祝家寨破法 李三保桃花山降妖

話說大和尚祝清吩咐祝龍弟兄三人，不可聲張，到來日與爲師一同到山前曠地，仍然揀演人馬，爲師自有話，他之法，弟兄聞言，謹遵師父之命，前去安排，按他日再說，再表何公亮殺了祝納將人頭帶到廟中，見了李三保與蘇皇姑，就把殺祝納的言詞說了一遍，明日問待我再去殺他一個，不到數日，將他弟兄殺盡，然後就不發事，李三保聞言，十分稱羨，母舅的妙法，世間少有，莫乃神仙也，當下在廟中過了一宿，到了次日清晨，何公亮作辭了李三保，弟二人仍然望祝家寨而來，口念真言，一祭土遊早到了祝家寨中，何道人探頭朝上一看，正是銀安大殿，見祝家弟兄三人，與着一位僧，在那裏講論，何公亮正要縮下，早被長老祝清看見了，連一聲喝道：何公亮聽了，你休要鬼頭鬼腦的行爲，如是好手，敢來與貧僧講論三合，方顯你是神仙之體，不必鬼鬼祟祟的，如雞鳴狗盜之徒，非爲出家人道禮呀，何公亮見這和尚說出他的名姓，心中到有些志忑，雖然他德高人胆大，仗仗有地行之術，那把祝清看見，在眼裏，遂將身一躍，穿將出來，手執白光紋血神刀，一徑喝道：你這禿賊，是何人，敢來與貧僧道禮三合嗎？只見祝清長老慢慢的站起身來，口中說道：何真交戰十餘合，祝清長老口中念着咒，罵祭起了紫金鉢，只見一道金光壁上昇去，喝一聲野道休要猖獗，貧僧的鉢盂來拿你了，就那紫金鉢合任祝清念動真言收了法寶，將何公亮鎖上靈符，拿到單眼銀安殿上，祝龍弟兄一見大辱，罵聲大起，賊道：今日問你插，也難飛騰了，吩咐兩徒弟，將手將靈符推出斬首，祝長老暗暗胸中沉吟，何道長本是天寶圖中的人，貧僧何能逆天行事，祝長老想罷，一聲道：雨澤人且慢將這野道，不必斬首，先將他打入土牢之內，待貧僧拿了化同黨之人，再將他正法，也不爲遲，手下人不敢怠慢，即將何公亮打入土牢之內，暫且不表，再說祝家弟

兄言這老師在上，為何不將他斬首，好代我們匹弟報仇呢？長老說：徒兒們有所不知，若論這何公亮這道長，他手下有三百名徒弟，皆會地行之術，倘若聞他師父身亡，他們定然要來報仇的，他們地行法術利害非常，沒有遮擋得住的，就是為師也難預防，這許多的徒弟，今將他寄在土牢，諒他逃走不去的，待我慢慢的捉拿，羽黨然後好一並除之，豈不為美？祝家弟兄點頭稱是，遂擺下素齋與和尚用酒，暫且不表。再說李三保兄弟二人，在廟中守候到午後光景，也不見何道人回來，英雄心中暗暗作急，只見廟外邊從南飛來一人，好不兇惡，面像雷公形如飛鳥，只奔廟堂而來，李三保正要上前問及早見那道人落在塵埃，上前見禮道：師兄可是李三保？李三保道：然也，好道是誰的門下，因我自被流落江湖，一生濟困扶危，因在山東拿了金湘子，救過湯巡按後，奉命下揚州，光洞蒼蒼老何人的門下，因我自被流落江湖，一生濟困扶危，因在山東拿了金湘子，救過湯巡按後，奉命下揚州，探望善人李泰，未曾會見，又復回山東東營府，不意湯巡按被欽差官拿解回京，因此小弟放心不下，特上仙山拜見老師，問其休咎，那時你師父紅焰老祖正遇我師談講道德，二位仙師勸我的求意，我將前後言詞，細說一過，二位老師道：湯大人與李解元俱皆有驚無害，逢凶化吉的，至有李三保，他如今要打祝家寨搭救吳鳳姑，因他一人勢單，特教我來相助師弟的。李三保聞得公孫成一片言詞，不由心中十分喜悅，遂將公孫成請到廟中與蘇皇姑見過禮，李三保取出乾糧全酒，與公孫成同飲，各人訴明心事，三保又將母舅今日上山一去未回，不知吉凶怎樣，小弟又不得上山去打探，正在心中狐疑不決，今日師兄前來相助，實乃難得了，公孫成說：師弟放心，好歹待我上山去打聽一番，看是如何，若能斷了一黨的響馬更好，倘若山上有了能人，我去捉之時，你兄弟速速動身，另請能將再來攻打，不可有誤，切切緊記。李三保口稱曉得，不必師兄叮囑，你上山打聽總要小心，為要公孫成答應知道，出得廟堂，二翅一展，飛在空中，只奔祝家寨而來，只見他二翅一展，飛起半空，不遠時來到祝家寨，在半空中吶喊一聲：你們快把何公亮與吳鳳姑男女兩人放出，萬事全休，倘若不將二人送出，俺師刻要掃蕩山頭，此時祝家弟兄三個，各人手執刀鎗，上攻打，衆響馬各開弓箭如雨點一般，公孫成兩翅受傷，墜下地中，就被山上衆人拿住，王要將他斬首，後邊來了祝清，說且將他打入土牢，不表。言山中衆人兩入，再表三保被燒在廟中，等到天晚，不見公孫成回來，諒來凶多吉少，姐弟二人商量，不如去找衆英雄同來攻打祝家寨，商量傳言：二人就即動身，往前行走，這一日來至一座村莊，前來借宿，原來此名張家莊，員外張九思，因今日派他到桃花山，祭祀雙頭大王，獨角將軍，要童男童女祭禮，三牲香花燈燭等類，每年兩次，若還不祭，妖怪就要出來傷人了，故此今日正逢祭期，李三保說：俺會降妖捉怪，手到擒來，這也是你們的造化，偏偏遇到俺家，我代你們除害便了，當時隨著衆人來到桃花山上，進了二神廟，衆人擺下祭禮，各人祭畢，俱皆回轉村莊不表，再說李三保將廟門關起，到殿上一望，見神龕內鑿著兩位神將，像貌猙獰，十分凶惡，一個高有八尺，頂生鬚角，口似血盆牙，如短箭，眼賽金燈，週身甲冑，一個身高四尺，開外兩個頭，如升斗相似，矮小身材，李三保

一個，也將兩只狗熊打死，又到三道寨門前，早聽得裏的一聲，竄出兩隻大熊來，好不利害，殺得這個野熊，遍身上下，生長毫毛，口似血盆，眼如銅鈴，小如銅鈎，一般，竄到外邊，望起一點，將鼻子嗅了幾嗅，聞見一陣生人的氣味，就是看不見人，只見那孽畜怪叫了幾聲，四下一聞，只奔李三爺面前而來，李勇暗想道：果然這三道寨門十分利害，若不是師父差師弟送來寶貝，要進寨門，比登天還難了。遂將神鐘舉起，對着野熊頭上，噠噠一響，打得蹦蹦跳跳，倒於地上而死。又見那隻母熊，見公熊身亡，他一聲怪叫，竄到近前一看，見公的被人打死，急得他亂跳亂跳，西下一張望，又看不見個人影，仍然是亂跳了一回。李三保得空，便上前隨手一鎚，又將母野熊打死。英雄裏外一瞥，見三道寨門之內，並無別物，就只奔單頭殿了。英雄心中暗喜，遂將隨身符取下，復身出了寨門。來到頭道寨門以外，一聲吶喊道：祝家寨上的衙馬聽了。俺李三保小霸王殺得來了。李三保一聲大喊，手裏頭犯一鋪一對黑虎鎗，上前來亂打，只打得遍地尸骸，衆囉兵一見不對，急忙跑去稟報。李三保一個個頭腦當先，李三保一見衆人上山，他只奔單頭大殿來，迎面會着祝龍衆兄弟，帶了手下衆頭目，圍擊大恩李三保，你焉敢殺上山頭。今日將你拿住，碎尸萬段。李三保手中犯鎗來抵敵，就與着一衆奸賊，打馬林手執單刀，蘇王爺犯開兩根竹節鞭，馬矮子操開一棍打仙杖，竟跟着蘇氏，贊校男女各人，一齊動手，只殺得遍地屍骸。李三保見衆人殺到了單頭殿上，遂言道：衆位英雄聽了，你們在此捉拿祝家弟兄，我殺到這裏，好去尋找吳鳳姑姐姐，救他出難。說罷，將雙鎗一舉，吶喊一聲，只聽得一聲吶喊，將三大王祝標打得頭顱粉碎，一命而亡。祝龍祝虎一見，勃然大怒，正要上前代三弟報仇，早有蘇王爺兄弟，上上前擋住，與奸賊交手。馬林夫婦擋住四下囉兵，暫且慢表。再說李三保與馬矮師兄弟二人，只望後寨殺來，亂傷嘍囉，早有小軍急忙到後寨報與兩位小姐得知。若問是那兩個小姐，本是嫡親的姪姪，一名祝鳳英，乃是祝龍的胞姪，一名祝靈姑，乃是祝龍的女兒。他二人名雖姪姪，若論年紀，俱皆相仿。皆在仙山學過道德的，今日正在高樓議論兵書醫藥，忽有使女報道：說今有小霸王李三保殺得來了。兩位姑娘聞此，言十分動怒，遂週身一找，扎各執雙刀，下得樓臺，迎面撞着馬矮師兄弟二人。祝靈姑一聲吶喊道：你這莽牛，胆大包天，焉敢殺到我家淨室前，不要猖狂。刀下受死。說罷，虛刀只奔李勇砍來。李三保端端急架，兩下交戰，不分輸贏。祝靈姑也來助戰，想來幫他的姑母報仇，不意來了矮子馬矮師，手執仙杖，又敵住祝氏小姐。一場惡戰，他男女四人，殺在一堆，戰在一處，不分輸贏。神取早見祝鳳英小姐，將七結神仙杖放起，要捉李勇，只見李三保將黑虎鎗朝上一舉，只見一道金光，神仙杖落在神鎗之上。祝小姐大吃一驚，又將神仙杖放起，一共七根，皆被李三保一鎗收去，不由姑娘心中大作驚慌。十分作急，只見李三保一聲吶喊道：好幾人休要猖狂，鎗下受死。正欲舉鎗打下，早見空中一道光華，雲霧中來了盤蛇聖母，在空中一聲喊，二家使女，休要動手。李勇馬矮師不得驚慌，燒食道傳來，爾等靜聽，你們姻緣俱已配好。祝鳳英聽了，李三保馬矮師，祝家寨惡習，

爲他弟兄三人作事有犯天條，如今你佛西人休得動手，今趕到土牢搭救吳鳳姑，早早出離冤家。上進安去捉拿一班惡賊，你四人若還赤心，中不伏，領到雷王雷擊頂。這乃是錦師下山特來指點，切不可疑視。吳鳳姑姓急忙下跪，聲謝師母弟子決不違拗。李三保同着馬奎也跪下，尊聲聖母在上，弟子們多承仙師指點，幸記着怕的長二位姑娘心中不願，望仙師點化明白。聖母說：二女徒已皆顯意，你弟兄不必多言。說罷，披雲頭歸山去了。再表男女四人，李三保立起身來，說道：仙師下山凡來指點，不知姑娘心下若何。祝鳳英與祝龍英一齊言道：二位將軍說那裏話來，既係師母娘親吩咐，弟兒不敢有違。如今，吳小姐在死不回，現今將他打在上牢之內，你們快回後寨，前去相救。幾位到山下等候，你們便了。說罷，二人回轉後寨去了。當下李三保同馬奎十分歡悅，遂一同殺進後寨而來。早見老練兵俱曾四散逃命，英雄也不去追殺。直望後邊茶亭，將到後寨，只見迎面來一位出家的僧人，觀他生得淡紅面皮，兩道修眉，一雙慧目，鼻直口方，大耳後垂，身高有八尺開外，肚大腰圍十分肥胖，頭帶毗羅帽，身穿酒火袈裟，腰束絲絛，足登僧鞋僧襪，項下掛一串念珠，手中執着一柄拂塵，儀態的嚴將外，來口中說道：李三保，你休得無禮。貧僧在此三保一見，遂一聲嘆道：我把你這賊禿，你乃是出家人，爲何在祝家寨相助祝龍英等，任意胡爲，助衆爲虐。今日會見俺家，定取你的性命。說罷，將黑虎神鎗一舉，只奔祝清和尚打來。只見大長老不慌不忙，用手一指，說：李勇，你休得無禮。踏下了，只見李三保渾身一陣酸麻，動展不得，直僵僵的站在那裏，雙手舉着腰兒躬着，如釘定的一般，不由哀聲怪叫，如雷，滾口大罵：馬奎一見，竄上來，手端打仙杖，連打祝清用手一指，依然將矮子定住，也與三保一樣，嚇得馬奎目瞪口呆，動身不得，只得哀求道：弟子有眼無珠，不知老師法力如天，望祈寬恕。祝清說道：你們聽着，貧僧自幼出家，自幼吃齋念佛，那年下五臺朝山拜嶺，路過祝家山，祝龍英兄弟將貧僧請上他四人禮拜爲徒，那時貧僧曾授他本領，只望他後來修國立功，誰知弟兄任意胡行，爲師時常勸他不聽。如今天理循環，前日有公孫成與何公亮二人上山，就被貧僧擒住，雖然拿住二人，未曾重責，貧僧是暗地代他講情，如今二人現在土牢之內，還有那吳氏鳳姑三人，就被貧僧借相救久已身亡。今日若不看紅烟道友情分上，倘刻間殺你二人，不得生還。馬奎李勇二人急忙哀告，望師父饒恕弟子。祝長老口念真言，把手一指，他二人即刻活動，急忙上前俯伏來謝。祝長老二足一蹬，駕起祥雲回轉五臺。李勇即刻打進土牢，放出男女三人。李三保肩背吳鳳姑，馬矮子放了何公亮公孫成二人，李勇在土牢內救了他男女二人，又將破山情由說一遍。公孫與成何公亮十分歡悅，遂一同殺將出來，亂殺驍兵，如砍瓜切菜一般。只奔銀安殿而來，再說祝龍祝虎在前邊敵住蘇子見馬林四人一場交戰，四處響囉，上前來相幫。要拿蘇馬二小將，誰知蘇奎姑與蔣葉花將驍兵殺散，又來相助。蘇王爺困住奸賊祝龍手一擡，已被蘇子見一鞭打死。祝虎亦被馬林一刀砍死。衆人望後而行，會見李勇將前事敘明。男女衆人俱下高山，會見了祝鳳英姑姪二人，在

心了，千萬不可惹事招非的。李三保答應曉得，不要兄長叮嚀，當下眾人分手，趕奔淮安而來，暫且不表。再說南京大元武宗一日升坐金鑾，文武朝參已畢。武宗皇帝道：衆位卿家聽了趙鼎當日在山東大庾山哮喘，不意有一班騎馬要來殺害孤王。虧的皇兄薛子兒兄妹將孤搭救，保朕還朝。後來他又親自去到山東訪謁。至今音信全無，使朕放心不下。不知那位愛卿肯來領朕的旨意，去到山東。一者訪拿叛朕的奸賊，二者去訪薛皇兄兄妹的信息呢？言還未盡，只見左班中走上御弟二王愛育，攀上殿行禮道：臣願領聖旨出京，上山東去訪奸賊與薛王兄兄妹。總要不知聖意如何？武宗道：御弟既要出京私訪，甚好。只是文武該駕的大臣，孤家如今差狀元雷必豹保你上山東私訪。二王道：雷皇兄且慢，你我君臣先議論停當，然後再走雷必豹道：二王與雷狀元君臣二人，收拾躬身要上山東私訪。二王道：雷皇兄且慢，你我君臣先議論停當，然後再走雷必豹道：二王與雷狀元君臣二人，收拾躬身要上山東私訪的，必須要掩人耳目，切不可如在朝中的一樣。稱呼禮貌就是在路途之中，亦不行君臣之禮。如此舉動，方不致被外人識破。如今孤與皇兄裝着販賣牛馬的模樣，你稱孤家爲主人，孤家稱你爲夥計。如此而行，方可瞞得外人的耳目，纔能出京私訪呢？雷必豹道：既然千歲如此吩咐，微臣謹遵便了。當下君臣二人，更換了服式。二王千歲頭戴馬連坡草帽，身穿二藍窄綢長衫，腰束涼帶，足登半厚底絨靴，身傍掛一把腰刀，是絲砂魚皮鞋，金式樣，還有兩根紅絨絲線穗子，拖在一傍，手執一把摺扇，是半文半武富家郎的模樣。跨下一匹骨節龍駒寶馬，若問此馬是安南國進貢來的，要是不認識的，見這匹馬的形容，也不知行了多少天數了。根根骨頭皆現在外邊，只落黃皮包住一般。如若你騎在身上，十分棉軟，兩頭見日能行千里的路程。此馬乃皇上所騎，今朝賜與二王出京去私訪的。那雷必豹是頭戴一頂一抓簷瓜棧大頂子的棕帽，身穿二藍窄身小襖，腰束挺帶，外罩一件青布直裰，足登一雙青布薄底快靴，肩着一對銀裝鞦韆，一匹青騾坐馬。鞍上帶的是行囊路費等類。若臣兩個，裝着一主一僕的形容。當日離了金陵，渡過長江，一路只奔山東地界而來。又誰知華老奸賊早已差家將出京各處通信，如若是指見二王與雷必豹，必須把他君臣二人謀死，且不言老賊暗地通信，再表起君臣二人急沖過了江，由着大路望前而進。這一天到一山峯下，遠遠響氣騰騰，又見亂石嵯峨，君臣們正打從山下經過，只聽得一棒錘聲，松林中湧出一衆賊，俱皆執着刀鎗，上前來攔住去路，喊聲兩聲，君臣們將金銀財寶丟下，如不然，一刀一個送你命。這雷必豹愛育攀聽得此言，心中害怕，雷必豹一見怒氣直沖，奪聲主人放心，待我去打發這班賊子，說罷，遂即取出銀鎗，馬盤荒山賊寇，如今清平世界來劫路人，爾可朝庭國法麼？罷舉起雙鎗，打來衆囉兵各執刀鎗來抵敵。一面上山報與大王，話說這座山頭，名叫小金山，山上的寨主就是奸賊曹天佑。道一日正坐座頭殿上，忽見囉兵上山稟報說山下來了兩個莽牛，十分利害，小的們戰他不過。請大王下山，將他擒來。曹天佑聞言勃然大怒，上馬端斧闌下山來，一聲喝道：大胆莽牛，休要猖狂，你家寨主爺爺來了，說時遲，那時快，一馬直沖到二王面前，犯忿就砍。雷必豹一看見來人，像龍鬚鬚，威風凜凜，金盔金甲，跨

馬還多，十分信敬，遂對愛育衆道：主人要小仙了，待小人前去會他，遂將雙劍擺開，好強強你，得無差，俺來取爾的狗命，往來客商除害，說畢，犯鋼撲頭就打。曹天佑舉斧架開一聲喝道：你這肥羊聽了，你是做甚麼買賣的？雷大爺道：咱馬騎了，爺們是販賣牛馬的客人，那是俺們主人，我乃是保標的老爺，若說你這無名的毛賊，焉敢來擋俺的去路？曹天佑道：既是做買賣的，快丟下買路錢，若無金銀，休想過去。雷狀元一聽大怒，雙劍一揮，天佑將斧來迎，二將在山前交戰，不分勝敗，怒惱了奸賊曹天佑，吩咐衆囉兵追上圍住，把君臣困在裏邊，要想逃走，比登天還難，雖然必約本領高強，戰至曹天佑發個棋邊敵手，不分勝敗，奈他有許多囉兵相幫，衆之要保護二王，不由心中作驚，細法敲動，更加抵擋不住，因此君臣二人，被囉兵冲散開來，分爲兩下，一個圍在東邊，一個圍在西邊，兩下不相照面。其時二王無奈，只得將防身單刀，就在手中擡擡格架，那裏是衆囉兵的對手，幸虧是聖天子不吝發救，衆又有一衆囉兵，四面相幫，刀鎗齊上，劍戟交加，困如鐵桶相似。雷大爺敵住奸賊，又發四面喊殺連天，也不知二王千歲，好歹如何，心中更加作急，要殺又殺不出，要走又走不脫，只得捨死忘生，與衆強盜交戰。君臣們正在危急之時，只見從東首來了一隊囉兵，約有二百餘人，內中有一位女大王，身高八尺，闊外，勝關三停，大鬚鬚，分五色，兩道黃眉，眼裏金燈，口似血盆，兩耳招風，牙如利刃，頭戴一頂夜叉狼牙盔，身穿一領金針改容鎧，腰束雲帶，足登雲皮靴，跨下一匹山神獸，手執一對驚蟻神鏡，形似夜叉，狀如惡鬼，若問這位佳人是誰，他乃是大金山的寨主，姓阮，名巧雲，乃是武當山吾黨老母的門人，自幼在仙山學道，妙法多端，還有個兄弟，名叫阮士雄，生得四尺多高，乃是個矮子形像，自幼在雪夢山、水濂洞，隨王釋老祖學法。王通三除之，能勝雲霧，因他父親名喚阮雲鵬，乃是宋末時的總兵，後見宋室滅亡，元君登殿，阮大入逃隱新歸里，夫婦昇仙，原有他兄弟二人，又在仙山學道，一向數年，那日吾黨聖母，忽然打發阮小姐下山，教他在大金山招兵聚將，等侯真主輔保。又言後女終身五百年前早經注定，應配施大公子，因此阮天靈靈母，聽他回籌安葬，畢復上揚州，路過大金山，適被阮小姐，拿上高山，成爲夫婦，因此施大公子，與阮氏兄弟二人，共率大金山頭，做公道大王，並不妄取民人一文，遠近客商無不敬悅。今日阮小姐正在高山無事，遂帶了二百囉兵，下山採藥，將將來至小金山前，只聽得喊殺連天，沙塵霧濤，阮小姐上前一看，原來是曹天佑，帶着囉兵，困住二人，在那裏苦爭血戰，隨即留神細看，見二人皆是客商模樣，小姐不羞，又見衆囉兵，鬚勇非凡，眼看二人難保性命，當下阮小姐不由心中大怒，遂即催開扒山獸，手執驚蟻鎗，一聲喝道：好大胆的狗頭，這還了得，俺們這裏只要金銀，不許傷人性命的，如今這兩個年幼的客人，並無金銀，自當放他過山，爲何你們要傷他的性命呢？如今你家姑娘，前來解圍，即速讓他動身，便罷，若是不肯，你家姑娘，殺得來了，不知放與不放，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突重圍君臣失散 戰荒郊兄妹相逢

話說大金山小姐阮巧雲見小金山曹天佑轉着驍兵，困住兩個客商，環着離性命，不由佳人心中大怒，遂卸催馬帶兵，上前喝道：爾等這班狗頭，這還了得！俺們在此，乃是公道大王，若有銀錢，皆到山完納。如無銀錢者，放路動身，不准妄傷一人性命。你們為何亂了我們山寨的規矩，無辜傷人的性命。是河道這理呢？速即將人放走，萬事全休。若是不聽，休怪你家姑姨來打抱不平了。衆驍兵見阮小姐到來，一個個嚇得魂不附體，急忙讓開一條道路。二王一見忙催馬加鞭，急急再奔營，必約不見千歲，不由他心中作急。倘若二王肯何長，阮毅俺怎能回金陵。此時不得不捨死忘生，沖開一條血路，闖出重圍。但不知二王在那裏，奴聽得一衆驍兵喊叫，肥羊你今不必亂罵，今日虧的大金山女寨主，釋放你們二人歸家，現同伴之人已放走，你為何還在此處？必約聽得驍兵之言，即忙打馬三鞭，望西北方而來，不意二王望東北上去，因此兩下君臣折散，只到淮安城，方能相會。這也不言，却說曹天佑指差要捉住這兩個莽牛，得他些金銀，誰知被阮氏姊妹，喝散驍兵，放走二人，奸賊要動怒，只因爲阮氏小姐，本領甚高，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只好打個倒算盤。說是今日生意不好，與鬼打關一場，還算未曾吃虧。遂即帶着驍兵，望後山而去。阮小姐見奸賊退走，遂將帶來的一百嘍囉，在前山佈開圍場，去打禽獸。佳人正在採芣之時，忽見正南上塵土蕩漾，車馬喧嘩，簇擁着一箇男女，再再從大路而來。觀其光景，好像是位官長，任滿回家的模樣。阮姑娘一見，心中甚爲歡悅，因連日山寨之中，缺少糧草，正好尋他的金銀使用。遂即催馬上前，領着驍兵，擋住去路，高聲喊道：你們這班男女，要望何方而去？即遞丟下買路金銀，若無金銀買路，要想讓你這山勢比登天還難了。列位，這些男女，等不是別人，正是壽州城人李壽，與員外李方來兩家的家眷，共有男女一百四五十口，因爲小賊曹天佑，到奸賊華子林府中來，看望他的兄長曹大錫，當由華子林奸賊，細細探聽，說了他的兄長，死在解元李奉之手。曹天佑聞聽，就要去拿李奉報仇，並與奸賊定計，火燒李府，虧的是老家將李旺，去到李府送信，因此連小姐與曹太太，及李方來員外等，商量停當，將一座空府留下，聽隨賊黨燒燬。故他們兩家眷屬，皆跟隨着施小姐，巧巧逃上山西寧海，去會他的兄長施天圖。願訪李公子等一班弟兄，那日到了山東的地界，就乘舟登岸，僱了車輛，一路兼山山西之海，有個女強盜，攔住去路口。家丁前來報道，東上老太太與衆位夫人得知，現今我們前面，抵到一座高山，山下沒有，有個女強盜，攔住去路口。口聲聲要買路金銀，請太太夫人定奪了。岳岳岳太太大罵聽此言，心中大作驚慌，只見佳人施雲雲，攔住去路口道：婆婆但放寬心，這道無名的响馬，有何懼哉。待兒媳前去，將他拿來，請婆婆發落便了。說畢，姊妹兩個，週身找扎，各帶一對雙刀，帶着三十多名家將，各執刀鎗，湧將上來。施小姐執刀當先，射開秋波一望，見對面來了一箇婦人，生得十分兒貌，形像夜叉，醜如鬼怪，手執雙槍，雙鎗攔住去路。施小姐當即上前，一聲喝道：你這醜婦妖

應送了，你既然身為婦道，自當遵守香閨，勤習女工，為何身為盜賊，阻擋官壕大道，依此任意而為，不顧廉恥，豈不貽笑於人乎？如今姑奶奶篤勸於你，即速退走，免傷性命，若其不聽良言，只怕你死在目前。那時就悔之晚矣。阮巧雲聞得施小姐之言，不由勃然大怒，怪目圓睜，一聲喝喝，好大胆的賊人，休得猖狂。待姑太太來取你的狗命說畢，催發營先將鸞嘴鏡一攝，只奔施小姐頂梁打來。施姑娘手犯雙刀，急架相還，兩下獸步相交，刀鎗並動，一來一往，殺起來了，約有十餘回合。阮小姐看來難以取勝，不如早用寶貝將他擒捉，在身邊取出繩籠索，急動真言祭在空中，把手一指，只見霞光一道，朝下墜來，細住了施氏楊翠娥。一見姐姐被捉，忙上前來，只奔阮小姐。阮姑娘依然放起寶貝，捉住了施楊姊妹兩個，車轆上岳老太太大喜，得魂歸魄散，兩下正在荒郊交際，山上施天圖聞得夫人下山，施大爺也趕下山來，將將來到山下。那傍施碧雲細看明白，馬上上好似兄長，喊聲兄長，天圖快來搭救。大爺施天圖聽得有人喊他兄長，急忙上前一觀，認得是他的胞妹施氏碧雲，這即上前問道：寶妹呀，你為何來到此地呢？施小姐道：愚妹此時一言難盡，只求兄長即速前去，將那個醜婦擒獲，相助李府老幼要緊。施天圖聞言，當即催馬營先抬頭細看，原來是他的夫人阮巧雲在那裏東冲西突，擒捉李府的家丁，遂即大聲喊道：夫人，休要動手，這皆是自家人，切勿不可亂動的。阮姑娘聞聽，即刻帶轉坐騎，問明底細。當即約家衆雜兵，退入後山，然後與施大爺下馬上前參拜岳老太太，說道：伯母呀，你老人家的家眷，不在揚州，為何來到此地呢？李老太太一看，見是施天圖，不由悲喜交參，說道：寶妹，你不要提起，真乃苦不盡言了。說畢，就將在揚州被奸賊所害，放火燒府事，說了一遍，不由氣得施大爺暴跳如雷，口中喊道：俺施天圖不殺奸賊，誓不罷休。林全家，也不為人生在世了。李老太太道：寶姪男，且慢動怒，我如今轉問於你，為何在此落草呢？施天圖見問，就把路過大金山，會見阮小姐招親之專，說了一遍。他們問答之際，阮小姐已將繩籠索收起，放了施氏姊妹，姑嫂相會，各將前後講明，好不歡悅。當下阮小姐吩咐家衆兵，拾遺轎來，將李家婆媳與李老員外、夫人、丁氏大娘，抬上高山，又將男女家將俱皆接上山頭，到了分金壩上，請李老員外與岳氏太太，向老安人上坐。丁氏大娘與梁氏夫人、施楊二位小姐，在兩傍落坐。施天圖與阮小姐、小矮子阮世雄，俱皆上前參拜見禮已畢，遂在廳上擺下酒筵，男女共飲酒席之間，岳氏太太就把琴琴、山西訪李三保，不在家中，奸賊華子林定計火燒李府，虧得老家人李旺送信，方能全家逃走。本意上山西去會寶姪，願訪我身寶姪男三保，不意今日在此會見兒兒寶老身之幸也。施天圖道：小姪如今正欲上揚州城探望伯母與妹丈，不意今被奸黨所害，實屬可憐。如今待俺將大金山的人馬發動，兵下揚州，掃滅奸賊，代伯母報仇，豈不為美呢？岳老太太道：寶姪，雖然講得有理，無如奸賊羽翼甚衆，兼之又有老賊華登雲在朝中，一手掌握，當今皇上言聽計從，寶姪師出無名，反為不美。不若先在此山下，差人打探了當日用過酒筵，就將兩家的家眷安插，在後山寨居住，然後施大爺吩咐嘯兵下山，四下去打探琴琴的消息。

一日吳驍兵上山趕進營上大王在上，小人打探李善人，破奸賊孫子林，賈進淮安劉堂燒決，將善人拿上淮安，苦打成招，問成死罪，打監牢，只等京詳一到，就要就地正法了。今有英雄過天星飛毛腿魏麟，分請天下英雄到淮安大劫法場，搭救李善人出難，故此小人探明，將來稟報的，請大王千歲令下定罪，施天國一聽，頓時氣滿胸臆，忙請出岳老太并眾人出來，將前事說明，岳老太聽得此言，痛哭流涕，不飲生天國說，伯母不必憂傷，待我兒與兵下淮安捉拿奸邪，太太說，姪兒休要替兵，不如要裝改扮，到淮安見機而作，倘若走漏風聲，反招罪愆，施大爺勸勇聞言，連勝連命，那傷又來了阮巧雲，施碧雲楊小姐三人，也要下山一走，當日男女收拾停當，裝着生意，買賣的裝子，且連男女五人，又來了阮巧雲，施碧雲楊小姐三人，也要下山一走，當日男女收拾玩小姐搭客，方纔脫了重圍，這怕奸賊追趕，打馬加鞭，一直跑到天色已晚，見前面有一座城池，二王也不認識，是什麼地方，遂催馬進城，見六街三市十分熱鬧，又見街北有座旅店，招牌上是王大房安寓客商，幼王在馬上正在心中尋思，想賢王兄也不知好歹如何，又不知蘇王兄妹在那裏，今教孤家到那裏去私訪呢，正在思量，只見這店內走出個夥計，上前道：小客人呀，如今天晚了，就在俺們小店中安歇罷，幼王說：如此甚好，你家可有潔淨的房舍嗎？小二道：後邊有上房三間，你客人可好，獨幼王道：如此甚好，你代我將馬匹牽到後邊去用心喂料，要伏侍好了，不得有誤。小二答應，將小王請進店堂，到了上房之中，幼王一望，見是三間淨室，到也十分潔淨，只見小二捧上淨面水來，又問客人用什麼酒菜，幼王道：揀時新可口的就是了。小二聞言，遂問道：小客人貴鄉何處？今到我們山東濟南，所為何事呢？幼王聞說，是山東濟南府，心中到十分歡悅，想孤家正要到此，省城來訪蘇皇兄，今到此處甚好，遂順口答道：我乃是京都來的，特為販賣驢馬到此，俺們夥計在後，還未會到呢，問我姓名，姓奇名愛是也。小二道：奇客人，既然是做生意的，我們這店中的上房，連三餐茶飯以及喂馬的草料，要十兩銀子一日的，我們先講明了，免得日後扯蠻。幼王道：不多，就是了。小二一聽，好不歡悅，暗道：好了，今日是財星降門了，隨即備辦晚酒，伏侍幼王，一宿無詞，到了次日清晨，幼王用過早飯，問明了店家的路徑，上了大街，在四下訪問，蘇王爺兄妹與當必約消息，不知可訪到訪不到，且看下回再為分解。

第四十九回 愛育黎窮途賣馬 梅秀英妓院識真

話說幼王愛育黎，在濟南城中，一連訪了數日，音信皆無，日日在王小二店內，借二三兩銀子，來在城裏關外，四下訪問，並無下落。一晃十天的功夫，再說這開旅店的王小二，本是個勢利尖刁之輩，他先見幼王進店，只說是個財星，誰知王小二身邊並無分文，所有路費皆在當必約身傍，故此幼王只落單人匹馬，下在王家店內，不但連日沒得房飯錢，到反用了店家十多兩銀子，這一天到了天晚回店，只見店主王小二冷冷清清的，上前問道：奇客人，自從你住在此小店，一晃十日有餘，飯錢房錢，一文皆無，反而到用我的銀子，請客人今日，

將賬算清，妯王道：「也好，店家一算道：『你客人共來十二天了，每日是十兩銀子，除去前後兩日，就是一百兩實足外，借十二兩，共是一百一十二兩。』」

客入付清，實在小店本短，就不住了。妯王道：「店家聽了，只因銀兩在我們夥計身上，還未到來，等他來時，一總還你罷。」

王小二道：「你這個小客人，真說得自在話呢？你的夥計是個做生意的，或者三月五月，一年半載，也沒定止。小人是開店之家，小本經營，那有許多銀子墊本呢？兼之你的馬匹，又要喂養，真小客人，我對有個章程，現今你要等候你們的夥計，也不知何日纔到，不如你將馬匹，暫爲牽到高脚街，去賣，也能賣幾百兩銀子。」

一者，價還店賬，二者，也好等你的夥計，量不趕好，又免得終日喂養於他，也少化幾兩銀子。一日，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王小二道：「如此講來，也好。明日清晨，待我牽去出賣，便了。」

王小二聞聽十分歡喜，遂整沽晚餐，幼王兩遍，回後安身，如何，又不知蔡家兄今在何處，到教孤家一人，在此受難，好不傷感人也。一

夜，思前想後，睡也睡不着。到天明，忙起身來到後槽牽過了龍駒馬，王小二走到近前來，說客人鞍轡踏踏，不必去賣，倒不如留在小入店裏，後來等到你們夥計到時，現成的留下，鞍轡仍舊可用，幼主這頭馬好，誰知這店小二別有用意，他見金鞍銀路，將來可以做押頭，且不言王小二把心機用，二王牽馬上街來，到驢馬牙行內，那班人，皆是肉販，不識貨，俱言此馬瘦弱，不能騎乘，幼主沒奈何，只得牽馬轉回店中。

此時兩大街來了一個識貨的朋友，上前來將寶馬一看，喊聲：「少年朋友，你要賣馬，跟我到家內，再講馬價。」

幼主聞聽此言，牽着馬跟隨那人，一同到他家裏，且說買馬的這個人，姓陳名亮，乃是開高脚行的，他自幼買賣牲口，無論甚麼馬匹，他一嘗就識得萬無一失的，因此人人稱他爲張伯樂，又叫做陳識貨。他今日見了這匹寶骨龍駒寶馬，不由心中想道：「此馬是當年安南國進貢大元皇上的，爲何落在這少年人之手，說他是盜的，又不像個強盜，也罷。待我買得來，牽到金陵去進貢，不然，就賣於本地，飽金冠，小子志願全也好，原來他在京都看見過的，故此識得。」

陳亮一路，上盤算，不覺到了自己家中，將馬牽進天井，扣定，遂將幼王請到廳上，幼王在當中坐下，陳亮捧過茶來，幼王說：「放下了，陳亮暗想，他好大排調，遂問道：『小客人，尊姓大名，是那裏人氏？此馬還是買來，還是租上留下的？』」

幼王道：「俺家姓曹，名亮，乃是京都人氏，若問此馬是租上留下，因俺在此等人，不過，脫了盤川，無奈纔賣馬的，陳亮道：「既然如此，請不知小客人的馬，要賣多少銀子呢？」

幼王一聽，也不知此馬價值多少，不好要價，他就將左手一伸，伸五個指頭，說就賣這些銀子。陳亮一驚，心中到難住，看他伸出五個指頭，也不知是五萬銀子，是五千五百五十兩，若論這匹寶馬，價值連城，本是寶馬，莫說五萬兩，就是五百萬，也是沒處賣的。陳亮故意笑道：「小客人，你如今伸五個指頭，到把我難住了，還是五十兩，還是多少呢？」

幼王道：「你既識貨，也不要我來，你便你把銀子就是了。」

陳亮一聽，心中暗喜，見這位小相公，是個不知寶馬的，不知來，誰他一誑，遂言道：「小客人聽了，若論此

到得值得一二百兩銀子，無如落了鏢，非得要編養不可，如今把五十兩銀子馬價，你可肯賣呢？幼王聞此，道：也不知此馬值多少價，這道就是五十兩，隨亮一聽，好不歡悅，連忙將銀取出了五十兩銀子，說道：小相公，銀子在此，是五十兩馬價，幼王道：放下了，陳亮將銀放下，幼王起身將銀取過，竟邁步出門，揚長而去，陳亮一見，好不歡喜，卻忙將籠頭要洗一番，心中暗想：此馬若運到金陵，路途遙遠，不如送到馬全千歲府內，也可賺他幾萬兩銀子，想罷，就牽馬到馬全府中，馬全一見，心中大悅，因為奉老大師平有書信通知，二王愛育黎同，當必均出京調查大庚山案件，如今寶馬已在山，諒來他君臣二人也到濟南，一面賞銀與陳亮，一面差人四下暗地探聽，按下不表，且說幼王拿了銀子，在衙坊行走，忽見頭上有一隻鳳凰飛過，他就取定鳳凰朝西行走，不多時，來到一座高樓大院，風風飛進樓窗，幼王就在門前階沿石上一坐，稍為休息，且說這座高樓大院，是山東地方有名的妓院，名叫長春院，樓上有一女子，姓梅名秀英，幼王父母雙亡，被叔父賣到院中，梅小姐生性貞烈，雖然百般打罵，終不肯接客，幾次要想自盡，有觀音菩薩點化，說他日後有皇后之份，因此一直守院，今日推窗一望，見門前階石上坐一少年，見他紅光透頂，方面大耳，品貌非凡，又見他頭頂上有五爪龍盤，頂真是福至心靈，他就想起了觀音菩薩之言，莫非此人就是當今皇帝，這是不可當面錯過，遂喊叫了環道：你代奴外去將這個年幼書生請來，奴有话講了。環聞言，即忙告訴媽兒知道，學院媽兒張七娘一聽，即忙忙出了長春院，來至幼王近前，射目一觀，見他果然生得清秀俊逸，心中暗想：這梅秀英的眼力不錯，只要他接過客，日後發好做生意了，遂喊道：小相公，囉來請你到家裏吃杯茶罷，幼王驚避，射目一觀，見是個老媽子來，他幼王並不認識，遂言道：你這位老奶奶是何人？小生又認你不得，怎好到府上叨擾呢？張七娘道：小相公不必客套，隨老身而來，我家中有你的朋友等候你呢，幼王聽了，十分歡悅，心中想道：莫不是孫王兄與雷王兄在此嗎？因這媽子不好明言，孤家隨後前去，就知道了，當下就同着媽兒進了長春院，來到大廳上坐下，丫環獻過香茶，老媽兒問道：請問小相公尊姓大名，是何方人氏？為何來到我們濟南的？幼王道：小生是金陵人氏，姓奇名愛，是販賣驢馬到此，每個朋友的，適纔媽媽說，遣有朋友要會我，為何不來相見的？老媽兒道：小相公你隨老身而來，見面就曉得，媽兒帶着幼王，一直來到高樓，小王抬頭一望，見樓上擺式非常雅緻，幼王正在疑慮，忽見走出一位女子，年紀只在十六七歲，生得十分美貌，走上前來，端肅行禮，尊聲公子請坐，奴為你受盡塵浮，幼王見弄得不明不白，只得坐在一旁，媽兒說女兒你陪公子坐坐，老身有事在身，先行下樓，此時你愛盡塵浮，幼王為何認得我，叫我進來有何話說？佳人一聽，雙膝跪倒，每聲千歲，聽明，奴家梅氏秀英，古鑿歷城梅家莊，父名梅篋，也是一個秀才，母親柳氏，只生奴家一人，只十二歲上，父母雙亡，跟隨叔父度日，可恨叔父心起不良，將奴賣入長春院，媽兒勸逼奴家賣媽，小女子任死，不從，幾次要懸梁尋死，多虧菩薩搭救，說奴日後有后妃身分，要過當今幼王，今見千歲真龍出現，纔請上樓，萬望王爺行個方便，搭救小女子跳出火坑，幼王聽得梅秀英之言，不覺失驚。

此後欲要輕濟，無奈未帶多銀，心中想道：「有了不若到了晚間，去偷他些金銀來，送與表弟，豈不為美英雄時用酒飯，見天色已晚，遂言道：『表弟少等一時，愚兄有個朋友，多年不會，今日去找他，即刻就回來了。』何相公道：「表兄，快去連來，免得小弟等候了。」賴何答應，曉得送出大門，只奔街道而來，見外邊天有初更，以後家家戶戶俱皆安身歇夜，賴何上了長街，一直直前奔跑，見前邊有一座樓房，十分高大，看來定是本地富家，到不如前去盜取金銀，送與表弟，免得貧寒受苦。當下屋上屋瓦，見前邊有一瓦屋，上邊放出光燭，心想定是虛房，待俺前去，賴何漢藏去，有人忽聽得有人悲傷啼哭，賴何在黑暗之處，藏身聽男女二人對語。劫王說：「孤在暗處，聽得明白，原來是幼王在此受難，他即忙上前跪拜道：『千歲放心，休要悲愁，小臣願何同來救護了。』幼王一聽，到吃了一驚，遂問道：「好漢是誰，從那裏來的，為何來相救小臣？」賴何見問，連忙跪起，先將幼王與娘的綁繩俱皆鬆了，然後將自己的來歷說明。小臣因來盜銀，不意會見千歲，真乃是臣之幸也。請問千歲不在京都隨朝，為何一人到山東，身著土卑的呢？」二王見問，就將奉旨出京訪尋蘇王兄妹，以及君臣拆散，到山東，長春院會見梅娘，又被奸賊馬全中計，遭擒之言，說了一遍。賴何道：「千歲與娘，被奸賊定於人把守，君臣也不得出去的，要得千歲出離，非得要兩個人，纔好相救。從天靈子而出，方纔無事的。」如今小臣暫辭千歲，我一人出入無事，若要肯住千歲，就不得上去了。待臣再找幾個人來，方纔能相救呢。」幼王道：「叔王兄，既如此講來，甚好，無如孤王肚中，十分飢餓，皇兄那裏有點心食物，先與孤二人充充飢，纔好。」賴何聞言道：「千歲放心，待臣去取點心來。」說畢，身子一躍，出了天靈，上了瓦屋，遂踏步如飛，並前而來，頂到大廚房前，將身跳下，進了廚房，在四下一望，真真不湊巧，廚中飯菜各樣俱備，只得又四處尋了一回，見口缸中有半缸炭屑，賴何將他當著乾麵，遂舀上一瓢水，和了一和，做成六個饅頭，送到炭爐近前，且喜炭火未熄，他就將六個饅頭，在炭火傍炙了一會，揣在懷中，上了房，房上土卑，依然落下，見了劫王，將饅頭取出，說千歲爺廚房沒有酒飯，祇有幾個饅頭，給千歲與娘充充飢，二王聞言，用手接過，又接了兩個與娘，因二王爺肚中甚是飢餓，拿來就吃，不知如何喫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尋幫手巧遇二弟兄 設奸謀蒙倒三豪傑

話說二王千歲，將就饅頭咬了一口，那裏咬他得動，好容易咬下一塊，嚼了一嚼，道：「卿家這是什麼難的，孤家話看起，好是炭屑一樣，孤家怎得下嚥，娘也道不能吃，是炭做的，賴何聞聲，接過來一聞，又嘗了一嘗，道：「果真是炭做的，是臣拿錯了，待我再去取來。」說罷，又跳上房，一路尋去，撞曉慶巧，來到了上房，用手一摸，見桌上擺着個紗提籠，裏邊有現成的酒飯，因棧棧菜原，原是預備馬全回用的，因小賊在外邊用過，回後

就安歇了，因天氣甚暖，就將菜飯放在桌上，不意被賴何俱皆提來，進了土牢，獻上於二王娘娘，君后一見，好不歡悅，遂飽餐了一頓，賴何道：「天氣不早，小臣要得罷了。」說畢，將身一躡，出了土牢，離了馬府，望前行，遠遠望見有兩個人在屋上行走，如飛一般，英雄即忙隨後趕來，一聲響，前面兩人聽見響聲之聲，遂將身貼下，也將手一拍，賴何遂來至近前，列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他們在江湖中的規矩，但凡夜間相會，皆以拍掌為號，因此兩一下響聲，就曉得是同道的了。兩人的見面，彼此一看，不由哈哈大笑，原來不是別人，乃是賴大爺結義的兩個兄弟，第一名祝海，一名祝海，本是同胞的兄弟，本是海中的水賊，今日也是魏漢相邀，上淮安去劫法場，搭救薛人李泰的路過濟南，願帶些銀兩以為費用，弟兄兩個將盜了幾百兩銀子，正遇到賴何，不勝之喜，遂問道：「賴大哥，你不在山寨之上，今朝到此何事的？」賴何說：「一言難盡，現今有一件天大富貴在此，你弟兄隨我而來，此處也不是談話之所，說着三人遂一同而行，來得甚快，早到了何秀士的門首，賴何敲門，一見何清夫妻並未安睡，只等到天色已亮，今早見報表兄回來，即忙開了門戶，問道：「兄長，望那裏而去，一夜未回呢？」賴何說：「遇到我兩位兄弟，纏纏擺擺了一夜，說着話，把祝家兄弟請到草堂，遂將大門關閉，祝海與何清見過，說了幾句謙恭的言語，賴何道：「賢弟，有銀子取來，好教我表兄弟去備辦酒菜，祝海聞言，遂在包袱內取出有五十多兩銀錢，交與何清，何秀士接過金銀，即忙上街去買辦食物，按下不表，再說祝家兄弟，在草堂上與賴大爺吃着茶，祝海聞言道：「請問大哥，你說這有一件天大的富貴，但不知是何富貴呢？」賴何道：「二位賢弟有所不知，如今幼主在馬全家中，土牢內受難，愚兄一人難救，幸而遇着兩個賢弟，正好搭救，君后將來功勞非小，祝海兄弟聽得，心中十分歡喜，又只見何清買菜回來，賴何開言道：「表兄弟，你今不知愚兄昨夜間到奸賊馬全府中，探聽信息，就把到土牢會見二王愛育黎與梅氏娘娘之言，細說一遍，又道：「誰得俺今又會見祝家二位賢弟，此乃天助我成功，俺弟兄用過酒飯，就打進奸賊府中，救出二王，拿了奸賊解上南京，見過了武宗皇帝，豈不是有功之臣嗎？只要俺弟兄有了好處，就是賢弟也有異處了。」何清聽得，也就十分歡悅，遂又言：「清三位兄長，且慢幾次古人云：知己知彼，纔能百戰百勝呢。如今馬全小賊在山東濟南，籍孤道寡，自在為王，府中有許多的打手教習，不當兒戲，總然三位兄長，要去相救，二王也要小心謹慎為佳，賴何道：「賢弟，你不必怕，這小小的奸賊呢，總有百餘兵，千員戰將，也不放在俺們心上的。」何清道：「話雖如此，非要是見識而作，總不能仗意的。」三位好漢也點頭稱是，當下酒菜辦成，弟兄四人一同歡呼暢飲，用酒畢，三位好漢，過身找扎各帶一口單刀，將包袱行囊，丟在何秀士家中，又叮囑了一番，三人遂上了街道，踏開大步，只奔馬全府門而來，何清不放心，在暗中探聽，不表，却說賴何祝海祝海三位英雄，來得甚快，早到馬全府門，將身貼定，逐一聲喝道：「奸黨衆人聽了，爾等即速去報與奸賊馬全知道，快將幼主王千歲送將外來，萬事全休，若有半字吱嗎，即刻就殺進府門，一個活的總不留了。」家將一聽，急走如飛，來至書房報道：「啓上千歲在上，大事不好，今日府門外來了三位英雄，口裏聲聲教千歲將幼主送出萬事全休。」

如若不將二王送出，即刻間就殺進府門來了。馬全一聽心中發怒，意欲差點家將前去擒拿，心中又想道：且古云強者智取，弱者活擒，不若用計擒他，豈不為美？馬全想罷，意欲差帶着四個家丁，蹀將外來，一聲喊道：衆位好漢聽了，你們是從何方而來？如今在我府前大驚小怪，是爲何故呢？賴何弟兄射目一觀，見馬全生得面如金，鬚兩道劍眉，一雙虎目，四方口，像貌堂堂，威風凜凜，又見他面帶和顏悅色，遂言道：你就是馬全嗎？馬全道：正是。在下不知三位好漢從何方而來，尊姓大名？今來家府有何寶幹？此地也不是講話之所，請三位好漢到俺家廳上暫住一時，有話再爲談論。便了賴何等三人，乃是直性的英雄，今見馬全一副和氣，又見他再三謙遜，心中想道：總然他府中埋伏家將，俺弟兄何足懼哉？三位想罷，遂與馬全進了府門，來到廳中，分賓落坐。家丁獻過香茶，馬全問道：三位好漢尊姓大名？究竟來到舍下，有何寶幹呢？三人道：馬全聽了，俺家姓賴名何，這是我義弟祝海祝禮，今日聞得你要害小玉，俺弟兄特來相救。馬全聞此，言忙陪笑道：三位好漢，你說的當今劫主，在下實在一點不知。因前日到長春院中，遇着個販馬之人，我將他拿到府內，並不會傷他性命。若說是二王在小弟府中，這就是捉風捕影了。俺馬全也是大元王的巨子，何能相害當今二王千歲呢？賴何說：你不要狡賴。現今坊王與娘娘在你家土牢之內，你還故裝不知嗎？馬全笑道：賴兄，此言差矣。若問我前日在長春院中頑耍，內中有個販賣驢馬之人，與善院中妓女梅秀英兩下認識，他又欺負於我，故纔將他打在空中房之內。如今賴兄說是二王千歲，小弟實屬不知。遂吩咐手下人道：你們速即到空房之中，將梅秀英與馬販子帶來。當面一問，就知道用了家丁領命，遂後而去。馬全又吩咐廳上擺酒管待三位好漢，不得有誤。家將奉命，即刻將酒宴擺下。有請三位用酒，賴何說：俺們弟兄用過了，你快快將千歲放出就是了。馬全陪笑道：三位好漢，不必過謙，想俺馬全在濟南地界，最喜接交英雄好漢，就是綠林中的朋友，俺也交接得不少。今日相請三位好漢用酒，拜別故，實因空房之中，如果是二王千歲，小弟就獲罪不淺了。就是千歲動怒，還要望三位代小弟求求千歲，寬恕小弟全家。那時就感謝不盡了。馬全假仁假義，一味謙恭哄騙三位英雄，他們弟兄都是直性人，那曉其中奸計。弟兄三人吃了三杯酒，一時藥性發起，一個勛頭栽倒，馬全一見哈哈大笑，吩咐家丁將他三人一齊擡入土牢。此時何秀士在外打探知道三人中了奸計，即忙回轉家中，對娘子說道：如今三位兄弟，俱被奸賊謀害，我今要去會會馬全，搭救劫主。倘然我也不回來，你趕緊到家中通信，好許多個人馬前來救駕。張氏娘子聽得丈夫之言，連忙扯住道：相公且慢，你真正發了瘋了。馬全府中家將打手不計其數，相公乃是讀書之人，一進馬府，就難保性命了。在奴看來，相公不必前去，先去打探一番，看奸賊如何舉動。若是害死二王與三位英雄，那時相公到金陵叩御關，代二王報仇，豈不爲美？何清被娘子一勸，遂心下沉吟道：娘子請得有禮，如今待我到城隍廟內去降香，求求神聖暗中保護。二王與三將，張氏道：如此甚好，遂備了香燭紙馬，來到城隍廟中，上了大殿，點燭焚香，上前跪下，口中禱告道：神聖在上，你乃是本境一邑之主，可曉得當今二王千歲，今在山東有難，你爲何不去救駕呢？倘若千歲

有了長繩只怕你這個賊膽也做不成了。何清跪在供案前，口中不住的禱告。誰知這供案底下睡着一人，正在睡覺，被何清這三重四審告不清，竟把那人驚醒了。只見那人身子一晃，跳將出來，遂喝道：「什麼人大胆敢在此地喧嘩，將俺家睡覺鬧醒了！其時何清正在禱告之時，猛見神案下竄出一人，嚇得胆落魂飛，扒起身往外就跑。口中說道：「神聖現聖了！菩薩你不要來嚇弟子，你若肯神火速去救二王出難，那人聞聽上前一把握扯說：「外公慢走，你請明我再走，如不說明，莫怪俺家得罪於你。」何清聞聽，留神射目一觀，見這位英雄身高的有八尺開外，面上紫玉，目若朗星，兩道立劍眉，一雙丹鳳眼，頭帶綠綵武士巾，身穿綠綵袖箭袍，腰束絲纓帶，足登蓮底快靴，背後配一張單刀，像貌威嚴，何清一見，他是位英雄的模樣，他就毫不隱瞞，就將表兄賴何與祝家弟兄救主被捉，及小生特來求神之言，說了一遍。那英雄聞聽哈哈大笑，道：「這就難得了，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彭發女花鼓誑奸賊 盧飛天定計救小主

却說這位英雄姓盧，號名飛天，有個胞弟，名喚盧飛地，弟兄兩個，自幼兒鬧蕩江湖，學成本領，馬上馬下，各樣皆精。如今游蕩四海，專訪英雄豪傑，到處濟困扶危，偷富濟貧。今因飛毛腿魏漢相邀上淮安去救善人李泰，因到了濟南，不覺困倦，就在這城隍廟供案之下，暫睡一覺。等到天曉，再為趕路，不意被何秀士驚醒，又見他說出賴何救主之事，不由心中大悅，遂言道：「先生不要害怕，俺乃姓盧，名曰飛天，是也。與着大哥賴何是自幼兒的弟兄，今日既然賴大哥與幼王衆人有難，俺家去搭救他弟兄便了。」說罷，就要前去。何清上前一把扯住道：「好漢且慢，既然你能前去救他，若臣五人先到小生家中，用盞酒餚，再為商量前去。盧大爺聞言，道：「先生講得有理，當下二人出了城隍廟，上了街道，望前而走。正望前行，只見東大街來了男女三人，手帶連箱大鼓，英雄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胞弟盧飛地，與着彭發女、彭發興、彭發弟兩人。若問這彭家姐弟，也是江湖上的好漢。他日間裝着唱花鼓連箱之人，到了晚間，就偷盜金銀去賒濟貧民。因遇着魏漢相請同下淮安，半路又會見二爺盧飛地，兄弟二人，各各心喜，一同而行，將到濟南，會見大爺盧飛天。三人上前見禮道：「兄長從何方而來？」盧飛地道：「小弟說道：「見妹們來得甚好，此處不是談話之所，盍飛天三人，上前見禮道：「兄長從何方而來？」盧飛地而進，草堂，弟兄分賓坐定，盧大爺帶他們衆人引見，與何清各通了姓名。何清夫妻即忙備酒，管待男女四人。吃酒之間，就將幼主在濟南被難，及賴大哥祝家弟兄相救中計，身落奸賊上軍之言，前後講了一遍。如今愚兄正欲前去搭救，若臣出難，無如獨力難持，今得三位兒妹到此，論力相幫，何愁奸黨不滅？幼王不出呢？彭家兄妹聽得此言，說大哥但放寬心，愚兄妹相助大哥搭救，幼主便了。盧飛地道：「如此甚好，我們用盞酒，就一同到奸黨府中去便了。」何清道：「衆位好漢，雖然你們武藝高強，但馬賊府中打手多人，恐怕是寡不敵衆。小生有一主尊，不如四位裝着江湖客人，就說是聞名相投，如若馬賊收留下來，可以相救。若臣出軍門，然後再將馬全拿住，保幼

主一同再上南京較爲穩當，四英雄聞言俱說果然妙計，當下用過酒飯，俱皆扮着江湖上人，盧飛天弟兄扮做齊寧頭模樣，彭發女兒妹裝做唱花鼓模樣，四人收拾停當，俱來到馬府門外，彭發與兒妹就將花鼓打，盧飛天二人假裝打拳，四人正在做生意，府門外來了家丁馬興，上前來喊聲江湖賣藝的，你們隨俺家來見我們千歲，我們千歲喜喜聽唱花鼓，唱得好時可以多多賞你金銀，兒妹們聞得此言，隨着馬興同到銀安殿上，馬興說今日府外有男女四人，四個打拳的，賣唱的，實在好聽，因此小人將他帶來，馬興吩咐聲帶上兒妹四名，盧大爺兒妹四人，上得銀安殿，見禮道千歲在上，小人兒妹參見了，馬全道：免了你們是什麼稱呼呢？盧飛天道：小人姓盧名大，這是我胞弟，他是我的馬全道，姓彭名小三，這是他的胞妹，名叫彭小妹，也是小入兒弟打賣拳，小人的表弟妹二人，是唱花鼓小曲的，馬全道甚好，教他兒妹先唱一曲，與孤家聽聽，彭發與兒妹聞言，遂將花鼓打起，唱了一曲，只見聲音嘹亮，脚步輕快，唱得又好，舞得又好，馬全好不歡喜，又教盧家弟兄打一套拳工，弟兄二人奉命來到天井之中，各將拳工舞了擺開，一路路要將開來，打了四十餘手，收住拳勢，馬全又教他弟兄耍了一路單刀，十分精通，馬全道：你們四人，落在江湖之中，空有一身的本領，也沒有什麼出頭之日，不若爾等四人，就在本王府中充當教習，等到有功之時，孤王就寫書一封，將汝等存在華老，太師駕前，深太師爺開基立業，掃滅胡人，一統天下，那一來，豈非開國的王侯麼？四人聞聽，送一齊跪下道：若得千歲如此留心，小人們就是跟隨王爺追馬墜籠，也是情願的，敢不效犬馬之誠，以盡忠乎？馬全道：四位請起，只要你們盡心勤勞，孤王總要大大的提拔汝等的，說罷，就吩咐擺酒管待四人，四人皆暗自留神，以防奸賊的詭計，飲酒之間，馬全便問彭小妹今年多大年紀，可有門當戶對呢？盧大爺即忙答道：營上千歲得知，若問小人的表妹，今年虛度二九，祇因三年前有個算命的道士與俺兄妹們看相，他說俺們弟兄日後有王侯之分，又說俺們表妹有竊妃之福，故爾一到如今，並未談及親事呢，馬全一聽，心中大喜，道：盧大聽了，本王有心揆愛於他，欲收他做個王妃，不知你們弟兄意下如何呢？盧大爺聞言，即忙起身相謝道：多承王爺揆愛，這就是小妹之福了，但是俺們既承千歲美意，必須要擇個吉日，俺們纔好將小妹送進內宅，與千歲完婚，馬全聽了，十分喜悅，吩咐就把驛本拿來看，一看本月十六是黃道吉日，兄弟假意來相謝，馬全打發家丁將男女四人送進花園，又差二個使女，伏侍彭兄弟，兄弟們假裝玩耍，來到土牢，面前故意問誰人在裏邊啼哭，家丁回答裏邊是江洋盜男女五人，盧飛天兒妹四人，到了天晚，用過酒飯，迷迷身找扎停當，各執單刀，先將樓上兩個丫環殺了，然後出了花廳，只奔土牢，到了土牢前，早有八個看守的家將，連忙上前迎接見禮道：衆位師父，這晚到此何事呢？盧飛天道：本教師奉了千歲之命，特到土牢前來查看強盜，你們代我掌起燈球，隨我一同下去查看一番，不得有誤，衆家丁不敢怠慢，連忙掌起燈球，開了土牢門，引着衆人一層層走下去，盧大爺暗的教彭家兒妹，把守土牢門首，他弟兄兩個，隨着家丁，進了土牢之內，射目一瞥，見幼王千歲，與娘娘梅秀英，坐在席地，頓頓祝道：祝壽三人，細在傍邊，盧大爺一見，遂將單刀一起教

了一個家將，家將一見大吃一驚，將要喊叫，又被靈飛地一刀，又砍一個，弟兄二人各犯軍刀，就將番軍的幾個家丁，俱皆砍死，還有兩個正稟上來，又被彭發與殺了兄弟四人，一齊上前跪下，參見二王，各將來歷敘明，幼主一聽，十分歡悅，遂讓這家位王兄，既來相救孤王，快快將報王兄放了，好一同出去罷，靈飛天聞聽，連忙上前，將報何弟兄細細挑斷，三位英雄俱皆起身，與靈飛大爺兄妹見過禮，各將前後之事敘明，報何說：「不要就避，速保千歲出軍罷。」彭發女上前將梅氏娘，跪在背後，彭發與將幼主，跪在背上，一共百男女九人，上了正堂，正欲奔馬府後門而走，忽聽前邊一派喊殺之聲，夾着些螢球火把，刀槍劍戟，蜂擁而來，口口聲聲說：「不可放這班喇馬逃走了，原來是靈飛大爺殺了王爺的家將之時，有兩個更夫看見，他並不聲張，即忙到前邊報於馬全得知，故此馬全纔帶一衆的打手家將，蜂擁而來，靈飛天一見大怒，聲震位，贊第一同捉拿馬全，不可被他逃脫，衆人一齊殺上，彭家兄妹保護幼主，只移得馬賊家中，屍骸遍地，血流成河，馬全被靈飛天一腿，這名叫掃地盤堂，將馬全打倒，即忙上前一足踏住，用箭繩細縛停當，一衆家丁見主人被捉，俱皆四散奔逃，衆英雄也不去追趕，保着幼主，梅后同出大門，來到何清家內，何清夫妻上前拜見，衆英雄隨後將馬賊抬到何清家內，請小王小千歲當中坐下，衆男女上前朝參幼王，幼王道：「衆位王兄免了，今承衆位相救，他日到京，奏與兄王得知，諒來衆王兄俱要封官受職了，衆人跪過恩典，張氏備辦酒饌，君臣共飲，彭發女與何娘子陪着梅娘娘用酒，又代娘梳洗更衣，不覺天色已亮，只聽外邊人喊馬喇炮聲，喇噠，十分威武，不由小王小心驚害怕，不知所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馬老太求救姚都堂

人隱手路規皇幼主

話說二王千歲，與衆英雄拿了奸賊馬全，來到何秀士家中，一同飲酒，君臣正在得意之時，忽聽外邊炮响，連天人喊馬喇之聲，幼王與衆英雄，暗吃一驚，怕的是奸賊羽翼，前來劫奪馬全，遂叫何清外去探看，何秀士正要出外，只見有當地文武官長等人，皆到門前，說道：「何先生聽了，今有當今二王千歲，可在你家中嗎？何清道：「不錯，現今二王千歲，與着一班保駕之臣，皆在我家草堂之上呢。」衆文武道：「既然如此，煩先生代我們奏聞千歲，就說濟南文武官長前來接駕的何清請言。」即忙進內，稟於二王千歲得知，二王道：「吩咐將文武百官傳進，此刻文武百官皆到草堂來參拜二王。」愛育黎道，衆卿免了，孤領兄王旨意，出京私訪，大便宜劫駕的奸賊，今到濟南，被馬全所害，多虧賴王兄等衆卿，搭救孤王，衆卿如令汝等來得甚好，孤家也不到你們衙門中去了，速代孤家預備囚車一輛，驢車駝轎二付，再撥二百名官兵，隨孤押解馬全進京，另外孤王有一匹露骨龍駒寶馬，被陳亮買去，即速追回，所有鞍轡皆在王小二店中，一併取來，勿誤，衆文武聞論，不敢怠慢，即忙回衙，先差人送酒席到何清家中，恭敬二王，又送許多金銀彩緞於何先生買他在二王面前講句好話，然後到王小二店中，將鞍轡取來，又將陳亮傳到，追問龍駒，說是被馬全買去了，濟南府差人到馬全府中，將寶馬牽來，送與二王，二王一面又將

囚車車輛俱備齊，差了兩名守備名喚王昆李霸見過了千歲。二王遂與何清夫妻、梅氏娘、彭氏小姐，一同上了車。二王跨上龍駒，賴何騰飛天等六位英雄，各上坐馬，同着兩家守備解着囚車，離了濟南，文武送出城外。君臣們上了大道，炮嘯三聲，一路望京來了。英雄在路好不興頭，實指望到了金陵，見了聖駕，定是高官顯爵。某位大臣就是那何清夫婦，也就十分歡喜，好不得意。按下慢表，且說馬府中人見馬全被捉，打入囚車，一衆男女家人俱皆逃得精光。馬老太太在後堂啼哭，馬興上前勸道：「太太不必啼哭，現在遠卸兩老太太太寫一書信，送與淮安姚都堂，請他半途相救。馬老太太一聽有理，忙備親筆書信，差馬興連夜上淮安。馬興不敢怠慢，一日到了淮安，將書信呈上姚洪，一見說你先回去，待我遣兵調將，扮作翰林監盜，等候他們到來，相機行事便了。」一面差人影手張俊帶領五百兵丁，在要道等候，話說人影手張俊，奉了都堂姚洪之命，帶領五百三軍來到山東鄰城紅花埠的地界，裝做綠林的好漢，隱在了茂林之處，只見大道上有一二百多官兵，打的是二王的旗號，張俊一看，催馬搦刀帶着軍丁，在大道上一字排開。張俊一聲喝，吹來者衆人慢走。本大王爺來了。二王千歲與衆英雄，解住馬全，正望前進，忽見前面軍士上前報道：「啓上千歲爺，前邊有一騎的強盜，擋住去路口，聲聲要買路金銀，請千歲定奪了。」幼主一聽，心下吃驚道：「人說山東道上，賊盜甚多，果然不錯。青天白日，在官塘大道，勒劫客商，真真膽量不小。只見賴何衆將上前道：千歲放心，待臣等前去將他拿來，說罷同着騰飛天衆將等，催馬當先，射目一觀，見對陣衆人，生得面如重棗，金盔金甲，威風凜凜，跨馬提刀，十分威武。賴何上前口中說道：對面來者可是合字？你還是線上的，還是寨上的？俺們也是齊上的朋友，別拂了。張俊一聽，這些話一毫不懂，原來賴何所說的，皆是江湖上的黑話，說合字是自己的入線上的，是路過的，寨上的是山寨上的，真拂是兩下見禮，張俊乃是總兵，那裏知道這些言語，遂在馬上一聲喝道：「好匹夫，不要多言，快將財寶送上，不然就在刀下送死了。」賴何一聽，勃然大怒，說好不知時勢的匹夫，休要逞強，遂將單刀一擺，兩下戰將起來。二馬盤旋，雙刀並舉，各顯威能。雨下一來，一往戰起來了。張俊見戰不過，賴何就念動真言，背後神手伸出，向賴何一招，賴何就跌倒在地。張俊吩咐用繩繩緊，蓋家弟兄一見大怒，二一齊殺上，蓋爺把大棍奔頂門打來。張賊又念靈咒，神手一招，二將栽下馬來。祝滄與祝淹也一齊殺上，彭發與與彭發女兒妹二人也來了。四將圍住張俊，刀劍並舉，張俊難以招架，即忙念動真言，神手伸出一陣黑氣，對着衆將招了幾下，四人都跌下馬來。衆人又將四人擒獲，這一陣張俊拿了賴何等七將，又將何清張氏梅秀英，俱皆擒獲，只有太子一人落荒而逃。因他騎的是踏骨龍駒，十分快速，故此奸黨未能趕上。所有濟南的兵將，俱皆逃回山東而去。按下不表，就說張俊打開囚車，將馬全放出，馬全一看，認得是總兵張俊，即忙上前拜謝救命之恩。張俊道：「本總奉了都堂姚洪之命，搭救來遲，到惹小千歲受其災難，馬全說那裏話來，遂將人數一點，共食男女十名，單單的走了。二王愛育，又在四下追尋一番，並無蹤跡。當下張俊與馬全解着男女衆將，只奔淮安而來，進了城池，到了帥府，張俊見了姚洪，就將

半路刺劫囚車，搭救馬金，擄奪男女強盜十名，單單逃了二王。愛育黎之言，稟明姚洪，十分喜悅道：「將軍辛苦有功，老夫聽要陸實的，遂吩咐將眾哨馬趕來，只見馬金押着眾英雄，來至大堂，上前跪下道：『外甥參見了。』若不是母舅差張大人前來搭救，外甥就難保性命了。姚洪道：『賢姪相見了。』馬金又與一眾奸賊見禮，姚洪隨堂將眾人押至堂下，眾英雄立而不跪，皆是潑口大罵姚洪大怒，吩咐將眾人責了四十，打入監牢，等待出斬。李泰然後好一併正法。老賊退堂，到後面擺下酒宴，管待一班老幼的奸賊。姚洪又寫了幾封書札，到各處山寨之上，曉諭一班羽翼，知道俱在七月間到淮安會齊。一者出斬大逆李泰，眾將來保護法場，分頭而去。好下金陵去奪大元的天下，內中有華太師為內應，掃滅胡人，恢復大漢的天下。將此一舉，家將帶書，分頭而去。不表。再說二王千歲，催馬逃生，下來有百里之外，勸馬一望，不見追兵，方纔放心。雖然自己未成遺書，眼看着眾位英雄，真被賤馬所擒，也不知生死存亡。如今只落孤家一人，望那裏而去呢？幼主想到其間，不由流下了兩行龍淚。來也只得催着坐騎信馬而行，一路行來，忽見前邊有一座高山，青松鬱鬱，澗水潺潺，幼主正在觀看山景，忽然間一陣狂風，跳出一隻斑斕猛虎，直奔二王撲來，千歲一驚，栽下雕鞍，昏昏沉沉，全不知道。那猛虎上前要傷二王，忽見泥丸宮竄出一條金龍，龍虎正在爭鬥，高山上又來了一位大漢，見他身高九尺，穿一身虎皮衣服，手中執着五股鋼叉，一揮一擡，聲震如霹靂，一般震下山端。上前來刺猛虎，一叉戰中虎脅，又一叉就將猛虎望山下攆，那好漢將猛虎打死，又望幼王頂梁打來，後邊來了一位女子，喊聲兄長，休要動手，英雄說：「他是一條黃蟒，怪佳人說兄長，休要亂講，待小妹前來將他問明，走上前來，尊聲相公，休要害怕，奴問你為何到這荒山，家住何方，姓甚名誰，你把那真情實話對奴講明，我兄妹保護送你回家，不知二王千歲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焦家寨兄妹受封

淮安城眾將聚會

話說這位打虎的英雄，姓焦名興，按上界大耗星君臨凡，生得力大無窮，有萬夫不敵之勇，用一樣五股鋼叉，自幼在山中尋打野獸為生，他父親名喚吳芳，幼年間，是宋末時的總兵，因他兄宋朝江山已失，帝昺赴海身亡，他也就隱居在白龍山焦家寨，以耕牧度日。只有男女二人，女名焦騰雲，自幼也隨父兄學習本領，馬上騎下，各樣精通。時常同兄長出外探寨，今日佳人在山上遙觀，見龍虎相鬥，姑娘正在心下驚疑，隨即下了山頭，見兄長將虎打死，又要來傷二王，佳人就曉得此人不凡，項現真龍，定是貴人，又見二王生得龍眉虎目，烏背湯腰，隱隱是帝王之尊，故纔上前問及二王的，却說二王愛育黎，正在驚怕之間，聞得佳人問及於他，遂留神一觀，見焦小姐，生得美貌端莊，言語溫和，諒他並無歹意，遂起身道：「貴小姐聽了，但不知小姐尊姓大名，這位打虎英雄，他是何人呢？佳人見問，就將他爹爹的姓名根本說明，這是奴兄長名喚焦興，外人稱爲打虎太保，便是，幼主道：「原來焦將軍失散了，實不相瞞，孤乃是當今武宗皇帝的御弟二王愛育黎是也，焦小姐一聽，連忙同兄長焦興上前

跪拜道：荒山民子不知千歲龍駕到此，多多有罪了。此地也不是談話之所，請千歲到民女草舍暫爲駐駕，不知千歲龍意如何？二王道：如此甚好，就請卿家兄妹代路。焦小姐一聽，遂同着呆子焦興，請二王上了驢駒，兄妹代路進了山口，到了自家門前，呆子將死虎攔下，即忙進內報於他父親焦芳得知。老員外聞言，即忙來至門首，拜見千歲，將二王請到草堂上坐下，小姐回轉內室，老員外擺下酒筵，管待二王飲酒之間，問及千歲不在京都，爲何一人到此呢？二王見問，就将奉旨出京訪查奸賊，君臣拆散，一人到山東濟南，被馬全所害，乘英雄搭救，拿了馬全解上京都，以及半路被奸黨劫去，家將遣將，前後的主詞講了一遍。焦芳道：既然千歲要回南京，無如一路上奸賊羽翼最多，怕有不便，不如老臣打發我兒焦興與保主進京，又怕他爲人呆楞，路上難以提防，老臣的女兒焦騰雲今年已交二十六歲，自幼隨老臣學習本領，馬上馬下，件件精通，發教他兄妹二人保駕，路過二龍山，會見了周廣林清，又與湯巡接見面，說起了淮安城挑洪與馬全范呂是一黨，華登雲暗通書信，陷害善人李泰，俺衆人去貞周巧雲林氏一衆人等，同上淮安，再表李三保自從破了祝家寨，要到那淮安去救長兄，同着皇姑蘇雲蛟與鳳姑祝家姑姪姐弟五人，一路趕奔淮安，這一天天色已晚，住在吳家村莊，老員外吳九公，管待他姐弟五人，送在書房安歇，到了三更多天，忽然外邊來個妖怪，衆人俱皆驚慌，三保說道：無妨，待我來拿妖便了。遂上前與妖人接戰，兩下爭持，未有數合，被李三保一腿打倒，上前一足踏定，只聽咬啣一聲，李三保道：你是誰人，爲何假充妖怪來吃人家嬰孩，是何道理呢？如若你將實話說明，就不傷你的性命，若有半字咬啣，即刻將你碎尸萬段。只見那人在地下哀告道：好漢爺饒命，問小人性黃名，叫天豹，乃是淮安營中的守備，因爲有總兵大人張俊，差小人到四鄉八鎮來偷嬰孩，送與他去煉人隱牙，好去捉孫擒人，故差小人偷竊的，李三保與吳員外衆人聽得明白，不由個個大怒，看人家失去孩子，俱皆咬牙切齒，忿怒於他，你也不憐他，也一脚打得黃天豹在地下亂滾，被李三保一脚，踏得七孔流血，一命嗚呼，遂殺衆鄉民用乾柴堆起，燒得化骨揚灰，一點形跡皆無。然後來至吳員外家中，衆人皆來拜謝，李三保道：老員外聽了俺們姐弟要上淮安去拿奸賊，因有我這位吳氏姐姐，他乃是個文人，小生意發將姐姐留在尊府，等待我們回來，再爲前來領回總要，重重相謝的，吳老員外道：公子請放心，既然令姊不便，就住在老拙這裏，難得他也姓吳，我也姓吳，五百年前曾是一家，三保聲聲姐姐，你先住在村莊上，待小弟到淮安掃蕩一班奸佞，搭救李大哥出來，然後再將姐姐帶去，千萬不可擔憂。風姑答應，當下作別衆人，一路上淮安而來，進得西關，迎面來了蘇二哥，同着馬林，還有蔣氏，金花，衆人相見，各丟眼色。

這開大步到了白家店，進得店門，來到上房。只見有魏漢請的天下水陸兩路的英雄，曾在白家店聚集。蘇王爺一看，見有五雷公施天團，與壽壽雲揚舉劍，阮巧雲小矮子阮士雄。在此又有薛斗金、泉龍、金泉虎、陳坤、石鐵釘、朱龍、朱虎、朱標，皆在內邊。蘇王爺上前與眾英雄，皆見過了禮，分賓坐下。各敘來由，皆是為的救李泰而來。不由蘇王爺十分歡悅，遂在樓上擺下酒宴，與眾人同飲。共敘別後之情，又見外邊來了二王千歲。愛育黎後，跟着巡檢大人湯友成、洪元龍、洪元真、周廣、林清、焦與、魚騰雲、洪巧雲、周巧雲、男女等人。蘇王爺一見，即忙上前參拜。二王千歲君臣相會，好不歡悅。各將情由說明，眾英雄俱皆參過了千金，仍然一同坐下飲酒。又見店外邊來了公孫成、何公亮、小矮子馬家三人，又來了狀元大雷、李泰。在淮安被奸臣所害，打入監牢，不日出斬。我們前去京中，榜眼王田探花薛相文，小爵主岳天保，說是大雷、李泰在淮安被奸臣所害，打入監牢，不日出斬。我們前去大劫法場，天下英雄聚會，故此一同來到淮安，進了白家樓，看見二王與蘇千歲皆在此處。好不歡悅，遂上前拜過二王，又與蘇王爺見禮。雷必豹眾人，連忙起身，與二王千歲，各敘別後之言。正在叨叨絮絮，外邊又到了天賊星陶三保，也進了店堂。又到了飛毛腿魏漢，並請來了沿海登海瀛島中的八員好漢，乃是耿金龍、耿金虎、阮天璧、阮天定、朱玉龍、朱玉虎、宋開、宋勇等，皆到了店中。魏漢一看，見天下英雄男女衆將，水旱兩路的英雄，皆到此處。好不歡悅，遂上前先參見了二王。愛育黎後，又拜見並肩王蘇子兒。眾英雄俱皆相見，各通名姓。正在暢敘之際，店外邊又來了鐵筆判官楊春，聞得魏漢請來了天下英雄衆將，搭救善人李泰。楊先生特來探看，早有魏漢帶眾人，俱皆引見過了。眾人皆來問及楊先生，如今李善人怎樣了。楊春道：「李公子雖在牢中受難，有小人在內裏照料，又有禁子伏侍，到也無事。若是你們衆位要在牢中救他，實屬為難。因有奸賊等看守嚴謹，越有許多人不得下手，必須要等到京詳到時，善人提出監牢，到法場上，就好搭救了。衆之淮安城中奸賊等，也怕有人來救善人，時常在城中四下巡察。你們衆位總要仔細，千萬莫露風聲纔好。小生暫為得罪，若有信息，前來通信，便了。衆人聞言，十分感謝。只見二王與湯大人言道：「列位好漢聽了，你們皆是為救李善人而來。古云：『軍中無主則亂，爾等俱要聽蘇王爺令下施行。』若有違拗，要照軍法而辦的。衆人皆言：「愿聽千歲示下，斷不違拗的。蘇王爺聞聽，遂請湯大人將衆將人名冊開齊，預備點將應用。不得有誤。蘇子兒見諸事安派停當，遂吩咐將店主人白元興傳來。蘇王爺說道：「店名冊開齊，你可認識我們嗎？」店老板道：「小人認不得衆位老爺們。蘇王爺用手一指，道：「這是當今二王千歲，這是巡按湯大人，他們乃是狀元榜眼探花保駕將軍等人。孤乃是大廐山救駕封為一字並肩王蘇子兒是也。今與衆位英雄，保着二王，來拿大廐山劫駕的賊寇的。如今住在你家店中，你即速去將店門關閉，不准另住別人，亦不可走漏風聲。若是走漏了消息，就拿你一家問罪了。店主人白元興聞聽此言，只恐得魂飛魄散，跪在塵埃，磕頭如鷄啄米一般，不住的口中說道：「小人罪該萬死，不知二王與衆位老爺到此，多多冒犯了。望祈恕罪。蘇王爺道：「不知不作罪，你總要小心了。白元興滿口答應，遂將店門關閉。蘇王爺保着

二王與衆英雄，日日講談兵書戰冊，飲酒作樂，只等法場的消息不表。內中有三爺李三保，他一生好動，今在店中無事，十分困悶，他遂巧巧的同着婁姑蘇鸞妓姐第二人，偷出店門，上街去頑耍了，不知上街遊玩如何，且看一回再爲分解。

第五十五回 李三保遊玩集賢館 湯友成解釋天寶圖

話說李三保同着婁姑蘇鸞妓姐第二人，暗着蘇王爺與衆人出了店門，一路遊玩，上了街道，只見生涯買賣熱鬧非凡，開張鋪面十分茂盛，兄弟們信步而行，見前面十字街北，有一座茶館，招牌上寫着集賢居三個金字，但見裏邊房屋頗多，十分華麗，四面掛着許多的名人字畫，擺式無窮，各處桌椅茶几，皆是楠木造就，三連三進，天井中擺着許多盆景，各樣花草，顏色鮮妍，姐第一一看好，不歡悅，遂步進店中，來至後面五間正廳之上，坐定，茶博士端過香茶，二八射目細看，見茶廳上景緻可觀，姐第二人正在吃茶，忽聽得茶館門外鬧吵吵，李三爺射目一觀，見大街上來了一班奸賊，頭一個就是裴三豹，後跟着梁佐梁佑，許富許貴，曹天佑，范信馬金，最

後邊華子林同金，湘子帶着許多教習，這班奸賊，均在淮安聚齊，只等新了驛元李泰，就帶領人馬，兵下南京，去奪大元的天下，只因今日無事，衆奸賊外來遊玩，頑耍散心，二來也怕的有李泰的羽翼，暗到淮安要解救元三者，因華太師府中，不見了天寶圖的寶貝，遂差官發文書到淮安，知照了都堂姚洪，用心提防，天寶圖上的响馬，來至淮安，綱要留心訪拿，因此姚洪暗差一班捕役，與衆奸賊，時常查察，不意今日也是事有湊巧，衆奸賊也到集賢居中吃茶，坐在外邊，一進早有李三保看得明白，連忙說道：「姐姐你觀看觀看。」外邊來了一衆的奸賊，了待小弟打外去，好拿奸黨，洩恨，以報當日之仇，豈不爲美？蘇鸞妓即忙擋住道：「三弟千萬不可魯莽，現今天下英雄，聚集淮安，只等在法場上，相救大哥，李泰若是三弟這樣與奸賊爭衡，一來你我不敵，二來使奸賊知道，豈不誤了我們的大事，好歹等到救大哥之時，再拿這班奸賊，諒他也飛不到天上去的。」李三保見如此講說，只得耐着性子，道：「真蘇子林，這班奸賊，怕的被奸賊瞧見，欲要出店，無奈又無出路，只得轉身過來，用扇子將面遮着，不表，却說小賊華子林，進了茶館，他這一雙蛇眼，四下裏亂瞞，望他是要看美女，是真，無意中竟看見婁姑蘇弟，心中喜道：「真正湊巧，今日無意中撞見花鼓女子蘇鸞妓在此，又有小賊三保，正是孤家的對頭。」今朝狄路相逢，何能讓他逃走，遂與金湘子曹天佑講明，衆奸賊一觀，心中大喜，各人俱皆拔出手執兵輪，又着人到都堂府中送信，請姚大人速點人馬，前來捉拿天寶圖上的強盜，不得有誤，按下奸賊前去調兵，却說英雄李三保，見外邊一衆奸黨，俱皆找扎，似乎對敵的模樣，英雄道：「姐姐，我們走罷，怕的是奸黨認識不好，出店。」婁姑道：「也好，當下姐弟送了茶錢，望外而走，將將到了茶館門前，只見小賊裴三豹，手執單刀，上前擋住，一聲喝道：「好大胆的小輩，李三保，望那裏而走，今日諒你難逃，照刀聽。」遂一刀擡頭砍來，李三保卻忙身一讓，閃在傍邊，在身傍也掣出單

刀一聲喝這好大膽的奸賊休要逞能今日定要拿你以報當日火燒青雲樓之仇演我心中氣忿說畢手執單刀就與蘇三豹戰將起來早有曹天佑上前只奔蘇氏驚攻而來佳人取出短劍雙刀敵住了天佑奸賊各顯威能其時李三保與蘇皇姑殺出了茶館門外意欲動身誰知大街之上早有一衆奸黨把守見他二人外來遂一聲喊將姐弟二人困在當中戰起來了按下面表且說白家樓蘇子誠與二王愛育聚眾將等議論朝中大事談說老奸賊華登雲皆是他的主謀京外各處皆是老奸的羽翼暗地招軍買馬聚草屯糧心懷不測要君臣正在發非一日了將來在淮安城拿了一衆的奸黨然後進京再拿老賊華登雲方能江山太平無事呢衆君臣正在談論之間只見英雄陶三保上前見禮道千歲與蘇王爺在上一小人在金陵城中居住久矣知道華登雲是個大奸大惡之人小將時常進他府中去偷探他蹤跡不意那一日老賊在後邊荷花樓上與他一班姦妾納涼之時他提說當年從安南交趾國進來一幅天寶圖的寶貝就是上邊按着普天的星斗日月星辰俱全又說一面是天文的篆子應着上界什麼星宿臨凡就應着下界個英雄他又說道如今天寶圖在他府中收藏嚴密雖有一班保圖之英雄也不得聚集在一處老奸賊說畢他就將這天寶圖拿出来觀看小將在暗中偷看果真是件寶貝當夜取出個四方方的黃綾旗來捧與蘇王爺觀看蘇子見將圖接過不看猶可一看之時止不住虎淚雙流就放聲大哭起來了二王愛育與湯大人與男女等俱皆大驚二王問道蘇王兄今見這幅天寶圖為何啼哭呢蘇子時我的先父在朝保王封爲觀城侯之職上殿議寶奏與皇上說這件寶貝乃是玉皇南天門外橫杆上兩面大圖左名天寶圖右名地寶圖古云三角者爲旗長者爲旛這是方的爲圖圓的爲旛圖上邊按着日月三光滿天星斗將圖展開日間金光萬道明清明白要是夜間將此圖展開左邊有日右邊有月星斗燦爛更加明白一邊是珠砂紅字乃是天文篆只得我父識得說上界星宿臨凡應了下界保國英雄皆在這反面上註就因此萬歲大喜就將此寶賜與我父帶回以爲傳家之寶不意老賊華登雲暗用奸計端奏一本說我爹爹私通外國生心謀反當今萬歲聽信謠言旨下將我全家老幼一併斬首一個不留多虧施老伯伯暗送信息纔逃走我們兄妹二人改名換姓流落在外一見光景有了十餘年了那時家財抄盡天寶圖就落在老賊華登雲之手不意今日見了寶貝想起全家當日遭難之苦故此纔啼哭耳衆君臣聞言不覺點頭嘆息二王道既然蘇王兄知道此寶來歷但不知誰得圖中奧妙呢蘇王爺道小臣乃一介國夫此圖微臣識他不得望千歲恕罪了二王道何罪之有又問道衆王兄聽了你們可有人識認呢當孤識來衆英雄皆來觀看個個搖頭只見巡按湯有威上前道千歲在上小臣能知一二待小臣一一奏聞這幅天寶圖正面是瑤臺羣星的名氏這一面天文是用紅篆字詳細註明如今天寶圖落在中華大國地寶圖現在安南這也是我王萬歲有道上蒼羣星下凡保定乾坤小臣現

在把圖上名氏指出。二王爺是紫微星，聚將星是善人李勇春。蘇王爺是武曲星，文曲星就是小臣湯有成。鑽石星李三保，巨靈星施天圖，西斗星薛斗，喪門星王田，白虎星雷必豹，飛虎星公孫成，天賊星陶三保，地賊星馬林，過天星魏漢，河魁星岳天保，金府星何公亮，土府星阮士雄，水府星馬奎，吟墩星賴何，天貴星李春景，天機星楊春，丹鳳星梅秀英，美人星蘇鸞姣，夜叉星蔣賽花，紅鸞星施碧雲。二王開言道：湯王兄與衆位王兄聽了，在孤王看來，我們君臣皆是天寶圖上之人，就用黃綾照這天寶圖大小方圓，制成黃旗，上面就寫着天寶圖三字，將來在淮安城與奸賊會敵衆王兄等，每人肩上一插一枝天寶黃綾圖爲號，豈不爲美呢？衆人皆言甚好，即刻制辦。正在君臣歡敘之時，忽見小軍慌慌張張前來稟報，不知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蘇王爺執法斬李勇 姚都堂嚴刑訊王田

話說二王千歲正與衆英雄談論天寶圖的寶貝，忽見外邊來了個探事的囉兵，上前報道：啓上千歲爺，與衆捉拿天寶圖上的強盜，又聽得街道之上，喊殺連天，似乎有人交戰的光景，故此小人特來報與千歲，請將店中的人數，點一點，怕的是有人出去惹禍呢。蘇王爺一聽，大吃一驚，即忙敲動木鐸，將男女衆將一點，內中不見了三弟李三保，與妹妹蘇鸞姣二人，不由蘇王爺心中作急，說道：衆位將軍不好了，如今有李三保與孤的妹妹，不在店中，怕的他們出去惹禍招災，這便怎樣是好呢？衆將聞聽此言，個個俱要前去相救。蘇王爺道：且慢，不可造次，若是被奸黨識破機關，就難搭救大哥李泰了。如今請那位兄弟出店去探着一番，再爲定奪便了。話言未畢，早有榜眼王田上前言道：王爺在上，待小將前去打探一回，回來報信與王爺罷。蘇王爺道：如此甚好，總要小心。王田答應知道，遂即週身找扎，肩上一插着一根天寶圖的黃旗，手執一對銀鎗，出了白家樓，上了街道，只見家家關門，戶戶閉戶，又見街上四處，皆是人馬扎住，又聽炮聲響亮，其時外邊天時，約有申末酉初的光景，英雄王田正在街上探聽，忽見前邊街道上，有一哨的兵將，口中喊道：衆將官聽了，你們要小心了，千萬莫放李三保與蘇鸞姣逃走了。如今千歲爺有令，說是無論何人，將他二人拿住，賞賜千兩黃金，還有特別封贈呢。王田一聽，大吃一驚，暗道：三保兄弟被困，我今既已來此，不去相救，等待何時，想罷，遂將雙銀鎗一擺，口中喊道：爾等淮安城一衆奸賊，休要猖狂，俺乃天寶圖上的好漢，殺得來了，說着擺開雙鎗，打將上來，只聽得噍察噍噉，戶該

命說將大刀舉起，只齊王田預梁砍來，其雄一見，忙忙端鋼相避，兩下在大街之上馬步相交。一來一往，碗
 起來了，二人各顯本領，約有十餘會，合張俊口中念動真言，脊背後現出神手，對管王田一招，王田一頭栽倒，湧
 上軍二人，各將王田捆起來，吩咐拾回都堂府待我再去拿他姐弟二人。且不言張俊領兵朝前，再表李三保與
 蘇姑娘跳上天色已晚，就要走不能走，只殺得過身上下都是汗，姐弟二人正在心中作急，忽然姐弟二人將身子
 將盤球火把一齊撒，就乾淨，李三保喊聲姐姐，趁此時你我早動身，如不走怕要吃虧了，說罷，姐弟二人將身子
 一晃，乘車丁衣逐二日，但不知看見第二人回轉白家樓，及至風過之後，已不見男女二人，眾人四下找尋，竟
 無形影蹤跡，天色又晚，不好巡查，只見人隨手摸後，這列位將軍，恒放寬心，今日雖然逃走了兩個反賊，料
 他飛不出推安城中，適才本總拿住一個強盜，也是天寶圖上的羽黨，現今送往都堂府門而去，如今請眾位好
 漢，先回王府待本總差點兵將各城門嚴行把守，加意提防，又着人在街道之上，細心照察，然後眾奸黨，就一
 言皆釋，有理送吩咐兵將等人，將各城門嚴行把守，加意提防，又着人在街道之上，細心照察，然後眾奸黨，就一
 齊望都堂府而來，接下不表，却說李三保同着蘇姑二人上了瓦屋，跳開窗來，得被快早到了白家樓旅店之
 中，當下姐弟二人，跳將下來，到了店堂，參見了二王千歲與蘇王爺及一眾弟兄，只見並肩王爺見了，勳然大
 怒，一聲喝，道：你們姐弟二人，從那裏回來的？從實講來，若有半字欺騙，即刻斬首不饒的。李三保見二哥發怒，不
 敢隱瞞，只得把上街頑耍，在集賢居茶店中，會見一眾奸賊，兩下交戰，幸喜天降狂風一陣，故纔脫身逃回的。蘇
 王爺道：今有榜眼王大人，前去相救，你們姐弟可曾遇見嗎？李三保道：弟等救出重圍之時，並不會看見王大哥
 前來相幫，不知他向何方去了。蘇王爺隨言，勃然大怒，一聲喝，道：我把你這匹夫，遠遠了得，這劫本來的將
 令，不許有違，就將蘇姑與李三保，綁將起來，正要推出，只見兩傍男女，眾將俱來，請情蘇千歲，執意不允，一定要
 斬首，號令早有二王愛育黎，看見蘇王爺認起，要來，定要斬首，弟二人，逃即逃，忙起身，上前見禮道：王兄聽了，三
 弟犯法，當該斬首，今日孤來討個情，暫時寬恕，日後將功贖罪，便了。蘇王爺見二王討情，方將二人鬆綁，姐弟二
 人謝過兄長，又謝二王蘇王爺，請眾位英雄，如今王田去救，未知吉兇，誰人可去打探，有何公亮，上前口辯，領令
 將身一對，借上通寬道，挑決府內，不表，再說挑決，說拿住江澤大盜，即刻升堂，左右押上王田，挑決留神的一看
 知是榜眼王田，將驚堂木一撲，道：我把你這好大胆的，王田，你今不在京，都保為爲何身入天寶圖，做強盜的，看
 你性命的，若是你不肯招認，休怪老夫用刑了。王田聽聽此言，心中想道：我若是說出眾人的名姓來，歷那時大
 哥李泰固屬難於搭救，就連二王與參將，也難保性命了，也罷，不如由我一人，在此遭難，免得連累別人受難，羅
 王田想罷，遂在堂下跪扒半步道：大人在上聽了，若問小人姓汪名洪，乃是販賣布疋營生，今日在大街之上，見

多少人人等圍住男女二人。因此小人一見心懷不忿，故纔報打不平，以致被擒到此的。如今望祈大人開恩，釋放小人，就感恩不盡了。姚洪聽罷此言，不覺哈哈大笑道：「我把你這個匹夫，休要胡言搪塞。本部堂認得於你，你是武宗駕下新科武榜眼王田，你何能瞞得我過呢？你今既被老夫所擒，卽速招認這天寶圖上一班羽黨，共有多少。如今現在那裏藏身，本部堂念你是朝中的鼎甲，定不拿你治罪的。如若你再矢口不認，莫怪老夫要用刑具了。王田道：「這種事情，真真冤枉，小人怎樣招認呢？姚洪聽罷大怒，罵聲大，罵王田你哄誰來，明明你是京中榜眼，爲何矢口不認，看來不用刑具，怎肯招認呢？叫將夾棍取上一連夾了三次，王田雖不開口，此時大堂上氣壞了姚洪，連罵老奸賊，吩咐左右用大刑。王田一見魂不在身，不由他一陣心酸，暗喊：「王千歲，做臣今日在此受難，斷不連累衆將。姚洪見王田至死不招，不由重重大怒，喝叫左右快將這賊子架起，用熱錫灌心，不得有誤。只聽得一聲哭，走上四個軍役，將王田架將起來，先由左右兩個將王田兩膀架定，一個攙住頭髮，將頭穩定，一個用鐵錘口，安放口中，一個用鐵勺，舀着熱湯，伺候命令。只見老賊姚洪喝道：「王田，你今招是不招？如若再不招認，橫刻就難保性命了。王田見此光景，不無有些悲嘆，但爲義氣起見，只得把心田一橫，將性命二字，置於九霄雲外，反爲高聲罵道：「你這萬惡的奸黨聽了，莫說你用這樣的刑法，就是將俺鐵錘碎骨，也沒有招供的。纔然俺今遭屈身，亡日後身爲厲鬼，也要追你的魂魄的。姚洪一聽氣沖斗牛，喝叫左右快擲，只見雷刑的就將一勾熱錫，望王田口中灌下去了。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青烟一冒，王英雄雙腳一跳，跌倒塵埃，滾了幾滾，就一命嗚呼了。左右上前裏道：「啓上大人，這賊子熬刑不住，已經亡故了。姚洪道：「既然如此，將這賊拖到後花園中，等到三更以後，用乾柴點火，燒得他尸骨無存便了。手下衆人領命，遂將王田的尸骸，放在後花園中，只等半夜焚燒不表，却說姚洪與衆奸賊，退堂之後，送一齊到二堂之上，用酒談心。只見小奸黨華子林，上前言道：「姚大人呀，你今日雖然將榜眼王田殺刑拷死，幸有蘇贊校與李三保二人，逃走未獲，若不剿除，怕他將來在淮安城中擾亂，究竟何以措置呢？姚洪道：「國舅千歲請放寬心，如今天色已晚，也不好查察，好在城門俱皆緊閉，各城門皆有兵丁把守，十分嚴謹，諱着天寶圖上的一班黨羽，插翅也難逃走的。等到來日，老夫親自帶兵，分爲四路，挨門逐戶盤查，聽道他們還飛上天去不成嗎？衆奸黨聽得此言，皆說道：「此論甚當，明日就去查察便了。接下老賊不說，再表府中的一班家將，在後花園中看守王田的尸骸，預備用熱火焚燒。衆家將卻忙到乾柴堆前，舉火一看，只見堆上的尸骸蹤跡全無，衆家將一見之時，大吃一驚，急忙在園中尋找，依然不見，只得睛上不敢下，放起火來，就說姚洪化乾柴，不知王田尸骸葬於何方，且看下卷地寶圖便知分解。

長篇名著俠義小說

英雄天寶圖

全書一冊

校者 范 寒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重版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